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 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种批判性研究

[美] 凯文·安德森 著 张传平 译

##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Study

列宁似乎只是为斯大林开辟道路  
没有什么别的贡献  
在这本创新研究中  
你将发现完全相反的观点……  
安德森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列宁  
为我们当代提供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YZLI0890169406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 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种批判性研究

[美] 凯文·安德森 著 张传平 译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Study**



YZLI0890169406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 / (美)安德森  
(Anderson, K.) 著; 张传平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0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10631-6

I. ①列… II. ①安… ②张… III. ①列宁, V. I.  
(1870~1924)—哲学思想—思想评论②黑格尔, G. W. F.  
(1770~1831)—哲学思想—思想评论③西方马克思  
主义—研究 IV. ①A821.63②B516.35③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4967 号

###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Study

© 1995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6-282 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

著 者 [美]凯文·安德森

译 者 张传平

责任编辑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6.25 字数 367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0631-6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mailto: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mailto: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

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窠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 中文版序言

我非常荣幸地为《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这部著作的中文版作序，这是该书第一次被翻译成英语以外的语言。《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出版于1995年，我最初在书中试图阐明三个观点：第一，我认为列宁1914—1915年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笔记是对辩证法的一种严肃的和原创性的研究，这种研究超越了其早期的机械论著作，特别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第二，我试图表明，对于1914年之后列宁的重要著作来说，尤其是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关于民族解放的著作以及《国家与革命》(1917)来说，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充当着哲学上的基础作用。第三，我试图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和后来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这种马克思主义可见于20世纪20年代的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和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及其后继者们的著作之中，他们中间最为杰出的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sup>①</sup>在这个序言中，我将把我这本著作的主题尤其是第一点与该书出版

---

<sup>①</sup> 我没有考虑甚至更为杰出的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因为他的著作更多地受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而不是受到其后的《黑格尔笔记》的影响。

以来对于列宁的重要讨论联系起来。

最近欧洲和北美关于列宁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两个基本的走向。原来从事苏联和俄国研究的一些学者，倾向于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改变了他们早期对待列宁的态度。他们这样做是对苏联垮台和最新公布的苏联档案的回应，这其中的许多材料都更加清楚地显露出列宁专制主义的一面。过去主要是从事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一类学者试图重新复活列宁的思想，或者至少是以某种肯定的方式来重新加以解释，把它与最近十年中出现的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新批判联系起来。许多这类作家都突出列宁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联系。

尼尔·哈丁(Neil Harding)的著作体现了上述所提到对待列宁的第一种方式，即从早期对列宁较为肯定的评价走向了对列宁较为否定的评价。哈丁两卷本的《列宁的政治思想》(1978—1981)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讨论从一种几乎完全是聚焦在作为领导的先锋队政党上面转移开来。在这部著作中，哈丁所关注的是列宁的重要政治和经济著作，如《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而不是《怎么办？》。他总是把列宁描述成一位充满自由主义冲动的思想家，最为显著的是他拥护1917年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的统治。遗憾的是，在这个研究中，哈丁完全忽视了列宁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著作。

在《列宁主义》(1996)中，哈丁试图通过一章论述列宁和哲学的内容来弥补这种疏漏。他写道，在1914—1915年，“列宁似乎是打碎了恩格斯更加具决定论色彩的唯物主义，更加接近于早期马克思辩证的普罗米修斯主义。”<sup>①</sup>此外，哈丁还认为，列宁思想中的这种转变不同于正统形式的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后来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他注意到列宁拒绝发表

---

<sup>①</sup> Neil Harding, *Len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36.

其1914—1915年的深刻见解,这种发表对于这种思想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不幸的是,哈丁的论述方式具有某种片面性和不准确性。一开始,他就错误地将黑格尔辩证法描述为是以正题—反题—合题的过程为基础,而不是一种双重否定或否定之否定,后者是一种更为开放和批判的观念。他也极度依赖于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这个列宁与哲学的不可靠的引导者。哈丁得出了一个极其值得怀疑的结论,即对辩证法的研究并没有使列宁成为一个更加灵活的、批判的思想家,反而加强了“他自己的确信感”(238)。因此,尽管哈丁本人承认列宁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与斯大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之间有着显著的分隔,但他仍然倾向于认为列宁的辩证法为那些后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会更深入地探究那些把列宁的思想与官方的列宁主义区分开来的东西。

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的著作是第一类研究列宁的学者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类学者对列宁的解释近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苛刻。尽管瑟维斯经常把列宁的思想描述为从根本上说是死板的和教条的,但是他的三卷本《列宁:政治生涯》(1985—1995)还是对列宁理论上的敏锐性给予了一定的赞赏。关于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瑟维斯写道:“列宁也应该受到称赞,因为他认识到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考察,甚至也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sup>①</sup>瑟维斯也揭示了列宁世界观的独特性,甚至与是其同伴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和追随者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相对立。虽然他把与布哈林的这些不同之处解释为列宁的死板和教条主义的标记,但他还是比包括哈丁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更加准确地了解它们的性质。众所周知,在他1920年关于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旁注中,列宁称赞了那部著作的一

---

<sup>①</sup> Robert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2. *Worlds in Colli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92.



些特点,但同时也将它的缺陷描述为“一桶蜜里掺了一勺焦油”。像布哈林传记作者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这样一些著名的学者,已经把列宁的评论视为他在根本上亲近布哈林的一种表露。但瑟维斯理解列宁评论的破坏性:“只有傻瓜才信以为真。”<sup>①</sup>瑟维斯把这所有的一切都与列宁的这样一种指责联系起来,即布哈林的哲学世界观所充斥的更多的是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r Bogdanov)的经验批判主义而不是辩证法。在列宁1922年的遗嘱中也有这个话题,列宁在遗嘱中贬低布哈林对于辩证法的理解。最后,瑟维斯把列宁忧虑布哈林哲学对俄国共产主义的影响和列宁1920年决定再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联系起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充满着对波格丹诺夫的谩骂式攻击。遗憾的是,列宁这样做时并没有对他在1914年之后在黑格尔和辩证法问题上的观点变化作出任何暗示。瑟维斯也没有提到这种情况对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造成的重大后果:列宁再版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机械论著作——而且没有怎么公开其1914—1915年的笔记——为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性在哲学上奠定了基础。

瑟维斯的《列宁:传记》(2000)虽然充满了来自最新解禁档案中详细的个人材料,但是缺乏他早期论列宁的三卷本著作中那种慎重的学术判断。的确,他把列宁家庭出身的种族多样性和他父母致力于少数民族权利作为列宁后来同样献身这个事业的缘由,并作了很好的发挥。他也揭示了这些问题对于列宁在生命最后阶段与斯大林意见不合的重要性。在几个关键点上,瑟维斯都以新的方式强调列宁的国际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他把1917年十月革命视为更加广泛的欧洲革命的前兆,没有欧洲的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可能。然而,这部著作其他方面的内容就成问题,尤其是他倾向于把列宁描写为一个恶人,在这部著作的结尾中他警告说:列宁“非同寻常的人生表明,每一个人都必

---

<sup>①</sup>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3. *The Iron R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48.

须保持警惕”，防止这类人可能再次复活。<sup>①</sup>例如，瑟维斯描述说，对于一战的爆发“列宁是非常兴奋的”，而且他“对于人类大规模地遭受苦难漠不关心”，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从战争的杀戮中看到了革命爆发的可能性(228)。在另外一个问题上，瑟维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就写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友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919年在德国被暗杀，由于同他们存在着意见分歧，列宁并没有感到“寝食难安”。1917年之后，据说向所有那些反对和伤害过他的人“复仇的愿望”，激发了他镇压那些反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人(322)。然而，为什么他没有攻击托洛茨基(Trotsky)——这名1917年之前他的强劲的对手，反而与他重归于好呢？实际上，正如瑟维斯所表明的那样，在他处于弥留之际同斯大林的斗争中，列宁开始把托洛茨基视为他在领导层中最亲密的同事。

在这部传记中，瑟维斯对列宁和哲学的讨论也暴露了严重的问题。从肯定的方面说，他意识到了1914—1915年列宁“抛弃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大部分认识论观点”(243)。但当瑟维斯开始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时，他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简短批注，而不是关于黑格尔的大量笔记，他并没有真正讨论过列宁关于黑格尔的大量笔记。更大的问题是，瑟维斯在这里对于列宁和哲学的讨论推测过度。他不是严肃地讨论列宁的哲学著作，而是暗示说列宁“可能是一名神秘的知识分子”(203)。然后，瑟维斯在缺乏文本证据的情况下就猜测说，列宁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进行政治镇压一定是受到了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的重大影响。但是，在他对列宁最严肃和持久的哲学活动即1914—1915年论黑格尔的笔记的讨论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瑟维斯对其探讨主题的傲慢态度：“笔记是一个没有接受过哲学入门训练的人在业余时间写下的简短笔记”(244)。

---

<sup>①</sup> Robert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94.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我们不清楚瑟维斯如何能够对有关黑格尔出了名的晦涩难懂的《逻辑学》的材料作出这样的判断。从这个以及其他意义上来说，他2000年关于列宁的传记缺乏平衡性。

如上所述，第二类学者们自2000年以来就试图重新复兴列宁的思想，或以一个更加肯定的方式重新加以阐释。在他2004年的传记中，让-雅克·玛丽(Jean-Jacques Marie)把精力集中于列宁的革命政治学。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头几年的解释特别深刻地说明了列宁的不妥协方面，甚至是反对托洛茨基和其他反战的革命社会党人。在玛丽看来，这种不妥协的关键，从列宁这方面来说，是他坚持认为革命的社会党人不仅要明确地谴责那些支持战争的社会党人，而且还要明确地谴责像考茨基(Kautsky)那样的“中间派”。在他对《黑格尔笔记》非常简短的论述中，玛丽把它们与上述问题联系起来：“当隆隆的炮声响遍欧洲每个角落，以及东部和西部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冰冷的、臭气熏天的战壕中度过他们第一个冬季的时候，为什么他花费了几乎八个月的时间去研究黑格尔呢？或许是他想要弄明白对于辩证法缺乏了解是如何把像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和考茨基这样著名的第二国际的思想家推向社会爱国者的怀抱。”<sup>①</sup>玛丽也把1914—1915年的笔记和列宁早期的哲学著作严格地区分开来。玛丽认为，在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研究黑格尔因而不能完全理解《资本论》这种批判中，列宁也把“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段时期的他自己”(156)包括进来了。

在第二类对列宁持更加肯定态度的学者中，最为显著的例子体现在由几个政治哲学家所编辑的文集之中，其中著名的是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的《重塑列宁》(*Lenin Reloaded*) (2007)<sup>②</sup>。这本书

---

<sup>①</sup> Jean-Jacques Marie, *Lénine: 1870—1924* (Paris: Éditions Balland, 2004), pp. 155 - 156.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sup>②</sup> 因为这本书与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及其其他后期著作没有关系，我把《怎么办？》这个重要的新译本和评论放在一边。参见 Lars T. Lih, *Lenin Rediscovered—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Leiden: Brill, 2006)。

中列宁论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篇幅是如此显著，以至于一名愤怒的评论者把他的回应命名为“重塑黑格尔”<sup>①</sup>。在这些论述辩证法的文章中，斯塔西斯·科维拉克斯(Stathis Kouvelakis)的文章最有价值。科维拉克斯的文章一开始就强调说，列宁独自数月 在伯尔尼图书馆既是必要的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因为列宁从战火纷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退回到黑格尔的研究。列宁不仅遭受战争的折磨，而且还为先前反战的革命社会党人的背叛而感到痛苦，正如科维拉克斯引证的那样：“对社会党人来说，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不是战争的恐惧……而是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背叛的恐惧，是对当时第二国际瓦解的恐惧。”<sup>②</sup>“贬低或在一定程度上压制黑格尔和辩证法是第二国际的显著特征”(170)，列宁在回应中则强调黑格尔的重要性，科维拉克斯对此表示赞赏。他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列宁并没有试图用青年马克思的方式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统一起来，而是试图“把黑格尔理解为一个唯物主义者”(173)。然而，他注意到，在列宁开始用这种方式来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的时候，当他进入《逻辑学》的中间部分“本质论”时，列宁“开始思量其‘唯物主义’二元论的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特征，并开始进入在黑格尔逻辑范畴中所展开的内在的层面”(185)。在这里，科维拉克斯强调了列宁对黑格尔“自己运动”范畴的运用，强调了他拒绝那种他当时称之为普列汉诺夫和整个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科维拉克斯把这些哲学探索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特别是列宁的“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论点”(194)以及他“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论点”(195)。

总的说来，这篇文章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存在几个问题。首先，与

① James Turley, "Hegel Reloaded?", *Weekly Worker* No. 701 (Dec. 13, 2007).

② Stathis Kouvelakis, "Lenin as Reader of Hegel," in *Lenin Reloaded: Toward a Politics of Truth*, edited by Sebastian Budgen, Stathis Kouvelakis, and Slavoj Žižek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69. 以下对该书的引用直接在文中标注，这本书中也收录了我的一篇文章。

他对唯心主义的不满相一致，科维拉克斯并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明确地把列宁早期《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对立起来，尽管他提到了这个问题。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科维拉克斯认为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可能对列宁的辩证法概念进行批判，即使隐约地认识到它的缺陷时，例如列宁对否定之否定这个概念的认识就或多或少具有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他拒绝了我对列宁过于依赖黑格尔的实践理念而排斥理论理念的批判。最后，科维拉克斯没有对列宁1914—1915年之后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进行任何批判，无论是卢森堡批判过的对于一党制政权的强化，还是列宁未能把他对辩证法的研究公之于众。

站在今天的高度并根据最近对列宁的探讨，尤其是对列宁辩证法概念的探讨来审视《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情况又如何呢？自这本著作1995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之一是，列宁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现在已经被看作其著作中更为重要的部分。这不仅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那些研究列宁政治和社会思想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种新的对于列宁和黑格尔关系的强调拉近了上面提到的两类研究列宁的学者的距离，无论是强烈批判列宁的还是那些试图更为肯定地重新解释列宁的学者。自1995年来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之二是，人们现在已经相当广泛地赞同这种观点，即在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中，列宁已经远离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他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其他著作。人们认为他此时已经将 these 著作与像普列汉诺夫这样的“庸俗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放在一起，以列宁的观点看来，后者没有真正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的黑格尔著作。也就是说，关于列宁笔记在哲学上的重要性问题，即它们是否更加接近于唯心主义以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学者之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

我仍将证明列宁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的创造性，即它们对

于“庸俗唯物主义”的重大突破以及笔记重新在马克思主义中运用黑格尔的核心观念——例如“矛盾”、“主体性”、“自己运动”。列宁拒绝庸俗唯物主义包含着一个黑格尔式的否定之中的肯定(或第二次否定),正如在他对人类意识的创造性、认识的创造性的理解中所看到的那样,他当时写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这个论断不仅拒绝了粗陋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建设方案,这种方案防止任何人滑向唯意志论。人的意识根源于物质的、客观的世界并反映它,但在意识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这是因为人的主观性——既包括反抗群众的集体主观性也包括革命哲学家更加具有个体性的主观性——都能塑造或重新塑造客观现实,或者是有助于这种塑造或重塑。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这种统一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1844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相类似。

我仍然相信,全面评价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思想成就首先有必要理解其局限。实际上,成就和局限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即在我看来,局限来自于没有从一些观点进一步得出其逻辑结论。用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贴切话来说,这些局限之一涉及列宁的“哲学上的矛盾心态”<sup>①</sup>。虽然列宁在1914年之后就转到了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立场上来的一些信息已经人尽皆知,但列宁没有能够公开在1922年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之友”的重要信息,甚至也没怎么公布他已经得出的新结论。加上他决定再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都会把他的追随者导向另外一个方向,即导向机械的唯物主义。这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在斯大林主义之下被进一步庸俗化,《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被好几代人当作鞭子用来惩罚离经叛道的“唯心主义”知识分子。

<sup>①</sup> 正如在文本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一术语可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哲学与革命》(1973)中找到。最近,彼得·休迪斯(Peter Hudis)和我在《The Power of Negativity》(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2)中已收集和注解了许多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辩证法的短文。

列宁思想中的第二种局限性是《黑格尔笔记》本身所固有的。最为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正如本书第3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当他发现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相当关注实践范畴，在几个关键的地方甚至宣称实践范畴高于理论理念时，列宁变得兴奋起来。不幸的是，他实际上只抓住这一点，而忽视了黑格尔在《逻辑学》同一章略为稍后一点的地方对实践理念的批判。在2007年，在我看来，这些局限性比1995年时有些更加令人担忧，但是应该强调的是，除非首先理解列宁1914—1915年笔记的巨大成就，否则就不能充分认清这些局限性。远不能像瑟维斯所做的那样，把这些笔记当作只是小学生的简短笔记而不屑一顾。

基于上述理由，我也相信，列宁作为马克思之后第一位深入研究黑格尔和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其理论成就，对于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研究来说，对于考察通常被作为异端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公开的迹象表明列宁献出了他自己在1914—1915年的新发现，因而对于卢卡奇和科尔施来说，应当很难断定他们自己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先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此时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也还没有发表。对葛兰西(Gramsci)来说可能同样如此。如果我们理解了列宁《黑格尔笔记》与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这些联系，这些联系通常被马克思主义史的正统的和“批判的”解释所忽视，那么就更加难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思想中最具批判性的、辩证的方面分离开来，也有助于对这二者的研究。这种新的有利形势也有助于我们把列宁与官方的列宁主义区分开来，同时凸显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后来被称为“批判理论”的革命源泉。

凯文·安德森

2008年3月于芝加哥

## 致 谢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中,我要感谢许多个人和机构。1979—1983年间,当本书作为纽约城市大学(CUNY)研究生院的博士论文完成初稿时,乔治·费希尔(George Fischer)和迈克尔·E.布朗(Michael E. Brown)、特鲁·卡纳扎娃(Teru Kanazawa),尤其是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他们都作了广泛的评论。杜纳耶夫斯卡娅也偶尔与我在芝加哥进行讨论,直到她在1987年去世。最初是她建议我选择这个主题,并鼓励我深入下去。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大卫·比斯利(David Beasley)在搜集材料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与此同时,在费希尔的帮助下,纽约城市大学高等教育理事会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一年的研究资助,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慷慨地给我提供了一份在西柏林学习德语的夏季奖学金。

1983年之后,当我进一步写作该书时,我所任教过的印第安纳的西北大学(University Northwest)、北方中心学院(North Central College)等几所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尤其是北伊利诺伊大学(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的罗伯特·里丁格(Robert Ridinger)不遗余力地通过馆际借阅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法文、德文、意文和日文材料。

在20世纪90年代,我又增加了关于黑格尔以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材料,也增加了关于列宁的新资料,在我重新完成整部书稿写作之后,再次有很多人阅读并加以评论。罗伯特·约翰·阿克曼(Robert John Ackermann)、珍妮特·阿法里(Janet Afary)、彼



得·休迪斯(Peter Hudis)和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通读了书稿。巴德·伯克哈特(Bud Burkhard)、奈杰尔·吉布森(Nigel Gibson)、马丁·杰伊(Martin Jay)、帕特里夏·阿尔滕贝恩德·约翰逊(Patricia Altenbernd Johnson)、大卫·乔拉夫斯基(David Joravsky)、安德鲁·克利曼(Andrew Kliman)、皮埃尔·兰茨(Pierre Lantz)、海因茨·奥斯特勒(Heinz Osterle)、艾伯特·雷西斯(Albert Resis)、汤姆·罗克莫尔(Tom Rockmore)以及洛乌·特纳(Lou Turner)阅读了若干章节的大部分手稿。最后,保罗·布勒(Paul Buhle)、奥尔加·多曼斯基(Olga Domanski)、特德·麦格隆(Ted McGlone)、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吉姆·托马斯(Jim Thomas)和艾伦·瓦尔德(Alan Wald)分别阅读了本书的一小部分。对于上述每位读者的评论和批评,我深表感谢。我也要感谢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编辑理查德·马丁(Richard Martin),对于本书的出版他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

第7章的初稿作为论文于1992年在《苏联思想研究》(44:79-129;©1992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上发表过,我要感谢克卢沃学术出版社(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允许我再次刊印。

## 导 言

本书所描绘的列宁形象,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所呈现的形象不同。在深入考察列宁 1914—1915 年《黑格尔笔记》(Hegel Notebooks)之后,我认为列宁 1914 年之后的著作,尤其论辩证法的著作表明,列宁更接近诸如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这样一些重要的黑格尔主义者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苏联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绝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但是我相信,本书是第一部以这种见解为中心对列宁进行研究的著作。

1980 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有两个流派,他称之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古尔德纳把一大批黑格尔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归入前一类,而把一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归入后一类。古尔德纳没有像众多一般学者那样把列宁归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写道:“在卢卡奇和科尔施(Korsch)之前,正是列宁开创了走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列宁开创但并没持之以恒)。”<sup>①</sup>古尔德纳大概谈到列宁 1914—1915 年的《黑格尔笔记》和其后的失败,并公开对它们作了大量讨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把这个问题称为列宁的“哲学上的矛盾心态”<sup>②</sup>。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的美国以及在更早时期的欧洲,在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间盛行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激烈争论,古尔德纳分析了这些流派并把它们划分为两种

## 目 录

- 1 / 致谢
- 3 / 导言
- 14 / 关于资料来源和缩写式的说明

### 第一部分:列宁论黑格尔和辩证法

- 3 / 1 1914 年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列宁转向黑格尔
- 39 / 2 列宁论黑格尔的存在和本质概念
- 75 / 3 主观逻辑:列宁 1914 年黑格尔研究的核心
- 128 / 4 列宁 1915—1923 年对辩证法的探讨:矛盾的、隐蔽的黑格尔主义

### 第二部分:1914—1923 年列宁论革命的辩证法

- 161 / 5 帝国主义和主体性的新形式:民族解放运动
- 196 / 6 国家与革命:主体性、基层民主和官僚主义批判

### 第三部分：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229 / 7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1953 年：卢卡奇、列斐伏尔和约翰逊-福雷斯特派

288 / 8 1954 年至今：列斐伏尔、科莱蒂、阿尔都塞和杜纳耶夫斯卡娅

345 / 结论：列宁的矛盾遗产

354 / 参考文献

360 / 索引

380 / 译后记

第一部分

## 列宁论黑格尔和辩证法



# 1

## 1914年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 危机与列宁转向黑格尔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动摇了欧洲自由主义者对于和平的渐进发展的信念。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大多数人早已坚信资本主义是崇尚暴力和战争的制度,然而当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包括最大和最重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都屈服于国内爱国热潮的压力转而支持他们各自政府的战争政策时,这同样令他们感到震惊。这意味着,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1907年和1912年召开的两次第二国际代表会议上,都以压倒性的投票反对由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所发动的任何“帝国主义”战争,现在突然间彼此不再是同志而是对手,他们都声称本国政府只是在保护自己免遭侵略。当列宁在一份德国报纸上看到一篇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战争的报道时,他感到非常震惊,起初他以为这只是普鲁士人出于军事宣传目的而伪造出来的。然而,列宁很快就出于对时局发展的考虑,首先把流亡地由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改到了中立国瑞士。列宁是左翼社会主义的一个较小派别的领导人之一,他们一开始就反对战争并称那些常任领导人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叛徒。这一派别也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两个著名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列宁一到达伯尔尼就迅速地向两种似乎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一

是他花费了好几个星期在图书馆整天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尤其是《逻辑学》，写了几百页的论黑格尔的笔记。二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列宁走向了革命失败主义(revolutionary defeatism)，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用来对付各个交战国政府的政策，列宁还号召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在研究黑格尔的这几个月期间，列宁与作为第二国际特征的一个科学的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观念决裂，这同时也是与他本人早期思想观点的决裂。

在俄国革命期间，尽管列宁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承认列宁在政治上所具有的灵活性和敏感性，但很少有评论家把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看待。他们仅仅把这归结为一个良好的政治判断，似乎这只是一个与列宁的辩证法思想鲜有关联或毫无关联的传记史实。较早时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多强调列宁首先是一个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者，理论思考在其生活和工作中至多是第二位的。<sup>①</sup>虽然有些人已经认识到列宁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家，但他们认为列宁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是经济和社会理论。<sup>②</sup>也有一些人对列宁的辩证法著作，尤其是《黑格尔笔记》(也被称为《哲学笔记》)给予某种程度的重视<sup>③</sup>，但是没有看到它们对列宁1914年之后的理论和政治活动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sup>④</sup>。

各种类型的研究都同样具有价值，但是它们都有意降低甚至忽视列宁理论的重要方面。《黑格尔笔记》至少在三个主要方面是至关重要的：第一，《黑格尔笔记》是把握1914年之后列宁思想脉络的一把钥匙。我认为，列宁1914—1915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吸收是1914年之后列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改变了列宁对辩证法的一般观念，而且成为他论述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以及国家与革命这些著名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黑格尔笔记》作为一本令人感兴趣的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文本，本身就是重要的，因为近年来，在激进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正激烈地进行着有关黑格尔辩证法的争论。最后，这些笔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之间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但却通常被忽视的联结纽带。在格奥尔格·卢卡奇、卡尔·考茨基和安东



尼奥·葛兰西的主要著作问世几年前,列宁就已经为通常被称作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科尔施、恩斯特·布洛赫、亨利·列斐伏尔、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C. L. R. 詹姆斯、路易斯·阿尔都塞、伊林·费切尔以及科莱蒂等人从各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列宁转向研究黑格尔著作的问题进行了将近60年的讨论,但是在其他一些人那里,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中最鲜为人知的一个方面。<sup>⑤</sup>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自1929年在俄国公开出版、1932年在德国出版、1938年在法国出版,1958年在英国和意大利出版以来就唾手可得,但相对来说这一著作并没有引人注目。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世界各地的同行不重视这些笔记。然而这只是部分原因,可以说青年马克思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尽管(或是由于)苏联试图轻视青年马克思,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自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已经在西方成为探讨的主要话题。人们或许可以解释道:我们对列宁的普遍印象是,列宁是一个活动家、一个组织领袖、一个先锋队政党概念的创立者以及1917年革命的领导者。诸如黑格尔研究这么抽象的东西如何能对这样的一个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呢?我们对马克思的普遍印象是截然不同的:如同他在写作自己的巨著《资本论》时那样埋头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名被流放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两种印象都是非常片面的。在完成《资本论》第1卷——1867年首次公开出版——写作的同时,马克思也把很多时间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例如,他在1864年第一国际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sup>⑥</sup>而列宁在一生中许多重要的政治和组织危机之际都投入对黑格尔著作的研究,并且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过程中还继续深入研究有关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以及国家与革命的问题。

列宁《黑格尔笔记》没有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它超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许多传统的界定:前者主要关注主体、辩证法和文化,而后者更多狭隘地局限于科学的经

济主义。<sup>⑦</sup>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官方的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重大区别,但是本研究将超越那种简单的区分,这种简单的区分专注于列宁的一本著作,拿一些主题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我认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和1914年之后很多其他著作的立场更加接近于青年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的立场,而不是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 转向黑格尔的意义

列宁是继马克思之后第一个对黑格尔进行认真研究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理论家,具体表现在1914年9月至12月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研究工作以及在1915年扩展到黑格尔的其他著作的研究工作。虽然如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这样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对同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倾向于使他们的辩证法哲学和社会学远离实际政治,尤其是远离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民族自决以及国家和革命的过程中所贯彻的那种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辩证法分析。

毫无疑问,在20世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党的领导者中,没有一个人实现了向被马克思称为“一切辩证法的源泉”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复归”——无论是列夫·托洛茨基、卢森堡、卡尔·考茨基还是毛泽东都没有实现这种复归,葛兰西是唯一的例外(尽管当时那些著作被锁在狱中或后来多年被锁藏在党的档案文件中)。<sup>⑧</sup>布尔什维克年轻一代的理论家如布哈林、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y Preobrazhensky)也都没有实现这种回归。

1914年之后,列宁在其公开发表的著作和演讲中只是偶尔直接引用黑格尔辩证法的词句,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得这些引用与早已陷入强调“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概念中的“唯物主义”这一陈腐套路之中的马

克思主义学界的论争相互协调一致。但是,人们还是能够发现列宁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到处公开引用黑格尔和辩证法。随后我将更加充分地加以考察,但在这里我仅仅举一个至关重要的例子:在1920—1921年关于“工会”的重大争论中,在新生苏维埃社会制度中工会的作用问题上,列宁与托洛茨基、尼古拉·布哈林以及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 Shliapnikov)等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成员产生意见分歧,他突然声明:“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CW 32:94)。<sup>⑨</sup>虽然这样的备注在列宁公开发表的著作和演讲中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是它们是冰山一角,因为列宁去世后的1929—1930年所出版的1914—1915年他的有关黑格尔的笔记表明,他对黑格尔的研究已经相当得深入。稍后我将证明,黑格尔辩证法不仅对列宁出于个人兴趣的哲学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与他1914年之后的主要著作——从1915—1916年论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著作开始——有着重要的联系。

关于列宁研究黑格尔的重要意义已经激烈地争论了很多年。一方面,用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第一位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翻译成英文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他开始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这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哲学笔记》表明列宁是如何彻底地重建其关于唯物主义的或经济的力量和人的、主观的力量之间以及科学和人类活动之间相互关系的概念。”<sup>⑩</sup>另一方面,虽然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路易斯·阿尔都塞并没有极度轻视列宁研究黑格尔的价值,但却得出列宁实际上没有从黑格尔那里学到任何东西的结论。阿尔都塞写道:尽管在1914—1915年间,列宁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黑格尔并写下几百页的笔记,但“基本上列宁并不需要为理解黑格尔而去读他的著作,因为通过对马克思的精读和理解,他已经理解了黑格尔”。<sup>⑪</sup>然而,这种观点有时含有浓厚的反黑格尔主义的色彩,但是却没有清楚明白地说明为什么列宁在1914年转而深入研究黑格尔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我倾向于赞同杜纳耶夫斯卡

娅的观点。

## 1914 年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

要把握列宁的黑格尔研究的背景和创新性，浏览一下在那时之前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关系的发展状况是至关重要的。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会简要地提及四组作品：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尤其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 年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这部著作发表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因此列宁没有读到；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科学批判的发展；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的观点；列宁 1914 年之前论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影响。

###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1844 年）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是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的结尾部分，马克思在这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念作了最为详尽的批判。正如杜纳耶夫斯卡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发现，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马克思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的证据**。”<sup>⑫</sup>在此之前，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并写下了篇幅很长的笔记和一篇论法哲学的文章<sup>⑬</sup>，但是到了 1844 年，马克思开始转向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尤其是《精神现象学》（1807）。<sup>⑭</sup>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也开始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 19 世纪 40 年代，费尔巴哈的著作对德国黑格尔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在 1844 年最初写的论述黑格尔的文章中对费尔巴哈作了评价，把费尔巴哈与许多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区别开来，他写道，“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并且他“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sup>⑮</sup>

这里是马克思的评论**开始**的地方，而不是评论结束的地方。但遗

憾的是,英语世界的很多评论家忘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尖锐批判并且在1844年回到了黑格尔。在另外一本印刷精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编者竟然将《1844年手稿》置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这一标题之下。<sup>⑥</sup>的确,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立场、对宗教的批判以及他试图颠倒黑格尔每一个唯心主义立场观点,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被马克思所吸收。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抽象性时所表达出的观念,即“黑格尔把所有客体仅仅看作思考自身的思想的谓词”。<sup>⑦</sup>然而,正如一位非常严谨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尼古拉斯·洛伯科维奇(Nicholas Lobkowicz)差不多在30年前就指出的,费尔巴哈的“影响似乎远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小得多”:

高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依赖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神圣家族》是几十年以来人们唯一所知晓的“早期马克思”的著作;另一方面在于恩格斯在1895年声明说,《基督教的本质》(1841)公开发表以后,他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主义者”。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热情——如果称得上是热情的话——相对说来是短暂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带有批判的味道<sup>⑧</sup>,这一点自从马克思的保存下来的手稿<sup>⑨</sup>在20世纪30年代公开发表以来就变得更加明显。

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早期对“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的分析中所论证的那样,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是如何“超越费尔巴哈回到了黑格尔”的。<sup>⑩</sup>

马克思通过接受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这一核心概念而回到了黑格尔,尽管费尔巴哈将这一概念视为神学本质而加以抛弃。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哲学的“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308)使其具有历史性和革命性:“但是,由于黑格尔是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来理解……以至于他揭示了历史的运动,尽管只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

辨的表达”(305)。这是因为黑格尔已经理解,尽管是以抽象的形式理解了异化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这意味着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309),将劳动理解为创造性的活动,尤其是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309)。马克思埋怨费尔巴哈没有看到黑格尔否定性这一概念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特征:“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305)然而,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的否定概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批判的强大的力量源泉。

9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的抽象的和非人化的特性作了批判,他写道,对于黑格尔来说,“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本质”(308)<sup>⑨</sup>,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黑格尔站在抽象哲学家的立场上,认为异化可以在观念的层面上得以克服。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大多集中在题为“绝对知识”的这一章,黑格尔在这一章中结束了他的《精神现象学》。马克思宣称要以这一章来“详细说明黑格尔的片面性和局限性”(310)。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主要错误之一就在于他认为“人的本质,人……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对黑格尔来说,一切形式的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311)。

马克思不同于(但也吸收了)黑格尔对意识和其他精神活动的关注,他提出了自己的人本主义辩证法,把“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313)作为其辩证法概念的核心。尽管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在同一段落中马克思又对同一唯心主义的积极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论述。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统一,而不是在他的许多追随者著作中所看到的那种实证的科学唯物主义。他写道,“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313)。这种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观点明显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马克思评论说,另一问题是黑格尔倾向于拒绝从他的否定性的概念中得出真正激进的结论:“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真正的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Scheinwesens]来确证假象本质,或者说,来确证自身相异化的本质”(317)。黑格尔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是因为他没有能够具体地提出要积极地克服异化。马克思在这里也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的核心概念之一即扬弃[Aufhebung]<sup>②</sup>中所包含的调和因素:“因此,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317-318)。在对黑格尔对“扬弃”概念的运用的批判中,马克思也反对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所持的保守的政治结论。

尽管表面上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扬弃概念,但是当他在几个段落之后讨论他称之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319)时,他又回到了这个主题。这些积极的环节包括“扬弃是对象性的运动”(319),这使得马克思反过来阐明了自己的“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320)的观点,这一思想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被发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完全无视这一概念,因为马克思进一步写道,“由于黑格尔理解到有关自身的否定的积极意义”,黑格尔的确表现出对物质的、有形的世界的理解,因为他“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320)。于是马克思直接转而探讨黑格尔的绝对,即是《逻辑学》中的绝对理念。马克思写道,绝对理念“无非就是抽象”(322),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格尔最终“把思维同主体分隔开来”(323)。与马克思《1844年手稿》其余章节一样,这篇论黑格尔的文章也没有完成,并且在他开始讨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的绝对理念时文章突然结束。因此我们无法知道马克思对黑格尔绝对理念的批判将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马克思始终徘徊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的赞扬与对黑格尔非人的唯心主义形式的批判之间。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没有提出任何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相类似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的其他章节中明显地对自然科

学的观点提出了批判，他写道，虽然“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他们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是与生活相分离的，“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sup>③</sup>

虽然马克思的思想在随后的40年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但是他在1844年所提出的辩证法思想仍然是其成熟著作的基础。这从马克思在《导言》中激进的人道主义或在《资本论》最后一章对黑格尔否定之否定概念的运用上就可以看出，在《资本论》最后一章中，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概念来讨论他所预想的即将到来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剥夺者就将要被剥夺”。马克思先前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农民被剥夺了土地转变为无产阶级。这是第一次否定，这一否定必将进一步导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自身的否定。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语言写道，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夺将会构成“否定的否定”。<sup>④</sup>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一切辩证法的源泉”。马克思在1872年《资本论》(德文版)第二版的跋中写道，他的《资本论》是以“辩证的方法”为基础的，同时也表明同黑格尔辩证方法的一些主要区别：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1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马克思继续写道，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



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只有倒置过来，辩证法才能成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⑤</sup>

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倾向于否定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但正如他对绝对理念的探讨一样，这项工作并没有完成。在其成熟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绝对概念，比如在《导言》中他把人的能力和需要的历史性发展作为“存在的绝对运动”。<sup>⑥</sup>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了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一部分人拥有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失业者“构成产业后备军”并遭遇“不幸”和“痛苦”，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一般规律”。<sup>⑦</sup>杜纳耶夫斯卡娅对马克思的绝对概念作了以下评价：

诚然，马克思必须先与黑格尔的绝对决裂，然后才能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马克思要回到黑格尔……黑格尔的绝对永远是“综合的”，是历史与哲学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而马克思的绝对则永远是总体的分裂，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不管是技术基础与社会性质之间的矛盾，还是资本积累与苦难、失业这两极之间的矛盾，或者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矛盾，都是如此。黑格尔的绝对永远是高峰，马克思的绝对永远是瓦解……黑格尔的绝对似乎是在现存框架之内实现的，而马克思的绝对则要求把现存社会从根本上摧毁。<sup>⑧</sup>

这意味着即便是马克思的绝对来源于黑格尔，但也经过了一个真正扬弃的过程，至少在表面上，马克思的绝对与黑格尔的绝对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

遗憾的是，青年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都没有公开发表，因此第二国际并没有看到这些著作，上述概念的关联在他们那里也是模糊不清的。不仅是他们确实不清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将近30年以前”的著作指什么——这有可能是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观点阐述的最全面

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而且这也意味着他们忽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简短提到的绝对理想的背景。第二国际没能公开发表甚至是学习马克思早期文本，他们只是跟随着从不鼓励发表这些著作的恩格斯。<sup>③</sup>甚至当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一些片断在世纪之交公开出版的时候，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也没有重新严肃地思考他们的科学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观点。直到1901年，在重视审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一个全集时，即使像卢森堡这样的充满创造性的理论家也轻蔑地写道，“令人痛心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不彻底性”。卢森堡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将她本人的科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加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上，当发现马克思与其不一致，就宣称青年马克思是“唯心主义者”或前马克思主义者，从那时到现在，很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采取这种方式。卢森堡附和恩格斯，同样强调指出对马克思的成熟理论的发展具有意义的是黑格尔的方法而不是他的体系。<sup>④</sup>十月革命后，马克思著作全集的编辑工作终于开始启动，只是在斯大林处死其编辑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后暂时停了下来。

###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论(1886年)

恩格斯在哲学问题上的观点在第二国际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当马克思大部分哲学著作没有公开发表时，他比马克思更加迷恋自然科学并且倾向于采取一种类似于实证主义的方式来观察问题。恩格斯并没有抛弃黑格尔，相反，正如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林·费切尔所说：“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里，两种科学观念(即黑格尔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以一种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相当混乱的形式结合在一起。”<sup>⑤</sup>这种混乱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是极其显而易见的，这是恩格斯的一篇论述辩证法的著名文章，首次发表于马克思去世后的第三年即1886年。在这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探讨我关注的并不是很多，我所关注的是在这篇文章中，促使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勾画出显然被他当作辩证法问题的一般

观点的诱因。恩格斯无疑熟悉黑格爾的全部著作，他和马克思都是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然而，恩格斯并没有详细探讨《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或黑格爾的其他重要哲学著作，他更加专心于研究黑格爾的政治哲学。他认为，黑格爾的历史必然性理论尽管在表面上具有保守性，但是它不仅意味着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而且也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sup>⑥</sup>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黑格爾哲学的方法和体系作了著名的区分。他在讨论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黑格尔左派和右派的差别时写道：“特别重视黑格爾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宗教和政治）中都可能都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和宗教上都可能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363）。

这种阐释被后来的理论家进一步庸俗化，成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直接纠缠于黑格爾著作的借口。恩格斯写道：黑格爾体系中尤为有害的东西是“绝对理念”，它包含了“历史的终结”（360）的观点。在这里，他宣称，“黑格爾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361）。

尽管恩格斯严肃看待黑格爾，但上述观点可能（已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者不需要直接研究黑格爾，尤其是联系下面一段话：“总之，哲学在黑格爾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362）。因此，对于恩格斯来说，哲学在黑格爾那里终结了，未来的任务是实证的和科学的知识（虽然会偶然再提及辩证法这个词）。因为哲学已经完成，辩证法只是某种将要应用的东西，不需要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入研究和向前发展。未来在于科学唯物主义。

恩格斯远没有像马克思在 1844 年所做的那样严厉批判费尔巴哈抛弃了诸如否定之否定<sup>⑦</sup>这样重要的辩证法范畴，反而赞扬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364）。事实上，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从根

本上说也是错误的，因为他的哲学最终回到了唯心主义。这使得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第二个理论公式，与体系和方法的二分法相比，这个理论公式更加困扰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他写道，“思维和存在的问题”对哲学家们来说是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且“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366）。因此，要在哲学上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重要的事情在于要选择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此外，可以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倒置过来”，因为“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368）。用头立地的黑格尔辩证法可以在坚实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用脚立地了”（383），这里恩格斯吸收了马克思在1873年《资本论》的跋文中的一个观点并使之成为普遍性的观点。无论是在1844年还是1873年，马克思本人对黑格尔所作的批判都要比恩格斯更加精细，也比恩格斯更加公开地表达对黑格尔思想的感激之情。

尽管恩格斯对机械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作为“唯心主义阵营”的对立面，机械唯物主义大体来说还是正确的。机械唯物主义者要成为辩证的，就必须要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370）。恩格斯提出，不是通过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反而是通过吸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比如细胞生物学、物理学以及化学，可以使机械唯物主义成为辩证法的，因为所有这些科学都把物质看作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静止的实体。

即使在发表这篇文章时附加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恩格斯文章的全部结论也只是如此，《提纲》的第一条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当然，唯心主义是

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sup>④</sup>马克思这里并不是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之间进行取舍,而是再次看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某种形式相互联系,而唯心主义则有助于促进辩证法的主观性和能动性方面的发展。但是,当把这份材料同马克思此时尚未发表的《1844年手稿》相脱离而孤立地进行阅读,并且仅仅把它作为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一个附录时,就看不清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论辩证法以及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关系上的重大差别。恩格斯之后的整个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都是如此。

人们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记住的不是上述对唯物主义的批判,而是经恩格斯修改过的提纲第十一条,这条提纲是:“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主动在第二分句添加上“而”这个词,这是个不能被原谅的编辑的行为。即使不是有意而为之,但也赋予整个提纲一种更加能动的、反哲学的色彩。修改过后的版本虽然严重歪曲了马克思的本意,但却加强了恩格斯本人“哲学的终结”的观点。马克思的原文直到1924年才发表。<sup>⑤</sup>当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脚注中写下“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382)时,恩格斯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更加了解其中的含义。<sup>⑥</sup>

15

### 普列汉诺夫 1891 年论黑格爾的文章

一般说来,普列汉诺夫多年来一直都是俄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接受了恩格斯关于黑格爾的观点,但赋予这个问题某种不同的声音,因为他强调直接研究黑格爾的重要性并把黑格爾看作马克思的卓越先驱。法国的黑格爾专家盖伊·布朗蒂-邦汝(Guy Planty-Bonjour)竟然认为,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民粹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对黑格爾著作的大肆嘲弄中“重新恢复对黑格爾的敬重”。<sup>⑦</sup>恩格斯注重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而普列汉诺夫更加强调整黑格爾哲学中的历史和进化因素。他的确试图对黑格爾的著作作唯物主义的“解读”,似乎像恩格斯所建议的那样使黑格爾用脚立地,但正如后来列宁在他的《黑格

尔笔记》中所指责的那样，普列汉诺夫在对黑格尔的著作进行唯物主义解读的时候并没有合理地吸收像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样的论述辩证法的重要著作。然而，与第二国际其他主要理论家如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以及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普列汉诺夫强烈地反对新康德主义，他对黑格尔的敬重远远地超过了对康德的敬重。<sup>⑤</sup>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论黑格尔的重要声明中看出，事实上，这是从马克思去世到1914年的整个时期内，由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写的唯一直接论述黑格尔的文章。这篇文章受到了恩格斯和考茨基的赞扬，文章的标题是“纪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于1891年发表在当时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时代》(*Neue Zeit*)上。普列汉诺夫在文章的开头部分表达了对恩格斯的感激之情，他写道，自己的这篇文章是在恩格斯“这位导师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sup>⑥</sup>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马克思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这是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创造。

16 普列汉诺夫首先在文章中强调，“黑格尔哲学塑造并强化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大批革命思想家的“思想”(401)。黑格尔在世时是一个天才，到了1891年黑格尔受到有教养阶级的轻视，然而普列汉诺夫预言，人们必将会重新燃起对黑格尔著作的兴趣。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作为一位思想家，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认为，哲学只不过是其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405)。不仅哲学是如此，“宗教和法律……艺术甚至科技”(406)也同样是如此。另外，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也吸引了普列汉诺夫。黑格尔无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人们不应“制约自己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并耸肩嘲笑他极端的唯心主义”(408)。相反，黑格尔让马克思主义者学会“保持思想一致性”(408)。

然后，普列汉诺夫吸收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的一些

重要观点,并加以唯物主义的解读。他强调,黑格尔在描述各种古代文明的诸多差别时,主要依据物质和政治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精神和思想的因素。他说,黑格尔对新教改革的说明也是如此:“这样,黑格尔把我们引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上来……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达的话,我们可以说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真理……最伟大的唯心主义者似乎注定要为唯物主义扫清道路”(412)。尤其是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经常强调“经济发展”(416)是历史变革的关键。正是基于经济和物质的这些因素,“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完全不同于启蒙时期的朴素唯心主义”(417)。

普列汉诺夫对于黑格尔运用地理环境因素来描述古代文明非常感兴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构建既有其创造性也有其缺陷。正如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学者古斯塔夫·维特(Gustav Wetter)写道:“显而易见的是,普列汉诺夫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致命缺点是他过分夸大了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普列汉诺夫最终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sup>④</sup>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的强调是全面进化论者的一个论点,但是即使在这点上,普列汉诺夫只不过是恩格斯已经提出的观点的一种夸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与达尔文相比较:“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sup>⑤</sup>

普列汉诺夫不仅在地理环境因素上,而且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把否定性辩证法和主体性辩证法归纳为历史发展确定规律的一种“一元论”进化观:“由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至一个完整的、和谐的和一致的世界观……同黑格尔一样,他将人类历史看作符合规律、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的一个过程……同黑格尔一样,他努力为社会生活中作用与相互作用的全部力量寻找到一个普遍的、单一的根源。但是他发现这一根源不存在于绝对精神,而在于……经济发展”(422)。普列汉诺夫将这种经济主义公式和观念不过是外部世界的反映的观点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他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东西,把“人们无意

识地创造历史”作为其核心原则，因为“历史的进程”不是由“人的意志”而是由“物质生产力”决定的(422)。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作的这种进化论和科学主义的解读有所弱化，在这里，普列汉诺夫试图把自己与进化论稍作区分：“有时可以说辩证法的观点与进化相同……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而重大的差别……他们(进化论者)想要证明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不存在飞跃。相反，辩证法完全清楚地知道，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思维和历史中飞跃是不可避免的”(423)。普列汉诺夫不仅在对进化论的批判上相当温和并留有余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飞跃”概念缺乏一种人类主体的观念。普列汉诺夫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的进化论，他建立了一种几乎没有人类主体的辩证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通过消解黑格尔论述辩证法的重要著作、赞同黑格尔的历史和政治著作完成其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解读。普列汉诺夫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无意间颠倒了马克思本人与黑格尔斗争的过程，因为马克思在1843年曾严厉地批判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在本质上是保守的，然而在1844年，前面也提到，他在黑格尔一部最抽象著作《精神现象学》中发现了可以用来建构革命辩证法的因素。普列汉诺夫在1891年对黑格尔的解读中完全缺少诸如否定之否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必然统一以及矛盾概念等这些重要的辩证法范畴。<sup>④</sup>

### 1914年之前的列宁和黑格尔

在1914年之前，列宁坚持由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加以详细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列宁首次公开发表的重要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写作该书时列宁年仅24岁——对黑格尔辩证法似乎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攻击。在文章中，他赞同地引用了民粹主义者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Nikolai



Mikhailovsky)在19世纪70年代所作的下述说明：“如果去掉《资本论》的笨重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那么，不管这部著作其他长处如何，我们也能看出这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解决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这个总问题所必需的材料，并且为一定的领域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CW 1:180)。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也指出，马克思1873年在《资本论》的跋中，“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截然相反’”(CW 1:167)。青年列宁的这些观点被罗列了很多，特别是极端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和科莱蒂，他们认为1894年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是深刻的、本质上是正确的。<sup>③</sup>

这种阐释的问题是，列宁提出上述论断的背景表明，在这里他并未打算对黑格尔的著作进行全面的评判。例如，列宁从来都没有直接引用过黑格尔的话，很显然他还没有阅读过黑格尔的著作。他的意图很简单。米海洛夫斯基在19世纪90年代对马克思进行了新的攻击，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由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决定的，因而是错误和歪曲的，列宁则试图保卫马克思。<sup>④</sup>与其说列宁在1894年热衷于对黑格尔的批判，不如说他对在其对手的观点中找出他认为是令人难堪的矛盾更感兴趣。列宁引用米海洛夫斯基的话证明后者曾经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依据的是“唯物主义的研究”(CW 1:180)，而米海洛夫斯基在1894年却极力否认这一观点。

通过深入阅读列宁1894年的著作可以发现，他并不赞同米海洛夫斯基1877年提出的观点，即“笨重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损害了《资本论》。这样一种立场与阿尔都塞和科莱蒂的立场相类似，这可能就是为何他们在讨论列宁和黑格尔时如此强调列宁这句引文的原因。然而，在这里我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列宁持有极端反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当时列宁所坚持的不过是典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一样是一个坚定的科学唯物主义者，确信在哲学上主要划分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尽管马克思的辩证法相应地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直接对立，但列宁并没有要求去除黑格尔主义

对《资本论》的影响，也没有无条件地否定黑格尔对马克思成熟著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相反，列宁认为，马克思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使之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

- 19 在列宁 1896 年纪念恩格斯的文章中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列宁写到，恩格斯在 19 世纪 40 年代是黑格尔的“信徒”。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也探讨了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普遍的重要意义：

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他以柏林大学教授的身份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性和人类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世界是不断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即认为同现状、同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同流行罪恶进行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CW 2:21)

因此，青年列宁并没有抛弃或否定黑格尔，他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对黑格尔的热情远远超过了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

列宁第二次对辩证法的重要论述是在 14 年后与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 A. A. 波格丹诺夫(A. A. Bogdanov)<sup>⑤</sup>进行论战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一书中，波格丹诺夫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由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和理查德·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在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的一个分支——联系起来。<sup>⑥</sup>在这次争论中列宁的立场与波格丹诺夫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家的立场一样都是实证的和科学的。另外，列宁这一著作的谩骂式和学究气的风格使其背上粗野而独断的骂名。<sup>⑦</sup>

尽管该书在列宁去世之后成为名著，但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不是像官方莫斯科版本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是“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理论准备”(CW 14:11)。如果列宁也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他在 1921 年写给布哈林的简短的年代代表“俄国共产党历

史备忘录”中甚至都没有列出1908年,而且1909—1910年也只是简单地被命名为“清算主义”,这就会令人感到奇怪(CW 36:553)。显然,在列宁看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不是其基本著作,只不过是1905年革命所导致的数年的绝望和失败情绪在布尔什维克内部模糊不清的争论的产物。1920年,列宁允许这本书重新出版的时候,的确写道该书的主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然而,列宁清楚地表明,这并不是在“一般的”或“世界性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层面上,而主要在于针对老对手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所进行的批判,这一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苏维埃青年和知识分子中拥有一批拥护者(CW 14:21)。列宁生前似乎并没急于在西方公开发表这一著作,直到列宁去世之后的1927年——《黑格尔笔记》在德国和法国出版的前几年——在西方才有该书的翻译本。鉴于此,列宁主义者和反列宁主义者都固执地坚持认为这一早期著作是列宁在哲学上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著作,的确令人惊讶。这一态度更多地反映了他们本人的观点,而不是列宁的观点,甚至丝毫没有提及我所认为的将会对1917年革命的现实理论和实践提供指导的关键的哲学断裂。令人遗憾的是,苏联的官方版本多年来一直没有理清这个问题,竟然将相当具有创新性的《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一文作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附录发表,并错误地认为该文写于列宁集中研究黑格尔著作之前的1912—1914年。

20

大卫·乔拉夫斯基(David Joravsky)已经做了大量必要的艰苦工作来恢复《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原貌并把它置于恰当的背景之中。正如乔拉夫斯基所表明的那样,该书中没有任何一处可以清楚地说明斯大林主义的“哲学党性”的思想。更何况,在1908年关系破裂之前的五年间,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内有几个著名的“马赫主义者”,在派系领导岗位上相对和谐地工作,正如孟什维克在较小范围内所做的那样。<sup>④</sup>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马赫主义的攻击既是独断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庸俗化,当然是一种狭隘的唯物主义,

但是他所赞成的哲学观点几乎没有独创性。这些哲学观点是典型的普列汉诺夫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另外，列宁完全不能容忍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知识分子中的“非正统”的哲学思想，反过来也是如此。乔拉夫斯基非常详细地证明，正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多年来一直在领导岗位上纵容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在某种程度上是“哲学上”的原因最终导致1908年关系破裂。乔拉夫斯基指出，事实上孟什维克对待哲学问题的方式与普列汉诺夫没有本质差别<sup>⑧</sup>，与孟什维克不同，布尔什维克多年来在哲学问题上持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中立政策，即广泛赞同而不是在他们公开出版的刊物上进行讨论。

随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发表，甚至哲学在列宁和波格丹诺夫的争论中也成为一个问题时，这也是与普列汉诺夫和另外一个孟什维克理论家P. B. 阿克雪里罗得(P. B. Akselrod)因马赫主义而开始攻击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在孟什维克看来，布尔什维克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主义的“激进的革命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赫主义结合了起来。当孟什维克的领导者补充说，列宁对哲学的冷漠甚至无知使得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内部只能将这一领域留给波格丹诺夫和马赫主义，显然在这时，列宁才决定写出一部哲学著作把自己与马赫主义区别开来。导火线可能是在1908年，《新时代》——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最有声望的期刊（而且从来没有刊登过列宁的文章）——刊登了波格丹诺夫的《恩斯特·马赫与革命》一文。正如乔拉夫斯基指出，“译者在简短的序言中告诉德国读者，不幸的是俄国人制造了一个马赫的政治问题：布尔什维克以马赫哲学作为他们政党的基础，而孟什维克则捍卫斯宾诺莎(Spinoza)和霍尔巴赫(Holbach)的唯物主义。”<sup>⑨</sup>即使这件事可以置之不理，列宁也不能击败波格丹诺夫，此时，列宁在是否要拒绝参加沙皇的有限议会选举问题上与波格丹诺夫发生了重大政治争论。波格丹诺夫想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保持一种弃权的态势，而列宁却要坚决地打破这种弃权主义。或许正如同样反对弃权主义的普列汉诺夫所解释的那样，列宁对波格丹诺

夫的批判是为了再次联合孟什维克主义(Menshevism)“正统中心”的“孟什维克党”。<sup>⑤</sup>

因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最初远不是列宁主义的一部专门论述哲学的著作,而只是重申权威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上的正统观点。甚至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上——与会者否决了使波格丹诺夫拒绝参加选举的立场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内的一种态势的建议,于是波格丹诺夫出走并组建了自己的派别——公开谴责经验批判主义的提议也遭到了否决。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用了三百多页的篇幅讨论了诸如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世界的物质存在这样的概念。列宁不满足于仅仅指责对手是唯心主义或唯我论,他逐渐感到有必要通过引用相关的材料,分析其与神秘主义以及英国哲学家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保守的宗教观点之间的必然联系,来揭露其反动特性。书中大量引用了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论述,而对马克思的引用即使有也很少见。

列宁反复地将他的对手,总之,唯心主义与神秘主义和宗教联系起来,他说:“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CW 14:182)。列宁声称,理论只不过是对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承认理论是摹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CW 14:265),列宁唯物主义的极端粗暴在这里显露无遗。他进一步写道,“唯物主义者把人的感觉、知觉、表象,总之,把人的意识看作客观实在的映像”(CW 14:267)。这就是通常被称为是列宁认识论的摹写说或反映论。列宁认为,任何其他观点都意味着陷入了神秘主义或唯心论。

22

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是本书所展现的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尽管这一著作从头到尾都是粗鲁的言词,极度远离黑格尔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但那些企图从中找到列宁公开批判黑格尔的人将会失望而归。与此同时,列宁批判波格丹诺夫、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他像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大体上称赞黑格尔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人,至

少也是一个杰出的先驱(CW 14:127,137,226 - 227)。除了波格丹诺夫和马赫主义,列宁的主要敌人是康德而不是黑格尔(CW 14:127,168,232)。列宁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他的对手“所不能从绝对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的“珍珠”(CW 14:243)。列宁也对黑格尔提出了许多恩格斯式的批判,例如,他认为,“绝对理念”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神学的虚构”(CW 14:227),然而,有一段话中列宁对辩证法的强调要远远重要于唯物主义,在这段话中包含有列宁后来在《黑格尔笔记》中加以发挥的闪光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CW 14:329)。但是人们很容易指责列宁本人的著作就是太过狭隘地依赖于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法。事实上,为了与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保持一致,列宁突出强调的不是辩证法或历史而是唯物主义。

下面这段毫无争论的话,表达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论述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核心观点:

马克思……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过了30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文中,同样明确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最彻底、最发展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同时轻蔑地抛开孔德(Comte)的“实证论”,把当时的一些哲学家称为可怜的模仿者,他们自以为消灭了黑格尔,而事实上却是重犯了黑格尔以前的康德和休谟(Hume)的错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还对它采取轻视的态度。最后,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主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两者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但从教授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狭隘性”和“片

面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的缺点之所在。事实上，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CW 14:337 - 338)

这里包含了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共有的一切基本要素：尊重费尔巴哈和黑格尔，蔑视孔德的实证主义，蔑视康德和休谟。人们发现尽管当时保持着对黑格尔的尊重，但《资本论》的主旨还是基于“对唯物主义的坚持”。最后一句话最好地表明了1914年研究了黑格尔之后列宁在思想上的突破，因为在1908年列宁坚决地抵制“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这些都是以马克思的名义来完成的，而列宁当时并不知道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并且忽略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恩格斯的观点之间的差别。

随后出现的斯大林主义使得这一机械论的著作进一步庸俗化，而且使哲学上的党派概念脱离了它的具体的语境，1908年的列宁只是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这个一般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上的党性”这一概念的，并不是强调必须拥护一个特定的政党。<sup>③</sup>到了20世纪30年代，列宁的著作开始作为大槌出现并窒息一切不是从这个高度出发的哲学争论。然而，即使把1908年的这一著作置于合适的语境下，它仍然离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我认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1914年才开始产生。1914年之前，作为一个对起义、群众运动、革命组织的基本形式的新阶段和新类型都非常敏感的革命活动家和理论家，列宁对辩证法的运用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不是哲学方面。列宁有关1905年革命的著作是辩证的，因为它将群众运动看作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将“布尔什维主义政党”强加于其上。托洛茨基和卢森堡的著作也是如此。但是，在1908年，第二国际左翼的所有重要的理论家——卢森堡、托洛茨基及列宁——都接受了存在于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中的科学唯物主义类型。只有列宁一个人继续仔细地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

## 1914年百科全书中的文章《卡尔·马克思》

24 显然，列宁开始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他为俄国百科全书“卡尔·马克思”这个词条写作的一部分，这个词条写于1914年8月至11月初之间。但是，当这篇文章完成后，列宁要求出版社把这篇文章退回，以便对论述辩证法的部分作进一步修改。这篇文章呈现出两个列宁的形象：一个是旧的、1914年之前的、前黑格尔的列宁；一个是新的、1914年在研究黑格尔的影响下才开始出现的列宁。这篇文章的篇幅接近50页，列宁似乎是相当认真和全面地论述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新发展。这篇百科全书的词条一开始就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在她的回忆录中讲道：“这个词条论述了马克思的学说，一开始就以‘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个标题概括了马克思哲学的要点。接下来论述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这一部分中列宁叙述了马克思对待社会主义问题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方法。马克思的学说通常不是以这种方式加以阐述的。”<sup>⑤</sup>一代多的时间以来，第二国际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关键是经济学而不是辩证法，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列宁1914年这种对待马克思学说的方式所具有的创新性。

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普及’，已经写了许多。但列宁的这篇文章却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第一次指出哲学方法的首要地位。”<sup>⑥</sup>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不断提及辩证法，并就他所理解的辩证法作了大量的评论。虽然列宁一开始就谈到恩格斯关于辩证法并不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的观点，而且也显示出他受到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但是很显然，在研究黑格尔的影响下，列宁开始超越他们。现在，他把辩证法视为：

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发展似



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CW 21:54-55)

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1914年流行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提到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概念,与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不同,列宁强调辩证法是一种通过飞跃、中断和否定的发展理论,而不是恩格斯著作中所暗示的那样辩证法是各种形式的科学进化论。

25

通过对列宁在开始研究黑格尔之前一年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从中看出1914年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文章中,列宁很少关注辩证法,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说,马克思将“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的成果,尤其是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结合起来。1913年,列宁这种对唯物主义的强调超过对辩证法的强调也导致与恩格斯相呼应的一种科学主义形式,“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都出色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CW 19:24)。全文只有这一处提到辩证法。

虽然1914年《卡尔·马克思》这篇文章既没强调自然科学(恩格斯)也没强调历史的进化阶段(普列汉诺夫),但在很多方面,这篇文章仍然没有超过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所探讨的范围。在阅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列宁只是引用了恩格斯修改版本中的第十一条提纲,并与恩格斯一样将其理解为注重实践和能动性。最后,在这一部分中,对于辩证法的直接引述大部分引自恩格斯,只有少数引自马克思,而没有一处引自黑格尔。

事实上，标题为“哲学唯物主义”的这一部分正好就在标题为“辩证法”的这一部分的前面。像恩格斯、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在这里也似乎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更加接近于费尔巴哈而不是黑格尔：“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特别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信奉者，就是到后来他也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和全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CW 21:50)。列宁在这一段中并没有提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第一条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称为直观的，并且得出结论说，唯心主义较好地发展了主体性和能动的方面。相反，列宁只是重复他在1908年所讲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同恩格斯一样，列宁写到，费尔巴哈的错误在于他所建立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仅此而已，马克思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通过考察论述经济学的部分也可以看出1914年9月和10月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探索性的程度，论经济学的部分是列宁关于马克思这篇文章的最重要部分。这部分内容与简短而富有新意的论辩证法的部分几乎没有联系。与对经济学的重要讨论相比，前一部分只是意味着对辩证法的勉强接受。

在这篇论马克思的文章中，列宁不仅把工人看作革命的主体，而且把农民也看作革命的主体，因此列宁也提出了一些关于农民问题的新观点。但是，对于列宁来说，更具创新的是他对辩证法的极大关注，毕竟列宁就农民问题已经写过很多文章。列宁在这里把农民与工人一道都作为革命的主体，这种论述也是对考茨基的一种含蓄的批判。考茨基在其富有影响的著作《土地问题》(1897)中认为农民是一个即将死亡的社会阶级，并且对社会主义土地纲领的提出毫不在意。<sup>⑤</sup>

列宁充分意识到正是他所提出的观点将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引起争议。1914年11月17日，列宁写了一封信连同手稿一起寄到俄国，在信中，他要求出版社不要删减他摘自马克思的大段引文，因为有必要用

这些引文来证明“特别是在那些争论最厉害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方面,其中首先是哲学和土地问题”(CW 35:173)。仅仅六个星期后,还在继续研究黑格尔的列宁就已经对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感到不满。1915年1月4日,他再次给出版社写信说:“如果您能把清样寄给我,或者写一张明信片告诉我什么时候清样可以寄来,我将不胜感激。顺便请问一下:辩证法一节如果再作若干修改是否还来得及?也许您会费神告诉我:什么时候付排,提出修改最迟在什么时间?最近一个半月以来我正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再作一些补充”(CW 36:317)。列宁的这封信件似乎暗示在1915年1月4日之前的一个半月内他的辩证法思想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既然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完成于1914年12月17日,因此,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显然是指列宁正在做摘要的这段时间。

直到1915年1月,列宁似乎才清楚地认识到,甚至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在《卡尔·马克思》这篇文章中极其突出“辩证法”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是不够的,而且今后需要黑格尔辩证法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甚至到了1915年1月,他已经完成了《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并谈到了对辩证法一节作进一步的修改,他也没有说到要从总体上对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修改。我稍后将提出,这个问题是列宁在面对1915—1917年的政治问题的过程中提出的,部分地是基于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中所提出的辩证法新观念的基础之上。只有在列宁在1914年12月中旬完成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并在1915年也花了一些时间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后,他才开始用从黑格尔研究中获得的主题来重新审视其以政治和经济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sup>⑤</sup>在《卡尔·马克思》这篇文章中还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将在下一章中仔细地考察《黑格尔笔记》。

27

## 注 释

① 直接把列宁的全部理论著作视为主要是一种政治著作或组织著作的具有代表

- 性的著作是莱昂纳·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的经典研究:《苏联共产党》(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有关最新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尤其要参见 Tony Cliff, *Lenin*, 4 vols. (London: Pluto, 1975—1979), 尽管其意识形态立场极其不同。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是一位论述列宁和黑格尔关系的著名评论家,她尖锐地批判了克利夫的著作。参见她的“Tony Cliff Reduces Lenin's Theory to ‘Uncanny Intuition’”, 载于她的 *Marx's Capital and Today's Global Crisis* (Detroit: News and Letters, 1978)。有关论述角度在本质上与克利夫相类似的更新的论述,参见 Paul Le Blanc, *Lenin and Revolutionary Party* (New Jersey: Humanities, 1990)。
- ② 尤其参见 Neil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2 vols. (New York: St. Martin's, 1978, 1981)。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阿尔弗雷德·G. 迈尔(Alfred G. Meyer)的《列宁主义》(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57)是较早对列宁的政治思想进行研究的著作,它只是简单提到《黑格尔笔记》,因为在作者看来,黑格尔笔记“对列宁主义运动和苏联国家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重要”(第 21 页)。
- ③ 我把列宁 1914—1915 年论黑格尔的著作称为“黑格尔笔记”,而不用莫斯科版的“哲学笔记”这个更一般的名称。“黑格尔笔记”这个名称更加接近于这本著作的法文第一版,该版本由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和诺贝尔·居特曼(Norbert Guterman)编辑出版并加以介绍。参见 Lenine, *Cahiers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 (Paris: Gallimard, 1938)。在具体地提到这些个别笔记时,我偶尔会引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在提到莫斯科版本时,也会继续使用“哲学笔记”这个名称,不幸的是,莫斯科版本的《哲学笔记》含有很多早期文章和很多不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既与黑格尔很少或没有关系,也与列宁在 1914 年及之后的思想很少或没有关系。大量的这些材料从总体上掩盖了真正重要和具有创新的东西即黑格尔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已经发表的大量著作,无止境地、抽象地称赞列宁的“天才”,如此等等,实际上掩盖了列宁理论研究中具有独创性的东西。在第 7 章中会更加详尽地讨论这些观点,在该章中我将考察列宁《黑格尔笔记》发表的背景。
- ④ 见 Robert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2 vo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91)。原定是三卷本的研究计划,仅仅只有第 1 卷

和第2卷出版。也可以参见 Marcel Liebman, *Le Leninisme*, 2 vols. (Paris: Edition du Seuil, 1973)。这些著作都简要地讨论了列宁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

- ⑤ 自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发表以来,对它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内经历了一种奇特的,有时是一种扭曲的历程,第7章和第8章将对此进行探讨。
- ⑥ 关于这一点,例如,可以参见 Maximilien Rubel and Margaret Manale, *Marx without Myth: A Chronological Study of His Life and Work*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6)。
- ⑦ 科尔施在20世纪20年代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区分,莫里斯·梅洛-庞蒂在20世纪50年代把这种区分进一步普及化。尤其参见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论文“Western Marxism”,载于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trans. Joseph Bien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orig. French edition 1955]), pp. 30-58。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讨论,参见第8章。
- ⑧ Marx, *Capital*, vol. 1,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1976), p. 744。马克思是在批判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时写了这段话,他认为,穆勒的思想由于没能很好地理解黑格尔辩证法而具有局限性。
- ⑨ 这段话被批判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一书中作为辩证分析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加以引用。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讨论,参见第7章。
- ⑩ Raya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1958]), p. 168。
- ⑪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p. 112。
- ⑫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 59。
- ⑬ Marx,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ed. Joseph O'Mal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orig. German edition 1843])。
- ⑭ 黑格尔的“精神”(Geist)一词被翻译成“心灵”(mind)或者“精神”(spirit),有时甚至被译为“文化”(culture)。为了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本中对这个术语的运

用相一致,在这里和其他一些地方,我通常把“精神”(Geist)译为“心灵”(mind),“精神的”(geisting)译为“心灵的”(mental)。对于把“精神”(Geist)译为“心灵”(mind)或“精神”(spirit)的局限性的深入探讨,参见 Robert R. Williams, *Recognition: Fichte and Hegel on the Other* (Albany, N. Y.: SUNY Press, 1992), pp. 1-6。

- ⑮ Marx, “Critique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trans. Dunayevskaya, in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 304. 我对杜纳耶夫斯卡娅的翻译(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英译本)稍微作了一些改动,但我仍然认为杜纳耶夫斯卡娅的翻译在把握马克思的辩证法语言方面是最好的。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⑯ 参见 Loyd Easton and Kurt Guddat, eds.,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 ⑰ Cited by Nicholas Lobkowitz in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History of a Concept from Aristotle to Marx*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7), p. 252.
- ⑱ Lobkowitz, *Theory and Practice*, p. 251.
- ⑲ 显然洛伯科维奇指的是《1844年手稿》。
- ⑳ Marcuse, “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rig. German edition 1932), in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trans. Joris de Bres (Boston: Beacon, 1973), p. 21. 相反的看法则强调马克思在1844年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费尔巴哈的并且在这篇论文中回到了康德。参见 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 Beacon, 1971[orig. German edition 1968])。哈贝马斯认为:“从认识论上来论证自然科学时,马克思是赞同康德而反对黑格尔”(第44-45页)。对于哈贝马斯阅读马克思的尖锐批判,参见 Tom Rockmore, *Haberma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㉑ 我修改了杜纳耶夫斯卡娅1958年在这里或其他地方的译文,在核对德文版原文后,我把德语中的 Mensch 翻译为 human being 而不是 Man。参见 Marx and Engels, *Werke: Ergänzungsband*, part 1 (Berlin: Dietz Verlag, 1968), p. 573. 我发现,在所有现存的对《1844年手稿》的翻译中,到处都把 Mensch 翻

译为 Man, 英语的这种译法使得马克思似乎是男性至上主义者, 而在德文原文中则没有这个意思。

- ⑳ 黑格尔“扬弃”(Aufhebung)一词非常难译, 译成英语就有许多种, 比如 supersession, abolition, transcendence 以及 preservation。为了与近来黑格尔研究的标准用法保持一致, 我使用的是英语的传统词汇 sublation, 这个词汇综合了上述词汇的意思。因此, 我对杜纳耶夫斯卡娅在此处的翻译做了修正并且在本书中都将把“扬弃”(Aufhebung)翻译为 sublation。黑格尔本人对“扬弃”(Aufhebung)的“双层意义”作了以下解释:“扬弃一词有时含有取消或舍弃之意, 依此意义, 譬如我们说, 一条法律或一种制度被扬弃了[aufgehoben]。其次, 扬弃又含有保持或保存之意。在这个意义下, 我们常说, 某种东西是好好地被扬弃(保存起来了)[wohl aufgehoben]。这个字的两种用法, 使得这个字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意义, 实不可视为偶然之事, 也不能因此便责斥语言产生混乱。反之, 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德国语言富有思辨的精神, 它超出了单纯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EL ¶ 96)。
- ㉑ Marx, “Private Property and Communism,” in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 300.
- ㉒ Marx, *Capital*, vol. 1, p. 929. 另一相反的观点指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一段采用黑格尔的语言, 参见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阿尔都塞写道, 运用黑格尔术语的这种方式是“轻率的”, 并且“斯大林是正确的, 因为他曾经将‘否定之否定’从辩证法规律中排除出去”(第 95 页)。
- ㉓ Marx, *Capital*, vol. 1, pp. 102 - 103.
- ㉔ Marx, *Grundrisse*, trans. Martin Nicolaus (New York: Vintage, 1973), p. 488.
- ㉕ Marx, *Capital*, vol. 1, p. 798.
- ㉖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p. 92 - 93.
- ㉗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参见 Dunayevskaya,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1982]), p. 131.
- ㉘ Rosa Luxemburg, “Aus dem Nachlass unserer Meister,” vol. 1, pt. 2, of *Gesammelte Werke* (Berlin: Dietz Verlag, 1970[1901]), p. 137.

- ③① Iring Fetscher, *Marx and Marxism*, trans. John Hargreaves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1), p. 63. 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的 *Friedrich Engel: His life and Work* (New York: St. Martin's, 1990)对恩格斯的生活和工作作了最详尽的描述。
- 261 ③② Friedrich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orig. German edition 1886),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6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f), p. 359.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③③ 恩格斯的确在《反杜林论》(1878)中为“否定之否定”的范畴辩护,但是那不是他 1886 年批判费尔巴哈的一部分。这一辩护的背景不同,是为了保护马克思免于受到因为在《资本论》中提到否定之否定而被认为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指责。
- ③④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p. 3.
- ③⑤ 关于《提纲》的两种版本,可以参见官方莫斯科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5 卷,第 3-9 页,但它没有对恩格斯的修改作任何说明。对恩格斯修改马克思第十一条提纲的批判,参见更加具独立性的版本,Marx, *Philosophie*, ed. Maximilien Rubel, vol. 3 of *Oeuvres* (Paris: Gallimard, 1982), pp. 1029-1033. 在对第十一条提纲所作的注解中,吕贝尔(Rubel)写道:“恩格斯把提纲第十一条根本没有的在哲学和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的意思’赋予了最后一条提纲”(第 1717 页)。
- ③⑥ 我对恩格斯的讨论中,我处处批判他的辩证法概念,但这并不意味从总体上应该抛弃他的著作。恩格斯本人关于其他问题的许多著作如《德国农民战争》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恩格斯最为重要的贡献是整理马克思的笔记并以《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的形式发表,对于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公之于世来说,他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 ③⑦ Guy Planty-Bonjour, *Hegel et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en Russie, 1830—1917* (The Hague: Mouton de Nijhoff, 1974), p. 259. 虽然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对普列汉诺夫和黑格尔的关系作了最好的论述,但它却极力降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理解黑格尔上的区别。对盖伊·布朗蒂-邦汝的观点的批判,参见第



8章。

- ⑳ 关于这点,参见 Samuel H. Baron, *Plekhanov: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这是对普列汉诺夫的生活和工作最为详实而全面的研究。巴伦(Baron)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一封信,这封信中写道:“我过去始终认为并且从来没有放弃这种观点即对康德的批判是必要的”(第289页)。
- ㉑ Georgi Plekhanov, “For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Hegel’s Death,”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vol. 1 (Moscow: Progress, 1974), p. 402.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㉒ Gustav Wetter,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Peter Heath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8[orig. German edition 1952]), p. 107.
- ㉓ Engels, “Karl Marx’s Funeral,”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4, p. 467.
- ㉔ 虽然普列汉诺夫确实很少使用矛盾概念,但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无论是在由安德鲁·罗思坦(Andrew Rothstein)翻译的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7 [orig. Russian 1895])中,还是在由尤利乌斯·卡策尔(Julius Katzer)翻译的他最后一本重要著作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9 [orig. Russian edition 1908])中都提出了一种在根本上与黑格尔和辩证法相类似的观点。 262
- ㉕ 对于他们解释的研究和批判,参见第8章。
- ㉖ 假如这样的话,米海洛夫斯基是在重复19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对马克思的攻击,而列宁不过是重复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些观点。
- ㉗ 对波格丹诺夫著作的讨论,参见 Zenovia A. Sochor, *Revolution and Culture: The Bogdanov-Lenin Controvers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索霍尔(Sochor)把波格丹诺夫看作是一位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并把他与列宁相对照。尽管她的著作很好地利用了波格丹诺夫的档案材料,但是她并没有研究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同时表明她没有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70多年来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 ④⑥ 对于马赫实证主义的尖锐批判，参见 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1971)。
- ④⑦ 对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严厉指责，参见梅洛-庞蒂《辩证法的探险》(*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一书中的“真理报”(“pravda”)一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肯定评价，参见 David-Hillel Ruben, *Marxism and Materialism* (New Jersey: Humanities, 1977)，以及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 ④⑧ 参见 David Joravsky, “Lenin and the Partyiness of Philosophy,” chap. 2 of *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1), pp. 24 - 43. 更多的引用直接在文中标注。也可参见 Loren R. Graham,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Knopf, 1970), 尤其是第 42 - 47 页。
- ④⑨ 巴伦在其著作《普列汉诺夫》中认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可以接受的那些哲学观点上，普列汉诺夫的见解要比列宁狭隘得多。
- ⑤⑩ Joravsky, *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 p. 32.
- ⑤⑪ Ibid., p. 38.
- ⑤⑫ 有关讨论，参见 Joravsky, *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 pp. 24 - 36。在俄语中 partiinost 一词也曾被译为“党派性”(partisanship)，但是，像乔拉夫斯基一样，我把它译作“党性”(partyiness)。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第 7 章中作进一步探讨。
- ⑤⑬ N. K. Krupskaya, *Memories of Lenin*, trans. Bernard Isaac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0), pp. 295 - 296.
- ⑤⑭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 168.
- ⑤⑮ 有关讨论，参见 Esther Kingston-Mann, *Lenin and the Problem of Marxist Peasant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1 - 54。
- ⑤⑯ 我在第 5 章和第 6 章中将探讨黑格尔对列宁的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影响。

## 列宁论黑格爾的存在和本质概念

### 列宁开始阅读黑格爾

虽然列宁开始写作《黑格爾笔记》和完成百科全書中“马克思”词条的准确时间并不清楚,但是很显然,列宁在完成“马克思”词条之前就开始了《黑格爾〈逻辑学〉一书摘要》的写作,时间并不是很长。因此,我首先讨论这篇百科全書的词条。<sup>①</sup>我暂时把列宁 1914 年和 1915 年初的政治著作放在一边,但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些著作不重要。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所有这些著作和革命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将首先讨论列宁在 1914 年 10 月到 12 月下旬期间所写的《黑格爾〈逻辑学〉一书摘要》整篇著作,在稍后的一章中,我将会考察 1914 年至 1915 年列宁关于战争和革命的重要政治著作。这些政治著作大部分写作于《逻辑学》研究之后,或者说是写作于 1915 年列宁继续研究黑格爾的其他著作和论述黑格爾的著作之时。对于列宁的很多研究都倾向于突出其政治而淡化其理论,而本文的论述方式则颠覆了这种模式,但我相信这样做更能准确地反映列宁在 1914 年至 1915 年期间的思想。<sup>②</sup>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将直入主题,讨论列宁《黑格爾笔记》中最重

要的部分,即《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在读完《逻辑学》一书之后,于1915年做了大量有关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History of Philosophy*)和《历史哲学讲演录》(*Philosophy of History*)的笔记,并写了一篇重要的论述辩证法的随笔草稿以及一些有关黑格尔的简短的论述。我将考察列宁对待黑格尔的态度问题,具体地阐明列宁1914年至1915年在其笔记中反映出来的辩证法思想。

29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黑格尔笔记》后面许多部分是由对黑格尔著作的长篇摘录、列宁本人所做的旁注和其他评论所组成。列宁研究的是1883年德文版的黑格尔《逻辑学》,因此他对黑格尔的摘录几乎全是德文,而他本人的评论通常是用俄文。笔记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内容都是对黑格尔的长篇摘录。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前半部分大约有七十多页,主要是摘录序言、导论以及《逻辑学》的前两册《存在论》和《本质论》,这两册都属于第1卷“客观逻辑”。<sup>①</sup>列宁摘要的后半部分也大约有七十多页,主要摘录《逻辑学》的第2卷,即“主观逻辑或概念论”。本章涉及《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前半部分,论客观性以及存在论和本质论,第3章涉及列宁有关论主观性和概念论的笔记。在第4章中,我先简要探讨列宁1914年至1915年间论述战争和革命的著作,然后对列宁在1915年至1923年间所做的论黑格尔和辩证法的各种笔记、书稿和评论作一个总体考察。

在本章和以后各章中,我将会围绕着几个方面的问题来讨论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其他关于黑格尔的笔记。<sup>①</sup>我将考察列宁摘录了黑格尔的哪些段落并加以评论,他认为《逻辑学》中的这些段落有什么重要意义以及它们在黑格尔的整部作品中起什么作用。<sup>②</sup>将列宁在1914年至1915年期间对于黑格尔的研究与先前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以及列宁本人在1914年之前的著作(上一章提到过)进行对比和比较。<sup>③</sup>将列宁在1914年至1915年间的研究重点与近年来其他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黑格尔研究的关注点进行对比和比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主要选取了以下作者的著作,例

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尔库塞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派学者约翰·伯比奇(John Burbidge)、J. N. 芬德雷(J. N. Findlay)、埃罗尔·哈里斯(Errol Harris)、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以及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这些理论家们写了大量关于《逻辑学》的研究著作。<sup>④</sup>问题的关键是列宁和后来这些评论家们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解读有何区别;其中哪些段落没有引起列宁的重视,反而受到了这些评论家们的关注。<sup>④</sup>我也将评价列宁在对黑格尔的评论中所表达的他自己的辩证法思想的演变。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后面几章,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列宁在笔记的结尾部分对自己的辩证法作了很长的总结,而摘自黑格尔文本的内容相对较少。<sup>⑤</sup>我也会在适当的地方谈到前人对于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评价,但由于这一领域充满着如此多的争议,因此我在直接讨论《黑格尔笔记》时,只会稍微提及其中的一小部分。当我在第7章和第8章中考察列宁笔记发表后的情况时,特别是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我将会更加系统地谈到其中很多问题。<sup>⑥</sup>最后,我要在一开始就声明不在我研究范围内的事情:虽然我经常会在黑格尔文本的特定部分内寻找与列宁的笔记和注释对应的部分,但我并非试图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或黑格尔的其他著作进行总体的分析,这将超出本书研究的范围。我把列宁的笔记和黑格尔的文本放在一起研究,主要是为了准确把握列宁是如何运用黑格尔重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

30

### 黑格尔 1812 年序言与列宁颠覆黑格尔辩证法的尝试

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以研究黑格尔的两版序言为开端,第一版序言发表在 1812 年出版的黑格尔《逻辑学》的第 1 卷上;第二版序言写于 1831 年,黑格尔去世的那年。这两版序言都对辩证的方法提出了总体的看法并对形式逻辑和实证主义的思想观点进行批判。列宁在摘要的开头就记下了黑格尔 1812 年序言中对形式逻辑有关“逻辑学是教人如何思维的”(SL 26)实用主义观点的批判。黑格尔批判

那种把逻辑学仅仅当作一种技术的观念，列宁似乎赞同黑格尔的观点，他评价说：“关于逻辑学，说得妙”（CW 38:87）。列宁也记下了黑格尔对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例如，“哲学……不能……由一门从属的科学，例如数学取得自己的方法……”（SL 27）。同时他也记下了黑格尔“理性是否定的，理性是辩证的”（SL 28）观点。在这里，列宁似乎认同黑格尔的一些重要范畴：对逻辑仅仅作为一种技术这一观念的批判；理性的否定性和批判性。

然而在这一点上，列宁接受的仍然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简单观点，即认为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而需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置”过来。例如，列宁在引用黑格尔“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geistigen*]生活的发展”是以“逻辑内容”（SL 28）为基础的观点时写道，“倒过来：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申出来”（CW 38:88），这很显然是列宁对黑格尔 1812 年序言所作的总结性的论断。

### 1831 年版序言：列宁领悟到黑格尔辩证法感性的、活生生的特征

列宁对黑格尔 1831 年版序言所做的笔记更为详细。他重点关注黑格尔对作为“一条不绝如缕的线索或一些没有生命的骨骼”（SL 31）的传统逻辑（康德哲学和前康德哲学）的批判。在对形式逻辑的这种批判之后，列宁紧接着写道：“需要的不是没有生命的骨骼，而是活的生命”（CW 38:89）。至此，列宁似乎才认同与形式逻辑相对立的黑格尔逻辑概念的活生生的特性。

然而，列宁仍然忽略了黑格尔的其他一些论述，例如，黑格尔强调人类意识和理性的力量：“人兽之别就在于思想，这句话在今天仍须常常记住”（SL 31），可能列宁认为这一观点过于唯心。更重要的是，黑格尔自己对逻辑是什么所作的简短论述：“但是，假如人们把一般的自然作为物理的东西，而与精神的东西对立起来，那么，人们一定会说，逻辑的东西倒是超自然的，它渗透了人的一切自然行为，如感觉、直觉、欲

望、需要、冲动等”(SL 32)。但这在列宁的笔记中却被一笔带过。可能是由于黑格尔使用了“超自然的”[*übernatürlich*]一词,导致列宁遗漏了这一观点中的大部分内容,只是简短地记录下了逻辑的东西就是“超自然的”东西(CW 38:90)。

然而,在稍后的笔记中,列宁似乎更加关注黑格尔在他的一段论述中所清晰表达出来的一些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黑格尔说道,哲学首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从事纯粹思维的需要,是以人类精神[*Geist*]必先经过一段遥远的路程为前提的……在思维达到自身并且在自身中这样的宁静领域里,那推动着民族和个人的活动的利害之情,便沉默了”(SL 34)。列宁总结并引用了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他在摘要的旁注中写道:“思维与兴趣和意欲的关系”(CW 38:90)。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突出了黑格尔哲学的社会历史性,以及在强调经济和阶级利益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兼容性。

接着,列宁通过下列方式总结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在我看来,论据的要点如下:① 在康德那里,认识把自然界和人隔开(分开),而事实上认识是把二者结合起来;② 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的‘空洞抽象’代替了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日益深入的活生生的进展[Gang]、运动[Bewegung]”(CW 38:91)。列宁主要重复了普列汉诺夫为黑格尔批判康德所作的辩护,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过程和发展,而康德的辩证法更多的是强调静止的东西。

列宁紧接着在他的摘要中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观点作了肯定的概括:“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geistige]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和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CW 38:93)。列宁认为,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内容”(CW 38:92)将黑格尔和康德区分开来。

最重要的是,列宁似乎已经开始认同黑格尔关于意识在人类社会

和历史上的重要性这一观念：“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阶梯，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阶梯，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CW 38:93）。通过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列宁似乎开始脱离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运用的那种粗暴的认识反映论，即认为人类的意识或多或少是物质世界的直接反映。意识在这里开始转变为能够帮助人类理解和控制自然力的范畴。事实上，在完成了对黑格尔《逻辑学》的两版序言的笔记之后，列宁才开始接受黑格尔。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列宁对黑格尔的观点还有许多保留，对于最唯心的一些段落，要么加以批判，要么将其转向，要么忽略不计。

### 《逻辑学》导言与列宁论客观性 (Objectivity) 和主观性 (Subjectivity)

在列宁开始研究黑格尔《逻辑学》导言时，他似乎赞同黑格尔关于逻辑的观点，即逻辑是需要把“历史的说明”和真实的内容相结合的东西，而不是建构一门“从一切内容中抽象出来”的“关于一般思维的科学”（SL 43）。在黑格尔开始对其他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尤其是费希特）进行批判的地方，列宁做了详细的笔记。同时，列宁也记录了黑格尔在这一问题上重点提到了《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一书，并摘录了黑格尔对康德和斯宾诺莎的批判。但是列宁似乎也忽视了黑格尔文本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经典论述，例如下面这段对康德的批判：“从前，康德称赞过逻辑……说它在其他科学之前早就达到了完满的地步……假如逻辑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没有经受过变化……那么，从这里所应得的结论，不如说是逻辑更需要一番全盘改造；因为精神不断工作了两千年，必定已使它关于它的思维和它的纯粹本质，在它自身中，有了更高的意识”（SL 51）。列宁在简要概括这一段话时可笑地将其评论为“僧侣主义（clericalism）、上帝、真理的王国，等等”（CW 38:96）。列宁似乎仍然回避提到任何有关思想和精神的黑格尔主义概念，因此



遗漏了黑格尔最重要的一些论点。

尽管列宁仍然对黑格尔关于“世界精神”(word spirit)等问题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但他还是被黑格尔的那种与观念上的和历史中的死板状态相对立的自发的自我发展的观点所吸引。列宁摘录了黑格尔的原话,“方法就是对于逻辑内容的内部自己运动的形式意识”(SL 53)。紧接着这句话,列宁对黑格尔后面的论述作出了评论,他认为在黑格尔这句话之后的内容都是“对于辩证法的很好的说明”。也正是在这里,黑格尔提到了《精神现象学》一书。很快,列宁同意了黑格尔的“否定的东西同样也是肯定的”(SL 54)这一命题。他将这句话记录下来,并写道:“否定是规定的东西,具有规定的内容,内部的矛盾使旧的内容为新的、更高级的内容所代替。在旧逻辑中,没有过渡”(CW 38:97)。黑格尔关于否定和矛盾是过渡和前进运动的关键的观点,尽管有其唯心主义的特征,但也给列宁留下了深刻印象。列宁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进化论的思想,并回到了马克思早期所主张的否定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原则的观点上。

列宁在这一点上似乎已经开始超越第二国际的观点,他作出了这样的初步概括:“黑格尔提出两个基本要求:①‘联系的必然性’和②‘差别的内在的发生’。非常重要!据我看来,这就是下面的意思:①现象的某一领域的一切方面、力量、趋向等的必然联系、客观联系;②‘差别的内在的发生’,是两极中差别的斗争的演化的内部客观逻辑”(CW 38:97)。这里主要强调的不是流变性,而是两点:一是互相联系,另一点是隐含的矛盾。

至此,列宁开始直接投入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研究中去,他认为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把界限划得太分明是错误的。列宁用一个矩形将下列对黑格尔的评论圈起来并且其中部分内容用大写的黑体字来表示,“不是这样的意思:现象也是客观的,因为在现象中有客观世界的一个方面?不仅**本质**[essence]是客观的,而且**现象**[show or illusory being]也是客观的。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是存在的,可是差别也有

34 自己的界限(此处为大写的黑体字——译者按)”(CW 38:98)。不仅现象是客观的,也不仅本质是客观的,而且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不是如列宁原来想象的那样存在着非常严格的差别。这个差别用列宁的话来说“有自己的界限”。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追随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关键是要透过现象的表面抓住隐藏在现象中的本质。列宁在这里质疑这种“本质主义的”(essentialist)思维方式,相反开始坚持黑格尔的观点,即现象归根到底是现实的现象,因此在本质上它本身也是重要的。现象与本质无疑经常是相对立的,但即便如此,它们仍然是相互联系的。同样重要的是,黑格尔的主观概念已经引起了列宁的兴趣。

列宁也摘录下了黑格尔有关逻辑在其辩证形式上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自身还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SL 58)的论断。列宁在旁注中写道:“参看《资本论》”(CW 38:99)。列宁曾经多次提到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的关系,但在这里,列宁是第一次提到。这也是列宁首次正面谈到黑格尔哲学中的特殊这一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普遍与特殊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有时会忽略特殊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我将会在以后的章节讨论列宁 1915—1916 年的观点,即民族解放取决于如何将特殊(这种情况指的是一国的民族运动)与普遍(这种情况指的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联系起来。在这一争论中,列宁坚持特殊情况的特殊性,而他的对手则想要迅速转向普遍、国际主义。<sup>⑤</sup>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开始研究黑格尔。他在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导言所做的笔记中已经开始摒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种过分简单的分类,虽然这曾经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也是他本人 1914 年之前思想的哲学基础。列宁是在黑格尔本人的著作中寻找唯物主义。

## 论“存在论”

### “科学应当以什么为开端？”用唯物主义观点来阅读黑格爾

“存在论”的导论部分以“科学应当以什么为开端？”为标题。在这一部分，列宁摘录的第一段话是，“无论在天下、在自然界、在精神中，无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SL 68)，并且注明这段话很重要。列宁对黑格爾的这段话作了两点评论。第一，他预言道，“打倒天：唯物主义。”但是他的第二条评论表明他更加认同黑格爾的基本观点，尤其是有关间接性的观点，即“一切 *vermittelt* = 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CW 38:103)。

35

在这一段和随后的几段中，黑格爾都强调，他将在《逻辑学》中揭示否定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使读者了解从纯存在到绝对理念的发展过程。正如伯比奇所说，“黑格爾将自由独立思维情境下的逻辑开端的直接性与意识借以逐步克服其片面性而达到纯粹知识的全面普遍性的间接性加以比较”。<sup>⑥</sup>这是《逻辑学》一书的基本脉络，但是黑格爾在其著作中是以有和无的表象为开端的。接着，黑格爾提出了诸如变之类的范畴，这些范畴通过一个否定的过程而自我发展到更高、更复杂的阶段。

卢卡奇把上述黑格爾著作中的直接性和间接性概念看作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联结点。针对那些认为马克思在其成熟的著作中只是偶尔“卖弄”黑格爾的学者，卢卡奇写道：“他们没有注意到，一整套经常使用的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范畴都是直接来自黑格爾的《逻辑学》。我们只需回忆一下，马克思的黑格爾根源及其在本质和方法上的重要意义就如同直接性和间接性之间的差别那样基本。”<sup>⑦</sup>列宁还没有将直接性和间接性的问题放在如此宽阔的背景下进行讨论。

与此同时，列宁仍然强烈地怀疑黑格爾的唯心主义和绝对。因此，

列宁对这一部分的总结性段落作了以下评论：“关于绝对的呓语。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阅读黑格尔：黑格尔是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说，我大抵抛弃上帝、绝对、纯观念等”（CW 38:10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对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坚持，但后来列宁改变甚至抛弃了这种简单的观点。

### 有 (Being)、无 (Nothing)、变 (Becoming)

36 接下来，列宁开始研究已被许多人讨论过的黑格尔著作中的第一章，标题是“有”，在这里，纯有和无之间的对立在变的过程中得到化解。列宁在笔记中摘录了第一个三段论，即“有一无一变”，但是未作评论。通过与卢卡奇的再次比较可以看出列宁的保留，卢卡奇写道：“人们常常有可靠的理由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关于有、无和变的著名篇章包含了他的全部哲学。人们或许也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认为，《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性质的篇章包含着全部历史唯物主义。”<sup>⑧</sup>令人吃惊的是，列宁几乎没有注意到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一个重要论断，也没有把它与马克思联系起来。

然而，列宁却兴致勃勃地提到了本章中黑格尔的另一个论断，即“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也一定表现为历史上最初的东西”（SL 88）。列宁在这段话后面写道：“听起来倒是挺唯物主义！”（CW 38:106）。稍后，他总结了黑格尔对巴门尼德（Parmenides）和斯宾诺莎的否定概念的批判，黑格尔认为，他们的否定概念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列宁摘录了黑格尔的观点，即这些哲学家“认为不可能从存在或绝对实体向否定的、有限的东西过渡”（SL 95）。列宁将此与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黑格尔典型的有限与无限、绝对与相对的相互关系。就此问题，列宁在笔记中写道：“绝对和相对，有限和无限=同一世界的部分、阶段。不是这样吗？”（CW 38:107）。然而，总体来说，列宁对黑格尔“存在”一章的研究比较少，黑格尔在这一章中提出“有一无一变”的辩证法之后，就转入对许多西方哲学进行批判的五个冗长的评论中。

## 实有 (Determinate Being) 与列宁接受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范畴

在列宁转向研究《逻辑学》第二章“实有(有的具体形式)”时,他摘录下黑格尔引自斯宾诺莎的话,大意是任何规定都是否定(SL 113)。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思想不仅对马克思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上也是对斯宾诺莎的尖锐批判,然而当列宁第一次接触黑格尔这一思想时,他却只在笔记中摘录了其中的部分并写道:“这里的叙述断断续续,而且非常模糊”(CW 38:108)。他在旁注中还引用了一段恩格斯的话,“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以此来为自己遗漏黑格尔书中很难理解的段落作辩解。

列宁在很大程度上遗漏内容的这部分,是黑格尔首次提出某物 [Etwas] 概念的地方,某物这个概念属于实有的范畴。列宁所忽视的一些内容是对黑格尔有限概念的讨论,这部分主要讨论了有限存在表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的观念。一个有限的事物,即黑格尔所说的某物,与他物 [Anderes] 是否定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他物超越了某物,并且成为某物与一个更广阔世界的界限。某物不是通过成为他物来展现自己,因此,某物是自我联系、自我否定的。与此同时,某物也可以转化为他物,这依赖于如何定义某物和他物。因此,某物的概念和他物的概念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某物和他物的辩证法。

37

由于对一个有限的事物的超越,它的否定(他物),实际上就是对它的一种解释,马尔库塞把这种辩证法看作深深根植于黑格尔的“否定性的实在概念”<sup>⑧</sup>的特性中的一个主要例证。这是作为《逻辑学》主题和发展线索的一系列对立范畴中的第一对。马尔库塞写道:“因此某物在整个过程中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这个过程最终能够使某物发展为自由和自觉的主体。”<sup>⑨</sup>黑格尔在某物与他物的辩证法中甚至赋予无生命的对象一种尚未展开的自我决定的特性,但这只是他通过《逻辑学》所揭示的发展过程中的低级阶段。

对某物与他物的讨论非常重要,因为黑格尔在这里首次明确地提

出了否定之否定这一对马克思来说非常重要的范畴。黑格尔试图超越斯宾诺莎所说的“把否定或无说成是哲学上最后的东西”(SL 113)：“但是，在这里，第一次的否定，当然要与第二次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区别开；后者是具体的、绝对的否定性，而前者则仅仅是抽象的否定性”(SL 115 - 116)。这似乎表明，否定之否定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观念以自我设定的方式自由地从纯粹的否定发展到否定之否定。列宁发现这一段内容过于抽象和晦涩，因而将其省略了。

还是在论“实有”这一章中，列宁抓住了黑格尔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的众多批判中的一条，在这一条中，黑格尔写到自在之物无非是“没有真理的、空洞的抽象”(SL 121)，但是没有直接提到康德。列宁由衷地赞同黑格尔的这一批判，称其“非常深刻”。他特别强调，在黑格尔看来，自在之物并不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难以理解、不可认识的。它们也是为他之物(things-for-others)，“又在对他物的关系上‘为他’，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CW 38:109)。

38 列宁在其笔记中曾多次对辩证法概念作出一般概括，此处则是首次：“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在读黑格尔时”(CW 38:109)。至此，列宁已经从黑格尔的有关某物与他物的辩证法中得出他所谓的向对立面转化的概念。<sup>①</sup>这个概念具有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某些特征，但是缺乏把绝对否定作为走向自由的动因的想象。<sup>②</sup>尽管如此，这一概念不仅使得黑格尔在本章中所阐明的许多重要特征具体化，而且也使得黑格尔在整个《逻辑学》中所阐明的许多重要特征具体化。我认为，这种向对立面转化的概念是列宁1914年后的所有理论建构的中心。列宁在分析第二国际的瓦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中以及其他理论著作中经常用到这一范畴。这一范畴也成为他后来论述马克思逝世之后的资本主义结构变化观念的基础。列宁的由竞争向垄断性资本主义的过渡的

理论也与从黑格尔那里得出的这个观点有关,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样的,他有关工人贵族的理论也是一种由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向对立面的转化。当我根据《黑格尔笔记》研究列宁1914年之后公开发表的著作时,我将会在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中反复提到这一概念。

列宁在有限性的问题上继续研究黑格尔的文本。黑格尔写道:“当我们说事物是有限的,我们的意思是说……非有构成它们的本性,它们的有”(SL 129)。换句话说,某物在规定自己存在的过程中,规定了自己的他物并揭示自身的界限。在黑格尔那里,甚至无生命的对象似乎也是可以运动和发展的,设定自己的界限并与非存在的起点相对立。列宁并没有将此作为唯心主义的抽象而加以遗漏,相反,他对黑格尔有限性的辩证论述很感兴趣。他在读黑格尔著作的摘要中写道:

机智而且深奥!<sup>⑧</sup>对通常看起来似乎是僵死的概念,黑格尔作了分析并指出:它们之中**有运动**。有限的?就是说,向**终结运动着的!**某物?——就是说,不是他物。一般存在?——就是说,是这样的不规定性,以致存在=非存在。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折中主义(eclecticism)与诡辩(sophistry)。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这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CW 38:110)

黑格尔用运动、自我发展来说明有限性,这一概念显然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黑格尔论述了人们讨论得最多的两种无限性:虚假的无限性和肯定的无限性。虚假的无限性是“无限进展”的无限性,“仍然带有有限物本身,因而是被界限的,并且本身也是有限的”(SL 142)。肯定的无限性以有限自身的自我发展为基础,通过否定的过程超越有限:

“所以有限物和无限物两者都是由否定而转回到自身的**运动**；它们自身只是**中介**，两者的肯定都包含着两者的否定，并且是否定的否定”（SL 147）。列宁对这一讨论做了相当详细的摘录，但并没有直接对这两种无限性进行评论。

马尔库塞认为，这部分内容表明黑格尔的无限性概念是现实的而非神学的：“相应的，黑格尔将他的无限性概念与神学思想的无限性概念进行比较……不存在有限与无限这两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限通过灭亡实现自我决定。它们的无限性也只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而不在其他任何地方。”<sup>④</sup>这种肯定的无限性被黑格尔称为“自为存在”（being-for-self），即一种超出实有的有。埃罗尔·哈里斯认为，实有实际上只是“为他的存在”（being for another）。<sup>⑤</sup>“存在论”第一部分第三章就是“自为存在”。

### “自为存在”与列宁对庸俗唯物主义（Vulgar Materialism）的批判

列宁在对“自为存在”这一章所做的摘录中，几处埋怨黑格尔文本的晦涩难懂，而且他所做的笔记不是很详细，但是不久他就在对黑格尔的阅读中开辟出了一番新的天地。这一点可以通过他对“自为存在”的论述方式看出来，他认为，观念的东西与实在的东西不是绝对对立的，相对于《逻辑学》导言部分的直接性与间接性来说，它们则有更多的对立。这一观点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这大大超越了由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所提出、被整个第二国际（包括1914年之前的列宁）所追随的观点，这种观点将哲学严格区分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因此我要对此详加考察。

列宁首先从黑格尔的“自为存在”一章的中间部分摘录了以下内容：“自为存在的观念性，作为总体性，首先转变为[schlägt um]实在性，而且变为最牢固、最抽象、作为一的实在性”（SL 164；译文修改过）。然后列宁作出下述评论，这显然是针对他刚才引述的那一句话：“关于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很



重要。并且从个人生活中也可以看到,那里有许多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注意。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überschwenglich*]”(CW 38:114)。虽然列宁的这一评论几乎不是专门针对黑格尔“自为存在”这一范畴的说明,但这是他在读黑格尔的著作时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整部《黑格尔笔记》的转折点,列宁从此开始转向相当公开地认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与列宁1914年之前的观点极为不同。在1914年之前,列宁同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在一个非常狭隘的意义上)捍卫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反对诸如康德主义这样的其他形式的唯心主义。现在就不仅是把黑格尔只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問題,而且是运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来批判狭隘而低级形式的唯物主义的問題。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列宁用“庸俗唯物主义”一词再次阐释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对片面的、非辩证的、直观形式的唯物主义的批判。

然而,不仅如此。列宁的这一评论预示着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结尾部分,列宁的思想将会在黑格尔的影响下产生一个飞跃。仅仅在六年前,列宁还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过一个肤浅的反映论的观点,认为观念是物质的摹写;而在这里,列宁写到,黑格尔将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的思想是深刻的,因为这一思想与反映论不同,它赋予观念以相对的独立性。此外,他还认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不存在“无条件的”或是“无限的”鸿沟。

尽管列宁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和一般社会与政治理论相结合这种普遍意义上继续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黑格尔,但是从这里开始,他似乎已经放弃了,或者至少说不同于他早期的约束,即在用唯物主义观点阅读黑格尔时一定要完全排除唯心主义的因素。相反的,列宁已经开始从他本人对黑格尔的研究中重新发现了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最好方面结合起来的辩证法概念,这一点在某些方面与青年马克思相似。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列宁是在没有读到马克思《1844

年手稿》的情况下就达到了这一水平，马克思的手稿是直到 1927 年才出版的。他开始超出恩格斯的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以及科学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要远远高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水平。我们将看到，列宁后来在他的《黑格尔笔记》中，把普列汉诺夫论辩证法的著作直接称为“庸俗唯物主义”，把 1914 年之前自己的著作含蓄地称为“庸俗唯物主义”。

#### 41 量、尺度与列宁的“飞跃”思想

与包括马尔库塞在内的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在探讨《逻辑学》时，对于黑格尔论述存在的量的方面的近 200 页文本——构成“存在论”第二篇“量”和第三篇“尺度”——的探讨也是极其轻视。这些部分包括黑格尔对现代数学的批判。芬德雷写道，黑格尔在这个长篇论述中“醉心于对数学进行某种程度的贬损，这种贬损影响了他的声誉”。<sup>⑤</sup>列宁对这一长篇论述只做了 10 页摘要，大部分是不加评论的概括，这些笔记主要聚焦在黑格尔对渐进性思想的批判上。的确，列宁在几个地方表现出基本上赞同黑格尔对现代数学推理的批判，可他对黑格尔提及主观性中的一处也做了摘录：“有意思的是黑格尔附带写下的意见——‘先验地，即本质上主观的和心理的’……‘以先验的方式，也就是在主体之中’”(CW 38:118)。如果列宁赞同芬德雷以及与黑格尔对数学推理的贬损划清界限的那些人的观点，他就不会指出这一点。与芬德雷不同，杜纳耶夫斯卡娅把黑格尔此处的分析同对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更加一般性的批判联系起来，她认为：“列宁的确非常了解微积分，正是由于他赞同黑格尔的观点，所以才对这一部分一带而过。”<sup>⑥</sup>列宁发现这些材料很难理解，就在一处感叹道：“往下，对于从量到质的过渡所作的抽象理论的阐述是如此费解，竟令人莫名其妙。回头再看！”(CW 38:117)

芬德雷指出，关于量和数学的结尾部分的内容，其中一处“尺度比率的交错线”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探讨过。芬德雷所指的可能是恩格

斯的《反杜林论》(*Anti-Dühring*),在这本著作中,恩格斯跟随黑格尔把水的沸点和凝固点称做“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量变转化为质变”。<sup>⑧</sup>芬德雷对黑格尔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总结:“事物的质是以度为基础,度把量变维持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然后,突然地由单纯的量的变化转变为重大的质的变化:经过一定的临界点转变为另一种质的存在……不管是道德还是政治都同样表现为在量变的积累中产生质的变化,这一思想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广泛兴趣。”<sup>⑨</sup>至此,当黑格尔对“存在论”进行总结时,列宁突然发现了某种对于他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就是黑格尔关于“没有飞跃,渐进性就什么也说明不了”(CW 38:123)的论断。

列宁饶有兴致地对黑格尔有关飞跃的部分内容做了摘录,并接着在他笔记的旁注中写道:“飞跃!渐进性过程的中断!飞跃!飞跃!”(CW 38:123)黑格尔自己曾经写道:“据说自然界中是没有飞跃的;普通的观念如果想要理解发生和消灭,就会像前面提出的那样,以为只要把它们设想为逐渐的出现或消失,那就是理解它们了……水经过冷却并不是逐渐地变成坚硬的,并不是先成为胶状,然后再逐渐地坚硬到冰的硬度,而是一下子就变成坚硬的”(SL 370)。列宁在将黑格尔的这段论述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时,似乎与普列汉诺夫的更具进化论色彩的解释作了一点区分。<sup>⑩</sup>在列宁对黑格尔的解读中,重点是在中断、飞跃与非连续性上而不是进化的历史阶段。正如我在第1章所提到的,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不同:进化是主要的论题,飞跃仅仅是偶尔才会提及。

但是,从列宁这里的论述中还不能看出他已经远远超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出的类似的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关飞跃的观点所依据的也是《逻辑学》中论述冰、水、蒸汽的这些段落。对于恩格斯来说,这些来自无生命的自然界的事例至少在哲学上与作为整体的辩证法视角相等同。与恩格斯有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著作相比,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对黑格尔的整部作品表现出了更为广泛的兴趣。可以从列宁对黑格尔文本的更加深入的研究中看到这

一点。

在探讨《逻辑学》的第二编“本质论”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列宁此时的观点。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单独挑选出直接性和间接性这对范畴。第二，他开始认识到主观与客观的重要性。第三，我们已经看到，列宁在这一部分开始讨论在他看来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向对立面的转化。第四，列宁忽略了黑格尔对否定之否定这个重要概念的介绍。第五，他开始对唯心主义表现出喜爱之情。他也对“庸俗唯物主义”作了提纲挈领的批判，并将这一术语引入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第六，他强调飞跃和渐进性过程的中断等范畴。在我开始讨论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恩格斯）称为《逻辑学》的核心的“本质论”时，让我们始终牢记这些要点。

### 关于“本质论”(The Doctrine of Essence)

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二编“本质论”共有 180 页，列宁对此写下了 35 页的笔记。列宁的笔记是以重新回到映象(illusory being)的问题为开端。“映象”在英文中也可以译为 show, mere appearance, seeming 或 semblance, 所有这些词语都是德语 *Schein* 一词可能的翻译，这也是“本质论”第一章的标题。为了与最新的翻译保持一致，我把它译为“映象”。<sup>④</sup>这在术语上存在着一个问题，黑格尔“本质论”后面有一部分内容的标题是“现象”[*Erscheinung*]，并认为此时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本质的更多显现。黑格尔在《逻辑学》的导言部分也提及“映象”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知，列宁对这一部分内容也做了摘录。

#### 映象与列宁对还原主义(Reduction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批判

在论“映象”这一篇中，黑格尔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反驳普遍的怀疑论观点与康德自在之物不可知的观念。对黑格尔来说，甚至在

事物或现象不表现为它自己这个意义上,映象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现象或者事物的本质的一种展现。列宁将黑格爾的本质比做“河水的流动——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并继续写道:“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CW 38:130)。列宁在这里强烈地支持黑格爾对怀疑论的批判。黑格爾认为,怀疑论往往认为一切存在都是虚假的,“不肯说出此物存在”(SL 396)。当黑格爾批判“莱布尼茨(Leibniz)、康德或费希特的唯心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唯心主义”,在黑格爾看来,这些唯心论经常否定映象下面有任何深层的基础,列宁也赞同黑格爾。正如黑格爾所说:“近代唯心论不容许自己把认识看作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尽管近代唯心论是对纯粹的怀疑论的一种超越,但是黑格爾得出结论说,这种唯心论放弃了映象的全部内容——“整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因为它没有对现实的表面之下的东西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SL 396)。列宁对黑格爾的多数批判都做了摘录并写道:“你们把世界的全部丰富性都包括在映象里面,而你们又否认映象的客观性”(CW 38:131)。由此可以看出,列宁再次肯定黑格爾对康德的批判。

列宁继续认真研究“映象”这一章,并开始深入研究反思这一范畴。黑格爾把反思看作映象离开自身并“与直接性相异化[*entfremdeten*]”(SL 399)。列宁对黑格爾的这一论断做了摘录:“本质中的变易,即本质的反思运动,因此就是一种从无到无,从而回到自身的运动”(SL 400)。列宁对此作了两个方面的评价:“这是机智而深刻的。在自然界和生活中,是有‘发展到无’的运动。不过‘从无开始’,倒是没有的。总得从什么东西开始的”(CW 38:133)。列宁在此似乎误解了黑格爾关于否定观念的说明,这可以从《逻辑学》开始部分的“有一无一变”的三段论中看出,在这里,与有同时并存的无的存在推动着认识走向变易。当黑格爾在“映象”这篇中写到“从无到无”,“是对无的否定,却构成了有”(SL 400)时,这只是他在同一段落中进一步加以阐述所列举的一个实例。列宁对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感到困惑。<sup>②</sup>

但是,列宁已经理解并抓住了黑格爾对本质主义的尖锐批判。正

如皮平在探讨这段内容时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与对黑格尔的众多流行诠释（一种诠释认为是隐藏在背后的世界精神推动着历史的发展）相反，这一段的主要观点显然是要论证说，确实不存在任何‘超出’或‘隐含’以及对现象世界的人类历史负责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绝对精神。”<sup>45</sup>稍后，列宁在他的摘要中另外添加了一处黑格尔批判康德的批注，这次是因为康德没有理解映象的客观性：“可见，黑格尔在这里也斥责了康德的主观主义。这是值得注意的。黑格尔赞成映象、‘直接现存的东西’（‘现存的东西’这一术语黑格尔是常用的）的‘客观意义’（可以这样说）。较小的哲学家（康德、休谟及一切马赫主义者）在争论是否可以用本质或者直接的现存的东西作为基础。黑格尔用‘以及’代替了‘或者’，并且说明‘以及’的具体内容”（CW 38:134）。因此，列宁赞同黑格尔对本质主义和唯名论（nominalism）的批判。虽然列宁在这里没有清楚地表明，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列宁不仅关注康德以及其他的哲学家们，而且关注已被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强调经济是“基础”，政治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上层建筑”，因此，经济也是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真正基础。这种经济主义的还原主义至少从恩格斯晚年就开始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中流行。

### 同一、区别、矛盾和列宁论自己运动

45 对于列宁来说，接下来的“反思的本质或规定性”一章尤为重要，因为这一章涉及重要的辩证法范畴：同一、区别和矛盾。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和非矛盾律进行了批判，根据同一律和非矛盾律，A 就是 A，A 不能同时是非 A。列宁对黑格尔的批判进行了总结并且似乎赞同黑格尔的观点。列宁在笔记中写道：“因此，黑格尔阐明‘同一律’（ $A=A$ ）的片面性和谬误”（CW 38:134 - 135）。在黑格尔看来，同一所导致的不是和谐一致，而是区别。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曾经指出的那样：“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不能忽略同一中的区别，相反，这个词必须从它的双重意义上加以‘扬弃’

[*aufgehoben*]。同一应该被理解为矛盾的统一的概念。”<sup>④</sup>

当列宁一开始研究至关重要且被广泛讨论的矛盾这一部分时，他就写道：“这是机智而正确的。任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都是和其他的一切处于相异的并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CW 38:138)。此时，列宁把黑格尔的矛盾律和他的自己运动 [*Selbstbewegung*] 的观念——或者更一般地说，他的辩证法——不仅看作是黑格尔哲学的关键，而且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列宁首先从黑格尔简短地论矛盾律的部分中摘录了整整五段内容。它包括下列的内容：

但是，历来的逻辑学以及普通表象的主要偏见之一，就是认为矛盾并不是像同一那样是本质的和内在的规定；然而，如果要谈层次的高低，要把这两个规定分别固定下来，那么就on应该认为矛盾是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同一和矛盾相反，它只是简单的、直接的东西的规定，僵死存在的规定；而矛盾却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某物只因为在本身中包含着矛盾才运动，才有冲动和活动……其次，不应当认为矛盾只是在有些地方遇到的不正常现象：矛盾是在其本质规定中的否定的东西，它是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而自己运动就是矛盾的表现。(SL 439 - 440)

在这里我们不仅远离了朴素唯物主义，而且远离了那些将辩证法仅仅看作流动性而非静止的任何观念。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运动，而是自己运动。这种自己运动来自运动主体的内部，这样，它就不是外在力量的稳定“流动”或产物；相反，它来自于运动主体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构成辩证发展和变化的核心。就其在社会理论方面的运用来说，特定社会的内在矛盾是理解该社会内部的变化变化的关键，是理解作为自我发展、自己运动的发展变化的关键。

列宁为自己直接在黑格尔那里而不是在马克思那里发现这一点而

兴奋不已：“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冲动’（*Trieb*）——‘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深奥的（费解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CW* 38:141）因此，事物和社会现象的内在矛盾是运动和自己运动的根据。在列宁看来，这种运动既是天然的，同时又具有内在必然性。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朴素的决定论模式的同时，却赞同黑格尔具有社会和历史基础的主体概念。<sup>⑤</sup>在列宁看来，这种贯穿矛盾（不是同一，也不是“僵死的存在”）的自己运动的观念是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核心，他显然对这个发现感到很惊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革命性的辩证法是由黑格尔单独提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也都有贡献。列宁继续写道：“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逻辑学》，1813）还未被应用于生命和社会以前，就被猜测到了。这一思想应用于社会，是先被宣布的（1847），应用于人，是后来得到证实的（1859）”（*CW* 38:141）。这样，在对矛盾进行评论的结尾之处，列宁提到恩格斯和马克思以及“普遍的运动和变化”，而没有提到贯穿着矛盾的“自己运动”。所提及的1847年很显然指的是《共产党宣言》，而他所提及的1859年则是指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因此，在这一点上，列宁既没有通常把恩格斯排除在他的新辩证法概念之外，也没有把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迷恋排除在他的新辩证法概念之外。然而，前面所引用的第一段即提到自己运动那段表明，列宁开始超越恩格斯和那种仅仅将流动性作为辩证法的核心观念，而达到恩格斯没有强调过的矛盾尤其是自己运动的观念。

杜纳耶夫斯卡娅指出，列宁摘要中的上述内容的重要意义在于他重新评价了唯心主义，她说：“从现在开始，列宁对辩证法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给予了最高评价。思维有着自己的辩证法，其关键在于列宁不只



是说让我们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黑格尔……现在，他已在哲学上和生活中都将这视为理所当然，并且不是强调普遍运动的思想首先来自黑格尔，然后是来自马克思，最后是来自达尔文。”<sup>⑧</sup>就这样，列宁不是直接运用黑格尔著作中的重要范畴，而是进一步批判地加以运用，从而使列宁超越了他先前的辩证法观念。 47

现在列宁更多地展示自己超越的程度是多么得深远，从列宁总结自己吸收黑格尔矛盾概念的方式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① 普遍的表象所抓住的是差别和矛盾，但不是一个向另一个的过渡，而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② 机智和智慧。机智抓住矛盾，表达矛盾，使事物彼此关系，使“概念通过矛盾映现出来”，但没有表达事物及其关系的概念。③ 思维的理性（智慧）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钝化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以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只有那上升到矛盾顶峰的多样性在相互关系中才成为活跃的（*regsam*）<sup>⑨</sup>和有生机的——才能获得那作为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搏斗的否定性。（CW 38:143）

富有新意的是，列宁在这里看到了表面上是完全对立的双方的联系：一方面是天然的自己运动，另一方面是“思维的理性”。矛盾不仅存在于无生命的力量中，而且最重要的是，矛盾也存在于拥有思维的理性的人类的生活和交往中。

列宁这里多次提到思维的理性、自己运动以及生命力。稍后我将提出，1914年之后列宁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的概念，从此以后与天然的、自己运动和创造性的联系更加的微妙和深受影响。这可以说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在《黑格尔笔记》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转型。

根据(*Ground*)、“形式和内容”以及列宁对“上帝和绝对”的抨击

黑格尔著作中接下来的一章是“根据”，其中包含了对形式与本质、

物质,最重要的是与内容之间关系的重要论述。正如他先前论述映象 [Schein] 和本质时所做的一样,黑格尔在这一章中也反对任何把形式归结为本质、物质或内容的企图。关于形式与本质,黑格尔写道:“形式在其自己特有的同一中具有本质,正如本质在其否定的本性中具有形式。所以不能问形式怎样附加到本质上去的,因为形式只是本质在自身中的映现[*das Scheinen desselben in sich selbst*],是本质自己特有的内在反思”(SL 499 - 450)。因此,形式和本质都不能决定对方;相反,他们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列宁摘录了刚刚引用的这段话的部分内容,并在摘要中写道:“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有形式的。无论怎样也是以本质为转移的”(CW 38:144)。列宁没有过多地谈到形式与内容,但黑格尔确实其中推翻了那种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的普遍观念。

从这点开始,黑格尔转向更多地批判自然科学的观点和他认为是片面的根据观念。黑格尔嘲笑那种他认为是同语反复的观点,例如“自然界是世界的根据”这样的观点。列宁对这一材料进行了简短的概括,但在对科学的批判甚至对自然界是世界的根据的观点的批判时似乎抛弃了部分内容。列宁对整个关于根据的探讨作了如下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列宁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持有某种程度的保留,但他对黑格尔的全部观点似乎表示赞同:

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黑格尔的这些推论中有许多神秘主义和空洞的学究气,可是基本的思想是天才的:万物之间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唯物地颠倒过来的黑格尔——这些概念必须是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要继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探讨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  
(CW 38:146 - 147)

这里,列宁一方面试图与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划清界限,并且把黑格尔

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另一方面,他又强烈赞同黑格爾的活生生的总体概念、“万物之间的联系”。他提到了“黑格爾和马克思的事业”,这对于1914年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种不常见的表述。紧临这段总结,列宁在旁注中提到黑格爾和马克思在方法论上具有相似性:“而‘纯粹逻辑的’探讨呢?这是相符合的。这必须相符合,就像《资本论》中的归纳和演绎一样”(CW 38:147)。

随着列宁对黑格爾的内在联系的观点不断进行总结,列宁自己渐渐感受到的黑格爾同一和差别所具有的某种意义就更为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一条河和河中的水滴。每一水滴的位置、它同其他水滴的关系;它运动的方向……概念是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水滴(=‘事物’)、各个‘细流’等等的总计。按照黑格爾的逻辑学,世界的情景大概是这样的——当然要除去上帝和绝对”(CW 38:147)。因此,尽管在前面的引文中有一些相反评论,但列宁既没有放弃反对唯心主义,也没有放弃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黑格爾的打算。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当列宁沉醉于黑格爾文本之中时,列宁有时会引入很多唯心主义的因素,偶然也会提到有必要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统一起来,从而与他本来的意图相矛盾。因为这些仅仅是笔记,而不是一部成熟的著作,所以它们表现了列宁1914年秋天围绕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思想矛盾的发展过程。

49

在“根据”这一章的结尾处,列宁继续在其摘要中展示自己与黑格爾的同一和差别。他颇为赞许地引用了黑格爾的论述:“如果某一事物具备了一切条件,那么它就进入实存”(SL 477)。对此,列宁简要地评论道:“很好!这跟绝对理念和唯心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有趣的是这样‘引申出’……实存”(CW 38:147;省略号原文就有)。这似乎是列宁对他所认为的黑格爾这段论述中极端唯心主义论述表示反对的一种反应。然而,他没有引用下述内容:“事情在它存在以前就有了;而且它诚然第一是作为本质或作为无条件的东西;第二,它具有实有,或说是被规定的了,而这个实有,从以前考察过的双重方式看来,一方面是在事情的条件中,另一方面是在事情的根据中被规定的”(SL 477)。可能

是黑格尔在这里进一步的论述招致列宁的摒弃和奚落。但是，杜纳耶夫斯卡娅对这一段内容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她指出，黑格尔所说的某一事物的条件是“历史本身”。<sup>⑧</sup>对于黑格尔来说，经验事物是以历史为条件的，并且是在多种社会力量和组织的自己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事物不是无生命的、静止不动的，而是要经历一个变易、实存、非实在的过程。获得更为广泛的理解的关键在于整个过程，而不是在某一孤立的时间点上的事物。在后面，列宁将会承认意识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从而创造“事物”，但在这里列宁仍然强烈地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 存在

“本质论”第二部分的标题是“现象”，相对于前一部分，列宁对这一部分的笔记更为精练，列宁关于本质的笔记大部分都摘自前面这一部分。这与黑格尔本人在这些问题上更为精练的论述相一致。在对黑格尔简短的概述——黑格尔在这里再次强调本质“必须表现出来”（SL 478）——进行总结之后，列宁转到了这一部分的第一章“存在”。马尔库塞对黑格尔从根据到存在的转变作了这样的总结：“对黑格尔来说，事物的根据只不过是存在的具体条件和环境中物化了的本质的总和。因此，本质既是本体论的也是历史的。事物本质的潜能在全局确立其存在的同一个过程中实现自身。”<sup>⑨</sup>在这一章中，马尔库塞看到的是黑格尔观点的历史感的一面，然而列宁却首先为黑格尔在第一页的讨论中提到了“上帝存在的证明”（SL 481）而感到反感，他写道：“又是……关于上帝的实存！！这个可怜的上帝啊，只要人们一提到存在这个词，它就会见怪的”（CW 38:148）。

更令人惊奇的是，列宁对于黑格尔提到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这种不屑和随后对它展开的尖锐批判，并没有妨碍列宁在其摘要中摘录下黑格尔关于“存在”概念中的非宗教实质：“存在由于自己的中介性而不同于有。[？由于具体性和联系？]”（CW 38:148）。至此，即使面对关于上帝存在的内容，列宁都没有完全置之不理，而是试图从中发掘

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意义的东西。至少在这一段文字中,列宁将上帝与绝对抛在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仅仅因为黑格尔文本中的重要论点是从对宗教的探讨中提出来的而跳过它们。在这一章接下来的部分中,列宁显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更为熟悉的领域,其中再次包含了大量对康德“自在之物”的批判,列宁在他的摘要中对这部分做了相当长的摘录。在这些摘录的中间部分,列宁在摘要的旁注中写道:“实质=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把自在之物同现象的割裂”(CW 38:150)。

### 现象与列宁对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的规律的批判

“现象”不仅是“本质论”中第二部分的标题,也是其第二章的标题。黑格尔在这里写到,现象不仅与映象一样是对现实的一种(虚假)反映,而且也是某种更为根本的东西。现象是本质的表现。为了阐明他的观点,黑格尔指出,例如在某些印度哲学派别中,现象是无关紧要的,并且现象与存在之间没有真实的联系:“现象首先是在其存在中的本质……但假如说某物只是现象,其意思正相反,好像直接的存在倒是真理似的;那么,就不如说现象是更高的真理……在存在过渡为现象时,存在便不再是无本质的了……现象是映象和存在的统一”(SL 499 - 500)。列宁在摘要中对这段话的部分内容做了摘录,然后开始解读黑格尔关于“现象的规律”的论述,他发现这一部分内容很难理解并写道:“这里都是极其费解的”(CW 38:150)。

51

芬德雷指出,黑格尔在这几段中所提出的现象的规律“并不是隐藏在现象背后”,“而是在现象中表现出来”,黑格尔探寻的规律“越来越被扩展到覆盖一切事物”,直至涵盖“整个宇宙中任何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全部内容”,于是,现象和真实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就不再可能”。<sup>⑥</sup>同时,黑格尔在探讨中说:“这个本质的统一还不会在规律那里出现”(SL 504),并总结道:“规律虽然是本质的形式,但还不是作为内容在其各个方面反思的、实在的形式”(SL 505)。

列宁虽然抱怨黑格尔文章的晦涩难懂,但是,他显然理解了其中的

一些内容，他在摘要中写道：“但是，具有活力的思想看来是有的：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总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黑格尔在这里热衷于对词和概念的‘加工琢磨’和‘穿凿雕琢’，这是反对把规律的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像化。现代物理学应该注意这一点”(CW 38:150 - 151)。列宁在这里似乎赞同黑格尔对于规律概念的阐发，黑格尔认为，规律试图将内容与现象统一起来，它与在自然科学和形式逻辑中加以运用的规律的更加外在的形式相对立。

列宁从黑格尔的著作中摘录了下面一段内容：“规律因此不在现象以外，而在现象中直接呈现；规律王国是存在的或现象的世界静止的反映[*ruhige Abbild*]"(SL 503；译文修改过)。接着列宁写道：“这是非常唯物主义的和非常确切的(从‘静止的’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CW 38:151)。这里再次隐含着对于在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中所发现的规律的形式的批判，这也很有可能是列宁打算把这种批判运用于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的和形式化的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一种推断，因为在这几页的摘要中没有任何将对规律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的文本证据。列宁对黑格尔有关现象的论述作这样的总结：“这段话的实质是这样，现象世界和自在世界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的各环节、(认识的)阶段、变化或深化。自在世界离现象世界越来越远的移动——这在黑格尔那里还没有看到。注意。黑格尔所指的概念的‘各环节’没有过渡的‘各环节’的意义吗？”(CW 38:153)在这段评论中，列宁似乎在很多方面支持黑格尔对现象的规律的批判，但与此同时对于黑格尔所提出的现象与本质概念之间非常紧密的同一性持某种保留态度。

### 本质的关系：整体与部分

“现象”这部分第三章的标题是“本质的关系”，所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整体与部分。杜纳耶夫斯卡娅把对整体与部分的中介关系的

探讨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仅是我了解黑格爾这部分的钥匙，也是我了解黑格爾与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思想的钥匙。因此，当我说整体不仅是部分的总和，而且对尚不在场的部分产生影响，甚至像未来对现在产生影响一样，显然，我们已经从抽象的哲学概念回到了真实的世界，并从真实的世界重新回到哲学中去，但这时真实的世界使哲学变得丰富。”<sup>⑧</sup>然而，这并不是列宁在阅读这一章时所真正关注的内容。他看起来对从整体走向部分的这个概念感到怀疑。

列宁对黑格爾文本作了些总结，但随即批判了黑格爾的一个过渡观点，即黑格爾所说的整体和部分的矛盾在“力[Kraft]同力的表现[Äusserung]”中获得解决，力是整体和部分的矛盾的真理(SL 517)。这一过渡是很难懂的一个问题，也曾使得许多研究黑格爾的学者感到困惑。显然，列宁对黑格爾的晦涩难懂感到恼怒，突然地部分赞同英国实证主义者卡尔·毕尔生(Karl Pearson)对黑格爾的批判，毕尔生将黑格爾在《逻辑学》中的许多过渡视为荒谬的：“这只是黑格爾这类话的千分之一。这样的话激怒了《科学入门》(The Grammar of Science)的作者毕尔生之类的天真的哲学家。毕尔生……怒气冲冲地说，在我们学校里居然教这些毫无意思的东西!! 从一定的、局部的意义上说，他还是对的。教这些东西是荒谬的。首先必须从中剥出唯物主义辩证法，因为这些东西中十分之九都是些外壳、皮屑”(CW 38:154)。阿尔都塞抓住这段话的最后部分，认为列宁否定了《逻辑学》十分之九的内容。在我看来这种似乎是一种过度解释。<sup>⑨</sup>在这种解释中，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列宁理解为是在说，黑格爾著作中这类话决不仅仅是在这里，十分之九都应该被丢到一边。否则，列宁对《逻辑学》所做的大量笔记就没有什么意义。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列宁是否真的如同他在整个摘要中偶然提到那样，把黑格爾著作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抛到一边。他拒绝黑格爾唯心主义，其目的是要不时地安慰自己，在阅读黑格爾的时候他自己

没有走上极端,是这样吗?对此我们没办法知道。完全拒绝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许曾是列宁的本意,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或者将要看到,虽然在许多重要段落中,黑格尔的论述无疑都是唯心主义的,然而列宁还是从中“摘录”了相当一部分内容。因此,列宁对黑格尔的研究似乎已经背离了他的本意,或者至少说部分地背离了他的本意。但对于许多重要的思想研究来说总是如此,似乎表现为摆脱其作者的一种生命运动,而且列宁对黑格尔的研究绝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将会看到,列宁在摘要的结尾处断定《逻辑学》的绝大部分内容实际上都是唯物主义的。列宁摘要中的这些“矛盾”无法完全解决,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材料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品来写,所以它充满了矛盾和失败,把对黑格尔的实际批判当作他自己重新思考马克思辩证法的组成部分。

### 现实(Actuality):作为封闭总体(Closed Totality)的绝对物

在“本质论”的最后一部分“现实”中,现象与本质的区别消解为一个新的统一体,黑格尔把这个新的统一体称为现实。黑格尔在这里开始超越了片面性的常识,即人们在批判本质主义和神秘主义关于外部世界是不真实的,本质才是真正的现实这类观点时,相应地认为直接的外部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事物。在黑格尔看来,本质必须实际地显现出来,在本质与现象的统一即现实中显现出来。在现实这个范畴中,本质更加充分地表现自己。在现实这个论题下探讨了很多问题,但是对于列宁来说,黑格尔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讨论是关键。

列宁或多或少忽略了这部分的第一章“绝对物”,反对黑格尔“在绝对物本身中没有变”(SL 531)的说法。在记下这句话后,列宁写下“关于绝对的荒唐话”(CW 38:156)。在这个阶段上,绝对物于黑格尔而言是一种“绝对同一”,在这个绝对同一中“绝对物并不规定自身”,这似乎就是恩格斯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作为黑格尔独断性绝对基础的某种封闭物。这段话只是《逻辑学》中关于绝对物的几处论述之



一,但我认为,在后面的阶段中,尤其是在论绝对理念的材料中,黑格爾的绝对的确表现出一个变化与自我规定的过程。然而,相对说来,在黑格爾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绝对物似乎更加像一个没有对立的封闭物。

在这一阶段,黑格爾所探讨的绝对物实际上具有斯宾诺莎绝对实体的形式,在斯宾诺莎的绝对中一切差别都消除了。黑格爾认为:“斯宾诺莎主义在这一点上是个有欠缺的哲学,即反思及其多样性的规定是一种外在的思维。这个体系的实体,是一个实体,一个不可分离的总体;没有一个规定性是不包含并消解于这个绝对物之中;……斯宾诺莎停留在作为规定性或质的那种否定上面,他不进一步去认识作为绝对的,即否定自身的那样的否定;……(斯宾诺莎认为)实体缺少人格的原则”(SL 536)。这样,黑格爾本人也批判那种无差别的绝对实体的观点,而列宁似乎将这个观点归于黑格爾。<sup>③</sup>列宁显然没有很好地理解黑格爾的观点,他在摘要中写道:“黑格爾……(过分一般地、含糊地)讲到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哲学的缺点”(CW 38:156)。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本质论”结尾处的这个绝对物是一种封闭的、固定的、绝对的实体。数百页后,《逻辑学》的第三编也是最后一编“概念论”——黑格爾也称之为“主观逻辑”——也是以绝对、绝对理念作为结尾。但是我们将看到,那里的关键是绝对的主观性而不是绝对的实体,正是绝对的主观赋予读者一种更加开放的意识。

54

### 现实:原因与结果

接着列宁谈到了黑格爾对与现实相关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探讨。从现在开始,列宁在其摘要中在引用《逻辑学》的同时也开始引用篇幅更小的《小逻辑》(*Encyclopedia Logic*),他的笔记也将包含这两本著作的摘录。关于可能性和必然性的问题,列宁写道:“黑格爾在《小逻辑》中常常用具体的例子更清楚地说明同样的问题”(CW 38:157)。对于列宁在笔记中论述“概念论”中的善的观念来说,这就变得重要起来。我认为,列宁对《小逻辑》的运用使他忽视了《逻辑学》中的一些重要的

问题。虽然列宁对黑格尔关于可能性和现实性的探讨做了一些摘录，但是他没有将此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联系起来，甚至没有对此加以评论。<sup>④</sup>

55 列宁对“本质论”的最后一章“绝对的对比”(The Absolute Relation)作了较多研究，其中就包括黑格尔对原因和结果的辩证法的探讨。既然当时重大的争论都发生在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原因上，那么在列宁看来，这就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明显的联系。黑格尔不是把原因和结果看作孤立的范畴，而是把它看作各种事件和要素内在联系的环节。黑格尔后来告诉我们说，在他看来，历史的推动力并不是被当作“主体自由的自己运动”的偶然性。然而在这点上，黑格尔关注的是与早期偶然性的哲学概念决裂。当黑格尔写到，原因与结果的概念不应该被运用到“生理-有机的和精神的[*geistigen*]生活”(SL 562)，“因为那对生命者起作用的东西，被这个有生命者独立地规定、变化并转化”(SL 562)，“所以不容许说：食物是血的原因，或某些菜或寒冷、阴湿是发烧的原因等；同样也不容许提出伊阿尼的气候是荷马(Homer)诗作的原因，或恺撒(Caesar)的野心是罗马共和国制度灭亡的原因。在历史上，精神的度量[*geistige Massen*]和个人总是互相作用、互为规定的”(SL 562)。黑格尔总结说，通常被称为因果性的这种较高层次的内容只有在《逻辑学》最后探讨理念的部分中才能充分地加以探讨，到那时，自由发展的自我意识才被清晰地阐明。

黑格尔在每一个阶段对因果性观念的批判，列宁都表示赞同。在引用了黑格尔的论断“结果总之一一点也不包含原因所不包含的东西”(SL 559)之后，列宁接着写道：“因此，原因与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环节。……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这个联系只是片面地、断续地、不完全地由因果性表现出来”(CW 38:159)。列宁不仅分享黑格尔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的概念，而且用它来批判“新经验论”(neo-empiricism)。

在旁注中写下“必然性在转变为自由时并没有消失”之后，列宁写道：

当你读到黑格尔关于因果性的论述时，一开始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对于康德主义者所喜爱的这个题目谈得比较少？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在他看来，因果性只是普遍联系的规定之一，而他早已在自己的所有的阐述中深刻得多和全面得多地把握住了这种普遍联系，并且从一开始就一直强调这种联系、相互过渡等等。把新经验论（或“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的“挣扎”同黑格尔解决问题的方法，更确切些说，同他的辩证方法加以比较，是极有教益的。（CW 38:162）

这样，黑格尔把因果性当作一个孤立的、狭隘的主题，对于黑格尔的这种草率态度列宁也完全赞同。

在读到《逻辑学》最后部分“概念论”或“主观逻辑”——列宁在这里全面探讨了自己运动——之前，列宁就对黑格尔表示赞同。列宁只对“存在论”的第一部分做了大量的笔记，与此不同，由于本质论中大多数章节与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问题有关，因此，列宁对于本质论通篇所做的笔记大体相当。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有时似乎是脱离黑格尔——在总体上给予黑格尔一个全新的评价，列宁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脱离我们在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他本人早期著作中所看到的1914年之前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仍然通过阅读“本质论”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辩证法概念：①他深化了对本质与现象内在联系的认识，不管是前期的映象形式还是后来的现象与现实的形式。他不再把现象归结为本质。②他发现自己运动是矛盾范畴的一个重要部分。③更为重要的是，他赞同黑格尔对原因与结果的常识观念所作的批判。④但是，他偶尔还会继续强调在阅读黑格尔著作时要消除“上帝和绝对理念”。

## 263 注 释

- 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14年秋天，列宁除了写下厚厚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之外，还写了一篇20页的有关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的简短摘要。这些笔记侧重于唯物主义，很显然是写于列宁开始研究黑格尔之前。在列宁《哲学笔记》的早期版本中，有关费尔巴哈的这些笔记的日期标注于1909年而不是1914年。既然它们没有过多涉及黑格尔，在这里我没有加以探讨。
- ② 有关不同的分析路径，例如可参见瑟维斯的《列宁》第2卷第3章。瑟维斯对列宁1914—1915年间的论述以政治开始，以《黑格尔笔记》结束，但是列宁的这些笔记事实上都写于本章中提及的政治活动之前。这意味着《黑格尔笔记》是由政治活动和政治问题推动的，而我希望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即列宁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角度来审视列宁的著作。
- ③ 这里和其他地方的页码都是依据英文版的黑格尔《逻辑学》和《列宁全集》。详见参考文献。
- ④ 我将主要参考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1 [orig. German edition 1923]);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以及她没有发表的两本手稿：“Rough Notes on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1961), pp. 2815 - 2833, 和“Notes on a Series of Lectures: Lenin on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1967), pp. 3885 - 3906, 这两篇文章均载于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Archives Microfilm, 1981f); J. N. Findlay, *Hegel: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 Collier, 1958); Charles Taylor, *Heg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John Burbidge, *On Hegel’s Logic: Fragments of a Commentary* (New Jersey: Humanities, 1981); Errol Harri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ogic of Hegel*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Robert Pippin, *Hegel’s Idealism: The Satisfactions of Self-Consciousne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⑤ 更多讨论参见第5章。
- ⑥ Burbidge, *On Hegel’s Logic: Fragments of a Commentary*, p. 37.
- ⑦ Lukács, 1967 preface to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 xliv (included in

the 1971 English-language edition).

- ⑧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 170.
- ⑨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132
- ⑩ Ibid., p. 133.
- ⑪ 虽然列宁在这里并没有提到马克思,但是他向对立面转化的强调理应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对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讨论有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市场水平所决定的经济规律“通过它们自身内在的、不可动摇的辩证法转化为直接的对立面”(第729页)。近期有关马克思这段话的讨论,参见 Norman Geras,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in Alex Callinicos, ed., *Marxist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11 - 267. 264
- ⑫ 正如我们后来将会看到的那样,这在绝对理念这一章中达到顶点,在这一章中,黑格爾求助于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来说明“主体、人、自由的存在能够得以存在”(SL 836)。
- ⑬ 这是黑格爾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译文具有优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莫斯科版本中,这一句话被译为“机智而且聪明”,在“聪明”与“深奥”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而莫斯科的译者倾向于使用“聪明”。
- ⑭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139.
- ⑮ Harri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ogic of Hegel*, p. 110.
- ⑯ Findlay, *Hegel: A Re-Examination*, p. 170.
- ⑰ Dunayevskaya, “Rough Notes on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p. 2822.
- ⑱ Engels, *Anti-Dühring*, trans. Emile Bur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39 [orig. German edition, 1878]), p. 52.
- ⑲ Findlay, *Hegel: A Re-Examination*, p. 180.
- ⑳ C. L. R. 詹姆斯特别强调列宁在这里对“飞跃”这个范畴的发展,相关讨论参见第7章。
- ㉑ 对翻译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的讨论以及对本章内容所作的当代创造性分析,参见 Daniel Dahlstrom, “Between Being and Essence: Reflection’s Logical Disguises,” in George di Giovanni, ed., *Essays on Hegel’s Logic* (Albany, N. Y.: SUNY Press, 1990), pp. 99 - 112.

- ②② 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在其列宁《黑格尔笔记》西德版的导言中就此向列宁提出了异议, *Heft zu Hegels Dialektik* (Munich: Roger & Bernhard, 1969), p. 59.
- ②③ Pipin, *Hegel's Idealism*, p. 206.
- ②④ Max Horkheimer, "Hegel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in Horkheimer, *Philosophische Frühschriften, 1922—1932*, ed. Gunzelin Schmid Noerr, vol. 2 of *Gesammelte Schriften* (Frankfurt: Fischer Verlag, 1987), p. 297.
- ②⑤ 科莱蒂批判了列宁在探讨黑格尔矛盾时对自己运动这一概念的论述, 指责列宁忽略了黑格尔核心观点的宗教基础。有关讨论参见第 8 章。
- ②⑥ Dunayevskaya, "Notes on a Series of Lectures," p. 3894.
- ②⑦ 德语 *regsam*(active)被列宁放在括号中, 也有着 *mentally alert* 的意思。列宁的笔记(毕竟没有打算公开发表)尤其在这里, 也有其他地方, 是有些含义模糊和不清楚。我引用这些有时粗糙的、不合文法的笔记, 而不是冒着扭曲原文的危险来试图把它们编辑得更加清楚。
- ②⑧ Dunayevskaya, "Notes on a Series of Lectures," p. 3895.
- ②⑨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149.
- ③⑩ Findlay, *Hegel: A Re-Examination*, pp. 206 - 207.
- ③⑪ Dunayevskaya, "Rough Notes on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p. 2826.
- 265 ③⑫ 关于阿尔都塞对这几段和其他段落的概括和批判, 参见第 8 章。
- ③⑬ 对这个问题的清晰说明, 参见 Findlay, *Hegel: A Re-Examination*, pp. 211 - 212.
- ③⑭ 马尔库塞提出在这里黑格尔的探讨与马克思的社会变化观念有着密切联系。他说, 最重要的联系是: "黑格尔的真实可能性概念被解释为一种具体的历史趋势和动力。" 参见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151。

## 主观逻辑：列宁 1914 年黑格尔研究的核心

《逻辑学》最后一部分“概念论”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和灵魂，黑格尔把这部分称为“主观逻辑”(subjective logic)和“主观的或自由的王国”(SL 571)。我们将会看到，使黑格尔概念论享有盛名的并不是“概念”(或观念)是个全新的主题，而是这种将自由和自己运动作为其核心的独特的探讨方法。正如我将在这一章中所论证的那样，黑格尔对主观性的强调对列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黑格尔来说，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或观念是直接地与他的自由和主观性的观念相联系并从中涌现出来的。与此同时，为了真正发展自己，这个主观性需要哲学思维的力量，就像概念所表明的那样。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那样：

57

最后，自由并不是思维主体本身的属性，而是主体所包含和掌握的真理的属性。因此，自由是概念的属性，是现实的正确形式，存在的本质在现实中被思维所把握就是概念……黑格尔的概念论真正发展了自由的范畴。当思维将自己从一个“具体化”了的现实的力量中解放出来时，当主体作为存在的“实体”而出现时，这些范畴就把握了世界。<sup>①</sup>

在《逻辑学》这一带有总结性的篇章中，黑格尔把我们从主观性的观念带到对诸如三段论这样的逻辑学中传统范畴的批判，最后把我们带到

绝对理念。黑格尔一开始就强调说：“因此，在概念中，自由王国打开了”（SL 582）。

58 仅有 269 页的黑格尔“概念论”，列宁所做的笔记和摘要则有 60 多页。这里正是列宁做笔记最密集的地方。仅就此而言，就可以认为这部分是列宁回应黑格尔的核心。然而，比列宁笔记的篇幅更加重要的是其思想的深度、广度以及列宁在更大的程度上日益拥有自己的思想。作为仔细研读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果，辩证法此时对列宁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对此作了长篇的总结。

### 概念通论：自我意识主体（The “Self-Conscious Subject”）

即使在概念这一层次上，列宁也没有完全放弃关于“颠倒”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的想法。因此，正如《逻辑学》这篇所表明的那样，当黑格尔写到存在和本质是概念的“变易”的“环节”时，列宁反对这种唯心主义的话语：“倒过来说：概念是人脑（物质的最高产物）的最高产物”（CW 38:167）。列宁对物质的强调使我们联想起他较早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这里似乎在质疑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即存在与本质以概念或观念为依据，概念或观念比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为根本。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反对黑格尔在这里对斯宾诺莎实体观念的批判，列宁不像阿尔都塞或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sup>②</sup>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喜欢斯宾诺莎胜过黑格尔。列宁总结了黑格尔在“概念论”开头几页对斯宾诺莎实体观念的批判。这个批判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含有对黑格尔内在的批判（immanent critique）观念的一个详细描述，黑格尔写道，内在的批判不是“从外面来”，而是“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SL 581）。作为这种批判的一部分，黑格尔也抨击斯宾诺莎缺乏一个“自我意识主体



的自由和独立”(SL 581)的观念。列宁对此做了一些摘录,并突出自由和独立的词语。列宁在摘要中写道: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没有自由的、独立的、有意识的主体”,但“斯宾诺莎也认为思维是实体的一个属性”(CW 38:168)。列宁在他的笔记中并没有反对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这些批判,事实上,他似乎认同这些批判,即使这些批判似乎与他在前面笔记中所写下的物质是根本的观点不相符合。

从这点开始,列宁开始变得专注于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他摘录并称赞黑格尔对康德自在之物的几处抨击。他似乎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小心翼翼地对待黑格尔的绝对,他在笔记中写道:“黑格尔把康德的唯心主义从主观的提高到客观的和绝对的”(CW 38:168)。列宁对他下面摘录的这段话印象特别深刻,并把最后几行大写:“在这里,概念也该被看作不是自我意识的知性的行动,不是主观的知性,而是自在自为的概念,它构成既是自然又是精神的一个阶段。生命或有机的自然是自然的一个阶段,概念就出现在这个阶段上”(SL 586)。列宁把这段话的最后几行——关于黑格尔生命和自然的范畴——看作是唯物主义相联系着的,他在摘要页边的空白处写道:“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CW 38:169)。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只是列宁把黑格尔的自然观念与唯物主义联系起来的众多事例中的第一例。

59

一方面,把黑格尔的自然观念与唯物主义联系起来的过程强调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具有一个真实的、通常具有历史的内容,是有其优点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制约着列宁对黑格尔的解读,导致列宁有时以一种片面的方式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之下。上述从黑格尔那里引用的段落表明,列宁在黑格尔作如下补充之前就不再引述:当概念从自然界中直接出现的时候,它仍然“并不会把握自己,即不是进行思维的概念”,也只是“盲目的”。然而,这种状况仅仅是初期阶段,并且“作为进行思维概念那样的概念,只属于精神”(SL 586)。这样,虽然列宁很快觉得黑格尔从自然向概念的过渡和唯物主义有联系,但是他还是忽略同样重要的从自然向思想或精神的过渡,在这里,自我意

识的领域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当这个问题在列宁对绝对理念进行探讨过程中再次出现时，我稍后也将继续对此加以讨论。

列宁对这段和之前许多段落作了概括，所有这些概括都记录在他的摘要中：“黑格尔正是从认识论上驳斥康德（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指的大概就是这一段，他写到，对驳斥康德具有重要性的东西，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所能说的，黑格尔都已经说了）——他揭露了康德的二重性、不彻底性，揭露了康德的那种可说是在经验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并且黑格尔完全是而且纯粹是从更彻底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这种论证的”（CW 38:169-170）。对黑格尔来说，这里的问题是康德的二元论，是他对怀疑主义和经验论的妥协以及康德坚持在道德分析和事实分析之间所作的严格分离。然而，除此之外，正如在刚刚引用过的那段中所直接看到的那样，列宁在重要的方面仍然依赖于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简单看法。

60 列宁也摘录了黑格尔对康德向经验主义妥协所作的批判：“当人们不仅把理念，而且把在空间和时间上用手摸得到的感性实有当作某种比概念更优越的东西而与概念对立时，人们就常常说，‘这不过是概念而已’”（SL 587）。黑格尔继续说道：“哲学对具备感性之有的实在性那种情况，提供概念的洞见……因此，进行抽象的思维不应被看作是感性材料简单地被放在一边”（SL 588）。列宁是赞同黑格尔的，并为自己写下了如下的总结：

实质上，黑格尔对康德的驳斥是完全正确的。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像所有的哲学家一样，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CW 38:171）

像黑格尔一样,列宁也关注抽象在分析世界中的重要性,并且反对概念和实在之间的分离。

列宁从黑格尔那里又摘录另外一段类似话语来为抽象范畴的重要性辩护,那段话的结论是:“难道可以设想,因为这些理智的事物缺乏空间和时间的感性材料,于是哲学就否认其真理吗?”(SL 590;译文已作修改)。在这里,列宁得出一条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的对比线索:“在这里黑格尔实质上也是正确的:价值是没有感性材料的范畴,可是它比供求规律更具有真理性”(CW 38:172)。这时明显提到了《资本论》的开篇内容,马克思在那里写道,在确定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过程中,“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因此,只有“抽象”力才能使我们发现它们的共同性,即“人类劳动”。<sup>④</sup>这就是马克思用来批判并超越市场的供求规律的东西,在供求规律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看来列宁在这里好像从黑格尔关于概念论的章节中获得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的一个主要范畴的更深刻的理解,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另一方面的紧密联系。

列宁接下来摘录了整整几段内容,终于在下述对康德自在之物的批判中告一段落:

有一点是永远值得惊讶的:康德哲学怎么会既然认识到它所停留于其上的那种思维对感性实有的关系,只是简单现象的相对关系,并且很乐于承认和宣称两者的更高统一是在一般理念中,例如在直观知性的**理念**中,而又终究停留在那种相对的关系和这样的主张上,即概念与实在是,并且始终是完全脱离的——于是,那个被康德哲学说成是有限认识的东西,被认为是**真理**;而这个被它作为**真理**而认识的,并从而提出了明确概念的东西,却又被宣称为过分的、不可容许的和想象的事物。(SL 592)

列宁虽然强调了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但并没有对此加以评论。

虽然列宁为找到与马克思的密切联系而高兴，但是他仍然不打算考虑黑格尔对意识的一些探讨，特别是黑格尔提到要超越亚里士多德的“按思维现象现有的样子作自然史式的描述”(SL 595)。列宁写道：“这里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不明确和不透彻。神秘主义。不是心理学，不是精神现象学，而是逻辑学=关于真理的问题”(CW 38:175)。很显然，列宁在这里仍然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一部神秘主义的著作而缺乏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联系，而他把《逻辑学》作为关于“真理的问题”而不是“心理学”来加以赞赏。<sup>④</sup>当然，正如我已提到的那样，列宁和他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们并不知道马克思把他的“黑格尔辩证法批判”(1844)归功于《精神现象学》。列宁的笔记也继续忽略了对黑格尔一个关键范畴即否定之否定的探讨。在几页(列宁对其并没有摘录)之后的一段中，黑格尔写道：“本质是有的第一个否定，有因此变成了映象；概念是第二个否定，或说前一个否定之否定，于是恢复了有，但这却是作为有本身无限的中介和否定性”(SL 596)。列宁不仅忽略了这一段，而且把几段之后黑格尔的话“充足的概念就是理念”和“客观的概念……自在自为地具有，也是一个建立起来的同一”(SL 597)指责为是向唯心主义求助。列宁摘录了这些语句，然后写道：“客观主义+神秘主义和对发展的背叛”(CW 38:175)。

另一方面，芬德雷写道，黑格尔的概念——远非神秘的或纯粹唯心主义的——具有真实的物质内容：“逻辑思维，尤其是在纯形式的意义上，从不具有从自然和思想的研究中所获得的丰富内容意义的逻辑思维，黑格尔仍然坚持认为它具有自身所独有的物质的、‘现实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在别的意义上，黑格尔认为普遍观念是‘具体的’和‘自明的’。尽管黑格尔实际上运用了一些生成的隐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试图仅仅从概念的普遍性中引导出特殊或个别。”<sup>⑤</sup>这样，芬德雷的解释在某些方面就极不同于列宁早期在对概念的这些探讨中所获得的认识。但是，随着对黑格尔文本研究的进一步

深入,列宁将日益接近诸如芬德雷这样的立场。

## 推论(Syllogism)和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 对形式逻辑中推论的批判

列宁现在非常快地翻过了近60页的黑格尔文本,这些文本既对概念的初步探讨作了补充,又研究了判断的类型,直到“推论”这一章列宁才停下来做了详细的笔记。按照芬德雷的观点,黑格尔这部分的文本包括“推论”这一章,“是对传统逻辑观念作出回应的唯一地方”。<sup>⑥</sup>这部分关注的焦点在于传统逻辑,加之列宁的兴趣在于辩证法而不是形式逻辑,这也许就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列宁没有对“判断”这一章中的任何段落进行摘录或评论。然而,他在摘要中另外写道,他发现这些章节是“极其抽象的和费解的”,并且是“引起头痛的最好办法”(CW 38:176)。列宁没有作详细的分析,只是作了一个一般的总结:

看起来,对黑格尔来说,这里主要的也是把过渡**指出来**。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不仅是①一切概念和判断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是②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过渡**,并且不仅是过渡,而且是③**对立面的同一**——这就是黑格尔的主要东西。然而这是穿过**迷雾般的**极端“费解的”叙述才“透露出来的”。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CW 38:177)

列宁相当多地赞同黑格尔对推论的论述,他似乎特别欣赏黑格尔对“学院式逻辑”推论的诙谐摒弃,并且写道:“引证了一个‘著名的’推理——‘一切人都是要死的,该隐是人,所以他是要死的’——黑格尔机智地补

充说‘只要听到这样的推理，立刻就会使你觉得无聊’——他说这是由‘无用的形式’（形式逻辑推理）产生的”（CW 38:177）。但是，列宁对于黑格尔提出的辩证推论的态度则大为不同，列宁把这一部分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联系。

63 他赞同黑格尔“一切事物都是推论”（SL 669）的看法，并写道：“黑格尔对推理的分析（I - P - U，即单一、特殊、普遍，P - I - U，等等），令人想起马克思曾在第一章中模仿黑格尔”（CW 38:177 - 178）。一方面，毫无疑问，列宁所指的是马克思在 1873 年德文版《资本论》跋中关于他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如何“卖弄”黑格尔辩证法的声明。正如我在第 1 章中所探讨的那样，马克思在那里也写到他的辩证的方法和黑格尔辩证的方法“截然相反”。另一方面，列宁也可能是指黑格尔的概念论中的思路有助于解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正如我们早些时候在列宁的笔记中所看到的那样。

通过对列宁下述大段评论更准确的阅读，我们可以发现黑格尔在这里对列宁产生了怎样显著的影响，列宁给这段评论加上了“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意义的问题”的标题。这段评论的第一部分写道：“（抽象的）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把因果性从这个联系中分出来，是荒谬的。否定概念的客观性、否定个别和特殊之中的一般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黑格尔探讨客观世界的运动在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所以他比康德及其他人深刻得多”（CW 38:178）。在对“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评论中，列宁似乎更接近先前引述的芬德雷的观点，即黑格尔的概念并不是神秘的或纯粹抽象的，而是具有真实内容并与物质世界相联系，这一点在列宁刚开始研究“概念论”时似乎并没有认识到。第二，列宁这里的评论表明，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对离开世界的客观联系这个总观点的因果性问题感兴趣。从概念这个层面上说，甚至在“本质论”中黑格尔先前对因果性的批判似乎存在着不足，现在强调的是运动和自己运动。

列宁再次把黑格尔与《资本论》第一章联系起来，继续评论说：“这

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已经以尚未展开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已经意味着人在日益深刻地认识世界的客观联系。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含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CW 38:178-179)。在这段评论及刚刚引述的另外两段不是很明确的评论中,列宁是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强调《资本论》第一章中的“黑格尔主义”的人。《资本论》这一章的结构是从商品表面的简单形式入手,而以商品拜物教结束。重要的是要领悟列宁的新意:列宁写黑格尔笔记,根本就是要表明在《资本论》第一章中,“简单的价值形式……已经以尚未展开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

64

### 列宁关于 1914 年之前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的要义 (Aphorism)

在一处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进行的探讨中,杜纳耶夫斯卡娅写道:“正是在黑格尔打破了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对立的‘推论’这部分,列宁突然写下表明自己如何决定性地与自己过去的哲学决裂的警句。”<sup>①</sup>列宁以他所谓的“要义两则”作为笔记的开始,直接用它们来反对曾经哺育过他的那个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用来反对普列汉诺夫。他把“要义二则”冠之以“关于批判现代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的问题”:“① 普列汉诺夫对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进行批判,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多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肤浅地驳斥它们的议论,而不是纠正(像黑格尔纠正康德那样)这些议论,不是加深、概括、扩大它们,指出一切概念和任何概念的**联系和过渡**。② 马克思主义者们(在 20 世纪初)对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进行批判,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和按照毕希纳的方式)多于按照黑格尔的方式”(CW 38:179)。这里有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把“庸俗唯物主义者”这个词用在普列汉诺夫身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1914 年以前

的列宁跟随恩格斯，认为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个哲学阵营，并把普列汉诺夫归入唯物主义阵营，即使是在列宁不赞同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立场的时候。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探讨的那样，当列宁还在考察“存在论”的时候，他就第一次清晰地提出了“庸俗唯物主义”的范畴，作为对已被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批判。在那时，他也写道黑格尔“关于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的思想是“深刻的”（CW 38：114）。然而，他却并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现在，他把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个例子，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第二国际论辩证法的重要权威之一。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不是一位真正的辩证主义者，因为他对康德的批判是外在的而不是辩证的和内在的。<sup>⑧</sup>

65 第二，存在着一个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问题。以前列宁从来没有暗示说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进行“黑格尔的”分析，直到此刻列宁才多次指出，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一条路径就是必须研究黑格尔。列宁在这里暗示说，像对康德主义进行批判这样一些哲学问题需要用“黑格尔的方式”来加以分析。这样，列宁成为 20 世纪第一个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这里把费尔巴哈看作也是一个庸俗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可以说，他的唯物主义远不是那种黑格尔式的完全辩证的。这是自列宁写作《卡尔·马克思》以来最主要的变化，这篇文章仅仅写于几周之前。正如我在第 1 章中所探讨的那样，列宁远没有对费尔巴哈进行批判，他写道因为费尔巴哈“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而具有“划时代的”（CW 21：50）意义。也有迹象表明列宁曾经想对《卡尔·马克思》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列宁是在完成《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之后在他寄给出版商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愿望。不幸的是，他从来没有作出这些修改。

第四，这里存在着对列宁自己过去观点进行批判的强烈迹象。虽然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写文章反对康德主义，但是只有在俄国马克思



主义中马赫主义才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中对马赫进行批判的两个主要人物。因此,列宁提到的属于“20 世纪初”的“对现代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的批判”,所指的极有可能不仅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而且也是他自己早期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粗浅的唯物主义著作。列宁的早期著作多处提到费尔巴哈和恩格斯,但很少提到黑格尔。因此,当列宁批评 20 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资产阶级哲学采取真正辩证的、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时,列宁极有可能想到了自己的著作。

### 论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的要义

列宁在其接下来的要义中补充了他先前的评论,这个要义可能是《黑格尔笔记》中被引用最多的一个。这就是,“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CW 38:180)。这是列宁作出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明确的评论:无论如何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让我们详细分析一下它的含义。

首先,列宁号召马克思主义者钻研“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很显然,在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及其对唯物辩证法的论述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列宁,此时开始号召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他一样钻研全部《逻辑学》。正如我们在第 1 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恩格斯在他最著名的哲学著作《费尔巴哈论》中早就写到,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唯物主义地运用黑格尔的方法并拒绝其体系。列宁在这里并没有提到体系和方法之类的划分,而且他号召钻研全部《逻辑学》很容易被解读为是对恩格斯体系和方法的这种简单划分的一种超越。很显然,在这里列宁不仅把他的《黑格尔笔记》看作后来用于写作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的私人研究,而且把它看作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从事的钻研黑格尔的方式。

第二,如前所述,前面的要义暗示说,为了批判列宁所认为的诸如

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有必要诉诸黑格尔。而在这里的着重点就极不相同。为了理解全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重要理论著作《资本论》，马克思主义者们有必要直接研究黑格尔。除了对“特别是它的第一章”是这样以外，然而这不局限于第一章，对于整个《资本论》来说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对于1914年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对《资本论》第一章的强调就极具新意。虽然列宁在其摘要中没有明确地提到商品拜物教——这是卢卡奇近十年后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首次加以强调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开始呈现在列宁面前的作为《资本论》核心的，甚至有可能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并不是经济学而是辩证法。<sup>⑩</sup>

第三，这是列宁再次与自己过去的哲学决裂，尤其是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决裂。如同前两则要义那样，列宁在这里似乎把自己包括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之内，由于他们“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而造成一个“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局面。我把这看作一个非常严重的指责，不仅针对其他的理论家，也是针对他本人。<sup>⑪</sup>我再次提出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这则要义以及明确批判普列汉诺夫的那条要义前加上了“关于现代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问题”的明确批判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有谁比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更加关注这些问题呢？

### 对推论的进一步探讨

列宁的下一则要义与黑格尔论“推论”这章的内容的联系更加紧密。在罗列了黑格尔在这一章所探讨的一些推论的类别——类比推论、必然推论等——之后，列宁写道：黑格尔这一章的任务主要是“关于联系和过渡的阐述”（CW 38:180）。他立即写下要义：“黑格尔的确证明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确切些说，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CW 38:180）。这个要义延续了我们先前看到的一些主题：通过把黑格尔的范畴看作比通常设

想的那样更多地植根于客观世界,试图用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黑格尔的辩证法。

接下来,列宁再次转向《小逻辑》,在其笔记中大段大段地摘录该书对推论的探讨。首先摘录的是黑格尔理性[Vernunft]和知性[Verstand]概念之间的区别。知性把必然性和自由看作是对立的,理性则相反,黑格尔写道:“真正的和理性的自由概念则在其自身中包含着被扬弃了的必然性”(EL ¶ 182)。列宁在空白处简单写下:“自由和必然性”(CW 38:181)。列宁没有摘录黑格尔文本中的下一句,在这句中,黑格尔把基督教解释为真正的理性,而把自然神论描绘成“单纯知性的上帝概念”(EL ¶ 182)。列宁并没有利用这里原本可以利用的机会来批判黑格尔是教权主义、神秘主义等。

列宁接着摘录了一些段落,涉及逻辑与自然和精神的关系。在这些段落中,黑格尔暗示说逻辑和精神都是以自然界为基础,列宁可能看到这与唯物主义有着某种联系。其中一段列宁的摘录说:“自然这个直接的总体,把自身发展为逻辑理念和精神两个端项”(EL ¶ 187)。在这里,自然是逻辑和精神的基础。在对这一段做笔记时,列宁只摘录了黑格尔探讨中表明自然是逻辑和精神的基础的那些部分,而省略了其他的段落,这些段落表明:在黑格尔看来,这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循环联系,也省略了黑格尔所得出的结论,即逻辑“是精神和自然的绝对实体”(EL ¶ 187)。

列宁在其摘要的总结性评论中,虽然强调了黑格尔的自然概念是逻辑和精神的基础,但也对自己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粗浅的反映论再一次作了含蓄的批判:“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的构成和形成过程……人不能完全地把握=反映=描绘整个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总体’,人只能通过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景等永远地接近这一点”(CW 38:182)。理论绝不能完全描绘或反映自然界,并且甚至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抽象过程”,才能近似地

68 描绘或反映自然界，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他在1908年所阐发的照镜子式的反映理论。

接下来，列宁从必然推论中摘录了一段，在必然推论中，黑格尔再次批判了知性的逻辑，在知性的逻辑中，“思维被认为是一种单纯主观的和形式的活动，客观东西则与思维对立，被认为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和独立存在的东西”（*EL* ¶ 192）。相反，黑格尔则认为，客观性和主观性是相互联系着的。列宁称赞道：“极其深刻和聪明！逻辑规律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CW* 38:183）。黑格尔在结束对必然推论的探讨时，再次提到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这促使列宁写道：“关于本体论论证法、关于上帝的胡说！”（*CW* 38:184）。然而，列宁这里却是以摘录并强调《小逻辑》中下面这段关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的话来结束自己的探讨：“把主观性和客观性看作一种固定的、抽象的对立是多么错误。二者其实是完全辩证的”（*EL* ¶ 194）。

### 目的性(Teleology):列宁对黑格尔 实践观念和劳动观念的揭示

“概念论”中论客观性的部分包括三章，即“机械性”、“化学性”和“目的性”。前两章批判了自然科学，对于这部分列宁没有花什么时间，只是写道：这部分“非常费解，并且几乎完全是胡说八道”（*CW* 38:185）。列宁非常感兴趣的是论目的性这一章，因为这章中的部分内容再次涉及因果性问题，这个问题他在关于“本质论”的笔记中作过评论。目的性范畴并没使黑格尔陷入他通常被指责的境地：在基督教末世论（*Christian eschatology*）的意义上把一个伟大的目的强加于人类历史。事实上，黑格尔开始讨论目的性时，就把自己与那种作为“受到虔敬的赞助”的“一个在世界之外的知性这样的概念”（*SL* 735）区别开来。这里所涉及的是产生的原因和导致的结果之间的差别，一方面是对机械

性和化学性中无生命的客体来说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对有生命的存在物来说的。因此,目的性概念对生命概念有影响,黑格尔紧接着在论目的性这一章之后对此加以探讨。泰勒写道,“内在必然性在目的性中得到最全面的展现”,进一步说,这个范畴充分地展示了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因此,目的性就是我们能从中说明黑格尔所设想的那种总体性的范畴。因为它是由独立的、外部的现实所构成,只不过这些现实的展开遵循着必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这个外部现实本身所固有的。”<sup>①</sup>事实上,当列宁开始阅读这章时,让列宁感兴趣的正是自由和必然性的观念。

69

列宁在论目的性笔记中,首先所做的就是再次摘录并赞赏黑格尔对康德物质观的批判,但列宁也没有摘录黑格尔在这里因康德极大地推进了对目的性的探讨而给予康德的几次赞扬。在这里,列宁笔记中开始有几页在页面中间划了一条直线。在页面的左边是他对黑格尔的摘录,而页面的右边是列宁将黑格尔的系统阐述“翻译”为他所谓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很显然,列宁这样做不是去“纠正”黑格尔,而是用黑格尔来重建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概念。

列宁首先从黑格尔那里摘引了一大段论述自然界(机械的或化学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与人类有意识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内容。在摘要的另外半页列宁所“转译”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列宁写道:“人的目的对于自然界最初似乎是不相干的(‘另外的’)。人的意识、科学(‘概念’)反映自然的本质、实体,但同时这个意识对于自然界是外在的(不是一下子,不是简单地和自然界符合)”(CW 38:188)。因此,人的目的和意识几乎只是对自然界的一个粗浅的反映,并且不能被机械的观念真正地加以描述。当列宁分析黑格尔对手段和目的的探讨时,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评论,他写道,人的目的或目标似乎是“在世界之外得来的”,但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CW 38:189)。

黑格尔关于人的意识和物质世界相互联系的观点,特别是黑格尔

对人的活动以及工具与人的有目的的劳动之间的联系的首要讨论，让列宁兴奋不已。黑格尔提出，当我们使用工具时，虽然我们的目的或目标似乎是占统治地位的，但事实上我们采用的手段在某些方面比我们心中的目的更重要。紧接着在这个观点之后，列宁摘录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在这种情况下，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威力，尽管就他的目的说来，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SL 747）。列宁紧接着在这段摘要的空白处写道：“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CW 38:189）。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卢卡奇高度重视列宁对黑格尔的这些讨论，同时他也强调“黑格尔的思想接近历史唯物主义”。<sup>⑫</sup>

列宁在这里对黑格尔从人类劳动中列举的例子特别感兴趣，并从这个问题的开始，把实践概念引入对黑格尔的探讨：

黑格尔力求——有时甚至极力和竭尽全力——把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纳入逻辑的范畴，说这种活动是“推理”，说主体（人）在“推理”的逻辑的“式”中起着某一“项”的作用等——**这不只是牵强附会，不只是游戏**。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要倒过来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不同的逻辑的式，以便这些式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这点应注意**。（CW 38:190）

列宁不仅对唯物主义的范畴感兴趣，对发现黑格尔的范畴与历史和物质世界的联系感兴趣，而且在这里，对“主观逻辑或概念论”感兴趣，日益把黑格尔的主观性观念转译为实践。

黑格尔认为逻辑不是抽象的，而是与人的日常活动和实践直接联系着的，列宁惊讶于黑格尔的这种想象，“精彩：黑格尔通过人的实践的、合目的性的活动，接近于作为概念和客体相一致的‘观念’，接近于

作为真理的观念。紧紧接近于下述这点: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CW 38:191)。在目的性这一章的结尾处,在向黑格尔总结性的“理念”这部分过渡这点上,尤其是在黑格尔对工具和劳动的探讨中,列宁在黑格尔那里所看到的不是抽象的、超凡脱俗的唯心主义,而是与唯物主义和实践的重要联系。列宁发现,目的性这章远没有强调任何天命神授的概念,都是一些黑格尔的最真率和最唯物主义的探讨。<sup>③</sup>

### 理念通论:“辩证法的最好的阐述”

黑格尔以六页导言开始了他“概念论”第三部分题为“理念”的探讨,这六页材料给列宁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写道:这个简短的导言“以及《小逻辑》中相应的各节(¶ 213 - 215)几乎就是关于辩证法的最好的阐述。也就在这里,可以说是极其天才地指明了逻辑和认识论的一致”(CW 38:192)。列斐伏尔写到,列宁单独挑选出黑格尔对理念的简要探讨是正确的,因为《逻辑学》的这部分“精彩地展示了认识史和认识论之间、逻辑和辩证法之间的深刻联系”。列斐伏尔进一步认为,“在哲学意义上对辩证的方法作出正确的阐述只有在一个极其深刻而高级的阶段才能达到”,这就是说是在被黑格尔称为“理念”的这个阶段上。<sup>④</sup>

列宁挑选出下面这段话,在这段中黑格尔认为理念是真实的和可感知的:“对往后关于理念的那种评价,更必须加以斥责,根据那种评价,理念仅仅被当作是某种非现实的东西,并且关于真的思想也说那只不过是理念(观念)而已”(SL 755 - 756)。列宁远没有斥责黑格尔唯心主义这种经典的表述,列宁暂时简单地解释了它的含义,然后他似乎就赞同黑格尔的表述:“把观念当作某种‘非现实的东西’,譬如说‘这不过是观念而已’,那也是错误的”(CW 38:193)。然而在同一段落中,黑格

尔相当清楚地提到了历史和政治问题，就像“整体，如国家、教会，假如其概念与其实在的统一消解了，便也不存在了”(SL 757)这样的句子，都被列宁忽视了。后面一句所提及的容易被理解为是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列宁同样也忽略了黑格尔把理念定义为主观和客观的同一。

然而，列宁仍然摘录了黑格尔对理念的两则大段解释：①“是单纯的真理，是概念和作为一般的东西的客观性的同一”，并且，②“是一种过程，即自身消散为个体及其无机的自然界，并重新使无机的自然界受主体的支配，而又回到最初的单纯的普遍性”。后者是导向自由观念的一个发展，在自由观念中，“理念也就为了自由之故而在自身中具有最强烈的矛盾”(SL 759)。列宁再次把摘自黑格尔的话放在页面的一边，并在页面的另一边写下他自己的提要，他在提要中写道：“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思想(=人)不当设想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暗淡的(灰暗的)、没有冲动、没有运动的简单的图画(形象)。观念也包含着极强烈的矛盾”(CW 38:194-195)。这里也是再次强烈地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反映论进行无条件批判，因为在列宁这段摘要中，理念并不是像一幅“简单的图画”直接反映客体，而是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

72 现在，列宁开始探讨黑格尔的认识概念。他把认识看作一个过程，看作客观世界和人的认识之间的相互联系：“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CW 38:195)。这里显然不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问题。相反，着重点在于与物质世界相联系的人的自己的运动这一黑格尔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既不同于直观的唯心主义，也不同于直观的唯物主义。它是人的思维或意识的自己的运动，这个观念似乎吸引了作为革命倡导者的列宁。



正如在论目的性这章中一样,列宁也继续将理念与行动、实践联系起来。他从《逻辑学》中论“认识和行动”(SL 760)中摘录了一段,在“认识和行动”这段中,黑格尔预示了他在稍后一章“认识的理念”中将要展开的内容。“认识的理念”。这里,列宁在摘要中强调了“行动”一词,并写道:“……认识和行动的过程使抽象的概念成为完备的客观性”(CW 38:195)。

列宁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的进程也在继续着,并且更加认识到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地”表达了理念在世界中具有客观的力量,而且不应该作为“仅仅是理念”而不加考虑。这同一个黑格尔把理念看作是与人、物质的、人的世界相联系的,并不总是停留于一些抽象的领域。关于黑格尔的总体概念,列宁写下了下面这样一段话:“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过渡=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过渡、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CW 38:196)。在这段的第一行中,列宁似乎再次提前近十年预感到了通常被归功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那些观点:把黑格尔的总体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位。然而,在最后一句话中,列宁并没有对黑格尔理念创造世界的观点让步,并且把黑格尔颠倒过来,或者至少是他所理解的那个黑格尔。可是他并没有拒绝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似乎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把唯心主义看作根植于物质的和自然的世界。因此,在阅读并摘录了《小逻辑》中关于理念的一部分探讨之后,列宁写道:“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CW 38:196)。

然后,列宁再次阐明了他自己的辩证法的概念,列宁的辩证法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只不过加上了他自己的特别强调和解释:“应当更通俗地表达这一要义,不用辩证法这个字眼,大致可以这样说:黑格尔在一切概念的更换、相互依赖中,在它们的对立面的同一中,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过渡中,在概念的永恒的更换、运动中,天才地

猜测到的正是事物、自然界的这样的关系”（CW 38:196）。这里，我们发现列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总结为自己运动和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总体的辩证法，一个活生生的、有生气的、人的总体辩证法。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对立面的同一或统一这个范畴的出现，这个范畴根植于黑格尔但却是列宁自己的范畴。后来，这个范畴成为列宁在总结其摘要时所理解的辩证法的核心。

列宁仍然对《小逻辑》作出了明显的回应，然后对辩证法作了一点解释，在左边空白处写下“辩证法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右边的空白处他也写道：“每一个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列宁对辩证法的简要定义是这样的：“概念的相互依赖，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过渡，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过渡。概念之间对立的相对性……概念之间对立面的同一”（CW 38:197）。在这里列宁的注意力集中在在他看来是核心的东西：对立面的同一和矛盾的规律。

### 生命理念：对逻辑的一次“卓越的”补充

这里，在理念这个阶段，黑格尔并没有把自然界当作一个无机物来看待，而看作是生命的[*Das Leben*]理念。当年青的马尔库塞还是一名受到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强烈影响的“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就把生命的理念当作整个黑格尔著作的核心。马尔库塞在其第一部论黑格尔的书是这样说的：“对黑格尔来说，生命的理念是本体论条件和认识活动的前提，只有在其作为‘普遍性’，作为主观性和客观性、我和生命世界的统一的真正形式中才能被准确地加以理解。”<sup>⑤</sup>毫无疑问，列宁知道狄尔泰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也知道从1905年他的论青年黑格尔的讲演集公开出版时他就开始了向黑格尔的“回归”。<sup>⑥</sup>尽

管列宁在其《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根本就没有提到狄尔泰,但是他在 1914 年所做的论述《逻辑学》其他方面的、更具学术性研究的一些补充的笔记中,提到了在当代德国哲学“向黑格尔的回归”(CW 38: 239)。①这至少暗示列宁向黑格尔的回归和中欧的哲学家们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化批判——不仅包括狄尔泰而且包括青年卢卡奇——有着某种形式的联系。并且这种回归至少在德国哲学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主要与《生命哲学》的观念有关。

74

的确,列宁本人向黑格尔的回归产生的前提远不同于德国学者之间所发生的情况。虽然如此,有趣的是列宁被黑格尔论生命这一章的结论与《逻辑学》的结论是如此的接近而激动。黑格尔在论生命这章中首先指出:谈到生命的理念,“以致按照逻辑的通常观念来看,用这样的理念,似乎就会超出逻辑的领域”(SL 761)。这一段列宁做了摘录。黑格尔补充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著作试图与形式逻辑决裂:“当然,假如逻辑所应该包含的,不外是空洞的、僵死的思想形式,那么,在逻辑中,便根本不能谈到像理念或生命这样的内容”(SL 761)。列宁评论道:“从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最初是个体的意识)中的反映过程和实践对这个意识(反映)的检验这一角度来看,把生命纳入逻辑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天才的”(CW 38:202)。黑格尔在《小逻辑》中用引自亚里士多德的例子来讨论生命的理念,列宁自己也作了总结:“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是的那样。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亚里士多德)”(CW 38:202)。列宁发现这是表示总体概念的一种有趣方式。他自己总结了黑格尔生命的理念之中的矛盾概念,在那里,痛苦是有生命的东西中的矛盾的“现实的存在”的一种表达(SL 771)。虽然列宁在其摘要中对生命的理念所作的总结和评论仅仅只有两页半,但他似乎把这一章看作黑格尔的概念所具有的活生生的、世俗的特性的又一证明。

## 认识的理念(The Idea of Cognition):

### 列宁摘要中的一个转折点

在黑格尔看来,假如说生命有机体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那么这个统一的更高层次就能够在认识或知识的层面上获得,在这个层面上,生命有机体具有自由和自我意识。虽然列宁似乎大体上赞同黑格尔提出的从生命向认识的过渡方式,但是他反对黑格尔突出强调精神[*Geist*]甚至另外对于生命或自然所具有的重要性:“精神不仅比自然更是无限地丰富得多,而且概念中对立物的绝对统一构成精神的本质,所以精神在它的现象和对外在性生物关系中,显示了它在最高的规定性中的矛盾”(SL 776)。列宁在其笔记中草草记下这段话,然后在页边空白处写道:“神秘主义”,这可能是对黑格尔认为精神比自然更丰富的一种抨击(CW 38:204)。

### 作为理论理念(the Theoretical Idea)的真之理念(The Idea of the True)和黑格尔对康德相对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现象的关注

接下来,列宁总结了一些黑格尔对康德关于认识的批判,特别是对康德被指责为把认识与经验世界隔离开来的那些段落。黑格尔在下述意义上指责康德“极其简单地跟着休谟的怀疑论方式走”,即思维着的“自我”被以一种先验的方式设想为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从自我那里丢掉一切经验的东西”(SL 777)。列宁摘录了这些并写下了自己的总结:“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CW 38:205)。黑格尔尖锐地批判了康德克服旧形而上学的方法,这种形而上学具有人的灵魂的“固定不变的僵化概念”,列宁对此表示赞同(SL 779)。虽然黑格尔赞同康德对这种固定不变的概念的克服,但他抨击康德拒绝探究真理来取代更加具有相对

性的范畴的可能性:“他的批判丝毫不问问那唯一具有兴趣的问题,即一个规定了的主体,这里就是日常思维的抽象自我[Vorstellung],是否具有自在自为的真理。但是,假如停留在现象[Erscheinung],停留在日常意识[Vorstellung]中所发生的单纯表象那样的东西,那就是对概念和哲学实行放弃”(SL 780)。这也是那种把认识不仅看作是客观性,而且也看作是主观性的问题。列宁摘录了黑格尔的一些批判并在摘要的空白处写道:“康德局限于‘现象’”(CW 38:206)。

黑格尔在这里重点提到了《精神现象学》,可能因为它太具有唯心主义的色彩而被列宁所忽略。在这段中,黑格尔谈到精神从“最低级的具体的形态”向“自为的精神”的概念的发展(SL 781 - 782)。这致使黑格尔第一次阐明“理论的理念,即认识本身”(SL 783),这也被列宁所忽略。稍后,我们将会看到,在对认识的理念进行探讨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范畴,黑格尔在认识的理念中将理论的理念与实践的理念相对立。正如我们后来将看到的那样,列宁并不关注理论的理念,反而关注实践的理念。

当黑格尔第一次把理论的理念看作是真之理念时,列宁的确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他在其笔记中并没有把它叫做理论的理念。在那里,用黑格尔的表述说,它的开端,“主观的”形式预设了“世界的否定”,他称之为仅仅是“第一个否定”(SL 784)。在理论的理念的这个早期阶段,理念把世界作为某种虚假的东西而加以“否定”,但是正如所指明的的那样,黑格尔告诉我们这仅仅是第一个否定。我们应该牢记,当黑格尔在这里或其他的地方谈到“世界的否定”时,他并不是要求助于神秘主义,相反,他是要清楚地说明两个问题:① 理念否定和批判它所认为是虚假的东西,② 在一定的条件下,新的理念推翻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从而有助于对社会现状的否定。<sup>⑧</sup>列宁摘录了这段话并评论说:“认识的目的最初是主观的”(CW 38:206)。然而,列宁似乎把这段话理解为一种对理论的理念的泛泛批判,而不是对理论的理念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批判。马尔库塞和其他学者在对现实的、历史的世界作为一个

总体进行激进批判的意义上,运用了作为世界的否定这一黑格尔的真理概念,列宁并没有领会他们从中所发挥的东西。

列宁接下来摘录了黑格尔对康德的一些更深入的批判,然后进行总结,对列宁而言,这主要是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而不是对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康德把认识和客体分割开来,从而把人的认识(它的范畴、因果性等)的有限的、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性质当作主观主义,而不是当作观念(=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CW 38:207)。列宁再次站在黑格尔的一边来反对康德,尤其是反对相对主义,但是这里还有更多的东西。黑格尔在这里以及前面一些地方对康德主义的批判重点放在现象而不是概念上,这种批判方式后来被列宁运用到对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上,不仅包括像希法亭这样的改良主义者,甚至也包括像卢森堡这样的其他一些革命者。我们在第5章中将会看到这一点。

### 分析的认识和综合的认识

列宁现在开始进入黑格尔对分析的认识的简要探讨之中,这种探讨涉及高等数学。列宁摘录了一些对数学理论的这种批判,包括黑格尔对莱布尼茨微分学的一些前提所作的批判。列宁在其摘要中对这个探讨的中间部分的内容做了摘录,列宁对他是如何看待黑格尔那里的逻辑范畴与康德以及与物质的和历史的世界的联系作了一个大致的总结。列宁的重点在于总体性和全面性:“当逻辑的概念还是‘抽象的’,还具有抽象形式的时候,它们是主观的,但同时它们也表现着自在之物。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分隔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来源来说却是客观的”(CW 38:208)。列宁在这里为他自己(也为我们)描述了黑格尔的“具体的总体性”(concrete totality)观念。对于(正研读黑格尔的)列宁来说,这意味着人的认识“在结果中,作为一个整体是客观的”。因此,理念作为一个整体,随着时间的流逝,

既塑造着历史和社会,又被社会和历史所塑造。但这并不是理念的全部内容。

列宁其他部分的评论强调,逻辑观念不仅在其被当作一个整体的时候是客观的,而且就其“过程、总和、趋势、来源来说”也是客观的。对此稍微作进一步的分析,现在不仅当理念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即总体时,而且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即不是静止的而是自我发展的时候,列宁都把理念视为具有客观性。这样,客观性就与发展相联系。当我们考察理念的来源即它们与由过去开始的进程中产生的自我发展的关系时,可以看出这一点;当我们把理念作为一种朝向结果运动的趋势来考察时,即通过考察理念沿着未来的方向自我发展,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点。当列宁研读这里的黑格尔时,似乎强烈吸引他的正是理念的自我发展。自从对黑格尔来说,理念是按照一定的方向来运动时起,列宁似乎就对蕴含着结果的黑格尔的理念特别地感兴趣。

列宁忽略了黑格尔接下来一节“综合认识”的大部分内容,其中包括对定义含义的内在狭隘性所作的一个有趣的和富有德国唯心主义特征的批判,这种狭隘性是相对于被定义的客体的真实内容来说的。对黑格尔来讲,定义“对于外在反思说来是标记”:“按照布鲁姆巴赫(Blumenbach)的注解,例如耳垂就是一切其他动物所缺少的东西,所以……完全有理由可以将它用于天然的人的定义。但是这样一个完全外在的规定立即就显出与天然人的总的外貌的表象,与概念规定[Begriffsbestimmung]应当是某种本质的东西的要求,是如何的不适宜!”(SL 798)。列宁忽略了这一段,也忽略了大部分黑格尔对数学和自然科学定理,尤其是牛顿式定理的批判。

然而,列宁似乎的确赞同黑格尔对数学、自然科学和形式逻辑的方法论的许多尖锐抨击。例如,他摘录了黑格尔对综合认识所作的精彩的、总结性的批判,这些批判内容如下:

这表明了对于命题中所使用的具体物之所谓说明和证明,一部分是同语反复,一部分是事物真实情况之混乱,一部

分也是把这种混乱用来掩盖认识的虚妄，这种认识片面地接受经验，唯有这样，它才能达成它的简单的定义和原理；它之取用经验并使其有效准，不是从经验具体的总体，而是按照假设和理论所需要的方面，把它作为例子，它以此来消除来自经验的反驳。当具体经验从属于作为前提的规定之下，理论的基础就被蒙蔽，只是从适合于理论的这一方面才显露出来，以致要无拘执地就其本身去考察具体的知觉也很困难。（SL 815）<sup>⑩</sup>

列宁全部摘录了这一段，并在空白处写道：“异常正确和深刻”（CW 38：210）。对于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方法论的这种尖锐批判似乎再次使列宁的观点与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观点不一致。正如早些时候所探讨的那样，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具有内在的辩证性质。另外，黑格尔的论述也再次与列宁自己早期著作中对反对唯心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的日常辩护不相一致。

黑格尔对综合认识的探讨是如此尖锐地批判了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尤其是牛顿的方法论，甚至连在很多问题上为黑格尔辩护的芬德雷也认为在这一部分中黑格尔的观点“很奇怪”。<sup>⑪</sup>不过，假如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鲜为人知的《数学手稿》（*Mathematical Manuscripts*）的话，那么列宁对黑格尔批判总体上的赞同就是建立在比通常所设想的还要更加坚实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上。这些手稿写于19世纪80年代，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版，因此列宁是不知道这些手稿的。在这些手稿中，马克思也非常赞同黑格尔对数学方法，尤其是牛顿的微分学的批判。<sup>⑫</sup>

列宁不仅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某些论证方式和定理上赞同黑格尔的观点，而且他也发现了其与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间的联系。因为，除了对黑格尔批判总体上表示赞同之外，在紧紧靠着这段摘自《逻辑学》的文字旁边的空白处，列宁也写道：“参看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CW 38：210）。虽然列宁在此并没有指明黑格尔的



批判如何与政治经济学相关联,但有可能会涉及几个问题。虽然我们  
不能确定列宁的意图,但他或许打算论证以下一些观点:自由主义政治  
经济学同义反复地假定市场的理性,它忽视了诸如劳动人民的真实状  
况这样一些经验数据,进一步说,它试图回避从根本上对理论的基础进  
行讨论。因此,一方面,列宁把黑格尔这里的观点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  
济学的批判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把黑格尔的批判与某些看似  
更加明显的东西即由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和列宁自己的《唯物主义和  
经验批判主义》所展示的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因此,列宁  
并没有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内部的一个问题来真正地加以探  
讨。

79

简要总结一下列宁至此在其笔记中关于理念的认识:首先,他已经  
欣然接受这前一部分是对辩证法的“最好的”阐述。第二,他对就像论  
述生命的理念这一章所展示的那种黑格尔《逻辑学》的世俗特征印象深  
刻,并且发现了那里的唯物主义内容。第三,随着黑格尔开始探讨认识  
的理念,列宁就对在真之理念或理论理念下的各种认识形式——康德  
主义,然后是分析的认识和综合的认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黑格尔对  
分析的认识和综合的认识的批判是如此的尖锐,而列宁对它的阅读又  
是如此的草率,以至于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黑格尔一直对理  
论理念进行批判,但是他所批判的只是理论的这些具体形式,而不是某  
种理论理念的概念本身。接下来,在“善的理念”(the idea of the good)  
这个标题下,黑格尔将进入实践理念(practical idea),这是“认识的理念”  
的结尾部分。列宁甚至更加感兴趣的是在其辩证法如此高级的阶段  
上黑格尔在实践理念中的结论,而不是黑格尔较早前论述的生命理  
念。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列宁对他在黑格尔文本中发  
现的世俗的、实践的方面的极大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黑格尔的  
片面解读。

## 善的理念和实践理念

“认识的理念”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善的理念”，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只有六页，但列宁却做了大篇幅的笔记，并且正是在这里列宁广泛地总结了他研读《逻辑学》所发挥的思想。埃罗尔·哈里斯指出了黑格尔探讨善的理念的一些背景：“人们习惯于认为作为自我激活的精神，在对自身的自我认识中理念的实现就是善……人们会想起柏拉图善的理念和斯宾诺莎的教导即人类的最高的善就是智力的完善……善在这里仅仅被当作实践的目的。此外，作为活动的动机，善被理解为理性理念——康德善的意志的实现，它也是主观的。”<sup>②</sup>黑格尔在这一章中，从未真正具体地说明这一部分的主题即善的概念与实践的理念之间的联系。

80 当列宁开始阅读这几页时，他对黑格尔所作的从综合的认识即“真之理念”的最后部分向善的理念的过渡印象深刻，因为它涉及和实践和行动的观念。黑格尔写道，在这个阶段理念“就是实践的理念，即行动”（SL 818）。列宁在其摘要中写道：“无疑地，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的’）真理的过渡。因此，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引进认识论时，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CW 38:212）。这里有几个关键问题：首先，列宁再次斥责并接受了黑格尔的实践和行动的观念。第二，他似乎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理解为客观真理的理念，这似乎是贬低主观性问题的一种理解。<sup>③</sup>第三，列宁是将黑格尔的实践理念，而不是他的理论理念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联系起来。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在他的第一条提纲中写到，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既缺乏主观性又缺乏“能动的方面”。他在这同一条提纲中进一步写到，求助于唯心主义的因素有助于克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的这种不足。最后，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提纲的第十一条也就是最后一条中说：哲学家们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

在这部分的摘要中,列宁再次把摘自黑格尔的大段内容放在页面的左边,而把他自己的注解放在页面的右边。列宁这里的说明是其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CW 38:212)。如果列宁现在相信认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那么他就已经远离了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粗浅的反映论。列宁的说明无疑是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统一的一种表达。确定无疑的是,列宁这里的认识不仅是指迄今为止由黑格尔在“认识的理念”中所阐发的这样哲学的或科学的认识,而且是指具体表现在革命理论中的那种类型的认识,因为那毕竟是列宁阅读黑格尔的焦点和目的。可以确定的是,这种认识反映和描述世界,这个世界对列宁来说是物质的和历史的。此外,正如列宁现在所认为的那样,认识还创造世界。就列宁对其 1914 年之前哲学范畴的反思和重构这方面来说,这个“要义”在许多方面都是整个《黑格尔笔记》的最高点。<sup>④</sup>然而,从现在开始,他有点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回归:虽然列宁的确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结尾部分继续提到主观性,但是他变得越来越关注实践和唯物主义的问题。

81

### 实践理念以及列宁对理论理念的遗漏

当列宁继续阅读“善的理念”时,总的来说,他是这样阅读黑格尔的:“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CW 38:213)。列宁从黑格尔那里摘录了下面一整段:“在理论理念中,主观概念,作为普遍的东西,自在自为的无规定的东西,与客观世界是对立的,它从客观世界为自己取得规定的内容和充实。在实践理念中,它却是作为现实的东西而与现实的东西对立;但主体在其自在自为的规定之中所具有的自己的确定性,却是自己现实和世界非现实之确定性”(SL 818)。列宁似乎把这段理解为只不过是对理论理念的一种超越。黑格尔这段话也是一种极端唯心主义的表述,尤其是最后论述世界非现实性的部分,这部分暗示实践理念能够

否定现实世界。正如较早前所探讨的那样，黑格尔否定世界的概念涉及理念和社会中的极端分离，而不是逃离世界的神秘主义。

当列宁进一步阅读时，他对黑格尔对实践的论述作了一种非常严密的总结，并且他的革命实践明确遵循着这个总结：“在实践观念中（在实践领域中），这个概念则作为现实的东西（作用着的东西？）而和现实的东西相对立。主体（在这里突然代替‘概念’）在其自在自为的存在中，即在作为规定的主体中所具有的对自身的确信，就是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CW 38:213）。列宁在这里似乎是在说，世界对人类来说具有一种消极因素。列宁是这样总结这一整节的内容：“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CW 38:216）。这里有几个问题。实践与现实的世界相对立，但不仅仅是在数量上或是唯物主义地对立；体现在活生生的人类主体之中的实践通过否定现存的社会生活来确证其自身的现实性。对列宁来说，这里的内容显然是社会革命。然而，革命的关键不仅在于客观的力量，而且在于意识到自己现实性的自我意识主体的发展。这样，列宁通过阅读黑格尔阐发了主观性的激进观念，从而使他远离了第二国际科学的和客观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82 当列宁从黑格尔那里摘录了另外一大段内容时，他进一步强调了主观性的重要性这个观点，这段内容是批判这个阶段的善的理念的，在这个阶段中，“还有两个在对立中的世界，一个是在透明的思想的纯粹空间的主观王国，另一个是客观王国……这个现实是一个还未言明的黑暗王国”（SL 820）。列宁突出强调了这段话中的许多内容并在摘要的空白处写道：“两个世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CW 38:215）。<sup>⑤</sup>他暗示主观性同客观性一样重要，但他似乎并没有领悟黑格尔对实践理念作了尖锐的批判。相反，正如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的那样，列宁“感到客观性、实践理念”，也就是黑格尔指明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两个世界的“那种革命”。<sup>⑥</sup>

列宁也没有摘录黑格尔著作中清晰而直白的段落，例如几行之后

这几段,这些段落强烈地承认实践理念的首要地位:“但是实践理念还缺少的东西,就是原来意识本身的环节,即外在之有的规定在自为的概念中所达到的现实性的环节——这种缺少也可以这样来看,即实践的理念还缺少理论的理念的环节”(SL 821)。黑格尔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认为善的理念首先需要返回到真之理念,真之理念在本章较早之前探讨理论理念那部分已经阐述过。但是列宁在其关于善的理念的笔记中强调了行动的范畴、实践和意志。而黑格尔在这里至少在一段中说了一句相反的话:“意志[Wille]本身成为达到自己目标路上的障碍”(SL 821)。

列宁忽略了这几段中的大部分内容,不是对实践理念局限性的批判,就是对理论理念重要性的强调。虽然他摘录了几段黑格尔批判理论理念局限性的内容,但他从没有摘录黑格尔强烈批判实践理念的任何内容。接下来,在对“行动的推论”的探讨中,黑格尔写道:“在行动的推理中,一个前提是善的目的对现实的直接关系,目的占取这个现实,并在第二个前提中把(它)作为手段来反对外在的现实”(SL 821)。在摘录下这段论述后,列宁在总体上对善的理念作了如下相当大篇幅的评论:

“行动的推理”。对黑格尔来说,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式。这是对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逻辑的式把人的实践作为它自己的异在(Otherness)(=绝对唯心主义),而是相反: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第一个前提:善的目的(主观的目的)对现实(“外部现实”)的关系。第二个前提:外部的手段(工具),(客观的东西)。第三个前提,即结论:主体和客体的一致,对主观观念的检验,客观真理的标准。(CW 38:217)

因此,尽管只有一些极其有限和偶然的正当性,但是行动和实践范畴仍然是列宁在阅读黑格尔关于善的理念时所挑选出来并作为总结性的东西。

当列宁阅读到“善的理念”的结尾处时,正是黑格尔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概念,或者正如他所说的是理论理念和实践理念相统一的概念吸引了列宁。然而,列宁如往常一样只是强调实践。显然,列宁发现调和的、脱离了人的思维的哲学家也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名行动的哲学家,他对自己的这一发现感到如此兴奋以至于他没有领悟黑格尔论述的多面性。列宁现在快要进入黑格尔《逻辑学》的结尾部分“绝对理念”。他摘录了黑格尔对绝对理念的初步描述:“认识再树立起来了[hergestellt],并且与实践理念联合了……但是并不像在探索的认识中那样,仅仅作为没有概念主观性的客观世界,而是作为其内在根据和现实的长存就是概念那样的客观世界。这就是绝对理念”(SL 823)。这段论述是“善的理念”的结尾。列宁从对这一部分的阅读中得出了几个结论。

列宁继续把重点放在实践理念上,列宁此时明显地注意到这个事实,即黑格尔把实践理念看作绝对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绝对理念通常被认为是黑格尔最抽象的哲学范畴。然而,与此同时,列宁虽然摘录了黑格尔论绝对理念这一章的开头一句,但他并没有对此作深入的探讨,这句话紧接着刚刚引用过的那段阐述,这句话是:“绝对理念,本来就是理论理念和实践理念的同一,两者每一个就其自身说,都还是片面的”(SL 824)。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列宁对绝对理念这一章的阅读也以某种方式加以限制,他忽略或是取消绝对理念的一些重要范畴,这些范畴也可以成为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部分。无论就本章而言,还是就整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来说,这都不能抹杀列宁的成就。不过,正如我后面所强调的那样,列宁并没有考虑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面性,因为一方面,他有些片面地专注于唯物主义的范畴和唯物主义地阅

读黑格尔;另一方面,他片面地专注于行动、实践和意志的范畴。列宁从行动、实践和实践理念的有利视角,“唯物主义地”阅读论绝对理念这一章。然而,这种阅读具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列宁将不会像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做的那样,把绝对理念作为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不相容的东西而加以抛弃。因此,列宁对黑格尔的阅读将比恩格斯及其在第二国际的继承人(如普列汉诺夫)的阅读更加丰富和更加包容。

### 绝对理念:列宁阅读黑格尔的极度的 矛盾心态(The Ambivalent Climax)

#### 关于黑格尔绝对理念的一些思考

评论家们对黑格尔在绝对理念这一章中阐述了些什么并没有达成共识。一般说来,英国经验主义者 H. B. 阿克顿(H. B. Acton)极端鄙视黑格尔和辩证法,关于黑格尔和其他的德国唯心主义者,他写道:“引人注目的是,一条旨在捍卫思想和自由的现实性的哲学探讨路径以这种观念而宣告结束:它们是自相矛盾的映象,唯有绝对物是自由的。”<sup>②</sup>然而,对绝对理念的这些抨击并不限于英国的经验主义者。正如我们在第 1 章中看到的那样,恩格斯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学生并且试图对辩证法作马克思主义的改造。然而他也写到,绝对理念是黑格尔体系中影响最为恶劣的地方,而这种与黑格尔方法相对立的体系的不断作用创造了绝对真理教条观念。卢卡奇以惊人相似的语气表达出与恩格斯的意见分歧,卢卡奇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宗教概念联系起来:“因为构成体系结论的东西是那种不断地自我实现的绝对理念,此时,它不仅是作为理念而且同时是作为其自身的实现。很显然,这种复杂的信仰体系的基本结构极易使人联想到神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上帝作为造物主实现了先前设计出来的理念。”<sup>③</sup>这样,恩格斯、卢卡奇和

阿克顿都趋向于把绝对理念视为绝对真理和神学成为支配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批判特性的地方，尽管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极不相同。

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自己的立场更加复杂。在《1844年手稿》对黑格尔绝对理念的探讨中，他强调黑格尔这部分著作揭示了对黑格尔来说重要的仅仅是自我意识和其他的精神范畴，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是人的现实本质。相反，马克思认为有必要使真正的、感性的人的存在成为对辩证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然而，与此同时，黑格尔在其绝对理念中为这种辩证的人本主义的提出提供了基础。马克思认为，这种崭新的人本主义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统一。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无论是把人类历史视为“绝对的生成运动”的一个过程，还是在资本主义借以发展然后被其内在矛盾所毁灭的“资本积累的绝对的普遍法则”中，马克思似乎都提出了他自己的绝对概念。

芬德雷的批判是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黑格尔对绝对理念的概括并不比对辩证方法的概括更多。芬德雷对此感到失望，因为在他看来：“对黑格尔来说辩证法并不是哲学思维的结束：它仅仅是哲学思考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方面。如果辩证法要克服知性固有前提的这种不可违逆的观念，那么它必须在更高阶的理性思维，或者，像黑格尔称呼的那样，在推论思维中克服它自身。”<sup>⑧</sup>这样，芬德雷极力贬低辩证法作为一个范畴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它被理性所扬弃，他把理性看作一个更高级也是更重要的范畴。不过，他也强烈地反对那些把绝对理念看作逃避现实的人：“这里没有提到任何绝对的、永恒的或超个体的体验：绝对理念仅仅是自我意识的精神[思想]的范畴形式，是我们在欣赏艺术，实践宗教，或探讨哲学的时候，完全可以举例加以说明的某种东西……随着理念的实现，我们就能充分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遵循着却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方法。”<sup>⑨</sup>芬德雷赋予推论理性以超越辩证法的特权，然而，让他感到失望的是“对方法的探讨应当吸收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最后的观点”<sup>⑩</sup>。



马尔库塞的观点仍然不同。一方面,他看到了绝对理念所具有的一些批判的和辩证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他认为形而上学和神学最终吞没了这些因素:

因此,黑格尔关于绝对理念这一章最终向我们展示了完整的辩证的方法……绝对理念的最终形式是主体,即思维。此时,必须把绝对理念理解为客观的存在。这样,黑格尔的**逻辑**就终止于其开始的地方,终止于存在的范畴……黑格尔的逻辑在这里重新恢复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个传统丧失了自己众多的特征……与这个传统相一致,黑格尔也使他的逻辑与神学相一致。<sup>⑧</sup>

由于把绝对视为辩证法的一种展示,所以马尔库塞至少是部分地不同于卢卡奇,卢卡奇把绝对完全看作是神学的。

86

杜纳耶夫斯卡娅可能比当代其他任何一个评论者更关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她与马尔库塞就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通信。<sup>⑨</sup>然而,她对于黑格尔在这一章所阐述的内容持有不同的观点:“具体的普遍性把自己展现为绝对的活动,没有限制的活动,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因为方法是绝对理念的形式,是方法的自己运动。它不承认任何对立只是和谐共存。”<sup>⑩</sup>因此,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并不是神学的栖息地,甚至也不是一切矛盾消解的地方,而只是黑格尔自己运动辩证法的活生生的、自我否定的顶点。与《逻辑学》较早阶段相比,矛盾和批判在这里变得更加明显:“黑格尔一再重申,最高的矛盾就在绝对自身。从最后这一章的第一句话开始,黑格尔就强调,理论理念和实践理念‘两者每一个就其自身说,都还是片面的,理念在自身中把自己仅仅作为一个被寻求的彼岸和达不到的目标’。……正是在看似是黑格尔最抽象的地方,似乎向全部历史运动紧紧地关闭了大门的地方,黑格尔注入了辩证法的血液——绝对的否定。”<sup>⑪</sup>在他们的通信中,杜纳耶夫斯卡娅不断地试图使马尔库塞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对于当代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性。

马尔库塞对此作了回应：“尽管我非常努力，但我仍然不明白你为什么需要用绝对理念来说明马克思的主体自我设定等内容。（绝对理念这个概念完全与前工业化阶段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相联系并为这个分离作辩护。）当然，你也可以对黑格尔这部分内容进行‘解释’——但是，如果你能用原话表达的话，为什么还要‘解释’呢？”杜纳耶夫斯卡娅回答道：

我不赞同你把绝对理念与前工业化阶段相联系。（只要阶级仍然存在，辩证法以及绝对理念将永远会显示出新的特征。）我所真正赞同的是，在世界范围内一旦我们已达到技术发展的顶点，那么在前工业不发达经济体中的大众反应就是探寻绝对理念新内涵的动力。正是在 1916 年落后的爱尔兰，或 1917 年落后的俄国，或 1960 年落后的非洲，黑格尔的绝对否定以某种方式在发挥着作用。<sup>⑧</sup>

87

他们在黑格尔绝对理念的问题上分歧依旧，除了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著作，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未被论证的主题。正如我稍后将要探讨的那样，列宁倾向于把绝对理念这章看作是黑格尔革命辩证法的最后一次天才阐述而不是一个终结。

### 列宁开始阅读绝对理念这一章

论绝对理念这章只有 20 页篇幅，尽管列宁较早前就告诫自己要避免“神和绝对”，然而列宁还是对黑格尔著作的这一章做了整整 20 页的笔记和评论。他的大部分笔记并不是直接评论黑格尔文本，而是对辩证法作了一般的总结。既然列宁本人在这里总结了他自己的辩证法，这也就与黑格尔这一章并不是完全不相干。

列宁以摘录这章开头的几行开始了他对这章的阅读：“绝对理念本来就是理论理念和实践理念的同一，两者每一个就其自身说，都还是片

面的”(SL 824)。正如我已指明的那样,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吸引了列宁,并且使他把黑格尔与马克思联结起来。从他紧接着写下的总结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里他写下了“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CW 38:219),重点放在了“实践”一词上。

列宁没有对这几段做笔记,这几段似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重要的影响,例如下面这一段:“绝对理念……在自身中具有最高度的对立。概念不仅是灵魂,而且是自由的、主观的概念,它是自为的,并且因此具有人格”(SL 824)。这段话被杜纳耶夫斯卡娅挑选出来,她强调说,在这里黑格尔在《逻辑学》的最高范畴内展示了对立和矛盾。她进一步认为,黑格尔也告诫“反对把旧有的双重性强加到这个对立面的新的统一上”,即强加到理论理念和实践理念之间的统一上。另外,她还认为,黑格尔这里提出了个别与普遍的关系问题。<sup>⑤</sup>列宁避开了这段话和绝对理念这章中其他许多谈到自由的自我发展、个别以及绝对自由的段落。杜纳耶夫斯卡娅提示说,列宁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没有需要加以克服的斯大林主义……过渡、革命似乎足以带来崭新的社会。现在,每个人都在面对着一党专制的国家;这就是那种必须通过一场全面的革命加以推翻的国家,在这场全新的革命中,每个人都将获得‘绝对自由’。”<sup>⑥</sup>杜纳耶夫斯卡娅在斯大林死后几周写下了这几行。她所关注的是革命的变质和失败问题,包括俄国革命。然而,1914 年的列宁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这个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说是核心的问题:革命之后的情形如何?有可能存在着一种最终并不走向极权主义的革命吗?

88

列宁摘录并总结了黑格尔的论述,在绝对理念“这里还待考察的,已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其形式的普遍的东西——方法”(SL 825)。这一章主要探讨的是辩证的方法,这种看法与芬德雷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相一致。不过,列宁忽略了黑格尔的这段论述:“那就必须使绝对的东西为一切的开端,并且一切进程都是这个绝对的东西的表现”(SL 829)。

然而，在几个段落之后，列宁停下来在细节上反复研究一处黑格尔从整体上对辩证法所作的说明。例如，他摘录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相反的，绝对的方法不是外在反思那样对待自身，而是从它的对象本身去采取规定的东西，因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这就是柏拉图对认识所要求的東西，即必须**考察自在自为的事物本身**，一方面从事物的普遍性去考察，另一方面对事物也不要迷失方向，去抓环境、例子和比较，而是要心目中唯有这些事物，并且把它们内在的东西引入意识。(SL 830)

当列宁在他的摘要中写下“绝对的方法”一语时，他紧接着在括号中写道：“即认识客观真理的方法”(CW 38:220)。正如我较早前所评论的那样，这是对绝对的方法的一种极其有限的阅读，例如，这是一种仅仅强调客观性而忽视主观性的阅读。

在摘录下这段之后，列宁在他的笔记中补充道：“这种‘绝对认识’的方法是分析的……‘但同时是综合的’”(CW 38:220)。显然，黑格尔文本中紧接下来这段对列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用德文摘录，然后把它译为俄文：“这个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判断的环节，通过它，那开始的普遍的东西从自身中把自身规定为自己的他物，它应该叫做辩证的环节”(SL 831)。列宁在紧靠这段的空白处写道：“辩证法的规定之一”(CW 38:220)。在前面引述的探讨绝对方法的段落中，黑格尔从哲学主体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立场上发展了他的需要概念。他也回想起《逻辑学》一些较早的范畴，例如分析和综合的认识以及判断。最后，他将辩证的环节规定为某种从分析和综合认识的统一中产生出来同时也是自我设定的东西。因此，辩证法具有缺乏分析或综合认识环节的主观性。但列宁并没有直接探讨这些问题。

### “辩证法的要素”

黑格尔紧接着对从古希腊到康德的辩证法发展作了评论，列宁在

摘录这些评论之前,突然在其摘要中展开了他自己对辩证法的大段解释。他首先提出了三点看法,试图阐明前面从黑格尔那里引述的几段内容,然后提出了16个要素。首先提出的较为简短的看法是:“①来自概念自身的概念的规定[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事物的发展去考察事物本身];②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自己的他物),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③分析和综合的结合”(CW 38:221)。在这里,他已经抓住了内在发展的概念、矛盾的概念以及黑格尔正在探讨的分析和综合的部分概念,但是,它缺乏一个真正自我发展的主体观念,这个主体对于黑格尔文本来说也是核心的东西。

显然,列宁还不满意。他开始阐述16个要点,也题名为“辩证法的要素”。这16个要点中的大部分似乎与前面从黑格尔文本所引述的几段内容没有直接的联系,把它看作一个一般性的总结更为合适。这是列宁在整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对辩证法所作的最为集中系统的阐述。我首先完整地加以引述:

也许可以比较详细地把这些要素表述如下:①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②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综合。③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④这个事物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⑤事物(现象等)是总和与**对立面统一**。⑥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的**斗争**或展开。⑦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⑧**每个**事物(现象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⑨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 ]的过渡。⑩揭示**新的**方面、关系等的无限的过程。⑪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⑫从并存到因果

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⑬在高级阶段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并且⑭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否定的否定)。⑮内容对形式以及形式对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⑯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过渡。(⑮和⑯是⑨的实例。)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但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CW 38:221-223)

在这里,我们获得了列宁辩证法概念的一个核心表述,这个表述是在列宁完成了《逻辑学》绝大部分的阅读之后写下的。现在,我想详细探讨一下这16个要素。

首先,从第一个要素到第五个要素,列宁在不同的层面上探讨了黑格尔具体总体的概念。总体具有量的方面,对于黑格尔和列宁来说,它必须包罗万象并且显示“这个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第二条)。然而,它不是像照片那样是静止的或是不运动的。相反,它处在运动、内在的自我发展过程中,具有“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第三条)。然而,这种多方面的、自我发展的总体并不是一种全体一致,相反,它是各种不同实体和力量的一个总和,是一个“对立面的统一”(第五条)。它包括“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第四条)。这可能就是黑格尔从同一和差别的“本质论”中得出的主要观念,同一和差别的“本质论”引出了作为“对立面的统一”的第五条。在黑格尔看来,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重要要素。

第二,在阐明“具体总体”是真正的“对立面的统一”之后,列宁转而引出他称之为“对立面的斗争”的观念(第六条)。他很可能是从黑格尔的矛盾概念中提出这种观念,黑格尔的矛盾概念也是在“本质论”中,即使是这样,在对立面之间的斗争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把斗争着的“对立面”结合在一起的统一和联系:“每个事物……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第八条)。这是从其他方面,从矛盾概念的观点来考察对立面统一。

第三,列宁探讨了黑格尔的过渡概念,并且发展了他早些时候清楚表达过的概念:向对立面的转化。对立面的斗争不像四季更替一样在封闭的世界中循环往复,而是一种由矛盾推动的发展。正是对立面的斗争,一方战胜另一方并导致向一个更加新的和更为发展的形式的过渡。相应地,这个新形式也具有它自己的矛盾,但这并不是过去的复归,而是一种在不同的和更高的层次上的对立。这个新的规定承担着“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过渡(第九条)。事物不停地使自己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与此同时保留着一个相互联系整体中的部分内容。

第四,所有这些转化都是“揭示新的方面、关系等的无限过程”的一部分(第十条)。这些转化包括“内容对形式以及形式对内容的斗争”(第十五条)以及“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过渡”(第十六条)。其中一部分是与人的认识及理论知识相联系的:“人对事物……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第十一条),但是这点发挥得不够。

列宁的第十四条,即关于“否定之否定”,这一条受到了“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这个观念的限制,是所有16条中最成问题的一条。列宁在这里把黑格尔辩证法至关重要的概念删节得面目全非,而否定之否定这个概念正是马克思所认为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推动力量。哲学家路易斯·杜普雷(Louis Dupré)写道,在这段中,列宁对黑格尔的解释“是没有道理的”<sup>⑧</sup>,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个双重否定必然导致事物返回到它的出发点。在这16条中只是稍作发挥的另一个观点是主观性的观念,尤其是自我发展、自我意识的主体。

总的看来,列宁16个要素中的大部分都太一般以至于它们很容易适用于无生物,就像它们很容易地适用于人类一样,因此,这似乎是试图对辩证法作一种过度形式化主义的定义。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列宁在他16个要素中没有提到主观性,从而使他的定义陷入黑格尔稍早前在《逻辑学》中对各种定义所作的批判之中:这些定义通常是过度形式化并且缺少真实的内容。尽管它们的确是列宁对辩证法所作的核心论述之一,但是并不应该把这16条看作列宁摘要的顶点。正如我们所看

到的那样，列宁《黑格尔笔记》中的一些最具创造性的辩证法的要素会在他的笔记和评论中找到，这些笔记和评论广泛地分布于他的整个摘要。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总结是他审视完直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笔记的产物。它们也不是列宁摘要的终结。

### 否定之否定

92 在列举了 16 条要素之后，列宁重新开始从黑格尔那里摘引自己剩下的那一整段内容。正如先前探讨的那样，在剩下的这段中，黑格尔追溯了从古希腊到康德的辩证法的全部历史。有人指责说运用辩证法的能力“是靠主观才能”（SL 831）或者是一种“玩弄骗人假象的把戏的”（SL 832），还指责说“辩证法只有一个否定的结果”（SL 832）。黑格尔对这些指责进行了驳斥，列宁对黑格尔的驳斥特别感兴趣。他也对黑格尔批判诡辩论和怀疑主义表现出了兴趣。

在这里，列宁也开始比之前更加理解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观念。列宁引述了一段黑格尔关于否定的论述，并在空白处写道：“这对于理解辩证法是非常重要的。”这段中的部分内容是这样的：“把肯定的东西在它的否定的东西中，即前提的内容中，在结果中坚持下来，这是理性认识中最重要之点”（SL 834）。黑格尔在这里对否定之否定进行了总结，第二个否定成了“否定中的肯定”。在摘录了这些之后，列宁写道：“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不是单纯的否定，不是徒然的否定，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要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它保持着肯定的东西，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中”（CW 38:226）。杜普雷认为，列宁在这里已经“理解了黑格尔的第二个否定的双重性”，第二个否定“事实上既包括肯定的方面也包括否定的方面”。<sup>④</sup>列宁现在把否定之否定看作前进运动的“发展的环节”，而不是像他先前在 16 要素中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向旧东西的复归”。他对此进一步解释说：“一般说来，辩证法就在于否定第一个论点，用第二个



论点去代替它(就在于前者过渡到后者,在于指出前者和后者之间的联系等)。后者可以成为前者的宾语”(CW 38:226)。列宁在这里发现了黑格尔借以勾画其否定概念通过否定之否定过程达到一个肯定的、向前运动的进程的方法。列宁在其笔记中这个论述旁边的空白处写道,这个论述“对于理解辩证法是非常重要的”。

列宁此时继续摘录了一大段对形式主义理论的批判,直到黑格尔下面这段话才结束:“但是形式的思维使同一性成为规律,让它面前的矛盾的内容落入表象的领域中,即空间和时间中,矛盾的东西在那里被认为是互相外在地并列着或先后相继,并且就这样互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SL 835)。列宁在这点上也对黑格尔表示了一点质疑,这是列宁在整个具有结论性的论绝对理念这章中仅有的一次。他指责黑格尔“露出了唯心主义的马脚——时间和空间(和表象联系着)被列入比思维低级的东西”(CW 38:228)。一旦当他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他立马补充道,与思维相比,“在一定意义上表象的确是比较低级的”(CW 38:228)。此后的评论也表明列宁在某种程度上赞同黑格尔的观点。

93

然后,列宁摘录了黑格尔另一段关于否定之否定的重要论述:“上面考察过的否定性,构成概念运动的转折点……因为概念和实在之间对立的扬弃,以及成为真理的那个统一,都唯一地依靠这种主观性。第二个否定的东西,即我们所达到的否定之否定……是生命和精神最内在、最客观的环节,由于它,才有主体、个人、自由的主体”(SL 835-836)。列宁为自己写下了下面这段总结:“这里重要的是,①辩证法的特征:自己运动、活动的泉源、生命和精神的运动;主体(人)的概念和实在的一致;②最高程度的客观主义(‘最客观的环节’)”(CW 38:229)。在绝对理念这章中,列宁似乎把否定之否理解为自己运动的观念,但是列宁较晚才注意到这一范畴,黑格尔从“存在论”开始就在使用这个范畴。列宁对这段的阅读中另外一处有争议的地方是,他在第二点中强调了客观主义,从而看不清黑格尔总结性的话语“一个主体,一个人,

一个自由的存在”，可以说这是这里最重要的新内涵。显然，对列宁来说“人”和“自由的存在”的概念是抽象的。总之，正如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样，列宁并没有轻易地接受黑格尔关于自由或个体自我发展的观念。

94 列宁继续大量地摘引《逻辑学》最后六页中的内容，例如，列宁就选摘并特别强调下面这段内容：“因此，最丰富的东西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而那把自己收回到最单纯的深处的东西，是最强有力的和最囊括一切的”（SL 841）。因此，他似乎也赞同黑格尔的主观概念，尽管他的所有谈话都把绝对理念当作客观真理的体现。然而，他再次面临将主观性与自由和个体自我发展联系起来的困难。这样，列宁忽略了黑格尔著作中紧接下来的一句话，这句话强调了人的个性和人的自由：“最高、最锋锐的顶峰是纯粹的人格，它唯一地通过那成为自己的本性的绝对辩证法，既把一切都包摄在自身之内，又因为它使自身成为最自由的——仍保持着单纯性，这个单纯性是最初的直接性和普遍性”（SL 841）。的确可以认为，如果列宁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且了解它们对个人和社会自我发展的强烈呼唤，那么列宁就不会如此轻易地回避黑格尔的这种表述。

### 黑格尔“唯物主义近在咫尺”：从逻辑向自然的过渡

列宁从《逻辑学》中摘引了下面这段关于理念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来结束其笔记：“正是当理念把自身建立为纯概念及其实在的绝对统一，从而使自身凝聚为有的直接性时，理念便作为这种形式的总体——自然”（SL 843）。然后他写道，这和唯物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逻辑学》最后一页上的这句话，妙不可言。逻辑观念向自然界的过渡。唯物主义近在咫尺。恩格斯说得对，黑格尔的体系是颠倒过来的唯物主义。这不是《逻辑学》的最后一句话，不过，往下直到这一页的末尾都不重要。《逻辑学》完。1914年12月17日”（CW 38:234）。在空白处，他写道：“《小逻辑》……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存在着

的观念就是自然界” (CW 38:234)。列宁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完成《逻辑学》的阅读的日期是1914年12月17日,这是在1915年1月4日之前,正如较早前探讨的那样,他此时写信给《格拉纳特百科全书》,请求允许他对其《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论辩证法这部分作些补充。然而,列宁继续其黑格尔的研究,他对《小逻辑》做了另外四页笔记,显然这部分是在12月17日之后补充上去的。

当列宁进入《逻辑学》的结尾部分时,这里有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他强调了从逻辑向自然的过渡,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向唯物主义过渡的纽带。他把黑格尔著作中余下的几页作为“不重要”(CW 38:234)部分而加以忽略。难道它真的是如此不重要吗?还是让我们从列宁认定是不重要的黑格尔结论中引述这些必要的内容:

正当理念把自身建立为纯概念及其实有的绝对统一,从而使自身凝聚为有的直接性时,理念便作为这种形式的总体——自然。但这种规定并不是一个已变成的有和过渡,正如上面所说,主观概念在其总体中将变为客观性,主观目的也将变为生命。规定性或概念的实在,在纯理念中本身提高到概念,这个纯理念不如说是绝对地得到自由,对于它来说,再没有任何直接的规定不同样既是建立起来的又是概念;因此,在这种自由中,找不到过渡……理念自由地解脱自身,对自己绝对有把握,并且在自身中宁静。由于这种自由之故,它的规定性形式也同样是绝对自由的。……概念从这个中介把自身提高为自由的、从外在性出来而进入自身的存在;概念得到的自由,在精神科学中,通过自身完成了,并且发现在逻辑科学中作为以概念理解自身的那个纯概念就是它本身最高的概念。(SL 843-844)

95

篇幅较短的《小逻辑》并没有包含成为《逻辑学》结论的这些观点。列宁似乎部分地依赖于《小逻辑》来说明向自然的过渡是与唯物主义相

联系。

这段话虽然很难懂,但即使是粗略一看就相当清楚,黑格尔在最后一句中提到的过渡不仅是向自然的过渡,而且是向精神的过渡,在精神那里,概念“完成了它的自我解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列宁仅仅提到了向自然的过渡,而没有提到向精神的过渡。列宁认为,黑格尔向自然的过渡能够被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为向唯物主义的过渡,列宁的这个看法是合理的,如果它没有被片面地提出,这点也是极其有趣的。然而,当人们考虑到黑格尔向精神的过渡时,《逻辑学》的结论似乎更具有强烈的唯心主义色彩。如果我们暂时接受列宁将自然解释为唯物主义的說法,那么向精神的过渡就能被解释为陷入唯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面临辩证法的两个环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统一事实上由青年马克思在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就提出来了,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主要致力于《精神现象学》的探讨。为了避开黑格尔关于精神的总结性段落,列宁把问题都变得较为简单,他并没有把我们带回到青年马克思的观点上,而是迫使我们回到恩格斯狭隘得多的唯物主义观点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体系是颠倒过来的唯物主义”,列宁在讨论从逻辑向精神过渡时也直接提到这一点。

马尔库塞对《逻辑学》结尾部分向自然的过渡也作了强调,他认为它表现了“现实中的实际进程”,尽管他并没有像列宁那样如此直接地将这一点与唯物主义相联结。但他也和列宁一样竭力强调向自然的过渡。然而马尔库塞也写道,黑格尔剩下的段落,即列宁没有引用的部分,由于这种不仅是向自然的过渡而且是向精神的过渡的双重过渡而“是一个巨大的难题”<sup>④</sup>。马尔库塞写到,正是在这里黑格尔的《逻辑学》回到了形而上学,回到了本体论,甚至回到了神学。

然而,按照我的理解,黑格尔著作中的最后几句与其说是在谈论神学,不如说是在谈论自我解放,而这可以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联系起来。这也是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观点,她并不是把黑格尔《逻辑学》最后

几行解释为逃进神学或神秘的唯心主义,而是解释为一种自由的辩证法并批评列宁对它们的忽略。<sup>④</sup>

### 列宁对《逻辑学》的最后综述

当列宁继续写作其笔记时,他对黑格尔对绝对理念的探讨作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综述:“妙就妙在:关于‘绝对理念’的整整一章,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差不多只有一次偶然漏出了‘神的’‘概念’),此外——注意这点——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而是把辩证的方法作为自己主要的对象。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还有一点: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事实!”(CW 38:234)。正如我先前所指出的那样,列宁对绝对理念这章进行选择性的阅读,不过,他似乎也极其严肃地把这一章视为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基础。首先,它几乎没有提到神。他显然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从摘要的一开始就强调他不考虑神和绝对的。第二,像芬德雷、马尔库塞、杜纳耶夫斯卡娅以及其他一些人一样,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章主要阐述了辩证的方法。另外有一些迹象表明列宁和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恩格斯认为绝对理念正是黑格尔体系湮没其辩证法革命性的地方。

第三,在绝对理念这一章中,他没有明确地发现对辩证法的全面阐述是唯心主义的,而在整篇《逻辑学》中,他发现“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和卢卡奇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卢卡奇把绝对理念作为趋向于神学而不予考虑,甚至马尔库塞也是这样,尽管他把这章看作对其辩证法的最好阐述,但他也把这章看作本体论和神学的总结。列宁对绝对理念这章的评价可能更接近于杜纳耶夫斯卡娅的立场,尽管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她既得益于列宁对黑格尔绝对理念的研究,又对列宁的研究进行批判。

基于《小逻辑》最后几页,列宁从黑格尔对意愿和绝对理念的探讨

中写下了四页多的笔记。列宁指出，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对其善的理念的探讨给了一个不同的标题：“意愿”(CW 38:236)。正如我将在第8章中所表明的那样，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论意愿这节增强了列宁片面地用一种只强调行动和意愿而不强调理论理念这个环节的方式来阅读黑格尔实践理念的倾向。

现在，我可以简要地阐述一下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阅读所得出的一些主要观念：① 通过矛盾自我发展，② 飞跃对进化的渐进主义，③ 对立面的统一，④ 向对立面的转化，⑤ 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统一，⑥ 在很多情况下，主观性对于辩证法的首要性，⑦ 行动、实践和意愿的概念如果不比理论理念更重要，也是与理论理念同样重要，⑧ 既反映世界又塑造世界的认识，⑨ 与唯物主义相联系的黑格尔的自然概念，⑩ 对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⑪在他研究的结尾处，一点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论述。列宁有意忽视或极力贬低黑格尔的下述范畴，所有这些范畴都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辩证法相联结：① 思想或精神，② 直到结尾处才提出的否定之否定，③ 自由的自我发展，④ 缺乏理论理念的实践理念的片面性，以及⑤个体的自我发展。然而，列宁对《逻辑学》作了极其重要的研究。

即使并不欣赏列宁理论的波兰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也承认《黑格尔笔记》“唤起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恩格斯所理解的那么简单。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一切皆变’的断言，而且辩证法试图把人类认识理解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永恒的相互作用，任何一方的‘绝对第一性’在这个相互作用中都失去其锋芒。”<sup>⑤</sup>它已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理论的一个丰富的资料来源。《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使得列宁成为20世纪第一个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有助于为后来诸如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布洛赫和杜纳耶夫斯卡娅这样一些辩证的批判理论家铺平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下一章中，我将考察列宁从1915年到1923年间不断撰写的关于辩证法文章。

## 注 释

- ①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p. 155 - 156.
- ② 人们对阿尔都塞对待黑格尔的立场有着很多批评。有关对吕贝尔的讨论,参见我的“Rubel's Marxology: A Critique,”*Capital & Class* 47 (Summer 1992): 67 - 91。
- ③ Marx, *Capital*, vol. 1, pp. 127 - 128.
- ④ 奇怪的是,列宁并没有指出黑格尔在本章中对唯物主义所作的简短而明确的批评,黑格尔认为唯物主义“把思维简单化”(SL 615)。
- ⑤ Findlay, *Hegel: A Re-Examination*, p. 228.
- ⑥ Ibid., p. 230.
- ⑦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 169.
- ⑧ 不幸的是,正如我在第 4 章所讨论的那样,列宁从来没有把他的庸俗唯物主义概念公布于众。
- ⑨ 列宁的论述绝不像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作的评论那样明确和深刻,卢卡奇在该书中指出:在《资本论》中,“论述商品拜物教这一章在其范围内就包含着全部历史唯物主义”(第 170 页)。应该指出的是,到 1923 年为止,卢卡奇都没有读过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该笔记还没有公开出版。看来列宁仍然比卢卡奇早几年时间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之间的内在联系。卢卡奇明确而公开地批评恩格斯,然而列宁从没有这么做过。
- ⑩ 这则要义曾经导致一些人指责列宁很武断,因为列宁对 20 世纪初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作了自以为是的轻蔑批判,但是谁在指责实际上并不清晰。瑟维斯大量地以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马克思主义的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第 2 卷(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为依托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进行讨论。他认为是科拉科夫斯基提出了列宁武断的观点(Service, *Lenin*, vol. 2, p. 92)。科拉科夫斯基的确对列宁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在瑟维斯引述科拉科夫斯基文本的地方,我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认为列宁武断的指责。瑟维斯还认为这段话翻译得并不恰当,并且列宁的话最好被翻译成“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完全理解了马克思”(第 92 页)。这似乎有点道理,因为我也怀疑列宁打算在这则要义中完全否定过去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他自己和其

他一些人论述政治和经济的著作。但是，这的确给我在这里所作的这种解释留下了足够空间，即列宁这则要义的本意是对他自己过去著作中的辩证法观念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作中的辩证法观念进行批判。他们中没有人像列宁在 1914 年所做的那样实现了向黑格尔的回归。

- ⑪ Taylor, *Hegel*, pp. 321 - 322.
- ⑫ Lukács, *The Young Hegel*,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Merlin, 1975[orig. German edition 1948]), p. 348.
- ⑬ 尽管列宁没有提到这一点，但在论目的性这一章中黑格尔提到了“物质东西的诞生”(SL 738)。
- ⑭ Henri Lefebvre, *La Pensée de Lenine* (Paris: Bordas, 1957), pp. 202 - 203. 列斐伏尔对列宁《黑格尔笔记》所作的相当广泛的探讨将在第 7 章和第 8 章中作详细的讨论。
- ⑮ Herbert Marcuse, *Hegel's On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ity*, trans. Seyla Benhabib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7[orig. German edition 1932]), p. 161.
- ⑯ 参见 Wilhelm Dilthey, *Jugendgeschichte Hegels*, in hi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4 (Stuttgart: B. G. Teubner Verlagsgesellschaft, 1959[1905]).
- ⑰ 也可参见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8, pp. 58, 240, 因为此处简要地提到了狄尔泰。
- ⑱ 我们在第 8 章中会看到科莱蒂公开抨击所有黑格尔主义，包括列宁的黑格尔主义，因为它们都借助理念来捍卫世界的否定概念。他把这个观点同一种超自然的、神秘的东西联系起来，他认为这种超自然的、神秘的东西是黑格尔主义的显著特征。我认为这既是对黑格尔的误读，也是对列宁的误读。
- ⑲ 最近，美国的黑格尔学者特里·平卡德(Terry Pinkard)针对这段话写道：“黑格尔似乎表达了当今科学哲学通常具有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并不存在着与理论无关的证明命题的实验方式，如果实验本身具有有效性，那么理论会认识到 (*Hegel's Dialectic: The Explanation of Possibil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7)。”
- ⑳ Findlay, *Hegel: A Re-Examination*, p. 202.
- ㉑ 在罗恩·布罗克迈耶(Ron Brokmeyer)的《高科技崇拜：马克思数学手稿对“计



“计算机意识”》(The Fetish of High Tech: Marx's Mathematical Manuscripts vs. "Computer Consciousness", *Quarterly Journal of Ideology* 10, no. 4 [1986]: 43-54)一文中,可以找到一点对通常被忽视的问题及其现实意义的探讨。

- ⑳ Errol Harri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ogic of Hegel*, p. 285.
- ㉑ 这里我应当指出“概念论”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包含有“推论”这章的“概念论”第一部分的标题是“主观性”,包含有“目的性”这章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客观性”,列宁现在阅读的包含有生命、认识和绝对理念这部分的标题是“理念”。在这里列宁笔记存在着的的一个问题是,他或许有点片面地把所有这些都理解为从主观性向客观性几乎是直线式的发展过程。
- ㉒ 多年来,这种观点给苏联当局的哲学家们带来了麻烦,他们遭受巨大的压力,被迫把这种“唯心主义”整合到作为沿袭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科学唯物主义传统的列宁的概念之中。毫无疑问,这是整个《黑格尔笔记》中最大胆的观点之一。苏联哲学家们提出的相反论点主要倾向于认为,列宁在这里仅仅是总结黑格尔,而不是表达列宁自己的观点。关于苏联学者这些分析的例子,尤其要参见 B. M. Kedrov, "On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enin's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Soviet Studies in Philosophy* 9, no. 1 (1970): 28-44。然而,正如我们在研究中把笔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所看到的那样,人们越是通过《逻辑学》整部长篇大作描绘列宁所取得的进展,这种论点就越站不住脚。相对容易的方法是把这句孤立的引文从文本中剔除,并把它看作仅仅是对黑格尔的总结。但是,当人们仔细阅读整个《黑格尔笔记》,并且不带有官方的马列主义教条的有色眼镜时,这就变得相当清楚,即列宁从一开始就写了大量的评论,这些评论表明了列宁对自己摘自黑格尔著作中的各种观点的态度。
- ㉓ 然而列宁再次忽略了黑格尔在这段中提到了《精神现象学》。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尔让读者参看《精神现象学》中题为“真实的精神:伦理”这一章开头部分,这一章紧接着他对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时期卢梭抽象的、形式主义的自由概念的批判。同如此众多的保守批评家一样,黑格尔的批判指出了试图激进地改变社会的革命所固有的危险,并没有消解激进的革命观念,列宁和俄国其他的革命家或许已经从中领悟到这种危险的东西。对黑格尔批判法国大革命作了很好探讨的有关情况,尤其要参见 Jean Hyppolite,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trans. John O'Neill (New York: Basic, 1969 [orig. French edition 1955]), 和 Joachim Ritter, *Hegel and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Richard Dien Winfiel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2 [orig. German edition 1956])。

②⑥ Dunayevskaya, "New Thoughts on the Dialectics of Organization and Philosophy,"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 xxxix, 在这些观点和后来对于列宁对黑格尔的实践理念所持立场的持保留和批评意见的看法中,我倾向于接受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观点。然而,在此应当指出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发现列宁在这里对黑格尔的解读是真正辩证的,而不是片面的。他强烈认同列宁对实践以及实践理念高于理论理念的强调。卢卡奇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将在第7章作更为详尽的讨论,而对杜纳耶夫斯卡娅观点的探讨将在第8章进行。

②⑦ H. B. Acton,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1st ed., s. v. "The Absolute."

②⑧ Georg Lukács, *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 Hegel's False and His Genuine Ontology*,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Merlin, 1978), p. 56.

②⑨ Findlay, *Hegel: A Re-Examination*, p. 63.

③⑩ Ibid., p. 267.

③⑪ Ibid.

268 ③⑫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p. 165 - 167.

③⑬ 参见我的文章 "The Marcuse-Dunayevskaya Dialogue, 1954—1979,"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39, no. 2(1990): 89 - 109.

③⑭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 29.

③⑮ Ibid., pp. 31 - 32.

③⑯ 在我的《马尔库塞与杜纳耶夫斯卡娅对话》这篇文章中引用并分析了这几段话。通信全文是在《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第9889 - 9975页。

③⑰ Raya Dunayevskaya, "Hegel's Absolute as New Beginning," in *Art and Logic in Hegel's Philosophy*, ed. Warren Steinkraus and Kenneth Schmitz (New Jersey: Humanities, 1980), p. 165.

③⑱ Raya Dunayevskaya, "Letters on Hegel's Absolute of May 12 and 20, 1953," in her book *The Philosophy Moment of Marxist-Humanism* (Chicago: News and Letters, 1989), p. 37.

- ③⑨ Louis Dupré, "Idealism and Materialism in Marx's Dialectic," *Review of Metaphysics* 30 (June 1977): 678. 这篇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文章清楚地揭示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在其 *Marx's Social Critique of Cultur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中, 杜普雷(Dupré)关于列宁、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也以略为不同的方式呈现。
- ④⑩ Dupré, "Idealism and Materialism in Marx's Dialectic," p. 675.
- ④⑪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166.
- ④⑫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哲学和革命》, 第 8 章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探讨。
- ④⑬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2, p. 464.

## 列宁 1915—1923 年对辩证法的探讨： 矛盾的、隐蔽的黑格尔主义

98            在本章中，我要考察列宁进一步遭遇黑格尔的过程，这个遭遇过程从 1915 年一直持续到 1924 年列宁去世。我将探讨 1914—1915 年《黑格尔笔记》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列宁 1915 年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和《历史哲学讲演录》的笔记。我也将考察列宁的短文《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和《黑格尔笔记》中其他一些较短的文本。这将深化对《黑格尔笔记》的探讨。接下来，我将考察列宁 1914 年之后在其发表的著作和演讲中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探讨。我要强调两个问题：①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本概念的阐述或② 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明确引用。然而，在对列宁从 1915 年开始进一步研究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著作进行探讨之前，我将简要提及列宁 1914—1915 年的政治著作，以便更好地揭示列宁《黑格尔笔记》的直接背景。

### 插曲：1914—1915 年论战争和革命失败主义的著作

正如《列宁全集》英文版所表明的那样，1914 年 8 月至 12 月期间，列宁的著作主要由下面这几部著作构成：“《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150 页),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Granat Encyclopedia*)所写的一篇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短文(50 页)以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著作(50 页)。”把这些理论著作与众多的政治性著作相对立,对一个通常被认为主要是个实干家而非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相当令人惊讶的平衡。

实际上,正是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列宁就开始详细阐述他的“革命失败主义”观念。1914 年 8 月 24 日,他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从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沙皇君主政府和它的军队战败危害最小,因为它们压迫波兰、乌克兰(the Ukraine)和俄国的许多民族,并且煽起民族仇恨来加强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和巩固反动的野蛮的沙皇君主政府”(CW 21:18)。

99

随着这场争论扩展到俄国国外,列宁同一时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得对:对他们来说,沙皇制度战败危害较小……每个国家的社会党人(不是机会主义者)都应当把‘自己的’(‘本国的’)沙文主义(chauvinism)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CW 21:22-23)。在这里,我们发现列宁第一次开始把自己不仅视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而且还将自己视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sup>①</sup>他实际上是在声明,布尔什维克不仅要教训其他一些东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卢森堡的波兰马克思主义政党或孟什维克,而且同时还要教训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德国社会民主党。

1914 年 11 月 1 日,布尔什维克的流亡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Sotsial-Demokrat*)发表了列宁一篇题为“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谋求在世界马克思主义中的领导权。这篇文章首次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思想,这使得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在 1914 年至 1917 年期间变得引人注目,甚至将他与反对那场战争的其他革命者区分开来。<sup>②</sup>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写道:“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用旧的‘民族战争’观念来掩饰帝国主义的掠夺。无产阶级则揭穿这种欺骗,宣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CW 21:

39)。众所周知，迄今为止对于左派来说，这个立场都是如此强硬，以至于许多其他反战的革命者都不赞同这个立场，包括像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这样的一些布尔什维克。<sup>③</sup>

然而，直到1915年完成黑格尔研究之前，列宁都没有充分展开其围绕这些问题的理论和政治观点。列宁第一次详尽阐发其反战观点是在一篇20页未发表的文章《打着别人的旗帜》(Under a False Flag)中，这篇文章写于1915年2月，即在他完成《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两个月之后和他研究黑格尔其他著作期间。在那里他开始提出工人贵族(labor aristocracy)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他后来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说极为重要：“工人阶级当中的极少数人从殖民地和特权的好处中‘分享’一点油水，这样的事情例如在英国就有过，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确认并指出过的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随着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先后大量占有殖民地，总的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成长，这种当初仅仅是英国才有的现象已成了所有这些大国的普遍现象”(CW 21:152)。这篇未发表的文章也明确地含有黑格尔的语言，显然是引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如列宁在其中的一段中写道，帝国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整整的一个机会主义流派；这个流派把现代民主派内部同具有本民族‘色彩’的资产阶级在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一定的社会阶层当作靠山，直接地、公开地、完全自觉地和一贯地敌视任何有关‘渐进中断’(break in gradualness)的思想”(CW 21:153)。这里，黑格尔的词句“渐进中断”指的是一种革命过渡的可能性。

这就是列宁用来反对社会主义国际内部那些不仅仅是支持战争的人或者是用来反对他认为像考茨基这样并不怎么好的人的全部观点，考茨基在这一时期写文章支持国家防御：“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阻止他们的敌人入侵，阻止战争以其最残酷的形式即敌人的入侵所带来的惨痛和毁灭方面有着紧迫的重要性。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中，无产阶级也必须全力以赴来捍卫主权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sup>④</sup>然

而，列宁毫不妥协的革命不仅意味着是与考茨基的明显分裂，而且也意味着甚至是与其他一些反战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如托洛茨基的明显分裂，托洛茨基在提出“没有吞并的和平”时并未明确号召进行国内战争。

这种极端的毫不妥协的革命态度<sup>⑤</sup>不仅是列宁的个性和革命经历使然，而且以他的黑格尔研究为基础，因为在黑格尔研究中，他系统地研究了飞跃、渐进中断以及自我发展的概念。不要忘记的是，列宁 1914—1915 年的辩证法研究似乎影响到他较为著名的论述战争和革命失败主义的文章。稍后，我将考察列宁对于黑格尔和革命的辩证法的观点的变化，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随后的主要是关于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以及国家与革命的理论研究，这些理论研究大多是在 1916 年到 1917 年进行的。

然而，在继续考察列宁的黑格尔研究之前，有必要强调一下政治在其生活和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作为像他这样的政治人物，如果黑格尔研究完全与其政治生活相分离的话，列宁就不可能去从事这个研究。一个哲学问题本身也不可能决定其政治理论的方向。可以确定的是，当那时仍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的普列汉诺夫采取一种赞成联合的立场时，这无疑增强了列宁提出他自己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不同观念的意愿。<sup>⑥</sup>因此，这并不是 1914 年之后黑格尔研究“导致了”列宁提出了革命失败主义概念或其他一些政治和经济概念的问题，而是要探究这些研究是如何影响了作为革命家的列宁的政治生活，以及作为革命家的列宁的政治生活又是如何影响了这些研究。

101

### 1915 年关于黑格尔其他著作的笔记：聪明的 唯心主义 (Intelligent Idealism) 与庸俗唯物主义的对立

除了《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之外，列宁《黑格尔笔记》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列宁 1915 年所做的近 60 页关于黑格尔三卷本《哲

学史讲演录》的笔记。列宁的笔记仅仅涵盖了这部巨著的前半部分。列宁对黑格尔讨论古希腊哲学的部分做了笔记，但这些笔记在黑格尔探讨中世纪和现代哲学之前便结束了。这些笔记不仅比《逻辑学》的笔记要短，而且更加倾向于直接进行总结。然而，这些笔记却包含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发现，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深化了列宁《逻辑学》笔记中的内容。既然《哲学史讲演录》在《逻辑学》这个层次上说并不是十分重要的黑格尔文本，它是黑格尔去世十年后由黑格尔学生的课堂笔记编辑而成的，我下面的评述就将更多聚焦于列宁对辩证法所作的一般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不去详细分析列宁是如何阅读黑格尔论希腊哲学的文本。

列宁在笔记中写到，在黑格尔看来，埃利亚学派(the Eleatic school)标志着辩证法的发端，并且在他自己的总结性评论中，他再次强调矛盾范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约定的界限所划分，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CW 38:251 - 252)。尽管列宁同时代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像恩格斯一样，强调至关重要的区别存在于现象和背后的本质之间——那就是说，尽管资本主义有着自由劳动与自由竞争的表象，而在本质上是剥削的——而这点列宁似乎是从阅读《逻辑学》的“概念论”中得出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黑格尔认为自己运动和自我发展的概念辩证法不仅过渡到存在，而且过渡到本质。

在黑格尔对古希腊原子论者留基伯(Leucippus)的批判上，列宁再次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明显与列宁对留基伯的唯物主义的解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列宁写道：“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不能现成地搬用。要挑选其中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清除观念的神秘主义[Ideenmystik]；这还要做大量的工作”(CW 38:266)。他在此指的是他所说的“黑格尔的盲目症，唯心主义者的片面性！”(CW 38:267)。我把对黑格尔的这些责难理解为仅仅局限于针



对黑格尔对希腊原子论者的批判，而不是笼统地针对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因为在同一组笔记中，列宁随后的评论并不是对黑格尔不屑一顾。因此，对列宁来说，似乎是仅仅在这个具体的事例中，即黑格尔对希腊原子论者的批判中，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

对于这些评论，阿尔都塞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把它们看作对黑格尔的全面否定。<sup>⑦</sup>下面这段话不利于阿尔都塞的观点，在 10 页以后，列宁似乎提出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某种形式的统一并清楚地指出“聪明的唯心主义”的优点：“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心主义代替聪明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不动的代替愚蠢的”（CW 38:276）。虽然第二句话非常模糊，这说明在分析一个并不打算发表的文本时存在一些困难，但是，第一句话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某种形式统一的阐述是非常强有力的。如果他这里所说的愚蠢的唯物主义与他早些时候所提出的庸俗唯物主义范畴有着相似性，那么这个阐述可以被理解是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尖锐的批判。考虑到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类似的阐述，因此我认为列宁在这里不仅是针对普列汉诺夫关于唯物主义的著作，而且也针对他自己的早期著作。在这段话中，列宁似乎是在对青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和《1844 年手稿》进行回应。列宁对聪明的唯心主义的阐述似乎与马克思的提纲第一条基本一致。这是与恩格斯和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的明显决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恩格斯和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们都强调哲学上不可调和的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问题应当遵循的标准。

不仅如此，在笔记接下来一页的另一段阐述中，列宁进一步明确指出，他作为分界线的正是黑格尔辩证法（聪明的唯心主义）与普列汉诺夫式的哲学唯物主义（愚蠢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像在 1908 年那样，是接受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而反对其政治立场的问题了。在这里，每当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没有抓住黑格尔的辩证法时，列

宁都严肃地给予最明确的批判：“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辩证法)大约写了近1000页(别尔托夫+反对波格丹诺夫+反对康德主义者+基本问题等)。其中关于大逻辑,关于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本身)却没有说什么!!”(CW 38:277)。这些阐述显示了列宁与其早期哲学观念的基础普列汉诺夫哲学的唯物主义决裂的程度,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唯物主义既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哲学观念的基础,也是孟什维克主义的哲学观念的基础。刚刚引述的这段话是对已被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尖锐的批判,也是向马克思自己的《1844年手稿》回归的一种指向。然而,指出这一点也很重要,即列宁从未公开其对普列汉诺夫和庸俗唯物主义的这些抨击,甚至在1917年以后他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著作中也没有。

在一篇题为“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补充笔记中,列宁探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关系:“黑格尔认真地‘相信’、认为:唯物主义是不可能作为哲学的,因为哲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关于一般的科学,而一般就是思想。这里他重复了他历来称之为‘坏的’唯心主义的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客观(尤其是绝对)唯心主义拐弯抹角地(而且还翻筋斗式地)紧紧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转变成了唯物主义”(CW 38:278)。

因此,列宁远没有片面地否定《逻辑学》“观念的神秘主义”的全部内容,在这些笔记中,列宁深化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富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对于篇幅较小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列宁所做的笔记甚至比《哲学史讲演录》更少,仅仅有八页的笔记,下面这段论述作为结尾:“总之,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了,成了古董”(CW 38:314)。因此,列宁发现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不是黑格尔辩证法在历史和政治中的运用,而是黑格尔对于辩证法的概括。尽

管列宁在其笔记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列宁在这里再一次对普列汉诺夫表示坚决的反对，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哲学讲演录》看作黑格尔著作中与马克思主义最为密切相关的著作。

在这期间，列宁也做了一份四页长的简短笔记，标题是“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这些笔记的一部分简要地记录了《小逻辑》的目录，但是，下面也有一段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阐述：“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CW 38:319）。就像这些笔记是简洁的一样，这段论述也不同于寻常地明确了黑格尔与马克思《资本论》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列宁不仅再一次强调了他自己视为黑格尔与马克思《资本论》之间的重要联系的东西，而且暗示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直接回到黑格尔。

在一份六页长的笔记中，列宁总结和批判了法国哲学家乔治·诺埃尔（Georges Noël）1897 年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所作的重要研究。<sup>⑧</sup>他特别重视诺埃尔对《逻辑学》结尾几段的探讨。列宁讽刺了诺埃尔对于“关于从观念向自然界过渡”的讨论，认为诺埃尔否认在这几段话中的实在论的（realist）或唯物主义的元素，并因此变得心不在焉：“不得了啦！差不多是唯物主义了！”（CW 38:322）。需要讨论的是引自诺埃尔研究中的下面这段话：“把自然界从精神中抽出来，观察自然界本身[*en soi*]，这样做是不是就回到了最素朴的实在论（realism）呢？……不错，黑格尔在逻辑学和精神哲学之间插入了自然哲学，从而持实在论的观点，可是他并没有任何不彻底性……黑格尔的实在论只是暂时性的。这是一个必须加以克服[*dépassé*]的观点。”<sup>⑨</sup>诺埃尔的观点点出列宁自己阅读《逻辑学》最后几段中的一些问题。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列宁在那里强调向自然界的过渡是趋向唯物主义，而对于

黑格尔同样重要的向精神的过渡置之不理。正如诺埃尔富有远见地指出，没有精神因素与自然因素的并存，黑格尔的辩证法将会回到“最素朴的实在论”。列宁似乎并没有全面理解诺埃尔对素朴实在论批判的意义。他接下来对几篇关于科学哲学的文章做了摘要，也对拉萨尔（Lassalle）、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茨的哲学著作做了摘要，但是这些摘要的篇幅短小并且似乎并没有新意。然而，在《黑格尔笔记》中仍有一篇具有重要理论贡献的总结：长达五页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的手稿，这篇手稿显然写于1915年。

###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批评恩格斯

105

在列宁去世后一年即1925年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五页手稿带有赞赏性地提到了黑格尔，并且不仅对普列汉诺夫也对恩格斯作了一些尖锐的批判。列宁一开始就谈到了黑格尔的矛盾理论。尽管在这第一段中有几处顺便提到了拉萨尔、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亚里士多德，但这一段的主旨仍然是黑格尔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CW 38:359）。列宁在这篇短文中不仅一开始就讨论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几乎直接就对普列汉诺夫进行尖锐批判：“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CW 38:359；省略号原文就有）。在这里，列宁批判普列汉诺夫把矛盾范畴归入总体性范畴之中——好像辩证法只是一个整体的各部分的总和。相反，正如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清楚表明的那样，对他来说，矛盾意味着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和斗争。

然而，真正富有新意的是，列宁在这里甚至并没有放过恩格斯，在

《黑格尔笔记》中第一次对他作出了明确的批判。在刚刚引述的那段话中，列宁也写到，恩格斯也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把辩证法庸俗化。尽管恩格斯因其善意（“通俗化”）而免于受到责难，但是很显然，列宁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需要更深入地理解黑格尔的矛盾概念，而不应当像恩格斯那样。

列宁继续阐述他自己关于人类历史和精神“自然发展”的观点。他认为“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CW 38:360）。他当然只对“自己运动”感兴趣，而不是对他在黑格尔那里看到的作为“外部”泉源的东西（上帝）感兴趣。后者仅仅是“第一种观点”。在“第二种观点”中，“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只有“自己运动”这个范畴，“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CW 38:360）。

因此，自己运动的概念是列宁整个辩证法的关键。列宁在这篇短文中所总结的、批判的和得以提出他自己辩证法概念的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尤其是从其篇幅较大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所涉及的主题来看。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这里继续强调飞跃或渐进过程的中断，大体上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部分内容相一致，但是，强调自己运动是这些飞跃的关键却是列宁自己的思想，这显然是他研究《逻辑学》所得出来的。正如有人早些时候所揭示的那样，恩格斯倾向于揭示无生命的物质运动与人的意识和活动的自我发展之间的非常密切的关系。

列宁也表明他仍然在“唯物主义地”理解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且同时也对相对主义进行批判：“注意：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论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来说，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来说，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CW 38:360）。对相对主义的批判要求辩证理解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然而对于列宁来说，这

个观点中的部分内容并非是全新的，因为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已经写道，“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CW 14:136)。在那本著作中，他进一步提出“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论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CW 14:137)。与我在这里所强调的不同，列斐伏尔认为最后的这段评论表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黑格尔笔记》之间有着巨大的连续性。<sup>⑩</sup>也许是这样，但是存在着大量的更为重要的文本，在这些文本中，列宁 1914—1915 年的著作显著地超越了他早期的著作以及这一时期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著作，这些理论家被指责为庸俗唯物主义者。

接下来，列宁再次提出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章“商品”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CW 38:360 - 361)。在这里，列宁可能再次成为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人，不仅发现《资本论》的结构与黑格尔《逻辑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章对商品的分析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矛盾的揭示。

107 列宁继续梳理黑格尔关于个别与普遍之间的关系，并且再一次对普列汉诺夫和一切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作了严厉的抨击。他对辩证法作出以下概述：“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CW 38:362)。一方面，列宁从没有更加明确主张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一致；另一方面，列宁也从没有更加明确把普列汉诺夫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区分。

列宁在这篇短文的结尾对“粗陋的、简单的”庸俗唯物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在此过程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哲学唯心主义的批

判性赞赏：“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的，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sup>⑩</sup>（狄慈根）发展……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clerical obscurantism）。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CW 38:363）。虽然在这段中有一处列宁将自己与唯心主义明确地区别开来，甚至相当粗鲁地把唯心主义称为“僧侣主义”，世俗的唯心主义似乎是不存在的，但与此同时，列宁也有着对庸俗唯物主义更为严厉的抨击。唯心主义虽然存在着缺点，但它仍然是一条以某种方式通往真理和人类解放的道路，而庸俗唯物主义则不是。列宁观点中所存在的部分困惑无疑要归因于这只是一个草稿而不是定稿这一事实。

这就是他如何得出他自己的关于人的认识的概念的。他谈到人的认识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种螺旋的曲线：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无疑是一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CW 38:363）

列宁 1914—1915 年论述黑格尔辩证法的著作是以这一具有煽动性的文本片断结束的。他以对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关系的探讨，以及不仅对普列汉诺夫而且对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作为《黑格尔笔记》的总结。这些论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笔记和著作有三百多页，而且花费列宁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它们几乎引发了列宁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是来

自于普列汉诺夫，在1908年与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的论战中得到加强的他早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是列宁革命性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新观念。此时，列宁把黑格尔辩证法视为全部辩证法的来源，视为是对已被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直观的庸俗唯物主义的一种批判。

### 列宁 1915—1923 年公开发表的关于辩证法的著作：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上的矛盾 心态 (Philosophical Ambivalence)

对列宁来说，1914年8月到1917年4月这段时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期。他与第二国际决裂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在那个时期中，他也倡导革命失败主义，写作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而且开始为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而做笔记。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内，正如下面表格所表明的那样，列宁写下了超过3000页的文章、个人读书笔记和书信，发表在《列宁全集》英文版（第21-23卷，第35-39卷，第41卷）上。这大约平均每天得写三页左右。在这一时期单独出版的著作总计超过1400页，其中主要的著作当然是《帝国主义论》（120页），为此他在1915—1916年写下了不少于768页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Notebooks on Imperialism*）（CW 39）。大约在一年前，从1914年8月到1915年中期这段时期，他写下了245页关于黑格尔及相关问题的笔记，包括《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短文和关于黑格尔二手文献的研究。在1916—1917年，他也为写作《国家与革命》做了笔记，至少从已经出版的笔记来看，这个笔记比黑格尔的笔记或帝国主义的笔记都要更加简短。

然而，在1914年9月至12月这段期间，关于其他主题的著作和笔记只有114页，另外还有158页关于黑格尔的笔记和19页关于费尔巴



哈的笔记,当时列宁正在夜以继日地研究黑格尔。表 1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列宁 1917 年 4 月回到俄国这段期间的写作情况根据页数(甚至包括那些已发表的信件)进行分类。统计的页数也是依据《列宁全集》英文版。它表明:从列宁在 1914 年战争爆发后第一个月内所写的页数来看,列宁关于黑格尔的笔记实际上使得这一期间所写作的其他笔记相形见绌。在 1914 年 8 月至 12 月期间,他所写的关于黑格尔的笔记的页数既比他的私人信件(绝大部分是给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伴的)多,也比他要发表的文章的页数多。甚至当人们考虑到篇幅宏大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时,其篇幅是《黑格尔笔记》的 3 倍,对列宁而言,黑格尔的重要性也是有增无减。因为《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通常是由数百篇的著作和文章的简短的摘录所组成的,最长的也不过 20 页。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也没有对任何一位具体的作者展开任何深入的讨论。事实上,这一时期所有真正出版的著作中,依据《列宁全集》和各篇摘要的大小来看,在 1914 年 8 月到 1917 年 4 月间,没有哪位作者能像黑格尔那样如此吸引列宁,对考茨基的直接提及或许是个例外。甚至对马克思的研究也显然不能同黑格尔相提并论,至少就列宁这一时期所做的笔记来说是这样的。

109

表 1 1914—1917 年列宁著作的主题

著作类型	页数	
	1914 年 8 月至 1917 年 4 月	1914 年 8 月至 12 月
关于黑格尔的笔记	245	158
关于其他思想家的笔记	89	19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768	—
信件	518	67
其他	1 407	114
总计	3 027	358

来源:《列宁全集》英文版。

尽管列宁对黑格尔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是,列宁在这期间或之后也从未出版一本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书,甚至也未发表过一篇文章。然而,他的确出版了几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特别是《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现在我有必要澄清这其中存在着的似乎矛盾的状况。我试图从两个层面着手。第一个层面即紧接下来的讨论,将考察一些列宁 1914 年后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公开提及。第二个层面将考察列宁 1914 年之后两本主要的理论著作《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的结构、方法和内容。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会考察它们与 1914—1915 年《黑格尔笔记》的关系。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卡尔·马克思》这篇重要的文章,在完成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之后,列宁仍然想对关于辩证法的部分作进一步  
110 扩展。到了 1915 年,列宁已经发表了几本关于革命社会主义者对待战争所要采取的态度长篇小册子,深化了他的革命失败主义观念。其中有一篇写于 1915 年 5 月和 6 月,有 50 页题为“第二国际的破产”的文章明确地提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我将从这着手进行讨论。

### “被普列汉诺夫无耻地歪曲了的”辩证法

看看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时是如何提到黑格尔的,此时此刻,普列汉诺夫在战争问题上支持协约国(the Allies)和俄国政府:

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的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所下的定义。(CW 21:218 - 219)

这种明确地、非批判地提到黑格尔辩证法，也没有直接指责黑格尔是唯心主义的情形，不仅对列宁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对于在世纪之初产生出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例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与马赫主义和波格丹诺夫进行论战，也没有像这样明显地公开求助于黑格尔。我发现刚刚引用的这段话是唯一一处因具体的哲学原因而公开指责普列汉诺夫的。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由于列宁在 1920 年的推荐，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才被出版和学习，尤其是被苏联的年轻人学习。

在 1915 年这一篇文章中，列宁批判考茨基时也使用了辩证法概念，尽管这次没有明确提到黑格尔：“考茨基是借助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新纪元的希望，来为机会主义者和各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违背巴塞尔决议的庄重声明而在目前风暴时期倒向资产阶级和放弃革命策略（即无产阶级策略）的行为辩护……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考察”（CW 21:225, 235）。这里开始出现一种不断重复的方式。当列宁面对一个他想要批判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时候，这种方式就会再次出现。这种方式不仅适用于批判像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被列宁看作“叛徒”的人，而且适用于批判在许多方面同列宁持相同政治观点的左派人士，像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卢森堡这样的理论家。列宁在 1914 年之后的著作中，通常将不仅对他们的政治或经济分析进行批判，而且会引入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观念。列宁会公开地指责其对手缺乏辩证法或是半个辩证法。

111

### 卢森堡“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半”

列宁 1916 年对卢森堡重要的反战宣言《尤尼乌斯的小册子》(the *Junius Pamphlet*) 的评论中就有这类观点的例子，之所以命名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是因为卢森堡签署这篇反战宣言时所用的笔名是“尤

尼乌斯”。列宁开始批判时，并不知道尤尼乌斯就是卢森堡。因此，列宁在批判中一开始就写道：“《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总的来说，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CW 22:306)。然而，当列宁涉及他与小册子的众多重要分歧之一，即小册子关于民族问题的分析时，他的语气就变了。卢森堡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必然是反动的，而列宁则针对弱小民族被强大国家所统治的这种情况，提出一种作为民族解放的革命的民族主义(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概念。列宁在对尤尼乌斯的批判中写到，这种分歧不仅涉及政治，而且涉及辩证法：

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只有诡辩家才会以一种战争可能转化为另一种战争为理由，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被用做通向诡辩法的桥梁，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况。(CW 22:309)

在这里，列宁运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向对立面转化”这个重要的辩证法范畴，并且把它运用到对卢森堡的大量政治性批判之中。列宁在结论中围绕着这个主题，提出了“半个辩证法”的概念：“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半，她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一步之后，马上又偏离了这条道路。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CW 22:316)。这样，列宁将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她没有更加全面地理解辩证法。在下章中我将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 列宁的“遗嘱”：布哈林“从未完全理解辩证法”

在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年轻的理论家布哈林在民族问题上的立

场与卢森堡相似，列宁写文章详尽地加以驳斥。<sup>⑫</sup>这显然成了 1922—1923 年列宁在“遗嘱”中对布哈林进行批判性评价的部分背景：“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CW 36:595）。<sup>⑬</sup>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对列宁来说就需要考虑一些严肃的事情了。需要强调的是，在列宁因为斯大林的粗暴而谈到要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的那份遗嘱中，列宁具体批评布哈林的唯——点就是辩证法问题。其他一些人因为过于行政化或官僚主义的态度[不仅有斯大林，而且还有托洛茨基和皮亚特科夫(Pyatakov)]，以及因为反对十月革命[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Zinoviev and Kamenev)]而受到了批评。然而，极其令人关注的是，辩证法是在整个遗嘱中唯一提到的具体理论问题。民族问题，国家与革命，经济——其中一个理论问题都没有被明确地提到。这无疑表明，当列宁向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概括自己的思想时或是在对这些同事们进行评价时，每当在这一重要时刻，辩证法对列宁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布哈林的哲学著作也显示出与列宁《黑格尔笔记》中的那些著作有一些重要区别。《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体系》（*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是布哈林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1921 年第一次出版，在这本书中有一节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在里面写道：“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还是像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是由某种原因所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站在决定论的立场上。”<sup>⑭</sup>这样布哈林就公开声明自己是个决定论者。另外，他非常尖锐地抨击黑格尔，黑格尔似乎把唯心主义作为天生是神学的和神秘的而加以排斥：“唯心主义包含着承认思想脱离物质独立存在，承认关于上帝和神秘源泉的观念的独立存在。因此很显然，在社会

113 科学中,唯心主义者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或者是其他一些代替对神的旨意或其他这种观念的信仰的无稽之谈……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世界精神的一种理性的、必然的演进(前进)’。”<sup>⑤</sup>正如加拿大苏联学家理查德·戴(Richard Day)在批判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时所评述的那样:“在《哲学笔记》中,列宁由于作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改造客观世界’的评论而非常接近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方面的价值。”<sup>⑥</sup>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甚至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更为严厉的抨击:“隐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可被称做实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对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方法所作的一种形式逻辑上的应用。历史辩证法被因果律和对规律性、规范性以及一致性的寻找所取代。”<sup>⑦</sup>因此,布哈林强调科学、决定论和唯物主义,而列宁,至少在1914年后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这种观点,而趋向于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视为更加辩证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础。

### 哲学上的矛盾心态:黑格尔,还是普列汉诺夫

在1920—1921年关于工会的争论中,列宁批判了托洛茨基[以及布哈林、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Kollontai)],对黑格尔辩证法另外一系列的重要提及就出现在这个批判之中。列宁1921年《再论工会》(CW 32:70-108)的小册子在作结论之前有一部分是关于辩证法的,长达18页。其中一部分内容被加上了“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的标题。在工会的争论中,托洛茨基阵营是列宁阵营最大的对手,布哈林试图在列宁阵营和托洛茨基阵营之间建立一个“缓冲派”(buffer group)。那时,即使俄国国内战争已最终结束,托洛茨基仍然赞成继续用战时共产主义的严厉军纪对工人阶级和工会进行管理。由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领导的其他派别采取一种更加工团主义的立场,而列宁则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的一党制国家,有着强大而独立的工会。本研究的中心问题并不是具体探讨十分复杂的关于工会的争论,

而是列宁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探讨。<sup>⑧</sup>

列宁在小册子论辩证法的部分一开始就称赞布哈林“有理论修养，他对任何问题都要探究理论根源”。然而几行过后，列宁就嘲笑布哈林“既不能抛弃这个政治因素，又不能抛弃这个经济因素”(CW 32:90)的论述。列宁补充道：“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这种辩证关系)。“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CW 32:93)。更加有趣的是，列宁也直接引入了黑格尔，对辩证逻辑作如下解释：

114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和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真理总是具体的”。(CW 32:94)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明确提到了黑格尔辩证法，也对《黑格尔笔记》中的相互联系、矛盾和自己运动范畴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范畴作了简短的发挥。

然而，读者应当注意的是，列宁阐发这些范畴的方式也引起了其在

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新见解的问题上的矛盾心态。<sup>⑨</sup>在刚刚引述的文本中，紧接着对辩证逻辑的探讨，列宁突然将普列汉诺夫放进来：“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CW 32:94）。列宁在脚注中写道：“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应把他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极详细的索引等。这是因为这些专集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CW 32:94）。列宁的小册子对辩证法的探讨是有新意的，不过，列宁在这里避免提及任何在《黑格尔笔记》中大量出现的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不管是关于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还是关于普列汉诺夫从未系统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也没有重复列宁在1915年关于革命失败主义的文章中对作为非辩证的普列汉诺夫所作的更为一般的批判。列宁有意这样做是为了向他的布尔什维克听众弱化其另一面的“黑格尔主义”观点吗？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中也极少有人参与到对黑格尔的直接研究中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如同列宁自己在1914年之前那样，都把普列汉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当作唯物主义。难道是列宁对于自己围绕辩证法所作的新创研究持一种矛盾的心态？

无论其原因是否是列宁不愿让他的布尔什维克们再增添新的需要极力处理的争吵，还是列宁被具体的政治问题所困扰，如民族问题和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官僚管理，更不用说国内战争、经济重建和试图把俄国革命在国际上扩展到欧洲和亚洲这些问题了，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的确没有完成或出版。列宁在关于辩证法的论述的背后也隐藏着某种矛盾的痕迹。正如我们在工会的争论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列宁对辩证



法阐述的主旨是走向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在提到普列汉诺夫时也用了赞美之词。这是自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把普列汉诺夫刻画成一个从未严肃地研究过黑格尔《逻辑学》的庸俗唯物主义者以来的一种倒退，列宁也从来没有把他在那些笔记中对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刻画公布出来。

在同一时期，列宁也同意不加修改地再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一段长的新版序言中，列宁表示希望这本书“作为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参考书，将有所裨益”。他也表明他仍然反对波格丹诺夫，尤其是反对波格丹诺夫围绕着“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概念的新动向，列宁把这一概念称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CW 14:21）。1920 年重新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主要目的或许是为了再次贬低波格丹诺夫，每当波格丹诺夫为了无产阶级文化采取行动时，都会在布尔什维克内获得很多人的支持，其中包括布哈林。然而，不管列宁的意图是什么，列宁在再版这本书的序言中没有提到他的《黑格尔笔记》，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他 1914 年之后的辩证法概念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是列宁哲学上矛盾心态的一个最好的例证。

除了包含列宁简短的序言，这个再版还含有弗拉基米尔·涅夫斯基（Vladimir Nevsky）的附录，标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列宁在序言中写道，这篇附录研究了“波格丹诺夫的一些近作，我还没有机会阅读”（CW 14:21）。涅夫斯基的这篇附录在其作者陷入与斯大林当局的麻烦之后，就从后来的版本中撤了下来，这篇附录提到了恩格斯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的观念，然后指责波格丹诺夫传播的是“纯粹的唯心主义”。<sup>⑤</sup>涅夫斯基只是在引述波格丹诺夫的话时才提到了黑格尔，波格丹诺夫的意思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也像黑格尔的一样”掺杂着“随意的成分”（332）。这应该成为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与波格丹诺夫的观念对立起来的契机。相反，涅夫斯基试图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而非黑格尔所遭受的随意

性指责进行辩护。总的说来，涅夫斯基的文章是一种拙劣的表演，显示他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一无所知。这篇文章在列宁的支持下得以收录到1920年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这就进一步模糊了列宁对黑格尔的感激，也给1914年之后列宁辩证法观念的重大变化和创新投下阴影。

### 一个“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

列宁最接近于公开其《黑格尔笔记》是在他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这篇文章是为当时一本重要的新的理论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Pod Znamenem Marksizma)而写的。列宁宣称虽然我们想用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僧侣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CW 33: 233)。列宁据此逐步把读者引向黑格尔的主题。因此，列宁继续说道，人们应当做一个“自觉的”、“现代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列宁接下来明确提倡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与下一章将要探讨的、列宁在1914年之后提出的在亚洲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除工人阶级以外的新的革命主体的概念直接相联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非常成功，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其历史上无所作为和历史上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至今仍处于停滞和腐朽状态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新兴民族和新兴阶级日益觉醒的事实，愈来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CW 33:234)

可能不仅意识到读者会怀疑黑格尔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还出于黑格尔晦涩难懂的原因，列宁补充说：

当然，这样来研究、解释和宣传黑格尔辩证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不免要犯一些错误。但是，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个集体应该是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并不断地完成这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CW 33:233 - 234）

这篇文章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公开号召的不是对一般辩证法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对具体的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深入研究，并且要求在苏维埃俄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刊物上发表黑格尔的著作。这是列宁对他在《黑格尔笔记》中提出的思想的最为充分的公开表露。

然而，列宁的观点是在“战斗唯物主义”这个概念下表达出来的，而不是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统一这一概念下表达出来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统一这个概念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已提出，并且与青年马克思相联系。因此，列宁的这个观点可能会并且就是被他的继任者理解为基本上是列宁早期著作的继续，理解为是其他一些诸如托洛茨基或布哈林<sup>⑥</sup>这样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著作中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继续，这些理论家们的辩证法思想在 1914 年之后没有经历任何富有意义的改变。与列宁关于工会争论的文章不同，这篇文章既没有号召研究普列汉诺夫，也没有对普列汉诺夫作任何明确的批判。

## 革命的辩证法和“东方的各国以及欧洲以外各国”

118 列宁最后一次大量提到辩证法是在其一篇临终著作中，这篇文章的写作甚至是在 1922 年 12 月至 1923 年 1 月的“遗嘱”之后。列宁由于中风而失去活动能力，但某几天能够进行口授，像“遗嘱”一样，这篇文章也是写于这期间。现在讨论的这篇文章写于 1923 年 1 月，是对孟什维克主要作家 N. 苏汉诺夫(N. Sukhanov)著名的《革命札记》(*Note on the Revolution*)的一个简短的评论。首先，列宁谈到他称之为第二国际的“德国榜样”(German model)，即他青年时的以及早期布尔什维克的，同时也是德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列宁对此批判说：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才能当作榜样……他们甚至没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及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CW 33: 476 - 477；增加了黑体强调)

列宁在这里把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形势中的创造性联系起来。他提出这点具体是要说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忽视或低估了今天被称为第三世界的革命的可能性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是，列宁在这里相当明确地描绘出他的辩证法观念与他的帝国主义观念和民族解放之间的联系。列宁不是简单地重复他早期对于辩证法，对于民族的和反殖民主

义革命的阐述；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在其生前的一篇文章中表明，他已经有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思想。还有，列宁以这种方式继续强调他在对黑格尔的研究中所获得的东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列宁 1914 年之后著作中民族解放运动和辩证法之间的联系正是下一章所要探讨的内容。

然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 1914 年之后的列宁那里并不是每样东西都是新黑格尔或是辩证法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再版至少公开地表明了他的辩证法概念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胡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在 1920—1921 年的关于工会的论战中，他甚至用普列汉诺夫来抵消他对黑格尔直接而公开的提及，尽管他私下在《黑格尔笔记》中早已把普列汉诺夫称做是一个庸俗唯物主义者，称他实际上没有严肃地对待过辩证法。最后，列宁在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所写的文章中最明确地公开提到了黑格尔，科尔施<sup>①</sup>把它作为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出发点，甚至在这里在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问题上也包含着很多矛盾的东西。因为尽管列宁在那里号召“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其论点的主旨不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统一，而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这种话语几乎没有新意，而且很容易被视为与早期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总体上具有连贯性。在列宁去世后，人们的确是这样解释的。第一个认识到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的人是中欧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尔施和卢卡奇，他们在 1924 年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季诺维也夫的谴责。

119

## 注 释

268

① 的确，早在 1907 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列宁就和卢森堡、托洛茨基以及普列汉诺夫一道成功地提交了一份反战决议。但是，这种在社会党国际大会上直接卷入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对于 1914 年之前的列宁来说是不寻常的。例如，列宁避免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正统的领导人考茨基和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甚至当卢森堡指责他们在 1910 年之后对待帝国主义的态

度已经软化时，列宁也是如此。

- ② 在其发表于《国际社会主义状况》(*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orig. French edition 1971]) 上的文章《列宁的战争与革命》中，法国历史学家乔治·豪普特(Georges Haupt)精辟而深入地分析道：列宁著名的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CW 21:39)的实质不是要站在自己国家的敌人一边，而是毫不妥协的革命。豪普特也对列宁这一时期的黑格尔研究做了笔记，并认为列宁的辩证法概念是“一个在每一特定的情形下考虑各种倾向的具体总体的概念”(第151页)。
- ③ 有关背景和年表，尤其要参见 Service, *Lenin*, vol. 2 和 Alfred Sen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Switzerland 1914—1917*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1)。
- ④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and trans. Patrick Goode (London: Macmillan, 1983), p. 90.
- ⑤ 然而，正如豪普特在《列宁的战争与革命》一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也不意味着要“直接”号召革命起义，在工人阶级爱国热情高涨的1914—1915年，直接号召革命起义或许完全不现实。豪普特写道，每一个“严肃的分析”，包括列宁的分析在内，都排除了把“革命作为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爆发的直接回应”这个“假设”(第141页)。这是因为战争动员的直接后果是对社会党和反抗组织的破坏。只有当战争拖延下来，幻想破灭，号召革命起义才更加切实可行。
- ⑥ 事实上，盖伊·布朗蒂-邦汝在《黑格尔和俄国哲学思想》中极力暗示列宁1914—1915年在辩证法问题上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实际上是基于他们对于战争的不同态度，而不是出于真实哲学上的分歧。对盖伊·布朗蒂-邦汝观点的批判，参见第8章。
- ⑦ 对阿尔都塞的观点的更多讨论，参见第8章。
- ⑧ Georges Noël, *La Logique de Hegel* (Paris: Félix Alcan, 1897). 对诺埃尔著作的意义的讨论，参见 Michael Kelly, “Hegel in France to 1940: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11 (1981): 29-52, 凯利把这本著作看作这一时期在德国或其他地区出现的“黑格尔研究引人注目的发展对法国产生实质影响的最大见证”(第40页)。诺埃尔的书最初是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发表在著名的《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评论》(*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杂志上,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和其他主要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为该杂志供稿。

- ⑨ Noël, *La Logique de Hegel*, p. 129. 也可参见列宁, CW 38:322-323。
- ⑩ 参见 Lefebvre, *Lenine*, p. 198. 关于列斐伏尔的讨论,参见第 7 章和第 8 章。
- ⑪ 在这一特定段落中,德语 *überschwengliches* 似乎是列宁已用俄语写下的“夸大的”一词的德语重复,因而没有什么独立的意思。
- ⑫ 下一章将讨论这次争论。
- ⑬ 虽然我在正文中引用了标准的莫斯科版的《列宁全集》,该版本很迟才出版了列宁的“遗嘱”,但是我正用的是最初由托洛茨基在《被隐瞒的列宁遗嘱》(*The Suppressed Testament of Lenin*)(New York: Pathfinder, 1970)中发表的更加精湛和犀利的译文(第 6-7 页)。莫斯科官方的译文通过把列宁描述布哈林的话翻译成“是党的一位最有价值和主要的理论家”,而不是像在托洛茨基的版本中那样,翻译成“是党的最有价值和最大的理论家”,从而贬低了布哈林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也是如此。
- ⑭ Nikolai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25[orig. Russian edition 1921]), p. 53.
- ⑮ *Ibid.*, p. 59.
- ⑯ Richard B. Day, Introduction to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Stat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M. E. Sharpe, 1982), p. xlv. 也可参阅戴的《列宁和布哈林政治著作中的辩证方法》[*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 no. 2 (1976): 244-260]。在这篇文章中,他总结说:“当列宁在遗嘱中写到布哈林从来没有理解过辩证法时,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在其所有的重要著作中,布哈林只寻求得出一般的结论而不是首先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总体中所固有的各种特性和矛盾”(第 260 页)。
- ⑰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7), p. 437. 另外一篇尖锐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是卢卡奇在 20 世纪 20 年代在其《马克思主义与人类解放》(New York: Delta, 1973)一书中的评论性文章《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第 15-39 页)。有关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的更多评价,参见 Nicholas Kozlov and Eric D. Weitz, eds., *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A Centenary Appraisal* (New York: Praeger,

1990);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s introduction to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Crowell-Collier, 1962), pp. 15 - 39. 也可参见我的文章“Lenin, Bukharin and the Marxian Concepts of Dialectic and Imperialism: A Study in Contrast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15, no. 1 (1987): 197 - 212。

⑮ 站在同情列宁的立场来叙述这场争论的, 参见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p. 196 - 201. 对列宁更多地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场争论的, 参见 Robert V.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ommunist Opposition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19 - 136。

⑯ 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哲学与革命》也使用了“矛盾心态”一词。我将在第 8 章中进一步讨论她关于列宁哲学上的矛盾心态的思想。

⑰ Vladimir Ivanovich Nevsk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Dead Reaction,” in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vol. 13 of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27), p. 331. 下述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这篇文章用西方语言出版有一个奇怪的过程。1927 年出版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德文和英文第一版。英文版把大卫·克维特科(David Kvitko)作为译者列出, 但是说到他的工作“获得了悉尼·胡克博士(Dr. Sidney Hook)的帮助”。在这卷中也刊载了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的一位重要哲学家阿布拉姆·德波林(Abram Deborin)所写的非常具有资料性的长篇序言。很显然, 本卷是《列宁全集》出版计划的一部分, 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列宁全集》的第 13 卷。然而, 在出版了这一卷之后这个版本似乎就停止了出版, 后来,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一个新的译本作为独立的一本书出版了。按照斯大林主义的典型方式, 涅夫斯基的附录、克维特科和胡克对早期版本参与的翻译工作以及德波林的序言在那个版本或后来的版本中都没有被包括进去, 或甚至没有提及。我应该感谢大卫·乔拉夫斯基让我注意到涅夫斯基的附录。

271

⑱ 托洛茨基 1914 年之后的理论著作表明他在辩证法问题上没有什么发展。甚至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流放期间, 他也从未认真地钻研黑格尔或当时出版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的《1844 年手稿》、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以及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托洛茨基仍然坚持粗陋的形式的科学唯物主义，这一点在他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部分哲学著作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著作现在以《1933—1935 年托洛茨基的笔记：关于列宁、辩证法及进化论的著作》的形式 (*Trotsky's Notebooks, 1933—1935: Writing on Lenin, Dialectics, and Evolutionism*) 出版，由菲利普·庞珀 (Philip Pomper) 翻译并写了导言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⑫ 关于科尔施和卢卡奇与列宁《黑格尔笔记》关系的讨论，参见第 7 章。



第二部分

1914—1923 年列宁论革命的辩证法



## 帝国主义和主体性的新形式：民族解放运动

在本章中，我将提出 1914 年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著作在一些重要方面都是根植于他的《黑格尔笔记》。我还进一步提出，这些著作表明列宁在 1914—1915 年与黑格尔辩证法的遭遇如何极大地影响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正如这种马克思主义观在其经济和政治理论中所表达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黑格尔笔记》不仅影响了列宁一般的辩证法观念，而且在总体上影响了列宁的政治和经济著作。我并不认为列宁的政治和经济著作在一种直接或机械的意义上源自于他的黑格尔研究。可以确定的是，黑格尔研究促进了列宁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和革命的详尽研究，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以一些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为基础，并且是对诸如 1916 年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起义或 1917 年俄国工人对苏维埃的重建等这些历史事件的回应。《黑格尔笔记》本身并不是列宁的革命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列宁的革命辩证法是在对更加具体的事件和问题的回应中展现出来的。然而，我认为，《黑格尔笔记》为列宁研究革命的辩证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概念支撑。

123

1914 年之后列宁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问题的。仅仅在 1914—1917 年间，当列宁写下著名的 120 页的《帝国主义论》时，他还写下近 800 页现被称为“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CW 39）的材料以及几百页关于民族自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材料。

在考察《帝国主义论》与列宁其他一些著作的关系时，我注意到列宁自己在1917年第一版序言中所作的评论。列宁在序言中指出，在沙皇政府书报检查制度（到三月革命时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下合法地出版这本著作的初衷导致他放弃了很多材料：“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理论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不得不极其谨慎……我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现在，只好请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去看我那些即将重新刊印的1914—1917年间在国外写的论文”（CW 22:187）。在1914—1917年间所写作的大量著作中，其中很多著作是在列宁去世之后数年才正式出版，我只看重几本重要的著作：《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共15页）、《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共15页）、《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共41页）、《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共48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共15页）。甚至只看一眼这份仅仅包括主要的小册子和论文的篇目，就能清楚地看到关于政治，尤其是民族自决权的讨论与精简本的《帝国主义论》一样占用了大量的甚至更多的篇幅。

此外，那本厚厚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决定性地表明，当列宁在写作《帝国主义论》和1916年发表的其他著作时，列宁的头脑中有的只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然而，尽管笔记主要涉及大量关于帝国主义的专题论文和原创材料，但是它也含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裂和民族解放的著作，也包括列宁自己对民族解放问题的研究。总之，在这本意图在沙皇俄国合法出版的《帝国主义论》中，无论其经济分析是如何的理论化，列宁都没有把自己的见解局限在经济理论。除了《笔记》以及1915—1916年的文章和演讲之外，1917年以后写作的几篇文献对于理解列宁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观念以及它们同《黑格尔笔记》之间的联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 帝国主义分析中的经济学和辩证法

通过《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原始材料中近 800 页的笔记来看，列宁似乎比实际出版的简本思考的问题更多。更多的独立评论家通常把被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推崇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看作缺乏新意，一些人把这本书看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这本书的衍生物，《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这本书也是在 1917 年出版但是写作于 1915 年，比列宁的书要早一年，或者看作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 这本书的衍生物，或者看作这二者的衍生物。认为《帝国主义论》主要是一本通俗读物的英国托派分子(Trotskyist)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尽管称赞该书的政治敏锐性，但也表达了在其最基本点上受到了布哈林的影响的观点：“根据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描述来看，列宁根本不是开创者，实际上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借用了布哈林的观点。”<sup>①</sup>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汤姆·博特莫尔(Tom Bottomore)在希法亭著作的英文第一版导言中写道：“列宁的研究是基于希法亭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博特莫尔也认为对列宁研究的这种影响很多是通过布哈林的——布哈林本人受希法亭的影响。<sup>②</sup>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衍生的”理论持异议的观点认为，如果列宁只是沿袭早期的著作，为什么列宁在其准备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从原始资料中做了近 800 页的笔记，并且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为这种研究准备？

125

同样，根据在这些私人笔记中所看到的列宁的观点来看，至少他自己的视角是不同于希法亭的。在一处很可能与他的《黑格尔笔记》相联系的评论中，列宁把希法亭的书看作是“康德主义”(CW 39:334)。在其他的地方，列宁还详述了希法亭的分析的四个方面“缺点”：“① 关于货币的理论错误。② (几乎)忽视世界瓜分。③ 忽视金融资本与寄生

性的关系。<sup>④</sup> 忽视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关系”(CW 39:202)。一些学者提出列宁赞同希法亭的经济理论而不同意他的政治改良主义,然而在这四点批评中,只有第四点可能是仅仅出于政治上而不是经济上的考虑。尽管对《金融资本》持有这些异议,然而完全清楚的是,希法亭的一个观点的确影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即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是与优势不断增长的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观点。然而,正如考茨基在1915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希法亭避免把帝国主义和垄断看作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的新阶段,而列宁则是如此:“[希法亭]在不用已经为人所熟知的‘帝国主义’这个词指称资本主义最新阶段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而且在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表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策而不是一种‘经济阶段’方面也做得很好。对他来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所钟爱的政策。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维护这种作为原因的金融资本与作为结果的帝国主义的区分。”<sup>⑤</sup>考茨基所作的这种划分与列宁在1916年晚些时候所作的划分完全不同,此时他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已经完成。同样,正如我们较早在其1914—1915年的笔记中所看到的那样,列宁接受了黑格尔对因果性的批判,在黑格尔那里,原因和结果是辩证地相互联系着的。这或许已经把列宁研究金融资本、垄断和帝国主义问题的方法与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研究方法区别开来。当考茨基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中把这些现象看作线性的因果联系,而列宁则更多地把它们看作一个辩证的总体。

列宁私下或公开地对布哈林论帝国主义的著作<sup>⑥</sup>所作的批评要比对希法亭的著作所作的批评更加频繁。列宁对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的批判有时与他同布哈林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某种程度上相关联的分歧交织在一起,布哈林把民族解放运动当作帝国主义时代的乌托邦和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而置之不理。罗伯特·瑟维斯注意到,在1915年12月为其年青同事的著作所写的一篇有点不大相干的序言中(到1927年才出版),列宁也争辩说:在垄断和帝国主义时代,



“布哈林夸大了作为民族工业标志的‘计划’的程度”。<sup>⑤</sup>在1919年的一次演讲中，列宁更加清晰地加以批判，这是列宁在民族问题上与布哈林争论的一部分：

布哈林同志所谓的具体，就是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书本式的叙述。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现象。在每一个农业省份内，我们都看到自由竞争与垄断的工业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与许多部门内的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的垄断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认为存在着不包含旧资本主义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就是把愿望当作现实。假如在我们面前真的有把资本主义彻头彻尾改造过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千百万倍了。那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制度：一切都服从于一个金融资本。（CW 29:168）

总之，列宁把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批判为在本质上单向度的，其理由如下：① 对布哈林来说，帝国主义并没有引起特别新的反抗形式，相反它倾向于容忍一切反抗。② 对布哈林来说，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或多或少是取代旧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纯正形式，而不是像列宁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在那里，竞争和垄断并存。

从本质上说，列宁指责布哈林从更加“左”的方面坚持了考茨基的观点：帝国主义和资本集中通过中央计划将创造出一种具有平衡性和稳定性，并且能被社会主义完全接管的成熟的经济联合体。请注意下述列宁在为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所写的序言中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论的批判：“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绝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民族的等——之下进行的，就是说在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国金融资本实行‘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以前，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CW 22:107）。这

也是瑟维斯提到的对布哈林进行含蓄批判中的一处。考茨基的立场也与希法亭《金融资本》中的著名观点相类似：“通过占有六家柏林大银行”就可以阔步迈向社会主义。<sup>⑥</sup>

在1914年，考茨基预言一旦战争结束，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形成一种卡特尔。他认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是对殖民地人民残暴统治的结束，但这或许标志着在战争和军备竞赛中所宣告的帝国主义之间敌对状态的终结：

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经济上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军备竞赛，从资产阶级本身的观点看也是如此……当今任何有远见的资本主义者必须号召它的人民：资本主义世界，联合起来！……因此，从纯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即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它的危险不在于军备竞赛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而在于一个不同的领域（增加了黑体强调）。<sup>⑦</sup>

列宁尖锐地抨击那种认为由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更能够带来和平与稳定的观点。列宁似乎把这种理论看作是非辩证法的和进化论的，因为他们认为垄断和帝国主义已经把某种程度的计划引入资本主义，有助于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更加容易和平稳。对列宁来说，这种论点忽视了矛盾的整体观念，随着国家和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强大和集中，他们的内部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国家和经济生活越是变得集中和现代化，革命就越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下一章讨论列宁关于国家和革命的问题时，我将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一些问题。

128 研究列宁和帝国主义问题的作家们，大多数都没有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引入他们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分析之中。<sup>⑧</sup>唯一例外的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罗歇·加罗迪(Roger Garaudy)，他在讨论列宁《黑格尔笔记》时说：布哈林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看法是“抽象的

和独断的，既没有考虑到复杂的历史辩证法，也没有考虑到人民群众的真正愿望。”<sup>⑨</sup>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sovietologist)菲利普·庞珀(Philip Pomper)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可能要归功于辩证法的灵感，同样也要归功于对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的深刻解读”。<sup>⑩</sup>

关于《黑格尔笔记》对《帝国主义论》的影响，杜纳耶夫斯卡娅已经提出了最强有力的论点：

出于反对布哈林的资本主义是沿着直线，或者按照一种数量上的比率发展的观点，列宁在自己的研究中紧紧抓住辩证法的原则：“向对立面的转化”。区分主体的自我发展和“客体”的一种数量上增长的关键点就在于，前者不仅有可能使人们既看到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的向对立面转化，也看到部分工人转变为贵族的向对立面的转化，而且使你意识到，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只不过是“第一个否定”。经由**第一个否定**的发展促使人们来发现“第二个否定”，或者如马克思所表达的那样，深入下层群众中发现**新的**革命力量。因此，列宁坚持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其“组织化”的最高阶段，即（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垄断阶段时，才是发现那些同样充当无产阶级革命“菌落”的、新的、民族革命力量的时候。<sup>⑪</sup>

考虑到瑟维斯对列宁为布哈林的著作所写序言的分析以及列宁对布哈林更加明确的批判，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观点是相当有力的。因此，尽管众所周知，列宁在诸如民族自决权等政治问题上，甚至在帝国主义经济问题上与布哈林有着尖锐的对立，但还是经常有人臆断在列宁和布哈林之间存在着一种比实际存在还要更加密切的关系。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文本与《黑格尔笔记》的联系并不是直接显现的，必须加以挖掘。首先，有必要指出，例如与《卡尔·马克思》(1914)这篇论文不同，《帝国主义论》没有一节论述辩证法，甚至没有一节论述

哲学,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那样,它甚至没有提到辩证法问题。<sup>⑩</sup>因此,《帝国主义论》与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表现为具体地引用辩证法或黑格尔,相反,必须通过对该书的表现形式和核心论点的考察来揭示这种联系。

129 列宁首先详细讨论了当代世界经济中垄断的程度,不仅讨论了德国的垄断程度,而且还讨论了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垄断程度。他指出,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这种转变发生在1900年左右,即在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他写道“竞争转化为垄断”(CW 22:205)并且强调了这种转化的强制性,甚至暴力的性质:“垄断组织在一切地方用一切方法为自己开辟道路,从偿付‘微薄的’出让费起,考虑到像美国那样‘使用’炸药对付竞争者为止”(CW 22:208)。在列宁看来,垄断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导致新的“平衡”,相反,在生产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的同时,垄断组织之间、整个工业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强了:“统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强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正是势力极大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所必然引起而且已经引起的结果”(CW 22:207)。列宁进一步写道:“大小资本之间过去的那种斗争,又在新的、高得多的发展阶段上重演了”(CW 22:224)。因此,垄断远没有像均衡派理论家们(the equilibrium theorists)所认为的那样,有助于克服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在列宁看来,一旦资本变得更加集中,无政府状态和冲突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更高阶段上重演罢了。在列宁的范式中,垄断组织和帝国主义的出现不但没有损害,反而是确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这个“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充满着矛盾、冲突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

对列宁来说,一切的关键在于过渡,由旧的、规模较小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向垄断和帝国主义的发展:“换句话说,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作为自己的调节器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正在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性事物、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的混合物的鲜明特征”(CW 22:219)。正如我们所知,

布哈林谴责那些坚持“不包含旧资本主义的完整的帝国主义”(CW 29: 168)的观念,与布哈林相反,在这里列宁把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的混合物概念化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结构。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特定工业内部如钢铁工业的集中,而且在于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优势,然而列宁在这里很大程度上是赞成希法亭的:“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CW 22:238 - 239)。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垄断与金融上强大的国家之间的联系被疏远了,1916年各国正在进行一场旨在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帝国主义战争——列宁超越了希法亭,他比后者更加密切地把经济和政治联系起来。

130

列宁也反复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观念。列宁写到,考茨基认为:

国际卡特尔作为资本国际化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实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用欺骗的手段为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拿资本家同盟互相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CW 22:252 - 253)

列宁远非赞成在帝国主义和垄断条件下,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具有更大的可能的观点,在他看来,事实恰恰相反,因为不断扩张的帝国已经事实上兼并了全部非工业化地区,唯一存在的只是相互间的敌视。

在这个意义上，考茨基的观点被认为是非辩证的，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社会现实的矛盾性。然而，列宁并没有借助黑格尔主义的这类术语，而是继续展开其经济上的观点：“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世界瓜分完毕。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瓜分了——相反，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的无主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已第一次被瓜分完毕，所以以后只能是重新瓜分”（CW 22:254）。列宁不断地回到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不断加剧这个话题上来。在列宁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是这种冲突的高潮。

131 尽管《帝国主义论》中没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辩证法，但是在该书最核心、最重要的题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的章节中，列宁的确提到了向对立面转化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他写道：

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但是我们眼看着自由竞争**转化为垄断**：自由竞争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CW 22:265；增加了黑体强调）

这段话对于揭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其《黑格尔笔记》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列宁提到向其对立面转化的特征使人回想起《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的重要段落。正如我们先前所见，在那里列宁写道：“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

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在阅读黑格尔时”(CW 38:109)。向对立面转化的观念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黑格尔笔记》的基本原则。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似乎运用他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范畴来分析经济数据。在列宁对帝国主义所作的辩证分析中，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和帝国主义的过渡不是被看作一个渐进主义的、进化论的发展过程，而是被看作通过矛盾、通过向对立面转化的发展过程。这种明确地运用《黑格尔笔记》中的一个范畴，并不是出现在列宁《帝国主义论》中不引人注目的一个段落。它是出现在列宁总结其全部论述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这一节的开头部分。这种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范畴的运用几乎直接比《帝国主义论》中最重要的段落之一，即经常被引用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特征”的概括还要重要。这五个基本特征是：

- ①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 ②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 ③ 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 ④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 ⑤ 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CW 22:266)

132

尽管很多学者都评论过这段话，却很少有人把它与列宁对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观念的论述联系起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段论述几乎直接是在这段话的前面。列宁强调指出，既然“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CW 22:265)，那么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和帝国主义的过渡就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一种突然的分离。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中，大多数都涉及更大程度上的资本的集中，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中，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旧有冲突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并且在更高的阶段上重现，在这

个更高阶段上它们甚至更加具有破坏性和不稳定性。这样，尽管任务本身几乎全部只限于经济问题，但还是有一处主要提到了向对立面转化的观念，这也是《黑格尔笔记》中所阐明的一个重要的辩证法观念。

最后，还有几处以其他方式谨慎提到，在这种方式中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辩证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帝国主义辩证法的对立面。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垄断和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种对立面的新形式，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矛盾和否定的理论就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在更加深入考察那些问题以前，我将简要地研究一下列宁身后出版的、厚实的准备性著作《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我们发现，《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更加明确地提到并研究了辩证法。例如接近这些笔记的开头部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列宁显然翻阅过的一本书被列了出来(CW 39:31)。但是如果他做了笔记，这些笔记就是没有被公开发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还显示，甚至当列宁开始具体地研究帝国主义的时候，他还继续对黑格尔进行一些研究(CW 39:174)。

133 尽管《帝国主义论》中没有提到卢森堡的著作，但是笔记却显示列宁对其反战的《尤利乌斯的小册子》所做摘要的篇幅(七页)比对卢森堡其他任何一本著作所做摘要的篇幅都要多。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例如对 J. A. 霍布森(J. A. Hobson)的《帝国主义》(1902)所做的摘要甚至要更长，但是有人指出这个摘要不是列宁写的，而是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布哈林没有被讨论，希法亭的仅有五页。与《黑格尔笔记》中较为详尽的摘要和思考相比，《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通常包含的是更加简短的目录。在这里难道列宁对记录实际材料比对抓住重要概念更感兴趣？

还有相当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材料，其涉及的范围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该主题的摘录到对 20 世纪种族主义和民族压迫的讨论，包



括对美国黑人(Blacks)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最后几百页的确不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于那些主要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不得不忽略的政治问题。它们也包含有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长篇讨论。这些材料中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再说,这些材料并不只是准备用来写作《帝国主义论》,而是有着更加广泛的用处,《帝国主义论》是列宁打算在沙皇检查制度下出版的著作。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没有受到沙皇审查,1916年发表在一个流亡的布尔什维克刊物上,在这篇文章中列宁用简报的方式概括了《帝国主义论》的主要论点。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也相当尖锐地批判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reformist socialism),并使其在帝国主义国家内进行新的革命性反抗的见解更加清晰:

现在“**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现象……因为,托拉斯、金融寡头和物价高涨等虽然提供了收买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打击、压迫、摧残和折磨却愈来愈厉害。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力求把少数享有特权的最富的民族变为叮在他人身上的“永久”寄生虫,靠剥削黑人和印度人等来“安享清福”,用装备精良的杀人武器的最新军国主义来压服他们。另一方面,比以前遭受更厉害的压迫和承担着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痛苦的**群众**,却力求摆脱这种桎梏,推翻资产阶级。(CW 23:116)

然而,这不仅仅是通常由于贫困和危在旦夕的战争所引发的新的革命性反抗问题。在列宁看来,所出现的不仅是一个新的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而且出现了一个主要矛盾,它揭示出帝国主义辩证法的一个对立面:产业工人阶级中“较卑微低下的”革命阶层和失业大军。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为工人贵族,那么总

134 的说来，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个新的工人阶级就很难说是具有坚定和顺从的特点。相反，用列宁的著名的话来说，工人阶级必然分化为一小撮“工人贵族”和一个列宁认为更加具有革命性的较卑微低下的阶层。

从1910年到1914年间，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像考茨基和法希亭，也包括卢森堡在内的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都卷入其中，列宁后来才加入到这场争论之中。1914—1917年，列宁似乎不仅寻求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领导人，从而能够重组第二国际破产后的革命左派，而且他还寻求成为一名重要的理论家，不只是对俄国来说，而且对世界革命运动来说都是重要理论家。正如瑟维斯所指出的那样，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主要讨论了英国和德国的情况，然而“列宁大量阅读的是德文资料”，“甚至笔记也很少涉及俄国”。<sup>③</sup>因此，远不是沙皇的审查制度迫使列宁没有把这本书的焦点放在俄国，而是俄国的资本主义没有达到世界性的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1914—1917年即从《黑格尔笔记》到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著作，最后到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探讨，列宁理论著作的思路是非常新颖的。这条思路不仅是他过去聚焦俄国和东欧的思路的明显中断，而且也是与欧洲主流的、正统的社会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断裂。

不幸的是，对列宁著作的探讨经常越来越倾向于把《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分析不仅与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相分离，甚至与列宁关于战争，尤其是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著作相分离。尽管事实如此，但正如我在本章开始所提及的那样，列宁在《帝国主义论》1917年版序言中要求把注意力放到这些著作上来，指出应该把这些著作与《帝国主义论》放在一起加以研读。那也正是我现在打算做的事情。

## 马克思主义和1914年的民族问题

1914年之后列宁对民族问题的立场是否改变，存在着广泛的意见

分歧。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明显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D. 洛(Alfred D. Low)写道：“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在1917年之前发生过一些变化吗？在列宁的著作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总的看来，直到十月革命，甚至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对这个问题在思想上都具有相当惊人的连续性。”<sup>⑭</sup>他也认为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没有重大的分歧。大多数学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都不赞同洛的观点。著名的左派历史学家 E. H. 卡尔(E. H. Carr)指出列宁在“1914年之后在自决权理论上有个调整”。<sup>⑮</sup>法国的社会学家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进一步指出：1914年之后，135“民族问题在列宁的战略中具有全新的重要性”，并且“列宁在1916年完全修正了自己的观点”。<sup>⑯</sup>然而，卡尔和卡雷尔·当科斯仅仅把这种改变与政治战略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它与《黑格尔笔记》联系起来。<sup>⑰</sup>

我认为，相对于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过渡或部分工人向工人贵族的转变来说，1914年之后，列宁的民族解放观念对于其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辩证法观念甚至更为关键。较早时期，对于统治着芬兰、波兰、乌克兰以及中东亚地区人民的古老帝国的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来说，民族自决一直是“原则”。1914年之后，对于列宁来说，这不只是沙皇俄国所特有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世界革命的辩证法的问题，它涉及今天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全体。列宁在其1914年之后的著作中以这种方式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在其理论分析之中联系起来，而直到此时，马克思主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倾向于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区别开来。<sup>⑱</sup>

我也认为，对列宁来说，民族解放的反帝运动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辩证法的对立面，这个新阶段以垄断和帝国主义为标志。在列宁看来，西方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被帝国主义的“小恩小惠”所“收买”，尤其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因而在1900年之后都至少暂时变得更加强大。然而，对于列宁来说，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这个新阶段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既有来自帝国主义内部工人阶级中卑微低下阶层的反抗，

也有来自仍然是较新的革命主体——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抗。

用这种观点来看列宁 1914—1923 年论述民族解放的著作，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些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围绕着整个民族问题的错误观念。经常有种错误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不关心反殖民运动。<sup>⑩</sup>然而，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最后十年的著作包含有许多这样的要素，它们表明反帝民族运动对于他的整个革命理论来说的确是相当重要的。这些晚期著作对通常认为是马克思的这种历史是沿着统一的、普遍性的道路发展，一切民族特性都将完全淹没其中的观念表示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sup>⑪</sup>但是并没有必要像一些人那样理应对马克思的这种发展大加赞扬。相反，我认为马克思是按照黑格尔的传统进行研究的，在对社会的矛盾和弊端进行探讨之前，要客观地勾画出一个社会和思想及其成就的具体状况。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随处可见这种典型的手法。<sup>⑫</sup>

马克思的其他一些著作显示他对民族解放的强烈认同。在一封经常被引用的 1870 年的信中，马克思把爱尔兰的民族解放看作英国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前提：

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sup>⑬</sup>

马克思对波兰独立也持有类似的立场，但这次只是恩格斯极其强烈地

表达出来，这次是恩格斯在 1882 年对那些贬低民族解放重要作用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批判时表达的：

那些不把解放国家提到自己纲领的首要地位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我比之为不愿意要求首先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实行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关于在最近的一次革命之前波兰是否能恢复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根本无意阻止波兰人去努力争取自己进一步发展所极其必需的条件，或者要他们相信，从国际观点来看，民族独立是很次要的事情，而事实上则相反，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sup>②</sup>

恩格斯还批评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他说，在他们之间，“现在已经摆脱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和回忆的人寥寥无几”。<sup>③</sup>

最后，马克思写于 1872—1883 年间的晚年著作对今天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同情。在这期间，马克思写下了致俄国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的信的著名草稿。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出俄国或许能够把俄国农村土地公制作作为“俄国新生的支点”。<sup>④</sup>他的《人类学笔记》中也有这种想法<sup>⑤</sup>，这本笔记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公开出版，因此列宁及其同时代的人并不知道这本笔记的存在。在这本笔记中，马克思研究了澳大利亚、印度、爱尔兰、北美以及其他地区的农村公社和田园诗般的社会生活。

尽管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以及后来很多关于非欧洲社会的其他著作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列宁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都毫不知情，但是人们熟知马克思关于波兰和爱尔兰自治的观点。卢森堡认为波兰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使得马克思赞成波兰独立的立场过时了。在最初发表于 1908 年的长篇论文《民族问题和自治》中，她主张既然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没有真正的民族问题。<sup>⑥</sup>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的正统领导人倾向于在马克思的观点和

卢森堡的观点之间采取中间立场：正如乔治·豪普特所指出的那样，表面上赞成民族自决，但并没有“给予特别强调”。<sup>⑧</sup>在给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的信中，考茨基不是那么慎重，这次他明确地拒绝马克思的立场：“在亚洲问题上如同在波兰问题上一样，我的看法是马克思的陈旧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对事实视而不见和继续坚持马克思过时的思想观点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sup>⑨</sup>对于正统的领导者来说——而不是对于左派革命者卢森堡来说，这也意味着经过数年之后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日益软化。尽管考茨基在1909年的著作《通往权力的道路》（*The Road to Power*）中发表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清晰声明，但到了1910年，卢森堡指责考茨基在做《新时代》（*Die neue Zeit*）的编辑时删改她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批判。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除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之外，在列宁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中，至少就欧洲来说，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奥托·鲍尔和卡尔·伦纳。但他们的哲学立场与列宁的哲学立场大相径庭。按照博特莫尔的意见，“他们在一般的观点和见解上首先是受新康德主义和与之具有密切联系的恩斯特·马赫的思想，以及后来在维也纳圈子中独具特色的新实证主义理论的影响。”<sup>⑩</sup>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的解释是：民族  
138 不与具体的地域相联系，甚至也不必具有共同的语言。鲍尔说：“民族是通过共同的命运而形成共同的性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总称。通过共同的命运而形成的性格把民族与世界上不同特征的人群如职业、阶级或一个国家的成员区别开来。后者是建立在命运的相似性而不是命运的共同性的基础之上的。”他进一步指出：民族是“一个由自己命运所决定的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体”。<sup>⑪</sup>他向多民族政治秩序的人们鼓吹民族和文化的自治权，并号召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财富”，使之成为“整个民族所拥有”（622）。社会主义将首次允许劳动人民充分参与民族的生活和文化。

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纲领就简要地提到了“国内各民族有

自决权”。<sup>⑤</sup>在随后十多年中，列宁的著作主要是为这个观点进行辩护，既反对赞成民族文化自治的崩得派(the Bundists)，也反对从“左”的方面来反对民族自决的卢森堡派。直到1914年，列宁的著作还通常具有形式主义的特性。例如，在1903年《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这篇短文里，列宁尽管支持自决权，但是他说：“我们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斗争”(CW 6:454)。后来，列宁对民族问题的理论争论产生较为浓厚的兴趣。正如卡雷尔·当科斯所指出的那样：“1912年，列宁详细地研究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阅读了大量关于沙皇俄国少数民族问题的著作，尤其是关于俄国犹太人和乌克兰的著作。”<sup>⑥</sup>在这期间，列宁对欧洲以外的革命运动也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进行讨论，正如我们在其1913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这篇文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篇文章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到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CW 18:584)，认为这些革命证明了改良社会主义关于渐进、进化观念的虚假性。在同样发表于1913年题为“亚洲的觉醒”的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列宁写道：“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席卷了土耳其、波斯、中国”(CW 19:85)。几星期之后，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CW 19:99-100)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虽然亚洲处于民主革命的阵痛期，但是欧洲资产阶级正在支持的是反革命和习惯势力。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此时的列宁来说，反殖民运动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它需要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但不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当然，根据191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列宁的正统理论，甚至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篇较长的文章《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列宁反对把俄罗斯民族语言官方化的观念，但同样激烈地把“民族文化的口号”作为“资产阶级的骗局”进行攻击(CW 20:23)。在批判崩得派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列宁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

‘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CW 20:34)。

在从事黑格尔研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新形势之前，列宁关于民族问题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14年春季出版的长篇论文《论民族自决权》。在这篇文章中，列宁集中批判了那些认为民族自决权对于社会党人来说不再具有合法性而对它置之不理的人。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与卢森堡争论俄罗斯的民族问题与东欧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和爱尔兰的论述也占据了几大段。列宁也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不能获得解放呢？不能。大俄罗斯居民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大俄罗斯黑帮(The Great-Russian Black Hundreds)<sup>⑧</sup>有意支持和煽动这种偏见。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容忍或迎合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CW 20:413)。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在谈到“民族解放的任务”(CW 20:432)时，列宁与考茨基一样，把自己与马克思支持波兰独立的观点区别开来，他认为波兰独立由于“波兰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狂热”(CW 20:433)而变得过时了。列宁也赞同考茨基的观点即从马克思时代以来爱尔兰的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 1916—1917年列宁论民族解放的辩证法

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那样，1916年在评价卢森堡的反战檄文《尤里乌斯的小册子》时，列宁指责卢森堡只是半个辩证法，因为她在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同样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包括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我们看到，列宁在得出这个观点的过程中，再一次提到向对立面转化的观念，这个观念首先是在《黑格尔笔记》中提出来的。另外，虽然列宁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一点，但是在1914年之后关于民族解放的著作中到处都可讨论的是来自《黑格尔笔记》中的另一个辩证法



概念：个别和普遍相互转化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是普遍，民族解放是个别。列宁提出一个推论即“从一定的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CW 38:177），并指责其对手们在民族问题上对他在《黑格尔笔记》中所提出的这个观点置之不理。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解放运动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关键的1916年，列宁大量公开发表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章都是关于民族解放问题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是发表于1916年4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在这里，列宁第一次把他对民族自决权的支持与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联系起来，“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可以因大罢工、街头游行示威、饥民骚乱、军队起义或殖民地暴动而爆发，也可以因德雷福斯案件（the Dreyfus Case）或萨韦纳事件（the Zabern incident）<sup>⑤</sup>之类的任何政治危机，或者因就被压迫民族的分离问题举行的全民投票等而爆发”（CW 22:145；增加了黑体强调）。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决权与他的革命概念之间的联系：“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发表一些泛泛的、千篇一律的、任何一个和平主义的资产者都会加以重复的反对兼并、赞成一般民族平等的言词……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否则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会始终是一句空话”（CW 22:147-148）。这就大大超越了第二国际形式主义的立场，包括列宁自己在1914年之前的著作中所持的立场。

列宁公开承认他并不是重复旧的概念，即使是布尔什维克的概念。他写道：旧的观点应当“作一些补充”，因为“这一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迫切”（CW 22:155）。更为重要的是，列宁不再像1914年以前那样，把对自决的争论局限在俄国和东欧的问题上：为了赢得国际左派的支持，列宁发表这篇文章用的是德文而不是俄文，文章也是站在世界革命运动和全球帝国主义的高度上来探讨自决问题。

列宁在撰写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提纲时，并没有列举出一个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革命的具体例子。然而，正当他的提纲发表之时，都

柏林爆发了复活节起义，并且耗费了列宁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写一篇更长的文章，这篇题为“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的文章是用俄文发表的。列宁开门山地总结了论敌的观点：“他们回答我们说：‘自决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列宁认为“这简直是企图回避政治问题”（CW 22:321）。他进一步认为：“无产阶级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之后，就会造成完全铲除民族压迫的可能”，但他得出结论说，只有具备全面的民族自由，包括“有分离的充分自由”（CW 22:325），这种可能性才会变成现实。

虽然列宁把他在波兰和荷兰的反对者称做“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优秀的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但却把他们反对民族自决的观点看作“帝国主义经济主义”（CW 22:348）。列宁指出这些反对者通常更加接受他的立场，而不是接受那些在列宁看来仅仅口头上支持自决的改良主义者，这些反对者包括荷兰理论家安东·潘涅库克、赫尔曼·霍尔特（Herman Gorter），同样也包括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和卢森堡在内。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爱尔兰时，特意回应了卢森堡的前同事卡尔·拉狄克，此时，拉狄克还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他把复活节起义（the Easter Rebellion）看作“盲动”，认为爱尔兰新芬党的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浓厚的社会基础”。<sup>⑤</sup>列宁争辩道：

只有当起义的尝试仅仅露出一批密谋分子或荒唐的狂热者，并没有激起群众丝毫的同情的時候，才可以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盲动”这个词。爱尔兰的民族运动进行了几百年，经历了各个不同阶段和各种阶级利益的结合……它还表现为，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经过长期的群众鼓动、游行示威、封闭报馆等之后进行了巷战。谁把这样的起义叫做“盲动”，谁就是最凶恶的反动分子，或者是根本想象不到社会革命是一种活生生的现象的学理主义者。（CW 22:354）

列宁把社会革命看作一种活生生的现象，这不仅包括了产业工人阶级的起义，也包括了“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以及农民反对地主的起义。他得出结论说：如果认为离开了产业工人阶级之外的这些新的因素，“社会革命也是可以设想的”，“那就意味着放弃社会革命”。

也正是在这里，列宁——再一次明确地提到了辩证法的问题——142  
简要地总结了帝国主义时代他的民族革命观念的创新之处：“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小民族在反帝斗争中无力成为独立的因素，却起着一种酵母、霉菌的作用，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CW 22:357）。列宁在这里似乎把民族革命看作有助于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独立的革命主体（如果没有站在工人阶级一边，那也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一种霉菌的作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方面，而且还揭示了从世界帝国主义内部产生的新的革命主体：民族解放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辩证的。

列宁的立场不仅与当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同，也与自己早期著作中的立场不同。正如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阿尔弗雷德·G·迈尔所表明的那样：“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找到一条线索，作为他们支持反抗英国的爱尔兰运动、波兰解放运动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类似的政治运动的根据。这条线索已经被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忘记或忽视，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条线索。”<sup>⑥</sup>在这个意义上，如同列宁回到黑格尔，当列宁尖锐地批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时，列宁也回到了马克思。

还有一本重要著作，总共 63 页，在列宁生前没有公开发表。在这本著作中，列宁进一步批判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不赞成自己观点的其他一些左派革命家。对这些被列宁称为“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进行批判的文章在 1916 年没有公开发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反对战争的左派革命者战友中也有人反对他的观点。这些文章即使在十月革命后也没有公开出版，尽管列宁在 1917 年的一次演讲中还对此抱怨过（CW

24:299)。当然,列宁去世后,随着斯大林开始要清除最后一个主要对手布哈林时,一切都改变了。斯大林于1929年“发现”并公开发表了这些著作,因为这些著作相当尖锐地批评了他当时的政治对手布哈林。

对民族自决持反对立场的布哈林最初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显得十分孤立,但到1916年晚期,布哈林已经拥有国际的追随者,包括波兰和荷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对此,列宁在这些文章中深表遗憾。布哈林派在他们的《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提纲》中写道:

143

帝国主义时代是大国兼并小国的时代,是世界政治版图不断重组形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时代。在这个兼并过程中,许多民族结合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体系……“民族自决”的口号作为一个**散布幻想**的口号,完全是**乌托邦**(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法实现)和有害的口号。就此而言,它与仲裁法庭、裁军等口号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预设了一种所谓的“和平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sup>⑤</sup>

可以肯定的是,布哈林派认为殖民地起义是善意的举动,但是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终将不可避免地会战胜这种起义的这个时代,殖民地起义是一种虚幻的行动,只能被看作是正在消失的前资本主义方式的遗迹。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结构中,民族主义只能是反动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只是促进国际主义。

列宁在回应中接近于把民族解放运动描绘成革命主体性的一种形式,在创造革命局面上与工人运动一样具有重要性,这两种力量共同书写一种“联合内战”的篇章:

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击退它的反革命企图的时候,不发达的和被压迫的民族不会等待,不会停止生活,不会消失……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期间既有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

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平衡，而客观现实使我们看到，除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民族，还有许多在经济上不那么发达和完全不发达的民族。(CW 23:60)

此外，列宁还指责布哈林派企图把一种千篇一律的“浅灰色”的政治和文化强加给整个人类：“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CW 23:69-70)。这篇文章在列宁去世之后才公开出版，它是在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之前这段时期里列宁论述民族自决的顶峰之作。

我已经指出，民族自决问题在1915年，尤其是在1916年是列宁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其他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政治争论的主要根源。我也认为，用黑格尔的话说，对列宁来讲，民族解放是当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进入帝国主义这个新阶段的辩证法的对立面。尽管多年以来，列宁已经清楚地阐明了民族问题在俄国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但他根本没有把这个问题置于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地位。

144

对列宁来说，民族自决问题在1916年的确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心问题。在1914—1917年间，列宁写了很多关于民族解放的文章，比除了关于黑格尔之外其他任何问题的文章都要多。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公开的、政治性的列宁，与自己的同志，与那些是自己政治盟友的重要理论家们如布哈林和卢森堡，就民族自决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同一个列宁，他又是唯一一位在这一时期深入研究黑格尔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领袖，提出了一种崭新的革命主体概念：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帝国主义和垄断这个新阶段能够走向新的历史时期的辩证法的对立面。

## 十月革命后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争论

1917年返回俄国之后，列宁对民族解放的探讨并没有停止，而是一直持续到他去世。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列宁在临终前与斯大林决裂的主要原因，因为在1922年底，在格鲁吉亚民族问题上列宁与斯大林发生了争论。<sup>③</sup>有大量的信件、文章和演讲都完全地或部分地致力于民族自决，探讨其在俄国国内所造成的后果，或者是按照世界革命的辩证法所产生的后果。虽然相当多的著作都是写于革命之初，但是在列宁晚年著作中也发现了几篇重要的文章。在接下来的探讨中，我把这些著作看作种种理论观点的一个资料库。在这里，我所关注的不完全在于它们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政策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而在于作为理论性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所具有的更加广泛的意义。因此，列宁在1917年之后实际上是否贯彻这些思想，甚至是否严格地按照这种方式来做，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放在一边。<sup>④</sup>

为了驳斥像布哈林这样的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列宁在1917年的一次演讲中声明：

145

如果芬兰、波兰、乌克兰同俄国分离，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呢？谁说不好，谁就是沙文主义者。只有疯子才会继续奉行沙皇尼古拉的政策。要知道挪威已经脱离了瑞典。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把民族当作交换品，沙皇曾经把波兰当作交换品。难道我们还继续奉行这种沙皇的策略吗？这是抛弃国际主义的策略，是最坏的沙文主义。如果芬兰分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一切不承认芬兰和乌克兰自由的俄国社会党人都会陷入沙文主义。无论他们怎样进行诡辩，怎样求助于自己的“方法”，他们永远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CW 24:300 - 301）

1919年，当一些问题在十月革命后还在争论的时候，列宁在另外一次演讲中说道：“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CW 29:194)。布尔什维克其他的领导者和理论家们从来没有完全接受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并且他们看到了斯大林把民族沙文主义当作获得权力的一种途径。

列宁向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一文尤为重要。在这个提纲里，列宁提出作为一种革命组织形式，农民苏维埃<sup>①</sup>的直接统治甚至适用于没有强大工人阶级的前资本主义国家。他也强烈地宣称非资本主义国家在迈向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并非要经历资本主义工业化：

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CW 31:244)

这种思想很多被写入了共产国际的基本文献。在扩大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方面，列宁的这些观点和其他一些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sup>②</sup>

最后，1922—1923年列宁与斯大林发生了争论，在列宁著名的“遗嘱”中争论达到了顶点，在这场争论中，列宁在病床上在一篇题为“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章中也口授了下面一段话，这段话值得大量引用一下：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这种主张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

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的色彩罢了……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侵害。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y)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CW 36:605 - 610;增加了黑体强调)

列宁以前从来没有把布尔什维克关于自决的政策说成是一纸空文。这就表明，列宁感到苏维埃的现实已经大大偏离了他的民族解放的理论观念。

正如政治理论家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最近在对列宁的遗产所作的具有半自传性的分析中写道：“我再三找到列宁的明确指示，大意是要充分考虑到一切非俄罗斯族人民的民族传统、风俗和习惯，实现一切民族权利的平等……相反，对斯大林来说，1922年12月的苏联组织就是所谓的证明，苏联的民族问题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可以确定的是，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潜在的分离观念都将仅仅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或者彻头彻尾的‘叛国行为’。”<sup>⑧</sup>列宁的民族解放观念是其最重要的理论成就，将列宁置于远远地超越其时代的地位。

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新兴的第三世界的产生，列宁在民族解放这一主题上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再次被重新提出并由像弗朗茨·法农<sup>⑨</sup>这样的作家进一步加以阐发。这种阐发使得列宁的这些著作与当代尤



其息息相关。我并不认为列宁完全意识到了第三世界的革命，尤其是这场革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列宁没有认识到亚洲反殖民革命是完全独立于西方工人运动的一个要素，尽管列宁确实很少给予非洲特别的关注，但是列宁预料到了第三世界，尤其是亚洲的新阶段，从而使列宁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尽管列宁或许想到只要德国这个国家革命高涨，那它就比亚洲要更加重要，并且很显然，他很少想到非洲或拉丁美洲，但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和爱尔兰革命中的确设想了一种新的革命主体：反殖民革命。总之，列宁在黑格尔研究之后不久就开始把民族解放当作帝国主义的一种具有决定性的辩证法的对立面。列宁也因此在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是无与伦比的。

147

然而，列宁民族解放的观念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首先，列宁一直拒绝文化自治的主张。列宁把被压迫民族局限在选择独立或加入单一国家这个范围内，关闭了原可以对文化自治加以探讨的途径，削弱了他的观点的影响力。第二，他的观点从来没有在苏维埃控制下的诸如乌克兰、中亚(Central Asia)或高加索(the Caucasus)等广大地区充分应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关于集中制的先锋队政党的思想对完整的自决观念有损害作用，这一思想在1917年之后不久就成为一党制国家的基础。例如，1918年之后，乌克兰共产党就从属于俄罗斯共产党，之后不久在中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到了1921—1922年，在高加索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在国际范围内，正如著名的关于共产国际成员资格的二十一条所表明的那样，共产国际不久采用了类似的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如果乌克兰或中国共产党服从于集中制的，由俄国主导的共产国际，那么，“命令”所有政党都要支持追求民族解放的运动的第八条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假定基于非常具体的二十一条的那些基础上，由莫斯科控制下的一群政党来领导世界革命，那么自决权的权力下放的内涵有哪些？最后一个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尽管在1914年之后，列宁在

几个重要的场合都重整自己的思路，但是并没有涉及他的先锋队政党的观念。我会在下一章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在那里我们看到，列宁的政党思想已经严重地削弱了他关于国家、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观念中的自由内涵。

## 271 注 释

- ① Tony Cliff, *Lenin*, vol. 2, p. 60. 斯蒂芬·科恩在其《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但有细微差别的见解。
- ② Tom Bottomore, introduction to Rudolf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A Study of the Latest Stag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 [orig. German edition 1910]), p. 1. 还有一本由阿格尼丝·施瓦茨希尔德(Agnes Schwarzschild)翻译的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帝国主义的一种经济学阐释》(*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 Contribution to an Explanation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68 [orig. German edition 1913])，但是，由于列宁明显不赞同这篇文章，很少有人认为列宁深受这篇文章的影响。对卢森堡来说，希法亭的著作是如此的肤浅，不值得批判。在1913年2月14日写给她亲密的同事和前爱人利奥·乔契斯(Leo Jogiches)的信中，她似乎对于她自己在《资本积累》中甚至一处也没有引用过希法亭的研究而洋洋得意，并且开心地报告说另外一位同事轻蔑地把希法亭的著作当作“一位受过训练的银行职员的作品”。参见Luxemburg, *Gesammelte Briefe*, vol.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p. 266。
- ③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Patrick Goode (London: Macmillan, 1983), p. 90; emphasis added.
- ④ Nikolai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3 [orig. Russian edition 1917])。
- ⑤ Service, *Lenin*, vol. 2, p. 117.
- ⑥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p. 368.
- ⑦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pp. 86 - 88.
- ⑧ 对形形色色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一般性研究的有：George

Lichtheim, *Imperialism* (New York: Praeger, 1971); Victor Kiernan, *Marxism and Imperial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4); 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Wolfgang J. Mommsen,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这些研究中大多数都认为列宁、布哈林和希法亭的帝国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他们都没有谈到这里的焦点问题: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对其帝国主义理论可能具有的影响。较近的两次讨论批评马克思是一位欧洲中心主义者(Eurocentrist),但是认为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克服了这个问题;参见 Lawrence Birken, "Lenin's Revolution in Time, Space and Econom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An Analysis of Imperialism,"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3, no. 4 (1991): 613 - 623, and Sanjay Seth, "Lenin's Reformulation of Marxism: The Colonial Question as a National Ques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3, no. 1 (1992): pp. 91 - 128.

272

- ⑨ Roger Garaudy, *Lén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p. 52. 加罗迪更多的讨论参见第 8 章。
- ⑩ Philip Pomper, *Lenin, Trotsky, and Stalin: The Intelligentsia and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30.
- ⑪ Raya Dunayevskaya, *The Marxist-Humanist Theory of State-Capitalism: Selected Writings* (Chicago: News and Letters, 1992), pp. 118 - 119.
- ⑫ Lefebvre, *La Pensée de Lénine*, p. 239.
- ⑬ Service, *Lenin*, vol. 2, p. 113.
- ⑭ Alfred D. Low, *Lenin o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y*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8), pp. 9 - 10. 洛在其他地方写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对民族作了新奇而有趣的解释”(第 29 页)。
- ⑮ E. H. Carr, "The Bolshevik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 1 (London: Macmillan, 1950), p. 427.
- ⑯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 *Le Grand Défi: Bolsheviks et Nations* (1917—1930) (Paris: Flammarion, 1987), pp. 83, 87.
- ⑰ 在那些倾向于把列宁的全部著作主要看作是策略性的而不是真正理论性的人中,科拉科夫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写道:“对列宁来说,民族问题是激发反

沙俄的怨恨的一种策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压迫将会自动消失。”参见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2卷，第290页。我在这里要反驳的正是这个观点。

- ⑮ 桑贾伊·塞思(Sanjay Seth)在他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这篇文章中强有力地提出这种观点。
- ⑯ 主流学者经常在这一点上批评马克思。参见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rev. ed. (New York: Atheneum, 1964), and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在民族问题上支持卢森堡的立场的人通常对马克思的观点给予类似的说明，只不过没有加以批判。例如参见 Horace B. Davi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8), 和他的早期著作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 Marxist and Labor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to 1917*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67)。
- ⑰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6, p. 488.
- 273 ⑱ 例如，黑格尔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开始似乎是把它与反对“迷信”的启蒙运动等同起来，但最后却把它等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对“绝对自由和恐怖”的尖锐批判，黑格尔把法国大革命归咎为启蒙理性的结果。参见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 V. Mill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orig. German edition 1807]), pp. 328 - 363。
- ⑳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3, p. 473 - 475.
- ㉑ Engels,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Polish Question” (orig. German edition 1882), in Marx and Engels, *The Russian Menace to Europe*, ed. Paul W. Blackstock and Bert F. Hoselitz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2), p. 117.
- ㉒ Ibid., p. 118.
- ㉓ Teodor Shanin, ed.,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83), p. 124. 这本文集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同时代俄国人的很多重要著作，并有沙宁(Shanin)、哈鲁基·瓦达(Haruki Wada)以及德里克·赛尔(Derek Sayer)和菲利普·科里根(Philip Corrigan)撰文分析这些著作的

意义。

- ⑳ Marx, *Ethnological Notebooks*, transcribed and edited by Lawrence Krader (Assen: Van Corcum, 1972). 目前这个版本的笔记尽管对专家来说是很不错的,但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还是难以驾驭,因为克拉德(Krader)是在直译而不是翻译这些笔记。他原样保留了马克思笔记的多种语言,其中包括有英语、德语和希腊语的文字。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德文译版,英文版由大卫·诺曼·史密斯(David Norman Smith)编辑,即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关讨论可参见克拉德为《人类学笔记》写的长篇导言,杜纳耶夫斯卡娅的《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也可参看我论晚年马克思的文章:“The ‘Unknown’ Marx’s *Capital*, Volume I: The French Edition of 1872—1875, 100 Years Late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5, no. 4 (1983): 71-80; 也可以参看彼得·休迪斯(Peter Hudis)的文章:“The Third World Road to Socialism: New Perspectives on Marx’s Writings from His Last Decade,” *South Asia Bulletin* 3, no. 1 (1983): 38-52。
- ㉑ 参见 Rosa Luxemburg, *The National Question: Selected Writings*, ed. Horace B. Dav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6)。
- ㉒ Georges Haupt, “Les Marxistes face à la question nationale: l’histoire du problem,” in Haupt, Michael Löwy, and Claudie Weill, *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 1848—1914: Études et texts* (Paris: Francois Maspero, 1974), p. 27. 这本作品集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鲍尔、伦纳、卢森堡、列宁、潘涅库克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章,其中也含有豪普特和勒维的重要论文。对这些争论来说它是一种最好的概述,不幸的是,1914年之后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收录。也可以参见 Claudie Weill, “La notion de culture dans les theories marxistes sur la question national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97 (1990): 59-66。在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民族问题的整个争论内容尤其丰富。多年来一直是《新左派评论》的编委会成员、出生于克罗地亚的历史学家布兰卡·马加斯(Branka Magas)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自决权与战争:南斯拉夫事件》(“Self-Determination and War: The Case of Yugoslavia,” *New Politics* 15 [Summer 1993]: 98-194)中,把这个问题作为她严厉批判当今左派没有充分关心发生在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事件的一部分:“较早一代的社会

主义理论家们以其知识和老练抓住了 1914 年之前欧洲帝国分裂所产生的民族问题,相对于他们来说,今天的左派——至少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已证明是极其保守和毫无用处”(第 103 页)。

- ②⑨ 参见考茨基 1896 年 11 月 12 日写给维克托·阿德勒的信,载于 Adler, *Briefwechsel mit August Bebel und Karl Kautsky* (Vienna: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54), p. 221。
- ③⑩ Tom Bottomore and Patrick Goode, eds., *Austro-Marx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
- ③⑪ Ott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1907), reprinted in Bauer, *Werkausgabe*, vol. 1 (Vienna: Europa Verlag, 1975), p. 194。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也可参见 Karl Renner, *Das Selbstbestimmungsrecht der Nationen*, vol. 1 (Vienna: Franz Deuticke, 1918)。在 20 世纪 70 年代,科拉科夫斯基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 2 卷中写道:“鲍尔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现在人们很少阅读”(第 285 页)。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1979 年,墨西哥的主要出版社西格尼奥 XXI (Siglio XXI) 出版了西班牙语的版本,1987 年出版了法文版,克洛迪·魏尔(Claudie Weill)还写了导言。也可以参见最近两篇在左派的英语杂志上讨论鲍尔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基于西班牙语的版本:Ronnie Munck, “Otto Bauer: 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pital & Class* 25 (1985): 84 - 97, and Michael Forman, “Some Thoughts from Otto Bauer: On Socialism and the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Politics* 4, no. 1(1992): 41 - 48。
- ③⑫ 引自 Carr, “The Bolshevik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 p. 418。
- ③⑬ Carrère d’Encausse, *Le Grand Défi*, p. 48。
- ③⑭ 是一些右倾和反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者,经常参与煽动屠杀。
- ③⑮ 这是指 1913 年 11 月主要由法国人爆发的抗议,反对在阿尔萨斯萨韦纳的普鲁士军队。
- ③⑯ 参见 Karl Radek, “The Song Is Played Out,” in John Riddell, ed., *Lenin’s Struggle for a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 (New York: Monad, 1984), pp. 374 - 375。
- ③⑰ Alfred G. Meyer, *Leni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57),

- p. 149. 不幸的是, 迈尔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实际上把《黑格尔笔记》排除在外, 他对《黑格尔笔记》的简要讨论之肤浅令人难以置信。例如, 黑格尔主义的总体性概念被看作与“功能主义”主流社会学概念相关联的东西(第 10 页)。
- ⑳ “Theses and Program of the Bukharin-Piatakov Group, November 1915,” in Olga Hess Gankin and H. H. Fisher, eds., *The Bolsheviks and the World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Hoover Institute, 1940), p. 219.
- ㉑ 参见 Moshe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 ㉒ 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和民族问题的研究有很多, 其中大多数都关注政治和理论上的旨趣与苏联未来模式的关系。所有这些研究者都认为, 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 斯大林统治下苏联的最终模式偏离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尤其是参见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arrère d'Encausse, *Le Grand Défi*; and Gerhard Simon,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1)。
- ㉓ 列宁把苏维埃(委员会)作为代表工人和农民的革命主体的新形式的观念将在第 6 章进行分析。 275
- ㉔ 尤其参见列宁 1920 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在这次大会上对于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问题进行了广泛争论, 也包括印度马克思主义者 M. N. 罗伊(M. N. Roy)和伊朗代表埃阿韦蒂斯·苏丹扎德(Avetis Sultanzade)的精彩发言。这些发言整理收录在 John Riddell, ed., *Workers of the World and Oppressed Peoples Unit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2 Vols. (New York: Pathfinder, 1991)。
- ㉕ Wolfgang Leonhard, “War Lenin verantwortlich für den Stalinismus?” *Osteuropa* 41, no. 10 (1991): 1000.
- ㉖ 关于法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尤其要参见 Irene Gendzier, *Frantz Fanon: 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Pantheon, 1973); Lou Turner and John Alan, *Frantz Fanon, Sorveto, and American Black Thought* (Chicago: News and Letters, 1986)。

## 国家与革命：主体性、基层民主和官僚主义批判

148

绝大多数评论家赞同,1917—1918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著作是列宁与其早期理论决裂的一种标志。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亚当·乌拉姆(Adam Ulam)把《国家与革命》这本书称做“无政府主义的明确宣言”,并且写道“这本著作最不能代表作者的政治哲学”。<sup>①</sup>乌拉姆也对这本书中探讨要“粉碎”国家的这种激进主义表示愤慨。另一位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V.丹尼尔斯(Robert V. Daniels),尽管他比乌拉姆更加了解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倾向,认为《国家与革命》是一部乌托邦著作,但是他也把这本著作视为“在1917年革命期间作者思想上离经叛道的遗迹”。<sup>②</sup>他进一步写道:“1917年列宁最成熟的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与在此之前和之后所表达的‘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国家与革命》中,抽象意义上的‘党’,作为革命进程的理论中的一个要素只提到过一次,但后来只是间接地提到,这个事实使我们想到了这一点。”<sup>③</sup>就像有些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那样,这些作者都没有把《国家与革命》与《黑格尔笔记》联系起来。

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国家与革命》在本质上是以黑格尔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她写道,列宁“总结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回答:无产阶级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列宁辩证地加以思考,他从两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①现实和②源自于现实的理想。”<sup>④</sup>她把这看作列宁



思想上的一种变化、一种重建：“此时最大的决裂就是与他自己的过去决裂”（189）。她把这种决裂和《国家与革命》的主题联系起来：“基于马克思认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列宁认为现在有必要摧毁官僚主义……此时这已成为列宁理论和实践的关键。这是一种真正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的思想结构”（191）。这种思想的重建是一种以苏维埃为基础的工人阶级民主的激进观念，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1905年革命中首次出现，并且在1917年甚至以更大的规模重现：“列宁把他在理论上对一切人的强调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落实到人们管理自己的生活。‘没有警察，没有军队，没有官吏，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士兵，每一个被剥削者，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那就是列宁的梦想，那就是列宁在实践上追求的目标。对列宁来说，人民群众不是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他们自身的活动就是社会主义”（192）。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米夏埃尔·勒维（Michael Löwy）也持有某种类似的观点，他写道，列宁在1917年与自己的过去决裂，集中体现在他对“前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固有的和抽象的原理的抛弃，即‘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俄国的经济发展尚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勒维认为，列宁在完成“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阅读”<sup>⑤</sup>之后作出了这个决裂。

英国政治理论家 A. J. 波朗（A. J. Polan）则持有不同的态度，他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乌托邦”政治最终是“极权主义”，这种乌托邦政治的根源在于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热衷”于黑格尔而不是康德。比起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波朗更喜欢康德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看来，《国家与革命》与官方的列宁主义，或者说甚至是与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并不矛盾，因为列宁所鼓吹的通过工人委员会和苏维埃的直接民主，缺乏带有监督、制衡和完备的政党组织这样一套“政治制度的理论”。这会导致“一种政治学的缺位”，波朗认为这种政治学

的缺位会导致极权主义。<sup>⑥</sup>波朗倾向于把自由的议会民主连同自由市场经济看作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的唯一可能的民主形式。他写道，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官僚政治的批判中也存在着危险的极权主义倾向，这种批判的基础是对韦伯的一种“受到了列宁主义毒害”（99）的理解。从波朗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任何主张超越资本主义的左派激进理论也都将是“极权主义的”。据此推测，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还包括马克思著作中的巴黎公社，卢森堡的革命民主的观念，安东·潘涅库克以工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乃至法国1968年5月和6月所提出的那些思想。这样一种外在的批判对于我们理解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语境和争议意义不大。<sup>⑦</sup>

150

科莱蒂认为，例如在列宁对“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议会的批判”中就能够找到一种激进的民主观念。他写道，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对议会的反民主本质的一种批判——是一种以无限‘充分的’（因此具有质的不同）民主即苏维埃民主的名义所作的批判，苏维埃民主是唯一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民主。”<sup>⑧</sup>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代议民主制之外，像波朗这样的批评家不承认其他任何民主形式。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认真地考察列宁的苏维埃共和制概念，而不是像众多对列宁持批判态度的自由主义者那样，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体制要么不切合实际，要么天生就是极权主义。

毫无疑问，列宁把《国家与革命》看作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例如列宁在1918年首先就希望《国家与革命》能被译为西欧各国的语言（CW 44:160）。早在一年前，列宁是如此坚定地撰写该书，并把这本著作看作他认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其他地方都即将来临的革命的基础，以至于他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L. B. 加米涅夫提出了如下请求：“以下一点暂时请不要告诉别人：要是有人谋杀了我，就请您出版我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Maxism and the State）（还放在斯德哥尔摩）。……我想，如果要出版，一星期时间就够了。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考茨基都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

(CW 36:454)。那是在 1917 年 7 月，列宁正在逃亡途中，在俄国到处都弥漫着反布尔什维克的狂热情绪，列宁面临着通敌叛国的起诉。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反战立场，自由主义的临时政府煽动爱国主义情感来反对他们，甚至控告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当列宁藏身于靠近彼得格勒边境的芬兰乡村时期，列宁让人从斯德哥尔摩寄出了手稿并在 9 月份完成了这本著作。

像《帝国主义论》一样，《国家与革命》这本著作并不是仅仅为俄国民众而写的，当然也没有狭隘地局限于革命前夜的紧迫政治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列宁革命思想的总结。这本著作的写作时间表明，列宁甚至在 1917 年的中期，仍然全神贯注于理论上的问题。尼尔·哈丁对那种把列宁通常看作首先是、最后是而且总是党员的观点提出质疑，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

从想使我们相信列宁天生就是一位杰出的务实政治家的那些人的立场来看，列宁一生中最令人困惑和费解的阶段或许就是列宁在 1917 年 2 月独裁政府垮台后那段动荡的岁月中的活动。……列宁并没有把自己的时间一意孤行地用于在俄国获得党的眼前的战术优势，而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地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所进行的几乎是学术性的、彻底的研究之中，以便描绘出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战略目标。<sup>⑤</sup>

151

在提到 1916 年布哈林论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文章时，哈丁也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布哈林的思想对 1917 年上半年的列宁产生了多么重要的影响”（94），这正是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的时期。哈丁也提到了列宁在两个重要方面超越了布哈林：“布哈林没有作出回答并且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作为中心的问题是：第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什么时可以决定废除国家的指导吗？第二，对于用来取代国家的联合体的形式，有任何明确的建议吗？”（117）当列宁的思想在 1917 年成熟时，

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苏维埃就开始在理论上取代了国家，赋予其国家理论以主体性因素，这种主体因素在布哈林的文章中是没有的。另外，列宁对马克思论述国家的一些重要著作的分析，使他的这本著作更加深刻和具有普遍性。

在《帝国主义强盗国家》(1916)一文中，布哈林对第二国际流行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从社会主义者赞成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这个事实中来寻找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完全错误的。”<sup>⑩</sup>布哈林也写到，现代国家的权力日益膨胀，从而把一切其他机构都置于一个单一的权威之下：

这样就逐渐形成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组织，即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万能组织。它具有无数的职能和巨大的权力，既有精神的权力(各种愚弄手段：宗教、出版物、学校等)，又有物质的权力(警察、军队)。这个力量渗透到金融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毛孔，并给我们的时代打上了特殊的、独有的烙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辩证法：最初曾经是统治阶级的单一组织的国家变成了与其他组织并存的组织，而这又是为了重新变成把其他一切组织都吸收在内的单一组织。这就是当代的怪物，当代的利维坦——国家。(106)

布哈林总结到，在战争的压力下，工人最初都将成为爱国者，但是到最后，一旦战争的暴行和破坏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他们将会奋起反对当代的利维坦国家。

布哈林的著作强调客观因素如国家的集权化，而未来的议会共产主义者(Council Communist)潘涅库克的著作则更加强调主观因素如工人阶级的意识和自主活动。在这期间，列宁也研究了潘涅库克的著作。1912年在与考茨基就革命策略所进行的争论中，潘涅库克指责考茨基把没有加入工会的(不承认工会组织的)工人称为“乌合之众”。潘

涅库克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要在形式上成为某个工会或政党的成员，而是要有“组织的精神”<sup>⑩</sup>，在寻找“新人”（new humanity）的过程中要有结合起来的意识（59）。他进一步写道，“不用考虑一切对联合的外部形式的攻击，富有这种精神的大众总是会用新的机构重新组织起来”（57）。潘涅库克也指责了考茨基仅仅只是要社会主义者接管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而这一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消[Auflösung]国家的强力工具……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sup>⑪</sup>列宁对潘涅库克的这几段话表示强烈的赞同。

列宁既受到布哈林的影响，也受到潘涅库克的影响。然而，他们的著作与列宁的著作有着重要的不同。首先，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潘涅库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都不感兴趣，他们都倾向于持一个“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立场。<sup>⑫</sup>第二，布哈林和潘涅库克都特别关注根据最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的必要性，而列宁也想用一种更加根本的方式来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回到重要的理论本来考察已被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在1914年的考验中是如何失败的。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那样，这导致列宁直接去研究黑格尔。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正式诠释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和《法兰西内战》（*Civil War in France*），马克思的这些文本早已被丢在脑后，甚至被第二国际的左派激进分子丢在脑后。杜纳耶夫斯卡娅写道：“正如他在写作《帝国主义论》时曾‘体验’了《逻辑学》一样，他现在则再创作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就是《国家与革命》。”<sup>⑬</sup>

第三，布哈林谈论的是利维坦国家，而列宁（尽管《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本身没有谈到）在1917—1918年谈的更多的则是苏维埃，即向资产阶级国家发出挑战 and 取而代之的主体性因素。尽管他没有提到《黑格尔笔记》，但是哈丁指出了列宁分析帝国主义和国家的辩证法特征：“列宁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强烈的理论性或辩证性。在列宁

153 1916—1917年期间的著作中，人们自始至终都会遇到这样一个核心主题，即资本主义在其帝国主义阶段，不仅把国家机器的寄生状态发展到极致，而且同时也创造了超越这种国家的条件。局限于帝国主义的内部，无可辩驳地存在于被倒置的形式之中，正是资本主义和国家借此得以被超越的这些结构，在列宁看来，这就是信念的辩证的展现。”<sup>⑩</sup>哈丁也谈到了列宁关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独创性的观念”，并把它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描述的景象”（123）联系起来。虽然列宁已经阅读了黑格尔，但是他从来没有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因此，与青年马克思的联系很可能是间接的：在他1917—1918年的著作中，列宁对苏维埃，对来自下层的民主以及群众行动的强调就是与《黑格尔笔记》的一个重要联系，在《黑格尔笔记》中，列宁既强调客观性，也极其强调主体性，这对于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极不平常的，而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却是比较明显的。

虽然列宁在1917—1918年的著作中强调了主体性，但他也对第二国际那种典型的经济分析方式轻描淡写。罗伯特·瑟维斯在研究1917年《四月提纲》时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他的评论也适用于列宁1917年的全部著作：“最令人惊奇的是，列宁没有提到拟议中的社会主义政权下的工业组织……除了一般地要求苏维埃控制‘社会生产和产品交换’以外，对于中央计划什么也没有说……他关注政治和苏维埃并把它们作为政治生活的中心。”<sup>⑪</sup>

在1917—1918年论述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列宁虽然从未明确地提到黑格尔，但是他的确偶尔提到了辩证法。现在让我们转向《国家与革命》这本著作，该书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 《国家与革命》

《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大部分内容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两本著作中相关的文本分析有关，这两本著作都写于

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成就，并据此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愿景，作为劳动人民直接进行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写道，不仅需要摆脱资本的统治，而且需要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sup>①</sup>他相当详细地批判了现代国家，154“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官厅、教会和法院”（328）。公社的目标是“取代阶级统治本身”（331）以及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马克思表明要“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331）。他写道，公社激进民主的观念也包括①选民可以直接和立即撤换他们的代表，②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331）的观念，以及③在大多数情况下，工厂由工人接收和管理。马克思总结说，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334）。

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马克思阐发了一种革命组织观念和他的未来社会主义观念。马克思自己的追随者和他在德国的主要对手、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的领导人费迪南·拉萨尔在德国制定出一个妥协的纲领，这些观念就是马克思在对这个纲领进行尖锐的批判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哥达纲领》要求“公平分配劳动所得”<sup>②</sup>，而马克思则谈到超越资本主义之后的两个阶段。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5）这第一个阶段中，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工人的工资按照他们的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予以支付。在第二个阶段中，社会已成为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生产者分享任何一个劳动者的所得，并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已被消除：“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87）。这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最著名的描述之一。

马克思尖锐地猛烈抨击《哥达纲领》中的拉萨尔信条，即对工人阶级来说，“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88）。他特别提到了农民，并指责拉萨尔与地主阶级结成联盟。马克思也批判了纲领中这样的观念，即工人阶级将会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89）争取自身的解放，并且断言这是对国际主义的背离。在列宁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中，马克思尤其强烈地反对纲领中“自由国家”（94）的目标：“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绝不是……工人的目的”（97）。

《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包含有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描绘，但是第二国际并不太重视这些文本，大体上是因为他们已经质疑那种在世纪之交已成为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存在于诸如考茨基和希法亭这些理论家们的著作之中，强调通过集中的经济计划来取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改善全体工人的生活状况。

在《国家与革命》对于这些文本和其他文本的讨论中，列宁自始至终都关注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观点，即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摧毁”而不是“接管”旧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这样来解释马克思：“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CW 25:411）。列宁也没有忘记他较早前对黑格尔的研究，因为他将马克思的观点称做不仅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是“深刻的哲学世界观”（CW 25:412；增加了黑体强调）的产物。帝国主义时代，连同其垄断的资本主义及其甚至更为集中的计划，开创了列宁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CW 25:387），这意味着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机器统治着工人阶级：“特别是帝国主义，即银行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CW 25:415）。列宁并没有主张接管这种国家机器。



列宁正在讨论一种以农民和工人实行直接的群众自我管理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它本身就是向“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的一个过渡：“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CW 25:426)。列宁在这里以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为基础，正在探讨废除议会制，代之以由俄国农民和工人在1905年和1917年所自发创造的新机构即苏维埃的统治。

列宁此时争论的不是策略而是目标，而且他心中的目标不是通常的经验主义意义上的世界的目标，而是一种基于人民革命的实际经验基础上的无阶级社会所应当具有的景象。从1914年开始，通过对黑格尔的研究，然后先是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探讨，再是对国家与革命的探讨，列宁对基本的问题逐渐有了新的见解。与其说列宁关注改良与革命之争，或哪个集体例如农民是真正革命的，不如说列宁此时把争论的焦点放在群众自主活动这一新概念上，放在革命和新社会应该具有的新景象上。正如科莱蒂说：“列宁的批评并不是直接针对那些不想夺取权力的人。他批评的对象不是改良主义。相反，他的批评直接针对那些渴望夺取权力但同时却不愿摧毁旧的国家的人。他所针对的作者是考茨基。更清楚地说，不是在1917年后开始出现的那个考茨基……而是那个在其著作中致力于反对机会主义的考茨基：那个想要革命然而却不想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考茨基。”<sup>18</sup> 这里的关键并非仅仅是列宁从1914年开始反对考茨基的改良主义。列宁也在反思他对考茨基早期著作的支持，其中一些著作如《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是相当“左”的，并且也没有谈到要真正摧毁国家。

一年后，卢森堡在德国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直接民主或委员会民主的概念。她清楚地表明这个概念是基于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在1918年最后几天在德国新的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她抨击“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官式马克思主义”，并且表明德国的

“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是“俄国革命为世界革命所创造的第一个口号”。<sup>⑧</sup>把委员会与议会民主对立起来，这样的提法在她的早期著作中是没有的；他们似乎都受了1917—1918年列宁提法的某些影响。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卢森堡在民主问题上对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尖锐批判，正如稍后将会表明的那样。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提出在向没有国家的社会的过渡中实行下述类型的革命政府：

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①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②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③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CW 25:486）

157

他也承认，当时“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后一派别在他们1910—1912年与考茨基和倍倍尔的激烈争辩中“代表马克思主义”（CW 25:488 - 489）。这又是一个含蓄的自我批评，因为在这场重大争论中他没有袒护任何一方。

他明确表示不赞同考茨基反对所谓的原始民主：

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我们要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勇气，要把他们的实际措施看作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破坏

官僚制。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工作日，使**群众**能过新的生活，使**大多数**居民无一例外地**人人都**来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CW 25:494）

由 100 页材料所组成的列宁笔记对其中的很多概念都预先作了详尽阐述，这本笔记是以“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标题出版的。构成《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这些笔记，写于 1917 年 1 月和 2 月，比起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问题的笔记或关于黑格尔的笔记，这个笔记要简短得多。比起《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与《帝国主义》这本著作来，这些笔记也更加接近《国家与革命》最终的文本。但是有一些重要提法在已经出版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并没有出现。其中，列宁讨论了 1871 年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变化，这些讨论似乎再次让我们看到列宁对其源自黑格尔的“对立面的转化”概念的运用，尽管他在这里没有明确地使用这个术语。他在此描述了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渡以及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向“官僚”的过渡。他写道：

158

1871 年以后的变化呢？所有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的一般性质、它们的总和就是：官僚机构**不论在哪里**都猛烈地增长了（既在议会中，在它内部，也在地方自治机关中，也在股份公司中，也在托拉斯中，等等），这是第一。第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四分之三“长入了”**这样的**官僚机构。因此，社会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之间、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分裂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改良派和社会爱国主义者使官僚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革命派应当“**摧毁**”这个“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摧毁它，用“公社”，用新的“半国家”来代替它。<sup>⑥</sup>

这段话并没有在《国家与革命》中加以阐述，而这段话更加充分地表明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和他关于国家的著作之间的联系。

对于列宁后来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著作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列

宁在其笔记中简要地提到了苏维埃：“这一切大致可以简单明了地表述如下：用工人代表的苏维埃和他们的受托人代替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和议会。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sup>(51)</sup>很显然，这是列宁在1914年之后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到有必要重建苏维埃，苏维埃最初是由工人在1905年革命中创立的。苏维埃在1905年之后被政府摧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甚至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忽视，而在1917年革命中再度出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玛丽安·索沃(Marian Sawyer)得出结论说：“1917年1月至2月间，列宁在理论上的这种飞跃绝不是与俄国苏维埃运动的东山再起联系在一起”，因为列宁的声明是在1917年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周。<sup>③</sup>虽然在列宁的笔记中，列宁1917年苏维埃国家的核心观念在这里已经表明了，但是在超过100页的笔记中，这种简短的以及带有某种试验性的提及也没有向我们表明，苏维埃在几星期之后一旦再度出现，它在列宁的思想中是如何占有中心地位的。<sup>④</sup>然而，索沃正确地指明了列宁1917年论苏维埃的著作在本质上具有理论的性质。它远远超出了口号，或者甚至远远超出了政治纲领：他对苏维埃的分析是其理论著作的核心，这些著作不仅是写给俄国人的，而且是打算写给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159

最后，在这些笔记中，列宁阐明了他与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问题上的一些不同之处。在列宁对布哈林的文章所做的旁注中有很多问号和“错误，不完全”这样的词句。布哈林倾向于把握无差别的总体性——利维坦国家，无产阶级粉碎了的，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列宁的辩证法则关注每一领域中的矛盾。因此，对列宁来说，新的国家会产生一种新的反抗形式：工人阶级被区分为以官僚工人和工人贵族为一方和以普通工人为另一方，并且现代帝国主义引起了从爱尔兰到印度的新形式的民族革命。布哈林最为具体地研究了国家和统治的新结构，而列宁则最为具体地研究了反抗的新形式和组织的新形式，这种组织的新形式在1871年和1905年的革命剧变中得到了发展，在1917年则正处于发展之中。

列宁的新构想很快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1917年4月列宁返回俄国的那天起，这个构想就在几本重要的小册子，在数不清的讲话和文章中被描绘出来。下面我就开始讨论一些最为重要的文献。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国家与革命》未完成的部分，《国家与革命》的手稿正好在列宁即将讨论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时候中断了。列宁在1917年11月30日结尾的附言中写道：“作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CW 25:497）。

### 革命的新构想：1917—1918年的通信、演讲和小册子

虽然就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以及对已经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来说，《国家与革命》构成了列宁1917—1918年著作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些重要的演讲和小册子则极大地扩展开了这本书中提到的具有全新人类关系的一个新社会的构想。把这些材料和《国家与革命》综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很多暗示，如果列宁有能力完成这本书，包括论1905年和1917年3月革命这章，那他毫无疑问早就写了。

在1917年3月8日<sup>⑥</sup>革命爆发后，列宁在《远方来信》中即刻发表了声明。《远方来信》总共有45页，其中一些在列宁生前从未发表过，这些信件写于三月革命和他几周后动身返回俄国这段时间内。直到第三封信，列宁才开始强烈表达存在于《国家与革命》中的那种思想。这是列宁思想上的一种变化，从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决定不在《真理报》（*Pravda*）上发表这封信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为了在临时政府中为布尔什维克寻求一席之地，事实上采取了与列宁相反的立场。列宁在第三封信中写了这样一段重要的话：

目前的口号就是组织起来。但是仅仅这样说，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一方面，组织起来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也就是说，光是指出必须“组织群众”，还是根本没有说明问

题；另一方面，谁仅仅这样说，谁就只不过是自由派的应声虫，因为自由派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正是希望工人的眼光不要超出一般的“合法”……组织，也就是希望工人只要加入自己的党、自己的工会、自己的合作社等就行了。

工人根据自己的阶级本能懂得，在革命时期，他们不光是需要一般的组织，他们还需要与此完全不同的组织，他们正确地走上了1905年俄国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通过吸引士兵代表，自然还通过吸引农村雇佣工人代表以至（采取这种或那种形式）全体贫苦农民代表来发展、扩大和加强苏维埃……

那么请问，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做些什么呢？我们于1915年10月13日在日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曾经写道：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被看成是起义的机关，是革命政权的机关”……

无产阶级……应当“打碎”（马克思用语）这个“现代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使警察、军队和官僚同普遍武装的人民融为一体……无产阶级应当把一切被剥削的贫苦居民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使他们自己能够直接掌握国家政权机关，自己组织起这种政权的机构。（CW 23:323-326）

这封信是列宁对自己的新社会主义观所作的最早阐述，正好是在写作《国家与革命》时写下的。该信在列宁生前没有发表。尽管信中提到1915年的文章把苏维埃称做“起义的机关，是革命政权的机关”，但是在列宁1915年附带提到苏维埃和列宁1917年把苏维埃作为俄国革命的重要的构想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同样显著的是，在第一段，列宁在信中尖锐地批判了一个列宁主义通常赞同的观念：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是建立政党。列宁在彼得格勒的同事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们，对于这封寄给他们的信的新颖之处有着准确的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拿来发表的原因。

显然，在1917年三月革命以及苏维埃的再度出现之后，为了写作《国家与革命》，列宁继续研究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著作。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革命爆发后这周列宁的活动时写道：“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伊里奇去了硕大的瑞士的工人中心绍德封(Chaux-de-Fonds)。伊里奇非常高兴去那里……巴黎公社的思想把公社的经验运用到全新的展开的俄国革命运动中来的思想以及避免公社错误的思想，那些天来在伊里奇脑海中盘踞了很长时间。”<sup>⑥</sup>许多学者，甚至包括像卢卡奇这样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列宁的“实践”维度；他们声称，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中断了《国家与革命》的手稿，这表明“列宁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总是把实践放在首位”。<sup>⑦</sup>然而，克鲁普斯卡娅似乎向我们展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1914年列宁在他一生政治上最为紧要的关头研究黑格尔，并且此时，在其最重大的政治活动的前夕，他既没有投身于对当前事态的研究，甚至也没有投身于对最近的俄国革命的研究，而是投身到马克思关于国家、官僚主义以及民主革命的研究中。

因此，列宁的独特性也许并不在于他强调事物的实践方面，而更多地在于他在革命期间想方设法地试图继续进行严肃的理论研究，并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这于1917年绝大多数其他领导人不同。因为很显然，直到1917年1月关于1905年革命的演讲为止，《国家与革命》几乎还没有构思，更不用说完全成稿，然而到1917年9月就完成了。在1917年3月至9月这段动荡的日子里，还有哪位俄国政治人物撰写了一本理论著作？更不用说是如此严肃的理论著作。正如哈丁所表明的那样：“与孟什维克为其陈旧的策略所作的辩护相比，列宁对其新政治策略所作的理论辩护要更加详尽和一致得多……他详细阐述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为走向社会主义进行辩护……孟什维克甚至没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家试图与之并驾齐驱，或对布哈林与列宁在1914年至1917—1918年这一时期所阐述的理论前提进行实质的批判。”<sup>⑧</sup>要是哈丁能够在“策略”前加上“黑格尔辩证法”几个词的话，那么他除

了表明他所提出的存在于列宁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不同之处，他也能够区分列宁和布哈林这两个按理说是完全不同的理论家。

162 对列宁来说，在《远方来信》之后，接下来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这个提纲是他结束流放返回时立即发表的。这个提纲非常具有争议性，以至于当列宁第一次提出提纲时，实际上没有获得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支持。只有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在那天发言支持列宁。在这个提纲中，列宁提到了他围绕着马克思论巴黎公社所做的理论工作，正如第5点所表明的那样：“(5)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上到下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CW 24:23)。在这里，列宁清晰地阐明了一个非常近似于在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著作中所发现的纲领。这不仅意味着与孟什维克产生了分裂和争论，而且意味着与“老布尔什维克”都产生了分裂和争论。

在宣读《四月提纲》之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本人强调要与自己布尔什维克的过去决裂：“这里，我们会听到喜欢把自己称做‘老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反对者的喧嚷声。……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总的说来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CW 24:44)。在对革命“丰富多彩”的特征的探讨中，列宁可能也会再次汲取他《黑格尔笔记》中对普遍与特殊的讨论，但是在这里更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是列宁对其新观念的理论阐述，这些新观念是在此时尚未发表的《国家与革命》中第一次提出。

在1917年11月1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本50页的小册子中，列宁概述了《国家与革命》一书的一些中心思想：

可是，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



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国家机器，而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我在一本小册子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的第一分册已经印好，不日即可问世，书名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巴黎公社创造了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俄国工兵农苏维埃也是**这一类型的“国家机构”**。……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国家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但是，它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且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CW 26:102）

然而，11月1日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局限于重复《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图式。它对新社会的特征，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管理也作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描述。列宁对此从不同方面反复地推敲，在这里举例说明什么样的管理才是“公社”化管理：

163

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出，人民中间蕴藏着什么样的回击资本家的潜在力量；只有那时，恩格斯称为“隐蔽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才会显示出来；只有那时，如果工人阶级政权有一万个公开的或暗藏的、积极活动或消极顽抗的敌人，就会有一百万个新战士起来和他们斗争，而这些新战士至今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他们一直在贫困折磨和绝望状态中苟延残喘，不敢相信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生活的权利，不敢相信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全部实力也会为他们服务，不敢相信无产阶级民兵分会完全信任地召请他们直接地、经常地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CW 26:126）

列宁对这个笔记的总结，相当明显地汲取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CW 26:130）。<sup>⑨</sup>那可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对列宁设想的由那些与1917—1918年俄国工人和农民不断自发发展

相联结的群众直接统治的这种方式的实际描述。

这种声明和观念几乎一直伴随着十一月革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几天之后，列宁在一次演讲中说：“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造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构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CW 26:288-289）。这种观念很好地引导了列宁的政治思想，把列宁带入1918年。

164 在1917年11月题为“怎样组织竞赛？”<sup>⑧</sup>的文章中，列宁对他在1917—1918年设想的新社会所具有的一个最显著特征作了描述。列宁写道：“必须组织来自工农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套公式和由上面规定统一办法的企图。无论是死套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统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独立性、放手的行动、雄伟的魄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套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CW 26:413）。列宁一方面号召在农民与工人之间展开竞赛，另一方面也号召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竞赛。然而，他注意到：“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一定会克服这些毛病”（CW 26:412）。在这里，列宁提出了当来自群众最基层的因素进入管理机构时实际存在着的一个问题：他们的胆怯，他们数世纪以来与受到更多正规教育和更高社会阶层人们之间的差异。民主制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很少会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是极其重要的。

列宁重要的报告《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几乎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6个月之后于1918年4月发表，该报告仍然与先前所讨论的基于《国家与革命》的那些主题具有广泛的连续性。虽然当时他的确提出“一种妥协，是对巴黎公社的原则的背离”，同意聘用要附给高额报酬的

“资产阶级专家”以帮助管理经济(CW 27:249),同时也提出进行更多的“监督”,这篇文章的中心点仍是坚持和深化苏维埃基层民主:“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平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即使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贫民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CW 27:273-274)。他也强调:“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CW 27:275)。总而言之,到了1917—1918年,列宁似乎的确远离了他1902年的《怎么办?》。在那本对考茨基的思想作了阐释和引申的著作中,列宁提出工人阶级就其本身而言只能达到工联意识的水平。

### 1919—1923 年对官僚主义批判的矛盾性

1917—1919年这段时期,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其他几个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似乎都即将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的激进过渡,相比之下,到了20世纪20年代,革命的浪潮已经消退。在国内战争的漫长岁月中,列宁对群众直接管理的讨论迅速降温,代之以集中和专制的政策,这个政策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到了1920年4月,他解释说:“独裁权力和个人管理同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矛盾”(CW 30:503;增加了黑体强调)。正如罗伯特·丹尼尔斯所说:“绝大多数党员都没有认真执行《国家与革命》的纲领,至少是在其日常活动中没有执行。在国内战争的压力下,这种对《国家与革命》的纲领视而不见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当政治权力的真正中心转向了党尤其是党的高级组织,一向被视为体现1917年革命管理措施的苏维埃就不再为人们所遵循。”<sup>⑧</sup>然而众所周知,列宁在1922—1923年再一次经常性地对官僚主义进行批判。

在著名的1922年底的“遗嘱”中,列宁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称之

为官僚主义者，并且极力主张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开：“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在这封信的一个补充中，他进一步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对 1922 年 12 月 24 日一信的补充：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CW 36:594 - 596）。<sup>⑥</sup>然而，在列宁这篇以及其后来论官僚主义的著作中，人们所遗漏的正是已经完善的、他所分析问题的辩证法对立面的概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概述了资本新形式的产生，而且指出了一个新的革命主体，这个新的革命主体产生于并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和垄断过渡：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中“较卑微低下的”阶层已经高涨的革命意识。此外，列宁的国家和革命理论批判了现代集权的官僚资本主义，并探讨了它的直接对立面，渴望由工人直接统治，不论是采用巴黎公社的形式还是采用俄国苏维埃的形式。但是，在“遗嘱”中，辩证法的这种形式似乎陷入了停顿状态。我们已经发现列宁思想中的一个真正屏障。

对 20 世纪 20 年代列宁立场的考察表明，他从未放弃在《怎么办？》中他第一次详尽阐述的对于先锋队政党的信念。这似乎与他 1917—1918 年关于基层民主的著作的并存并不协调，并且似乎一旦世界革命不再是初露端倪时，这种信念就会强有力地再次显现。例如，1922 年 3 月 26 日他在写给后来成为斯大林政权一名重要成员的维亚切斯拉

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信中说：“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CW 33:257；增加了黑体强调)。接下来是建议莫洛托夫增加入党的难度。<sup>③</sup>

列宁怎么会一方面在《国家与革命》中讨论基层民主，而另一方面却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到苏联的“无产阶级”的特性不是建立在底层群众的参与上，而是建立在“党的老近卫军”的基础上？<sup>④</sup>部分原因就在于俄国1922年面临的可怕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以及无产阶级工人的士气严重低落，并且列宁只是寻求保住权力几年，直到德国或其他地方的革命能够结束西方国家对俄国经济的封锁和对俄国的全面孤立。但是，如果有必要追问的话，是什么使得列宁想要保住权力而不允许苏联垮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如果他仅仅只是追逐权力的话，那他在1917年春为什么不接受妥协从而在临时政府中获得一个职位，正如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如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当时所力劝的那样？如果列宁不仅仅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正如他全部的生活和工作的历程所表明的那样，那么，他是怎样设法（即使部分地）使他的苏维埃民主的概念与在经济中个人管理的概念和政治领域中由党的老近卫军统治的概念相一致？

部分答案或许在于列宁理论研究中的这样一个要素，列宁甚至在1917年的理论研究中仍然保留精英，而且在1914—1915年的黑格尔研究之后也没有从根本上对它进行辩证的反思，这个要素是：1902年他在《怎么办？》中第一次详尽阐述的先锋队政党的概念。虽然列宁后来的确相当大地修改了这个概念，并且在1917年党的领导的观念几乎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但是，列宁从未提出一个更加新的和更加辩证的组织概念。正如杜纳耶夫斯卡娅所表明的那样：“不幸的是，列宁在哲学上和在不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上的巨大转变，并没有扩展到列宁关于

党的概念，尽管列宁关于党的概念在现实的革命中作了种种修正，但它在本质上仍然停留在1903年的认识上。”<sup>⑤</sup>列宁先锋队的观念在1920年第三国际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成员资格的二十一条之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其中第十二条写道：“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构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sup>⑥</sup>在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一条的争论中，就共产党的作用问题在大会上作主题报告的季诺维也夫走得更远。他仅仅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对1917年革命本身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就宣称现存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先锋队政党：“俄国革命的经验被广泛讨论。这场革命最重要的经验是，如果我们没有在军队中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党，没有铁的纪律，没有二十多年来的组织工作，那么毫无疑问，我们至今会被击败二十多次。”<sup>⑦</sup>如果列宁对他的观点有一丝不赞同，他都不会表达这些思想。这是列宁1914年之后革命辩证法的严重缺陷。党的概念对于列宁1918年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方面的内容来说在很多方面都起着主导的作用。

或许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段话有助于说明列宁后来没能从根本反思其党的领导的概念，正如早些时候所表明的那样，列宁在他的《黑格尔笔记》中摘录了这段话，但实际上没有加以讨论。这段是：

有一点是永远值得惊讶的：康德哲学怎么会既然认识到它所停留于其上的那种思维对感性实有的关系，只是简单现象的相对关系，并且很乐于承认和宣称两者的更高统一是在一般理念中，例如在直观知性的理念中，而又终究停留在那种相对的关系和这样的主张上，即概念与实在是并且始终是完全脱离的——于是，那个被康德哲学说成是有限认识的东西，被认为是真理；而这个被它作为真理而认识的，并从而提出了

明确概念的东西，却又被宣称为过分的、不可容许的和想象的  
事物。(SL 592;增加了黑体强调)

用这段话中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来说，列宁在其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停留”，而不是沿着其理论思路直到从中得出结论。他在《黑格尔笔记》中所阐发的世界观的辩证观念被束之高阁，与其现实的主要方面即党的领导(the party to lead)概念相分离。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不想堕落到存在于纯粹直观理解的康德二元论，那么毫无例外地要运用辩证法的方法。

168

季诺维也夫甚至极其粗鲁地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有一个先锋队政党，我们也有一次成功的革命，因此先锋队政党是决定性的因素。季诺维也夫所说的难道不是那种纯粹直观的理解吗？季诺维也夫不进行分析，宁可根据草率的经验和常识性的理解而作出直观的断言。<sup>⑧</sup>然而，甚至在其1914年之后的著作中，即在他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期间，列宁也没有真正提出甚至也没有鼓励提出一种新的概念用来取代那种缺乏辩证思维的党的概念。

列宁不仅仅只是没有从根本上反思其党的领导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当他开始对官僚主义的危害进行认真而具体的分析时，他自己也没能把例如源自于黑格尔的“向对立面转化”的概念应用到他自己的、现在已经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sup>⑨</sup>，即使他能够运用这个观念来分析已经堕落为官僚主义和改良主义组织的第二国际。尽管如此，当他在1922—1923年面对显然处于非革命形势中的布尔什维克时，他意外地停止了，并没有对其结论进行初步批判。

不管是否考虑到在沙皇俄国进行秘密革命或许是必须的，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也不论战时共产主义集中与专制的措施在内战期间对于保卫革命免受敌人的破坏来说是否必要，卢森堡早期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敏锐批判仍然具有一些影响力。她1918年在监禁她的单人牢房中写下这些批判，并且在生前没有公开发表<sup>⑩</sup>，但它此后已成为一个广为阅读的文本。虽然她在总体上赞成布尔什维克革

命,但是她也对其过度集中和内部缺乏民主进行了猛烈抨击:

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社会主义民主不再是仅仅在期望中的乐土才有的东西;它不是某种作为人们应得的圣诞礼物的东西,这些人在此期间对于少数社会主义独裁者忠诚地加以支持……

169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理应沿着这样的方式发展下去,而不是使他们遭受世界大战可怕的强制,遭受德国人的占领以及所有与之相联系的极度困难,这些将不可避免地要歪曲社会主义的政策,然而,灌输的或许是最美好的意图和最完美的原则……

只有当他们把非做不可的事情装成出于好心做的,当他们想要把由这些可怕环境所强加给他们的所有策略都凝固为一种彻底的理论体系,当他们想要把这个体系作为社会主义策略的模式而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推广的时候,就产生了危害。<sup>④</sup>

用这种方式提出革命之后的革命的民主问题,与此同时又要为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辩护而不是为议会民主辩护,在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作的肯定性批判方面,卢森堡当时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刻一些。尤其是当她提倡多元的革命民主时更是如此:“只有政府支持者的自由,只有一个党的成员的自由——尽管他们人数众多——这根本不是自由。对那些不同见解的人来说,自由是永恒的和固有的”(69)。她对一党制国家的批判是一种最具原创性和预见性的批判,具有独特性,因为这种批判没有完全否定布尔什维克革命,而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某些设想本身作了一种内在的批判、一种内部的批判。<sup>⑤</sup>

尽管存在着种种局限,但是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仍然对革命的辩证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指明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的增长及其辩证法的对立面方面,在创立像苏维埃这样的来自下层群众直接的自



我管理形式方面,列宁能够提出一种真正辩证的革命理论。我已经提出这至少是部分来源于他在《黑格尔笔记》中所阐发的主体性概念。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到苏维埃观念的深远意义:自1917年以来,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还多次出现过,不仅是在紧接着1917年革命那段时期出现过,如意大利和德国的例子,而且还在像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法国,1974—1975年的葡萄牙以及1978—1979年的伊朗等这样如此不同的革命情形中出现过。列宁不是唯一一位详尽阐发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国家与革命》是论述该问题中最为重要的一部。然而,尽管列宁的国家和革命概念具有创新性和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是它仍然存在着某种矛盾和模棱两可的情况,因为他没有对他早期的党的领导概念加以辩证的批判。党的领导的概念甚至在1917年仍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部分,尽管那时很少提到这一概念,但很快这一概念又被强烈地加以重申。这就导致向中央集权、官僚主义以及永垂不朽的一党制国家的倒退。

## 注 释

275

- ① Adam B. Ulam, *The Bolsheviks*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p. 353.
- ② Robert V. Daniels,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Ideology,"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2, no. 1 (1953): 22.
- ③ *Ibid.*, p. 23.
- ④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 187.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⑤ Michael Löwy, "De la Grande Logique de Hegel à la gare finlandaise de Petrograd," in his *Dialectique et révolution: essais de sociologie et d'histoire du marxisme* (Paris: Éditions Anthropos, 1973), pp. 142-143. 也可参见美国激进派历史学家路易斯·梅纳什(Louis Menashe)的煽动性文章:"Vladimir Ilyich Bakunin: An Essay on Lenin," *Socialist Revolution* 18 (1973): 9-54, 然而,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黑格尔笔记》。

- ⑤ A. J. Polan,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129 - 130.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也可参阅韦恩·加巴尔迪(Wayne Gabardi)发表在《理论与社会》第 16 卷第 4 期(1987) (*Theory and Society* 16, no. 4 [1987]) 第 629 - 636 页上的评论性文章。
- ⑦ 更为严肃地对待韦伯和列宁之间的分歧的内容,请参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中具有代表性的讨论,在这本书中一个简短的讨论中,他从尝试接近直接民主的意义上,把“共和制的苏联模式”作为“直接民主的一种替代物”(第 293 页)。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在《掌控或粉碎官僚主义:韦伯和列宁论政治、国家和官僚主义》(“To Control or Smash Bureaucracy: Weber and Lenin on Politics, the State and Bureaucracy,”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1974—1975]: 69 - 108)中,对其中一些问题作了批判性的探讨,波朗并没有提到这个人。
- ⑧ Lucio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trans. John Merrington and Judith Whit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2), p. 224.
- 276 ⑨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p. 83.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哈丁对《国家与革命》的论述可能是他书中最好的一章。
- ⑩ Bukharin, “The Imperialist Robber State,” in Lenin, *Marxism on the State: Preparatory Material for the Book,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Moscow: Progress, 1972), p. 103. 下述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在这个版本中,布哈林的文章连同列宁的旁注一起出版。紧接着这一段,列宁写道“正确”。这本重要的著作没被收进 45 卷本英文版的《列宁文集》。这本著作的大部分内容 1930 年用俄文第一次出版。
- ⑪ Anton Pannekoek, “Marxist Theory and Revolutionary Tactics,” in D. A. Smart, ed., *Pannekoek and Gorter's Marxism* (London: Pluto, 1978), p. 55.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⑫ Cited in Lenin, *Marxism on the State*, pp. 74 - 75.
- ⑬ 在第 4 章中已讨论了布哈林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敌视。至于潘涅库克的哲学立场,潘涅库克的思想传记作者约翰·格柏(John Gerber)在《安东·潘涅库克和对解放的社会主义的追求》(“Anton Pannekoek and the Quest for an

Emanicipatory Socialism,"*New Politics* 2, no. 1 [1988]: 119 - 130)一文中写道,潘涅库克的观点有“严重的缺陷”,包括有“狭隘的哲学唯物主义,归纳主义的方法论”和他“完全孔德式的信仰科学和严格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念”(128)。

- ⑭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 191.
- ⑮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pp. 126 - 127.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⑯ Service, *Lenin*, vol. 2, p. 159.
- ⑰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2, p. 328.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⑱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4, p. 87.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⑲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p. 219.
- ⑳ Luxemburg, in *Rosa Luxemburg Speaks*, ed. Mary-Alice Waters (New York: Pathfinder, 1970), pp. 411, 414.
- ㉑ Lenin, *Marxism on the State*, pp. 50 - 51.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㉒ 这里我已替换成了玛丽安·索沃(Marian Sawer)对列宁提到苏维埃的更为清晰的译文,尽管我对《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莫斯科译文也引用了一页的篇幅。参见索沃的重要文章,“The Genesis of *State and Revolutio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1977), p. 218.
- ㉓ Sawer, “The Genesis of *State and Revolution*,” p. 219.
- ㉔ 例如,迟至1917年1月,列宁的《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CW 23:236 - 253)在其《全集》中有18页长,谈论苏维埃的只有不到半页的篇幅。苏维埃在1917年再度出现以后,列宁从根本上改变了在其著作中不重视苏维埃的这种情况。
- ㉕ 我在这里使用了1918年启用的西式日历,在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它代替了使用更为普遍的旧式日历,按照旧式日历,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917年2月,第二次则在10月。我这样做是为了着重强调1917年革命与西方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革命开始于彼得格勒的劳动妇女于1917年3月8日举行的示威,这场示威是全世界庆祝国际妇女节的一部分。有关说明,参见 Sheila Rowbotham, *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1973)。

- ⑳ Krupskaya, *Memories of Lenin*, p. 337.
- ㉑ Lukács, 1967 postscript to his *Lenin*, p. 100.
- ㉒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p. 100.
- ㉓ 马克思在 1843 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p. 182)。列宁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这篇文章。
- ㉔ 莫斯科版的《列宁全集》把俄语 *sorevnovanie* 译为“竞争”(competition), 但是, 我这里使用的是“竞赛”(emulation), 这是由艾伯特·雷西斯(Albert Resis)提供给我的更为准确的翻译。
- ㉕ Daniels,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p. 35.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 2 卷)中表达了一个更为愤世嫉俗的观点：“按照《国家与革命》, 只有无知者或狡诈的资产阶级才会声称, 工人没有能力直接和共同管理工业、国家和行政机构。两年后, 证明只有无知者或狡诈的资产阶级才会声称, 工人有能力直接和共同管理工业、国家和行政机构”(第 505 页)。
- ㉖ 虽然我引用的是莫斯科版的《列宁全集》, 但我再一次用到了由托洛茨基发表在《被隐瞒了的列宁遗嘱》(*The Suppressed Testament of Lenin*)中第 5-7 页的译文。
- ㉗ 在 *Before Stalinism: The Rise and Fall of Soviet Democracy* (New York: Verso, 1990) 中, 塞缪尔·法伯(Samuel Farber)竟然认为, “一党制国家不是在国内战争期间, 而是在 1921—1922 年这段时期全面彻底地建立起来的”(第 28 页)。法伯对在 1917—1922 年间苏维埃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兴衰作了相当不错的讨论。
- ㉘ 应该注意的是, 莫洛托夫正逐步成为斯大林最残暴和最顽固的助手之一, 毫无疑问, 至少可以部分地把列宁的信看作对他的行为的辩护。例如, 参见最近出版的由艾伯特·雷西斯编著的《莫洛托夫回忆录: 与费利克斯·丘耶夫的对话》(*Molotov Remembers: Conversations with Felix Chuev*) (Chicago: Ivan R. Dee, 1993), 他吹牛说, 他在这一时期收到了很多来自列宁的私人信件。
- ㉙ Dunayevskaya,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p. 156.

- ⑳ “Conditions of Admission into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Helmut Gruber, e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the Era of Lenin* (New York: Doubleday, 1972), p. 244.
- ㉑ Riddell, ed., *Workers of the World and Oppressed Peoples, Unite!*, pp. 150-151. 278
- ㉒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托洛茨基对黑格尔辩证法几乎没有兴趣,他从直观中得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理论范畴:“离开直观,也就是说,离开下意识的感觉,任何伟大的工作都是不可能的,尽管下意识的感觉可能被理论和实践工作所发展和丰富,但它一定是根植于个人的本性之中。无论是理论教育,还是实践常规都不能够取代[它]……每当革命条件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和中断,这种禀赋就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1905年的事件给了我启示,我相信这种革命的直观,这种革命的直观赋予我在后半生能够依赖于它的所具有的支持。”参见 Trotsky, *My Lif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1), p. 185。托洛茨基在写作《列宁》的过程中也将这一范畴应用于列宁,“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列宁也“需要我们称之为直观的神秘的创造力”。参见 Trotsky, *Lenin* (New York: Blue Ribbon, 1925), p. 193。从黑格尔《逻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思维是康德二元论的典型实例。
- ㉓ 杜纳耶夫斯卡娅后来以这一方式使用了列宁的“向对立面转化”的观念,她从1941年起提出了这个概念即斯大林的俄国是一个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特别参见她被收集在《国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The Marxist-Humanist Theory of State-Capitalism*)中的文章。
- ㉔ 多年来,虽然讲述着许多相反的故事,但直到今天,人们也极少怀疑卢森堡打算出版她的批判,因为在新近发现的1918年致波兰同志的信中,她对此作了指示。参见 Feliks Tych, ed., “Drei unbekannte Briefe Rosa Luxemburg's über die Oktoberrevolution,”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27, no. 3 (1991): 357-366。
- ㉕ Luxembu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pp. 77-79。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㉖ 然而,即使在这篇杰出的文章中,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还是陷入了她以前的教条主义。例如,在《论俄国革命》别的地方,她把乌克兰作为布尔什维克“愚蠢

的举动”的一个例子而提到了民族独立的概念，而且不无讽刺地将“列宁喜欢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作为是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不必要的让步而不予理睬，这场民族主义运动“使无产阶级从俄国脱离出来”（第 52 页）。

**第三部分**

**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1953 年： 卢卡奇、列斐伏尔和约翰逊-福雷斯特派

在这一章中，我将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一些重要讨论进行考察，主要是考察 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首先，我认为，列宁《黑格尔笔记》之所以相对来说不为人所知，部分原因在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热衷于列宁早期论述辩证法的粗糙唯物主义著作，而不是列宁深奥的、创新的、开拓性的《黑格尔笔记》。第二，我将表明，像安东尼奥·葛兰西、卡尔·科尔施、格奥尔格·卢卡奇、恩斯特·布洛赫、亨利·列斐伏尔、C. L. R. 詹姆斯和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等这样一些重要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1953 年的确都对《黑格尔笔记》进行过探讨，只不过是探讨的深入性和开创性的程度不同。第三，可以看出，除赫伯特·马尔库塞以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都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避而不谈，就像法国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那样。尽管批判理论家和存在主义者们都热衷于马克思-黑格尔的关系，但情况的确如此。我希望通过对这种世界性讨论的考察，既有助于阐明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重要性，也有助于解释迄今为止列宁《黑格尔笔记》相对来说不为人知的原因。

##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的列宁和黑格尔

在列宁论黑格尔的著作中，有几本在列宁生前就为人所知，尤其是 1921 年这篇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实质性讨论的论工会的文章以及 1922 年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所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号召对黑格尔著作进行系统的研究。然而，《黑格尔笔记》在列宁生前一直没有出版，并不为人所知。1915 年《谈谈辩证法问题》短文在列宁逝世后一年即 1925 年出版了，但是这没有直接提到《黑格尔笔记》，因为编者错误地认为那是 1914 年之前的作品。这篇短文最初不是与《黑格尔笔记》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联系在一起。

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一次在苏联出版是 1929 年，这一年对于自由的思想争论来说是不幸的一年，因为这是斯大林在党内战胜最后残存的反对派即由尼古拉·布哈林领导的右派反对派的一年。列宁的《摘要》第一次发表在《列宁文集》[*Leninski Sbornik (Lenin Miscellany)*]第 9 卷上，《列宁文集》是对列宁全集的增补，由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辑出版。<sup>①</sup>对《逻辑学》的摘录和评论总共超过 150 页，这些笔记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列宁在 1914—1915 年间对黑格尔研究的深度和严肃性。

在接下来的 1930 年，列宁 1915—1916 年另外一些论黑格尔的笔记，加上其他一些论哲学的笔记，这其中大部分笔记是关于黑格尔以外的哲学家的，作为《列宁文集》第 12 卷出版。这一卷包含有另外大约 80 页的关于黑格尔的笔记，主要是关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再加上 1915—1916 年间大量其他的、篇幅更短的笔记和评论，其中包括关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简短笔记（大约 9 页），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批判莱布尼茨的笔记（大约 12 页）以及关于费迪南德·拉萨尔探讨希腊哲学的著作的笔记（大约 15 页）。这样，把 1914—1916 年

材料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中和黑格尔无关的最大篇幅大约有 15 页，而关于黑格尔的笔记总共大约有 230 页。

在 1930 年的这一卷中还包括 200 多页 1914 年之前关于哲学问题的各种材料，范围从 1895 年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的一本笔记，一直到 1903—1911 年所做的关于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其他笔记，后者大部分是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有联系。增加的这部分内容是要弱化列宁 1914 年向黑格尔的回归，其中四分之三甚至不是笔记，而仅仅是列宁做过旁注的著作和文章的复制。这种感受在后来对这些笔记的编辑中更加明显，当《列宁文集》的两卷哲学本被合并成题为“哲学笔记”的一卷本时，其导言中几乎没有提到黑格尔。

1927 年，马克思的《1844 年手稿》也第一次以俄文在各地出版发行。但是在苏联，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和马克思《1844 年手稿》的讨论被淹没在对恩格斯没有完成的科学著作《自然辩证法》的持续争论中，《自然辩证法》是 1925 年在俄国出版的。因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列宁《黑格尔笔记》所作的一点探讨是与俄国哲学界的其他争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75

在阿布拉姆·德波林周围组成的红色教授学院的哲学家们的确对直接研究黑格尔有些兴趣，但是他们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甚至更有兴趣。早在 1925 年，德波林就在俄国重要的哲学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摘要发表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但全文发表《黑格尔笔记》一直拖延到 1929 年。这种拖延引起了德波林派的不满。与他们在苏联哲学界对手不同，德波林派遵照列宁 1922 年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建议，号召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研究黑格尔辩证法，而把他们的对手称为“机械论者”<sup>②</sup>。与此同时，可能是为了使自已免于受到太黑格尔主义化的指责，德波林派加入 1924 年开始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科尔施的恶毒攻击。尽管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德波林派在苏联哲学界一度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像布哈林和托洛茨基<sup>③</sup>这样的主要的政治家同时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

所持的观点更加接近机械论者，他们仍然具有广泛影响，直到他们被斯大林剥夺领导权。

甚至当苏联哲学家们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评论时，其重点也是列宁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理解，而不是他在1914—1915年间研究黑格尔时提出的新观点。<sup>④</sup>20世纪20年代关于列宁与黑格尔关系的这些争论都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进行的，即哲学上的争论在相当程度上是与政治派别相分离的。直到1929年或1930年，哲学上的“党性”往往意味着仅仅是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不是坚持布尔什维克的具体观点，更不用说是坚持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或者布哈林主义的观点。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并在苏联的哲学杂志上进行辩论。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开始用德文或其他西方语言出版的时候，哲学探讨在俄国被斯大林有效地终止了。在1929年利用德波林派攻击其对手布哈林是机械主义者之后，斯大林在1930年开始转向攻击德波林派，称他们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这既指他们对黑格尔感兴趣，也是指德波林过去是孟什维克。

从此开始，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专制方法扼杀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机构和刊物上大多数独立的学术争论。斯大林的新任首席哲学家 M. B. 米丁(M. B. Mitin)断言说：从今以后，成为辩证法源泉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我们党对辩证法娴熟的实际应用”<sup>⑤</sup>。正如大卫·乔拉夫斯基所尖刻评论的那样：“但现在只有斯大林和他顺从的中央委员会具有这种必不可少的全面的世界观，较小的哲学家将要等着被告知什么时候实践需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sup>⑥</sup>这妨碍了在俄国对列宁和黑格尔的关系进行任何富有意义的深入讨论。在这同一时期，从1927年开始，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论述哲学和辩证法的官方“列宁主义”的文本在世界共产主义范围内被广泛地翻译和传播。在这同一期间，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像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一样，在苏联和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几乎被人们

遗忘。然而在这同一时期,这些文本在西方开始引起了独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作家的兴趣。

甚至在那之前,即在 20 世纪 20 年代,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曾试图在意大利发起一场有关列宁和黑格尔的讨论。在 1924—1926 年间,葛兰西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列宁研究黑格尔的短文<sup>⑦</sup>,其中就有《黑格尔笔记》中的重要论文片断——《谈谈辩证法问题》。不幸的是,葛兰西在 1926 年被墨索里尼逮捕入狱,《黑格尔笔记》全文三年之后开始在俄国出版。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重新对《黑格尔笔记》感兴趣:《黑格尔笔记》直到 1958 年才在意大利发行,卢西奥·科莱蒂附加了一篇反黑格尔主义的导言。<sup>⑧</sup>

列宁的《哲学笔记》自 1932 年出版了德文版之后,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出版要迅速得多。虽然《哲学笔记》在西方并未到处都引起人们如马克思《1844 年手稿》那样的讨论,但是从那时以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人还是对这些笔记作了认真而深入的讨论。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描述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影响:

黑格尔的范畴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全面恢复,它们在欧洲范围内重新成为现实并不是偶然的,比如说在 1917—1923 年间,首先是由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其次是由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第三,我认为就是稍后一点是在葛兰西具体的哲学分析之中使之成为现实的。此外,在这期间,出现了梅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伯恩施坦,甚至在那时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宁,马克思主义仅仅被当作实证主义的理论科学也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在 1923 年之后,辩证思想的这种复兴随后就中止,很显然这也是因为革命也告一段落:我们知道随着 1923 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在

1925—1926年之后,就不再有任何革命的迹象了。<sup>④</sup>

177 实际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远比戈德曼所了解的要多,但最为重要的是,他在年表中是如何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著作的中心位置上。

既然列宁远比卢卡奇、葛兰西这些人著名,既然莫斯科官方以及其他版本的列宁著作在各国文字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为何那时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相对来说鲜为人知呢?答案就在于大量出版的列宁著作和论述列宁的著作中,在于苏联的评论家们及其他具有类似思想的作家们强调的方式上,他们都强调列宁早期的机械论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有这些对列宁的极大赞扬诸如“原创的”、“创新的”、“伟大的”、“天才”等充斥于列宁的官方版出版物和评论上,而《黑格尔笔记》由于不符合已成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机械论和科学化的观点而几乎被遗忘。<sup>⑤</sup>如同马克思《1844年手稿》一样,对《黑格尔笔记》进行最为认真和探索性的讨论主要是在苏联之外进行的。这些讨论正是我要谈到的。

### 列宁和黑格尔在中欧:科尔施,卢卡奇,布洛赫

尽管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卡尔·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都于1923年在德国出版,它们都是这一时期广为人知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这两本书都没有直接提到那时尚未出版的《黑格尔笔记》。然而,这两本书是在列宁1914年回到黑格尔的基础上写成的,至少部分地是这样,因为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列宁第三国际的青年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列宁曾几次公开表达自己回到了黑格尔。这正好是在1922年5月中风之前,这次中风几乎使他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直至1924年1月去世,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他能够说话和写字,主要是在1922年底。

科尔施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列宁提到黑格尔，科尔施引述了列宁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所写的文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中的一句话，作为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篇文章的格言。摘自列宁的这段话是：“我们应当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sup>⑩</sup>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最后一段中，科尔施再次引用列宁的文章，他写道：“正如革命阶级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取消政治活动的必要性，政治上或经济上的活动也没有取消精神活动的必要性。”<sup>⑪</sup>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列宁和黑格尔，这本著作比科尔施的著作出版的时间要稍早一些。在卢卡奇的著作中，仅仅是在帝国主义理论和先锋队政党的概念上对列宁作了富有意义的讨论。<sup>⑫</sup>

178

传统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和共产国际的当权派对卢卡奇和科尔施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持一种敌视的态度。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在 1924 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上尖锐地点名攻击了卢卡奇和科尔施。尽管那时他们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比较接近已经退出了共产国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如安东·潘涅库克，季诺维也夫在随后臭名昭著的发言中把他们与社会民主党联系在一起，因而是“修正主义者”：

格拉齐亚代伊(Graziadei)同志在意大利出版了一本书，重新收入他过去所写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他还是一名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不能不受惩罚地畅通无阻。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匈牙利的卢卡奇同志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做同样的事情……在德国党内也有类似的倾向。格拉齐亚代伊同志是位教授，科尔施同志也是一位教授(插话：“卢卡奇也是位教授!”)。如果我们再多几个这样的教授来编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我们将会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容忍在我们的共产国际中出现这种理论上的修

正主义。<sup>⑬</sup>

尽管德波林和他的同事们自己对黑格尔感兴趣，但是他们还是很快加入到了对卢卡奇和科尔施的武断攻击中去。

### 卡尔·科尔施

1930年，那时的科尔施已经被德国共产党开除，虽然不是专门针对他的哲学观点，但是科尔施还是在他再版《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时所写的长篇导论中回应了他的批评者们。到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在关于先锋队政党的理论和关于辩证法问题上都已经演变为公开地反对列宁。在这篇导论中，科尔施指控列宁仍然停留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范围内，“尽管列宁及其同伴在论战最激烈的时候说过什么，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抛弃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遗产”。<sup>⑭</sup>因此，对于1930年的科尔施来说，1923年他曾经引用过的列宁对黑格尔的评论现在仅仅被看作“在论战最激烈的时候”的孤立言词。他把1924年的这场哲学争论总结为一场“在俄国已经正式被神圣化了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所作的列宁主义的解释”和像他自己一样所谓的已经“与这种神圣化解释相背离的唯心主义、康德批判认识论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解释”<sup>⑮</sup>之间的争论。

179

为什么到了1930年对列宁遗产的看法出现了这种明显的改变呢？这当然可能是科尔施在1923年引用列宁关于黑格尔的观点，只是他对俄国同志的一种处世之道，他从来没有认真地把列宁看成是一位辩证的思想家。也有可能是，1926年他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德波林和其他人对他的恶毒攻击都是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从而使科尔施到1930年开始反对列宁。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对于科尔施1930年的批判而言同样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理论性问题：列宁早期的机械论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从1927年开始用德语和其他西方语言出版，



并立即在共产主义者之间广为流传。<sup>①</sup>实际上，这是科尔施在 1930 年引用的唯一一本列宁辩证法的著作。因此，对科尔施来说，可能正是 1927 年前只能在俄国找到的列宁这本最机械论的著作开始掩盖了在 1923 年给科尔施以启迪的列宁于 1914 年之后所写的论黑格尔的短文。科尔施在题为“列宁的哲学”的文章中似乎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当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的时候，“与其说是遭到了公开的反反对，还不如说是人们漠不关心，甚至更加尴尬的是，在那些本应是最值得珍视的对该书喝彩的人们中间，有一种是出于礼貌上的过意不去”。<sup>②</sup>科尔施在 1930 年对列宁进行批判时并没有意识到列宁有更为完整的《黑格尔笔记》，这个笔记直到 1932 年才在德国出版。这样，科尔施拒绝承认列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似乎主要是基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基础上，他并没有读到《黑格尔笔记》。<sup>③</sup>

《列宁的哲学》是科尔施对列宁辩证法所作的最后一次重要的探讨，在这篇文章中，科尔施的确简单地研究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尽管他低估了笔记的重要性，并且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他主要的出发点。关于《黑格尔笔记》，他写道：“最近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发表的列宁开始于 1914 年的哲学文章显示了特别重要的新意，即在列宁生平的最后阶段和在他去世之后，列宁‘唯物主义的哲学’中具有黑格尔的哲学思想。”<sup>④</sup>然而，与他在 1923 年的立场不同，那时科尔施认为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在这里他既强调黑格尔哲学的“资产阶级性质”，也强调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正如帕特里克·古德认为的那样，后一种观点符合 20 世纪 30 年代科尔施的观点，即在俄国革命中，“列宁主义仅仅是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sup>⑤</sup>

180

根据这个思路，科尔施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及其对俄国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作了最后的定论：

以前被否定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这种迟来的全面

的流行，是与明显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正式要求的资产阶级旧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列宁主义对它的接受相一致……这样，不仅是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思想的整个循环，而且是从霍尔巴赫(Holbach)到黑格尔所有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整个循环，实际上都在俄国主导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时期被重复着，它经历了从普列汉诺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列宁采用18世纪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到列宁重视黑格尔以及19世纪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聪明的唯心主义”，并用来反对先前的18世纪哲学家的“不聪明的唯物主义”。<sup>②</sup>

因此，俄国的发展阶段仅仅处于西欧19世纪的水平上。俄国革命只相当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黑格尔在思想上效仿这场革命对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康德的批判哲学进行批判。在科尔施看来，列宁于1914年开始转向黑格尔，如同1923年一样，不再被视为是西欧通向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道路的组成部分，相反，这只不过是落后的俄国经济和哲学发展的一种表达。

从这个意义上说，到了1938年，科尔施兜了一圈又回到了他1923年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不仅是对列宁而且是对黑格尔所表达的观点。到了20世纪30年代，科尔施既否定列宁又否定黑格尔。另外，他把最新出版的马克思《1844年手稿》贬低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从他为一个学者型的出版商所写的《卡尔·马克思》(1938)一书中可以看出。<sup>③</sup>因此，科尔施否定列宁对黑格尔的研究也就是一般地远离了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视，总而言之，这也远离了自己在1923年帮助开创的一个新时代。

### 格奥尔格·卢卡奇

卢卡奇在处理列宁和黑格尔问题上的方式完全不同于科尔施，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卢卡奇甚至在匈牙利共产党完全被斯大林化<sup>④</sup>之后仍然留在党内并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卢卡奇在1945年之前的大部

分时间都生活在苏联。1924 年他对列宁的高度评价包含很多问题——他对自己早期“左”的共产主义观点的自我批评以及列宁关于党、帝国主义和国家与革命的概念——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未把列宁描述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甚至都没有研究列宁和黑格尔的问题。即使他称赞列宁是“自马克思以来在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并且写道“对列宁政策的分析总是会把我们带回到辩证法的方法问题上来”，但是卢卡奇在结论中还是强调列宁只是一个实践的辩证论者：“列宁主义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要更加走近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要变得比马克思的时代更加具有实践性。”<sup>⑤</sup>

因此，认为列宁对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了开创性的贡献并不是卢卡奇强调的重点。人们并不清楚，不去讨论列宁和黑格尔是否仅仅是对恶毒攻击《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一种谨慎的反应，或者这是否表明卢卡奇私下也认为列宁是辩证论者。当然，卢卡奇应像科尔施一样，至少能够注意到列宁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就公开表明有必要直接研究黑格尔，但他也可能还不知道列宁 1914—1915 年《黑格尔笔记》的全部内容。然而，这里的问题远不是卢卡奇对列宁论黑格尔的著作缺乏了解，或者是担心人们如季诺维也夫会加以攻击，因为正如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在卢卡奇阅读过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迟至 1967 年，他才声称《黑格尔笔记》是他写作《青年黑格尔》(1948)的主要灵感。卢卡奇对列宁的笔记持有一点保留意见。在卢卡奇 1924 年论列宁这部著作的再版后记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卢卡奇在后记中再次强调说，“在列宁看来，即使是最一般的哲学范畴……都要不断与实践相适应，如同对它作理论上的论证一样”(96)。他还写道：“在 1914 年战争爆发时，经过多次冒险与警察周旋后，列宁来到瑞士，刚一到达，他就决定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这个‘假期’来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无论是钻研黑格尔的《逻辑学》，还是向面包工人请教意见，纵贯其一生，列宁总是在学习之中”(97 -

98)。在这里,《黑格尔笔记》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有趣的自传史料来处理,而不是当作一部辩证法领域中的重要理论著作。

卢卡奇在其第二部辩证法的重要著作《青年黑格尔》中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进行了讨论。这部著作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及其以前的著作。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对卢卡奇著作的主题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列宁仅仅研究了从《逻辑学》(1812—1816)开始的黑格尔的后期著作。尽管如此,卢卡奇可能还是认为《青年黑格尔》部分地受到了列宁《黑格尔笔记》的启发,至少按照一本关于卢卡奇生平和思想的书来说是这样的,这本书由他以前的学生伊什特万·梅萨罗斯(István Mészáros)所写。在卢卡奇 1929—1931 年间的传记年表中,梅萨罗斯写道:

在莫斯科,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工作。梁赞诺夫向他展示了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全部打字稿,这对卢卡奇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一时期,他开始知道了列宁的《哲学笔记》,这本笔记 1929—1930 年间发表在《列宁文集》第 9 卷和第 12 卷上。这些著作同样也对于他改变自己 对黑格尔的观念、他对认识的“主体-客体关系”的观点以及艺术工作和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观点都起着重大的作用。<sup>⑥</sup>

1931—1933 年,卢卡奇住在德国,但后来为逃避纳粹回到了莫斯科。对于卢卡奇的 1933—1935 年间,梅萨罗斯写道:“他一直在写作《青年黑格尔》(1937—1938 年冬天完成);这个计划是在他根据(马克思 1844 年的)《巴黎手稿》和《哲学笔记》来重新思考他早期的哲学观点这一期间构思的。(也是在柏林,在 1931 至 1933 年间,他就开始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写作,但进展不是很大。)”<sup>⑦</sup>尽管梅萨罗斯认为《青年黑格尔》完成于 1938 年,但它第一次出版却是在 1948 年由著名西方出版社欧罗巴出版社(Europa Verlag)出版。1954 年即斯大林去世之后一年,《青

年黑格尔》的第二版第一次在东德出版。卢卡奇在这版的前言中写道：“本书完成于 1938 年秋末。”<sup>②</sup>

卢卡奇并没有提到从 1939 年开始他所遭受的更为严重的迫害,包括 1941 年他被当作“托洛茨基主义代理人”而在莫斯科遭到几个月的逮捕。毫无疑问,这一直是那几年他没有出版这本书的最大因素。尤其是该书在东德出版之后,受到了斯大林主义哲学家的猛烈攻击。对于这些斯大林主义哲学家来说,正如伊林·费切尔所描述的那样:“敌人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掩盖下试图把唯心主义的特洛伊木马(the Trojan horse)偷运到处于困境的苏维埃唯物主义城堡。”<sup>③</sup>

我这里所关注的事情是,卢卡奇《青年黑格尔》有一个篇幅简短的章节,这很可能是中欧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第一次试图处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青年黑格尔》是论述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伟大著作之一,它或许是与《历史与阶级意识》处于同等重要地位。卢卡奇所关注的是如何阐述和分析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密切联系,从而克服保守的黑格尔学者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片面观点。

183

卢卡奇主要是在题为“劳动和目的论问题”这篇简短的章节中讨论了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他采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论目的论这一章的早期版本,这是黑格尔在 1805—1806 年提供的讲义,当时他的《精神现象学》快要完成了。正如我们在第 3 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黑格尔的目的论概念涉及人类活动产生的内在的因果性观念,在黑格尔成熟的《逻辑学》中,“目的论首先与机械性对立,在机械性那里……其中并没有表现任何自身规定”(SL 734)。

卢卡奇继续讨论黑格尔《逻辑学》目的论这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把人类劳动与理念发展联系起来,黑格尔这一段中的关注点是犁,认为“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SL 747;CW 38:189)引用了这段话。卢卡奇指出,列宁把这段话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联系起来。因此,卢卡奇强

调说,在《逻辑学》中,对黑格尔来说,“目的论、人类劳动以及人类实践”(349)都是超越机械论的狭隘界限的概念。

在引用了《黑格尔笔记》中另外几段列宁把黑格尔的论述“翻译”成“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论述之后,卢卡奇指出,列宁在这里的讨论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相联系的。卢卡奇写道,在《提纲》中,马克思认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巨大成就就是发展了被旧唯物主义所拒绝的现实的‘能动的方面’”(350)。因此,卢卡奇似乎一谈到唯心主义就立刻采取自我保护,以免受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断受到的把他自己的著作看作唯心主义的攻击。

在这点上,卢卡奇引用了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对《逻辑学》中题为“善的理念”这部分的讨论。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一部分正好在《逻辑学》最后一章“绝对理念”之前。卢卡奇再次强调了黑格尔思想中的活动的概念,在那里发现了他现在所说的“实践高于理论理念的具体优越性”(350)。尽管接着卢卡奇提到了黑格尔文本中另外一个重要观念——“实践的理念还缺少理论的理念的环节”(SL 821),这句话列宁并没有摘录——列宁在这里总体上强调的不是从实践到理论的理念的运动,恰恰相反,列宁所强调的仅仅是实践。卢卡奇也认同这一点。

卢卡奇钦佩地概括了列宁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对黑格尔来说,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式”,以及“因此,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引进认识时,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CW 38:212,217)。卢卡奇对这段简短的讨论总结说:这所有都表明,对黑格尔来说,“尤其是最终原因和人类的经济行为的联系以及——由此扩展开来——一般人类实践……才是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东西”(351)。在这里,实践的概念、活动的概念在整体上辩证法中占有首要的地位,并且只有在行动或实践的意义上,唯心主义才有积极意义。因此,尽管讨论展开的框架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在这里确实是离卢卡奇早期认为列宁比马克思更加“实践”的观点不远了。

在《青年黑格尔》其他顺便提到列宁《哲学笔记》的地方，卢卡奇的确以一种至少是暗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进行某种批评的方式谈到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问题。他把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篇文《谈谈辩证法问题》作为例子，引用了列宁的话，大意是说“从粗陋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同时，列宁又断定“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的蒙昧主义”。然后，卢卡奇写下了自己的评论：“列宁通常都准确地指出了问题的两个方面。他清楚地指出唯心主义道路必然意味着有宗教的、神学的色彩”（104）。一个思想家如此片面地加以解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位思想家曾经称赞德国社会理论家如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这样坚定的无神论新唯心主义，并且在自己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机械唯物主义进行批判。<sup>③</sup>

20 世纪 20 年代，卢卡奇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作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统一。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始终如一地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看作与 1914—1915 年的《黑格尔笔记》几乎对等的著作。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一个地方写道：“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他的《哲学笔记》中为通往知识的客观性的辩证法道路奠定了基础”（510）。因此，《黑格尔笔记》中的很多段落卢卡奇都没有进行讨论，这些段落自二战以来就被其他一些理论家津津乐道，他们通常都强调 1914 年列宁与旧唯物主义决裂。卢卡奇反而对列宁辩证法概念作了另外一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中机械唯物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并存。<sup>④</sup>

### 恩斯特·布洛赫

1949 年另外一部论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恩斯特·布洛赫的《主体-客体》在东德出版。<sup>⑤</sup>而卢卡奇论青年黑格尔的著作也已经完成。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阅读涵盖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他研究了《精神现象学》、《逻辑学》以及其他一些著作如《宗教哲学讲演录》、《历

史哲学讲演录》等。此时的布洛赫像卢卡奇一样，在政治问题上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在哲学问题上并不总是如此，尽管布洛赫和他的支持者们一度掌控着东德重要的官方刊物《哲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根据布洛赫 1952 年为《主体-客体》所写的前言，这本著作的大部分内容写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20 世纪 60 年代布洛赫移居西德，但是他继续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事业，例如他支持 1968 年的激进学生运动。在为该书 1962 年在西德出版所写的后记中，他写道：“黑格尔在今天的东方已不再受欢迎”(13)。

布洛赫在《主体-客体》中几次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但这并不是本书核心。他也偶尔提到斯大林，例如他写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范畴是重要的。布洛赫在前言中写道，黑格尔是马克思的“一位老师”，并认为“离开黑格尔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人，则不可能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地全面掌握它”(12)。在题为“黑格尔的生平”这一章中，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遗产问题，对 1850 年之后黑格尔主义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哲学和社会学界的衰退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写道，黑格尔的思想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内部，尤其是在列宁的著作中：“列宁赋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活力和生命，特别是通过回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源’，也就是回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本身”(382 - 383)。布洛赫从《黑格尔笔记》中引用的几段话，包括“不钻研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这句名言。

在另外一个地方，布洛赫强调了列宁对靠近《逻辑学》结尾处的黑格尔的实践理念所抱有的浓厚兴趣。同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分析思路相类似，布洛赫也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概念联系起来，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理论要引导具体的实践”(425)。<sup>③</sup>但是卢卡奇似乎丢掉了列宁《黑格尔笔记》中实践对于理论的首要地位这方面的问题，而布洛赫则继续探讨了更加富有争议的段落，列宁在这些段落中写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高于粗陋的唯物主义。例如列宁评



论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还有他说，在黑格尔《逻辑学》的结尾部分，“唯物主义近在咫尺”（431）。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洛赫的著作要比卢卡奇的著作更加公开地为黑格尔唯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源泉进行辩护。

186

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引起歧义的地方。与卢卡奇一样，布洛赫在《主体-客体》中也称赞列宁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一部伟大的批判“实证主义”（109）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似乎并不了解这本著作与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之间存在着的某种断裂的可能或重点的转移。除了 1963 年他在图宾根（Tübingen）演讲中顺带提到过几次以外，我发现布洛赫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并没有讨论过列宁的《黑格尔笔记》。<sup>④</sup>而他在 1970 年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的文章中则完全没有提到《黑格尔笔记》。<sup>⑤</sup>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在这一时期中欧其他的重要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尽管布洛赫肯定知道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但是他并没有作过多讨论。

因此，尽管《黑格尔笔记》1932 年在德国出版，并且科尔施、卢卡奇和布洛赫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都有兴趣，但是这些理论家对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的探讨，比人们所希望的要少。然而这些理论家都知道有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而且也都提到过一点笔记，即使在一些场合下带有否定的味道。至少在某些地区即在法国和美国，《黑格尔笔记》还是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兴趣，显然，法国和美国社会中的学术文化更具有反黑格尔主义的倾向，但是，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开始比以前更加认真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

##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国：列斐伏尔和居特曼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法国，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才开始第一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某种公开的、严肃的探讨。亨

利·列斐伏尔和诺贝尔·居特曼(Norbert Guterman),两位非正统的法国共产党成员,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法文版写了130页的导言,1938年发表在《黑格尔辩证法笔记》(*Cahiers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这本书上,该书由富有声望的法国著名的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出版。列斐伏尔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头面人物,他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以及他在著作中对异化、人道主义和青年马克思的探讨比他对于列宁和黑格尔的探讨更为人所知。例如,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写道:“1939年列斐伏尔已经在反对官方的路线,那些年来,这条路线都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解释的基础上,它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矛盾的分析。”<sup>⑤</sup>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列斐伏尔既研究了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又研究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这对于他开始阐发的更加人道主义化、黑格尔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至关重要。问题并不在于拒斥列宁,而是在于如何看待列宁。

列斐伏尔对黑格尔感兴趣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居特曼和其他激进知识分子被超现实主义所吸引并创立了《哲学》杂志。数年后列斐伏尔写道:在1924年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雷顿(André Breton)给他看了一册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我开始阅读黑格尔,黑格尔把我引向了马克思”<sup>⑥</sup>。尽管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黑格尔在法国都是不怎么讨论的话题,那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著名的研讨班开始了,在1931年有几篇论黑格尔的文章在备受尊敬的《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上发表,其中包括尼古拉·哈特曼(Nikolai Hartmann)所写的一篇重要文章。第二年,年轻的乔治·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也加入对黑格尔的辩论之中。哈特曼和巴塔伊都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攻击黑格尔所运用的辩证法的形式。巴塔伊的文章因为简要地提到了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而著名,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篇短文只是一个更大篇幅材料整体中的一部分。<sup>⑦</sup>

列斐伏尔 1928 年加入了共产党，直到 1958 年被开除党籍之前，他一直都是名非正统的党员。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和居特曼不仅第一次以法文翻译介绍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而且还介绍了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马克思的这个批判发表在《前哨》(*Avant-poste*)上，这份刊物他们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sup>⑤</sup>而另一方面，就像在德国一样，党的出版机构在 1928 年仓促出版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将其作为《列宁全集》第 1 卷在法国出版。<sup>⑥</sup>马丁·杰伊描述了当时人们对列斐伏尔所普遍持有的看法：

然而，就在他离开法国共产党之前，列斐伏尔已经敞开心扉为一个更加具有哲学化和更少具有科学化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而斗争。就在由科耶夫和伊波利特领导的黑格尔复兴对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影响之前，列斐伏尔已经把他第一次从布雷顿那里得到的告诫一直牢记在心，即黑格尔对于理解马克思至关重要……作为法国最早阅读和高度评价《1844 年巴黎手稿》的学者之一，列斐伏尔能够看到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尤其是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不是与《逻辑学》的联系。<sup>⑦</sup>

然而，在这里人们忽略了列斐伏尔在他的著作中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评价。我现在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列斐伏尔和居特曼写道，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显示了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来“他在思想上的进步”。<sup>⑧</sup>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仅有的

188

一次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与其早期著作之间的差异。尽管模糊，但这却暗示他们把《黑格尔笔记》看作列宁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除了这句简短的话之外，他们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作讨论就很说明问题了。

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出版《黑格尔笔记》的方式也富有深意。首先，它是由一家重要的文化和哲学出版机构伽利玛出版而不是由党的出版

社出版。第二，这些笔记主要是专注于黑格尔的著作，这些笔记的标题“黑格尔辩证法笔记”本身就很明显，这样，就把它与斯大林主义的版本区别开来，斯大林主义的版本用的是一个更加抽象的标题“哲学笔记”，从而降低了列宁对黑格尔的关注度。第三，与斯大林主义的版本不同，列宁最重要的手稿《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在这里是独立成册发表的，而不是像在《哲学笔记》中那样与其他著作混杂在一起。<sup>⑩</sup>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版本就没有问题了。伽利玛出版社坚持以脚注体系的形式，而不是像列宁所做的那样把列宁对黑格尔的评论印在页边，这就把列宁最初的文本搞得乱七八糟。<sup>⑪</sup>

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开始介绍列宁著作时认为，在《黑格尔笔记》中，“读者会发现自己在各种观念面前，为了领会它们的意义，从总体上把握它们的目标和关注点，会赞同对最伟大的哲学著作进行比较”（7）。他们同时写道：“列宁并不是行动与思想相反的那些人中的一员”（9），提醒读者注意《黑格尔笔记》写作的时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阅读黑格尔时，正是工业世界的统一体变得乱七八糟之时，是在那些被认为已经实现了统一的部分国家与另外一些国家发生激烈的冲突之时；所有的矛盾都失去控制。黑格尔的矛盾理论向列宁表明，当矛盾的解决、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似乎远离我们之时，有时候正是矛盾快要解决之时”（9）。他们写道，列宁1914年所面对的恶毒的民族主义“已经预告了法西斯的意识形态”（9-10），这就把《黑格尔笔记》与20世纪30年代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对于1914年以及之后的列宁来说，他在《黑格尔笔记》中所得到的“见解”为“他的行动”作好了思想准备。

他们声称，列宁既不是无批判地接受黑格尔，也不是排斥黑格尔。他们写道：对列宁来说，“批判性地阅读黑格尔也是一种创造活动。列宁以一种严厉的方式来评判黑格尔，这种严厉方式谁也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对待自己的过去，如果出现，一定会抗拒”（12）。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为工人阶级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烈要求的那样。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如何汲取黑格尔的问题上，

《黑格尔笔记》清楚明白地提供了新的思路。对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的方法是黑格尔唯一有价值的遗产,并且对他们来说,“需要舍弃黑格尔主义的内容”(14-15)。对一部分人来说,黑格尔的方法是走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出发点,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黑格尔辩证法是由马克思主义而成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各种真正力量、它们的平衡和这种机械平衡被打破的理论”。

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声称,对列宁来说,这些问题在《黑格尔笔记》中“以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具体的方式提了出来”(15),他们以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最后一章“绝对理念”的讨论为例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有客观的方面。他的宗教和国家理论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正如列宁所评论的那样,黑格尔《逻辑学》中最唯心主义的一章,即关于绝对理念这一章,同时也是最唯物主义的”(15)。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黑格尔的任何“颠倒”都“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16)。

用一些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话来说,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并不同意把黑格尔看作“形而上学者”(17)。他们也提出了三类需要探讨的问题。第一类是那些“已被辩证唯物主义所详尽阐述的问题”(19),包括矛盾理论、辩证的相对主义、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二类是那些“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给过明确的指示,但需要根据当代哲学思想再作探讨的问题”(19)。这些问题包括诸如意识与意识形态的范畴,实践,“个人与社会的关系”(19)。第三类是“开放性的问题”,“关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的观点”(19),这些问题很可能在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那里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这里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异化问题。

从这里开始,他们长篇导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探讨黑格尔思想中的这些问题和其他一般的问题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只是偶尔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因此,令人遗憾的是,《黑格尔笔记》没有得到它理应得到的认真而深刻的讨论,甚至也没有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在他们的导论开头所说的那种探讨。相反,居特曼和列斐伏尔用了

一些篇幅来讨论辩证法中诸如矛盾、总体性以及否定性这样的一般概念。他们也批判诸如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者不重视矛盾观念,并且他们把总体性概念既同资产阶级社会孤立个人的概念相对照,也把它与“法西斯国家对实际存在的总体性进行拙劣模仿的方式”相对照(34)。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作为“辩证运动的重要动力”的黑格尔否定性概念,不会与存在主义者的“虚无”概念相混淆(41)。

与那些把辩证法简单化地概括为仅仅是一种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坚持认为,列宁不只对辩证法的方法感兴趣,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生存语境”(living context)也感兴趣。辩证法不能被简单化为一套形式法则。他们写道,在列宁研究了黑格尔之后,“他坚持一些被黑格尔丢在角落处的规律:(存在于思维中的)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形式与内容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相对与绝对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52-53)。与20世纪法国思想界憎恶总体性的特征相一致<sup>⑥</sup>,他们把黑格尔的“封闭的总体性”与“马克思-列宁的”、“开放的总体性”进行比较(54-55)。这种“封闭的总体性”可以在《逻辑学》论绝对理念这一章中找到。在他们看来,在这里,“黑格尔假定了否定性的实在性,像是来自深处的一种神秘力量”,把它铸造出来。用同样的方式,黑格尔在最后一章,又通过抛弃否定性“使他的体系神秘化”(59)。黑格尔的另一个重大缺点是他盲从理性:“黑格尔把理性主义推向荒谬的境地,从而给理性带来伤害”(65)。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中,既没有黑格尔《逻辑学》中最后以封闭的总体性而告终从而抛弃了否定性的观点,也没有对黑格尔把理性推向荒谬境地的批判。然而,它们在超现实主义思想中都是重要的概念,而且很可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被居特曼和列斐伏尔所接受。<sup>⑦</sup>因此,前面所引述的评论只是他们导论固有问题的例子,这篇导论通常在列宁的文本中附上两位作者自己对辩证法的解释,因为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表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解释有何不同。

在批判黑格尔的意识概念时，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再次提到了列宁：“黑格尔的《逻辑学》——正如列宁所看到的那样——重新把意识与宇宙的运动连接起来，渐渐地，这种方式与黑格尔体系中封闭的主体概念相矛盾。在一定的意义上，黑格尔打开了意识的大门并把它重新融入普遍的相互作用之中。唯物主义拓展并具体化了这种相互作用，把它融入人类存在的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79）。尽管他们没有提到在列宁《黑格尔笔记》中有任何文本依据来支持这样一个结论（我没有发现任何依据），但是这的确具有浓厚的列斐伏尔后期关于日常生活的著作所带有的色彩。

191

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始终与海德格尔、尼采形成对照。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哲学探讨中人们努力使列宁和黑格尔真实化。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写道：“用尼采的话说，‘必须超越人’，马克思主义的回应是：‘人是超越者’”（85）。对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这种强烈确认被冠之以“对从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到海德格尔的非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路线”（75）的批判言辞。他们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个体的观念辩护，既反对自由主义，又反对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把国家和集体看作具有绝对的、外在的和至上的价值，而个人必须靠边站”（89）。

他们在导论中用一整段来讨论实践范畴。几乎和列宁一样，居特曼和列斐伏尔也把实践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97）联系起来。他们再次跟随列宁强调了黑格尔论述善的理念这节，这节内容正好是在《逻辑学》最后一章之前。正如我们在讨论卢卡奇时看到的那样，在这一节中，黑格尔极其强调行动与实践理念。然而在这里居特曼和列斐伏尔的观点与卢卡奇的观点有点不同，因为他们既在黑格尔文本中强调乌托邦思想的环节，也在哲学的传统中强调乌托邦思想的环节：“善的理念，与乌托邦理想有相似之处，是人类愿望和需要的非革命的形式。这些愿望的相互转换或升华，或以神秘的形式（如宗教的、魔幻的、神秘主义的形式）与它们自身相异化”（103）。他们得出结论说，如在黑

格尔之后那样，唯物主义辩证法像黑格尔一样，“把现实与可能统一起来”（105）。

导论的最后一章探讨的是异化概念，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有这个范畴，而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中则没有。他们坚持认为，对黑格尔来说，理念的发展就是由异化的各个阶段所构成的一个过程。只有马克思揭示了如何从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批判中引出一个“更加宏大和更加有效”的理性概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错误在于他不仅否定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而且否定了“辩证法”（128），而马克思却坚持辩证法。他们把在“唯物主义的意义上”（134）对黑格尔的理念的探讨作为导论的总结。除了人们所希望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外——人类和自然的自己运动，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人类整体，打倒、推翻人类精神和宗教所渴望的东西——这里也引用了19世纪象征主义诗人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的论“肉体与灵魂”（134 - 135）的统一，再次表现出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超现实主义的色彩。

192 因此，这远不是一种对《黑格尔笔记》所进行的严密的文本分析。对居特曼和列斐伏尔来说，这本笔记的法文版是他们公开论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场所。在他们的叙述中引人注目的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流变性、自己发展特征的关注，尽管带有某些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色彩，而这在列宁的文本中几乎就找不到。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对绝对理念这一章中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的尖锐批判，这就在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设定了一定的距离，这种分离在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中是没有的，至少在这个特定问题上是没有的。这样，正如卢卡奇一样，正是这两位西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出人意外地急于使自己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保持更大的距离，而不是列宁在他的《黑格尔笔记》中。

在20世纪30年代，列斐伏尔努力研究马克思《1844年手稿》以及列宁《黑格尔笔记》，其众所周知的成果就是1939年出版的著作《辩证



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 尽管这本著作并没有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 但是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在导论中所阐发的那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内容都被《辩证唯物主义》这本著作所吸收。同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一样, 列斐伏尔在这里也强调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把绝对理念看作实践与认识的统一, 是创造性活动与思想的统一”。<sup>⑦</sup>然而, 列斐伏尔补充说: 不幸的是, “黑格尔没有阐明行动本身”(50-51), 并且在《逻辑学》中, “黑格尔的体系……最终既取消了矛盾也取消了变易”(57)。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更加直接地包含其他的主题并且聚焦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而另一方面, 列斐伏尔也基于马克思把黑格尔逻辑的特征描述为“精神的财富”, 似乎完全拒绝《逻辑学》。在这个意义上, 列斐伏尔对黑格尔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列宁。另外, 列斐伏尔对黑格尔的核心范畴否定之否定极大地持保留态度, 这个范畴不断地受到斯大林主义哲学家的攻击, 正如较近期的阿尔都塞主义者所做的一样。

然而, 《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他段落也显示出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显著的黑格尔主义特征, 例如, 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描述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统一”(72)。列斐伏尔更进一步提示说, 自 1844 年以来, 马克思先前都是拒斥黑格尔的《逻辑学》, 而到了 1858 年, 当他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资本论》以及他在写给恩格斯的那封众所周知的信中谈到已经浏览过黑格尔的《逻辑学》时, 他又为《逻辑学》“重新恢复了”名誉。<sup>⑧</sup>《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后半部分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因为列斐伏尔不像其他许多解释者例如马尔库塞<sup>⑨</sup>那样, 当列斐伏尔强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是一种“命定的或无理性的天意”(137), 至少在前工业化世界是如此时, 就表现出这种倾向。

尽管列斐伏尔在法国面临的政治形势既允许出版和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 也允许详尽阐发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部分地是以列宁的笔记为基础的, 正如我们在《辩证唯物

主义》中所看到的那样，不幸的是，在它们出版的 1938 年和 1939 年，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几乎是不允许广泛地加以讨论的。纳粹的占领很快就既使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转入地下，也使列斐伏尔本人的活动转入地下。<sup>⑤</sup>1938 年开始进行的有关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包括对列宁和黑格尔的讨论，仅仅在战后才有可能并且的确出现新的紧迫性。

### 1944 年到 1953 年的法国

在战后的法国，第一次对列宁与黑格尔进行富有价值的讨论还是由列斐伏尔在其著作《形式逻辑，辩证逻辑》(*Logique formelle, logique dialectique*) (1947) 中进行的，这本著作由共产党官方的出版社发行。根据作者的看法，一般认为这篇著作是八卷本“辩证唯物主义专著”的一部分，但这项计划并未完成。列斐伏尔写到，这卷主要是以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讲课时的讲授笔记为基础。<sup>⑥</sup>列斐伏尔并不是在本书正文中，而是在一大段附录中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了讨论。<sup>⑦</sup>

附录一开始就引用了列宁《黑格尔笔记》中那段名言：“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CW 38:180)。列斐伏尔认为“列宁的这段评论是特别针对普列汉诺夫的”(227)，列宁在笔记的同一个部分指责普列汉诺夫“是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227)来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也提醒大家注意，列宁在 1922 年的演讲中建议对黑格尔进行直接研究，把这称为“列宁的哲学遗嘱”(228)。

列斐伏尔在书中还有限地利用了列宁的早期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黑格尔笔记》既看作对早期著作的一种突破，也看作

对早期著作的一种延续。其他一些作者，如杜纳耶夫斯卡娅，就把笔记看作列宁与其早期著作的决裂，坚持认为列宁打算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不仅是指普列汉诺夫，而且也指他自己的早期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sup>⑤</sup>不过，列斐伏尔在这里论证的主旨是要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恢复黑格尔的辩证法：

194

这些引文足以证明辩证唯物主义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品质。它并没有停止评判哲学唯心主义（因此也没有陷入折中主义，也没有混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说，它重新恢复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名誉。……辩证唯物主义吸收了唯心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客观唯心主义趋向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用一种体系化的教条来反对另一种体系化的教条。从客观唯心主义与彻底唯物主义的统一中生产的辩证唯物主义超越了任何的片面性。（236）

列斐伏尔在这里放弃了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的“既区别于唯心主义又区别于唯物主义”、在那里是把二者统一的真理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sup>⑥</sup>这个核心观点。《辩证唯物主义》似乎更加接近于这样一个观点。

列斐伏尔还研究了黑格尔、恩格斯、列宁关于有限和无限，关于知性和理性的著作。他强调了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最后从逻辑向自然过渡的讨论，引用了《黑格尔笔记》中下面一段话：“这句话，妙不可言。逻辑理念向自然的过渡。唯物主义近在咫尺。恩格斯说得对，黑格尔的体系是颠倒过来的唯物主义”（258）。根据列宁在笔记中的论述，列斐伏尔不仅把自然与唯物主义联系起来，而且把自然与实践联系起来，尤其是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有必要指出——列宁强烈地坚持这一点——实践和概念是思维的刻度与环节，然后思维认识并理性地使辩证的方法合法化”（258）。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实践的要素也引起了卢卡奇很多注意。

195 作为 20 世纪 40 年代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一部分，列斐伏尔偶尔提到了他所认为的两种观点之间的不同点。在这方面，他提出的第一点是黑格尔的同一性概念：“同一性原则对于范畴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表明，尽管是很抽象地表明了，矛盾着的概念是‘更高’统一体的两个方面。离开了这种理性，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堕落到非理性的虚假辩证法的水平上，就像海德格尔那样的，是一种存在与虚无的形而上学”（245）。尽管实际上点明了海德格尔一个人，但是列斐伏尔强烈暗示也是指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43）。<sup>⑤</sup>在附录的其后面一点，列斐伏尔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直接带入争论中去：“注意，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依据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痛苦和有限性’的论述的那种绝望和强烈的‘存在主义者’的反思，列宁是如何对此置之不理的”（279）。

至于构成黑格尔《逻辑学》相对重要的三编——“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列斐伏尔引用了恩格斯的话：“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现代自然科学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了，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的思想”（280）。列斐伏尔既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方面，也在他所认为的对于《黑格尔笔记》的重要性方面，似乎都按照恩格斯的指引着重强调该书的本质论。当我稍后在讨论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C. L. R. 詹姆斯以及格蕾丝·李在 20 世纪 40 年代在美国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时，我将会表明，假设列宁在笔记中用更大的篇幅来讨论黑格尔的概念论而不是本质论的话，那么这个推断是有问题的。列斐伏尔在这里忽略了他自己早些时候所引用的列宁对《逻辑学》概念论的论述。在那里列宁惊奇地发现最后一章绝对理念包含着的“唯心主义最少”，相反是致力于探讨“辩证法的方法”（234）。实际上，这远没有把列斐伏尔引向《逻辑学》的最后部分，他仍然对他所认为的黑格尔的“永恒

的和绝对的”(247)观念抱有强烈的敌意。

列斐伏尔附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大段引自黑格尔、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辩证法的论述，偶尔也有些引自马克思。这些引文在文本中经常是一段紧挨着另一段，只是在脚注部分注明出处。这种表述强调了在黑格尔那里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辩证逻辑的共同性。附录以一个相当乏味的注释结束，重又回到了恩格斯的科学唯物主义：“恩格斯阐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283)。已经被打开的对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之间关系的新见解的大门现在似乎又关上了，因为读者又回到了一种更狭隘的辩证法观念，即已经众所周知的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当列斐伏尔满意地引述斯大林的“第四条”辩证的原则“普遍的相互依赖”(283)时，这种大门被关闭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但是当列斐伏尔总结说：既然斯大林为辩证法增加了第四条规律，“这些差异表明，辩证法规律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284)，这扇大门似乎又再次稍稍打开。列斐伏尔暂时增加了第五条辩证法规律，即“螺旋式发展”(284)的规律。然而，列斐伏尔最终都没有对恩格斯，甚至对斯大林机械的辩证法概念进行真正的对比。有了恩格斯、斯大林以及列斐伏尔的五大辩证法规律，读者就会留有疑问，为什么必须在根本上直接回归到黑格尔，或者是甚至是回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

196

列斐伏尔所作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难点是其在书中作为附录的安排方式。这种安排方式倾向于对黑格尔直接论述辩证法的文本进行详细讨论，尤其是正文中并没有出现任何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讨论，因此，并不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而是对于专家来说，恩格斯和列宁似乎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呈现方式在那些知识分子——存在主义者，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左”倾天主教徒中间并没有引起多少讨论，这些人当时正激烈地争辩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意义。

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与恩格斯(甚至是斯大林)对辩证法的论述在

这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有助于掩盖它们所具有的崭新的、创造性的元素，尽管只是一种巧合。这里表述的调子不同于1938年居特曼和列斐伏尔在他们出版《黑格尔笔记》时所写的导论中所表述的。正如我们所见，在1938年真正是一种新颖、发现和创造的感觉。从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阅读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或者至少是暗示着对已经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已经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自我批判的元素在列斐伏尔1947年版本中几乎完全消失了，尽管这本书更加详细地论述了《黑格尔笔记》。1938年版的笔记在占领中被销毁，直到1967年才得以重印，这就进一步突显了这个问题。

然而，列斐伏尔的《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中有足够新的元素，从而遭受其他共产主义者对他的“唯心主义”的猛烈攻击。<sup>⑤</sup>尽管他向官方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了很多让步，但是仍——例如——仅有几次提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个时候，在法国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严肃讨论，甚至卢卡奇都帮助不大。在列斐伏尔的《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出版之后一年即1948年，卢卡奇富有争议的著作《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isme ou Marxisme?*)在法国出版，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当代哲学问题”。在这里，卢卡奇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称做列宁的“主要哲学著作”，是一部他不加批判地加以全盘接受的著作，因为这本著作在“帝国主义时代”使“哲学唯物主义处于优势地位”。<sup>⑥</sup>这整部著作中，卢卡奇经常提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是偶尔地，甚至是隐秘地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

到了1949年，列斐伏尔在党的《新批评》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自我批评”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进一步远离了黑格尔，例如，他收回了他先前所说的话，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中，唯心主义都由辩证唯物主义恢复了名誉。这篇文章中，不仅是斯大林甚至斯大林的主要理论家安德烈·日丹诺夫都作为论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权威来引用。日丹诺夫的“黑格尔的问题早已解决了”这句臭

名昭著的论断也在根本上受到了列斐伏尔的支持。尽管他的确在小心翼翼地推进这个观念，他说：“没有研究、理解和消化黑格尔的辩证法似乎就很难理解和消化马克思的辩证法。”<sup>⑧</sup>然而，他再次从黑格尔那里后退了，他说主要危险之一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作过高的评价”。这篇令人感到相当遗憾的 18 页论文在最后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有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而走向自由主义，并且赞扬那时在俄国进行的关于斯大林的遗传学观念和关于艺术中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讨论。

在同一时期，在 1945 年至 1950 年间，左派黑格尔主义也在法国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在亚历山大·科耶夫和让·伊波利特的著作中。科耶夫在其 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的演讲中使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流行开来，这些演讲在 1947 年以著作形式出版。伊波利特的贡献最大，在 1946 年他首先翻译了《精神现象学》，随后写了一篇重要的法文评论对它进行评述。<sup>⑨</sup>伊波利特于 1951 年还写了一篇深入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卢卡奇《青年黑格尔》一书的评论。<sup>⑩</sup>当然，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也为这些作者所熟知。约翰·赫克曼(John Heckman)是伊波利特主要著作《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英文版的翻译者，他在导言中写道：“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花了六个月时间阅读黑格尔，这个事实使得我们不得不修正被提出来的列宁的斯大林主义形象。另外，列宁明显重视黑格尔不仅与他的斯大林主义形象相对立，而且也是与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哲学上的关注相一致。”<sup>⑪</sup>1948 年伊波利特在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中写道：“任何读了《资本论》的人都会承认黑格尔《逻辑学》对它的影响。人们意识到——正如列宁所发现的——要理解马克思的立场和观点，必须懂得《逻辑学》。”<sup>⑫</sup>

## 1941—1953 年的美国：从马尔库塞到约翰逊-福雷斯特派

198

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也提出了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这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的赫伯特·马尔库塞首先提出来的，他当时住在纽约。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英文版首次出版的 1927 年和《黑格尔笔记》出版的 1958 年间，对列宁和黑格尔关系的讨论被整整悬置了三十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英文第一版把后来著名的哲学家悉尼·胡克列为共同翻译者。<sup>⑤</sup>

虽然在《理性和革命》(1941)一书中没有直接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但是马尔库塞把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机械唯物主义进行比较，的确认为，“列宁对辩证法的坚持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把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标志”。<sup>⑥</sup>马尔库塞还把列宁对辩证法方法论的热衷和改良主义社会党人伯恩斯坦对辩证法“陷阱”的抗拒进行对比，以支持马尔库塞所说的“作为知识工具论的常识的复活”。他也把列宁对辩证法方法论的热衷与卡尔·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比，马尔库塞写道，考茨基“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了实证的社会学标准的检验并且转为自然科学”。<sup>⑦</sup>马尔库塞对列宁论述辩证法的简短讨论并没有涉及《黑格尔笔记》，而是用了列宁的其他文本，即列宁写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几篇短文。后来在其著作《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中，马尔库塞避免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任何讨论，而是集中探讨斯大林时期和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sup>⑧</sup>

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是第一部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著作，也是第一本严肃讨论马克思《1844 年手稿》的著作。<sup>⑨</sup>这本著作得到了约翰逊-福雷斯特派的一些领导者的热烈的响应。该派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是由少数持不同政见的人所组成，托洛茨基主义运



动的理论家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新性的社会和政治理论。这个团体有时也会被称做国家资本主义派，由其两位主要理论家的笔名来命名，一位是特立尼达籍的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 C. L. R. 詹姆斯（他的笔名是 J. R. 约翰逊），另一位是俄籍经济学家、托洛茨基的前秘书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她的笔名是弗雷蒂·福雷斯特（Freddie Forest）〕。在这个团体中第三位重要的理论家是美籍华人哲学家格雷丝·李（博格斯）（Boggs）。

多年之后，在 1979 年马尔库塞刚刚去世之后所写的一篇纪念性文章中，杜纳耶夫斯卡娅讲述了一些他们早期对马尔库塞著作的热情：199  
“在那部开创性的著作中，马尔库塞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且第一次为美国公众重新确立了黑格尔-马克思的革命性辩证法。当这本让我们呼吸到新鲜空气和真正具有无阶级社会愿景的书出版后，我们不可能忘记对马尔库塞的感激之情。”<sup>⑧</sup>在 20 世纪 40 年代，杜纳耶夫斯卡娅、詹姆斯以及李在几个方面做了重要的理论工作：① 他们提出了斯大林的俄国是一个极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Totalitarian state capitalist society）的概念，并且从共产主义左派的立场来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sup>⑨</sup>② 他们批判工人应急管理机构并把普通工人的日常反抗描写为工人创造性的展示。③ 同时，他们在把美国激进运动中黑人反抗的重点地区概念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④ 他们也是第一批在美国讨论马克思《1844 年手稿》，讨论马克思要感激黑格尔的人，当然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也是第一批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的人。

那些著名的和“左”倾的 20 世纪 40 年代“纽约知识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多半通常对黑格尔的思想都不感兴趣，甚至完全怀有敌意，更不用说是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了。<sup>⑩</sup>这既制约了马尔库塞著作的影响，也制约了约翰逊-福雷斯特派的影响。例如，当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在 1941 年出版的时候，那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悉尼·胡克就写了两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加以攻击。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的一篇评论中,胡克又表示他极其反感马尔库塞用黑格尔辩证法来批判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胡克为实证主义进行辩护,他写道,实证主义“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而不是辩证的方法来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sup>①</sup>在第二篇同样具有敌意的评论中,胡克称马尔库塞的著作是一种对黑格尔思想的“带有偏见的辩解”。<sup>②</sup>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才成为杰出的纽约知识分子——在一些回顾性的评论中也持有某种类似的态度。贝尔嘲笑杜纳耶夫斯卡娅,据说她“在理论上作了很大努力使工人们相信,要懂得列宁必须要掌握黑格尔《逻辑学》的知识”。有个幽默表明,当时的纽约知识分子一定认为,约翰逊-福雷斯特派的理论家们——一位黑人和两位女人——真不简单,在这个相当令人深省的幽默中,贝尔把詹姆斯描述为“关于板球的……公认的权威”,试图以此贬损他的理论研究,贝尔也把杜纳耶夫斯卡娅描述为“女负责人”来嘲笑她的理论工作。<sup>③</sup>

200 贝尔关于使工人相信有必要研究黑格尔的评论——评论本身就带有相当的偏见——的确是对约翰逊-福雷斯特派重要而独特方面的一种暗示。与很快就为美国国务院工作的马尔库塞不同,该派成员是由具有“左”的革命“倾向”的人组成——然而它不是一个政党,因为他们倾向于既反对传统的先锋队政党的形式,也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形式。杜纳耶夫斯卡娅、詹姆斯和李都把《黑格尔笔记》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并且把它作为一个庞大反思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不仅要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甚至是组织观念。到了1947年,李已经翻译了部分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sup>④</sup>,杜纳耶夫斯卡娅已经翻译了部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并且这三位理论家都已开始在深入研究黑格尔。

这些努力的最初成果就是詹姆斯的一本厚厚的手稿《辩证法笔记》(*Notes on Dialectic*),这本手稿1948年以油印的形式出版。<sup>⑤</sup>詹姆斯这本书结构非常不规范,通常是对黑格尔《逻辑学》逐章进行集中讨论,但是又频繁地旁注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法国和俄国革命以及当代的

政治情形。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詹姆斯写道：“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最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话，那么也可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最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171）。詹姆斯在书中一开始就大段引用列宁 1915 年的短文《谈谈辩证法问题》，还引用了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的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8）。詹姆斯写道，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是写作于这样一个时期：“1914 年列宁在苏黎世，整个世界和他的范畴都变成了碎片……他对《逻辑学》做了笔记……悉尼·胡克曾告诉我，那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十分正确，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99）。詹姆斯写道，这是因为胡克是一位“学者”，他总结说，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具有丰富的意义”。<sup>⑥</sup>

詹姆斯在《辩证法笔记》中对列宁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列宁对黑格尔的飞跃或渐进的中断、渐进的变化观念所进行的讨论。詹姆斯把这些概念与 1914—1915 年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100）这句革命口号联系起来。在詹姆斯看来，不仅是飞跃的概念而且是“自发的活动和自己运动”（101）的概念都是从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中得到的重要概念。詹姆斯还从中得出了哲学的、政治的和组织的结论：“除非你处处把组织与它的对立面即自发性联系起来，否则你对组织就一无所知”（115）。此外，他还写道，“当代的任务就是要废除组织”或者至少是废除“我们已经认识的”组织，并且开展“无产阶级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117）。

这种自发主义的概念是如何与列宁的先锋队政党概念相一致的呢？在詹姆斯看来，1917 年列宁对苏维埃的支持，特别是他的《国家与革命》，显示了在组织和自发性问题上列宁在思想上的一种突破，这种突破至少部分地是建立在 1914—1915 年间黑格尔研究的基础之上的（138 - 139）。詹姆斯在对列宁与黑格尔的自发性理解中，把传统的列宁主义的政党概念称做“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223）。通过聚焦于是先锋队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还是广大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问题，詹

姆斯使列宁和黑格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具体问题。然而，这种做法同时也导致许多悬而未决的其他问题。詹姆斯在作了一番折中主义但却有趣的分析之后，无论是对黑格尔还是对列宁，他都没有再深入下去。更加严谨地对这些概念进行理论分析的任务就落到了约翰逊-福雷斯特派的另外两位理论家的身上，尤其是杜纳耶夫斯卡娅。

在1949年的2月和3月，杜纳耶夫斯卡娅第一次把列宁《黑格尔笔记》中较为重要的部分从俄文完整地翻译成英文，既包括厚厚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也包括篇幅较短的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笔记。<sup>⑤</sup>在这一年中，杜纳耶夫斯卡娅还写了一系列分析列宁和黑格尔的文章，作为她自己、詹姆斯和李就辩证法问题所进行的三方密集通信的一部分。<sup>⑥</sup>尽管这些信件绝大部分都是写给某个具体的人，但是他们三个人似乎是在共同研究并彼此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些信件的内容丰富，构成了一本合著的论辩证法的书稿，这本合著因其理论上的分歧而没有完成。

在翻译《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一部分，即在翻译列宁评论黑格尔著作的第一部分“存在论”的过程中，杜纳耶夫斯卡娅写了第一封信分析了列宁《黑格尔笔记》。在一篇看似批评詹姆斯《辩证法笔记》的通信中，她写道：“你将会欣赏这些关于存在论的笔记，尤其是你急于进入本质论而忽略掉的”（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2月18日）。在这封信中，她强调列宁关注存在的具体性和“从最简单范畴开始的必要性，因为……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中……这些简单的范畴‘包含着整体’”。特别是列宁对黑格尔论外观[*Schein*]的讨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列宁的评论“外观也是客观的”，因为这对任何把外观归结为本质的企图提出了挑战。

尽管在第一封信中，她要詹姆斯耐心等待列宁摘要下一章即本质论的译稿。不到一周后她又写信说：“这里是列宁关于本质论的笔记；比我预计的翻译速度要更快”（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

年 2 月 25 日)。她再次强调了外观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列宁不仅进一步指出，本质具有某种外观……而且他甚至更加强调外观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杜纳耶夫斯卡娅在信中也提到了因果性问题，强调了列宁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打破了因果之间经验主义的僵化界限。1978 年，杜纳耶夫斯卡娅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对此总结说：“在这个时期，列宁也突破了他先前的因果观，认识到原因可以变成结果，反之亦然，并且始终坚持总体性概念。”<sup>⑧</sup>在这封写给詹姆斯的信的最后，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一些热情洋溢的评论：“黑格尔是一位辩证法大师；他把同一性解释为‘差别的不可分离性’，而当他在探讨现实性和总体性时，总体性又被解释为‘被分离的完整性’，没有什么能够解释他的这种绝对天才的语言。”她补充说：“我准备跟着他(列宁)进入概念论。”

几周之后，杜纳耶夫斯卡娅完成了列宁《摘要》一书的翻译工作，并把列宁笔记中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第三部分即“概念论”的译稿寄给詹姆斯。她再次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笔记比所有先前所寄的全部材料都要长，并把这看作列宁对黑格尔的看法与詹姆斯《辩证法笔记》中观点之间的一种“显著区别”，因为詹姆斯在他的书中并不是很强调黑格尔概念论这部分中的抽象哲学问题。她还试图概括 1914—1917 年间列宁在理论上的进展：“列宁在寻找一个新的普遍性。他发现了黑格尔的‘理念’……并且那时列宁并不能形成自己的新的普遍性：革命的人，直到 1917 年那种形式的苏维埃的出现。黑格尔的理念让他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俄国民众提供了实践；接着列宁就认识到这两个方面并把它们统一起来，把它称之为：国家和革命”(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 年 3 月 12 日)。在信的其余部分，她强调了黑格尔概念论中的具体性、现实性特征，至少是列宁对它的解读中的具体性、现实性特征，因为它谈到了实践和理论，在目的性这章中论述了劳动。她最后总结说，列宁关于要理解《资本论》必须掌握黑格尔《逻辑学》的评论，必须与他另外一句概括结合起来加以理解，这个概括的大意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在 20 世纪初)对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进行

批判,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和按照毕希纳的方式)多于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既然列宁在这段也提到了对“马赫主义”的批判,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批判“显然包括他自己,因为他是除普列汉诺夫之外唯一对马赫主义最为不满的人”。因此,对杜纳耶夫斯卡娅来说,列宁在这里是对自己的早期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了一种尖锐的自我批评。

在这同一时期,杜纳耶夫斯卡娅也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迈尔·夏皮罗(Meyer Schapiro)保持联系,试图让他有兴趣来帮忙出版她所翻译的列宁《黑格尔笔记》。夏皮罗回应说:“我已经读过N.居特曼翻译的法文版《黑格尔笔记》(附有居特曼和列斐伏尔所写的热情洋溢的长篇导论)。我对列宁在空白处的注释并不像你那样有热情,但是列宁在战争期间能够潜心研究黑格尔,并能在他有生之年或许是在其一生中最大事件的前夕从哲学中获得灵感,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up>⑤</sup>他也谈到了笔记出版的前景,他写道:“列宁的笔记对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生或美国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并建议她在一家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刊物上发表。在两个星期之后,他写信说:“你的信非常令人兴奋和激动,几乎激励我来重新阅读黑格尔——黑格尔一直是我的弱点。”<sup>⑥</sup>他进一步表达出版这种笔记的难处,他最后说:“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愿意帮忙——当你翻译完这些笔记并写好前言,我会很乐意将它们推荐给牛津或其他出版社。”在这一时期,出版《黑格尔笔记》英文版的这些尝试以及其他一些努力都没有取得成功。多年以后,杜纳耶夫斯卡娅写道:“1949年当我翻译完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时,我找出版商出版,敲了很多家出版社的门,也与哥伦比亚大学俄文系联系过,但是,直到1957年,才和我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起出版。”<sup>⑦</sup>为了节省版面,《黑格尔笔记》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那本书中是以附录形式出版的,仅仅包括列宁的评论,而不包括列宁对《逻辑学》的实际摘录。

然而,杜纳耶夫斯卡娅继续写信给詹姆斯和李讨论列宁的《黑格尔

笔记》。另一封信把他们带到了 1914 年之后列宁论辩证法的其他著作中去。这封信谈到了列宁对辩证法的重要论述,例如在 1920—1921 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列宁的评论,1922 年列宁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所写的文章,他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一书的批评以及 1916 年他对卢森堡《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的批评。她尤其关注列宁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没有真正研究过黑格尔的《逻辑学》(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 年 5 月 14 日)。

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杜纳耶夫斯卡娅试图“把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书中的创新思想和列宁这样一个结论联系起来,这个结论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解《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为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看来,黑格尔的《逻辑学》使得列宁把帝国主义看作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范围内的一种内在发展。她进一步把黑格尔的理念与《国家与革命》联系起来,按照列宁的看法,在这本书中,工人“作为主人管理经济,进行革命,把理想变为现实……然后在他自己的工人国家中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保护工人免受其国家的压迫”(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 年 5 月 17 日)。在一封给李的回信中,詹姆斯显然回应了杜纳耶夫斯卡娅在信中谈到的关于列宁和黑格尔的一些问题<sup>⑤</sup>,他强调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他的《黑格尔笔记》之间的差异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 1908 年列宁“必须为朴素唯物主义而战斗”,并且“通读全书我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妥的地方”(詹姆斯写给李的信,1949 年 5 月 20 日)。因此,他似乎表示要慎重对待杜纳耶夫斯卡娅较早前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詹姆斯继续说,然而到了 1914 年,列宁的对手是官僚工人和第二国际。由此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身产生了争论,这场争论不是来自自由理想主义者,也不是来自康德主义者,而是来自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因此,他对《逻辑学》的研究所要澄清的唯物主义,已不再是要分清唯物主义

与唯心主义,而是要分清庸俗的唯物主义与辩证的唯物主义”(詹姆斯写给李的信,1949年5月20日)。詹姆斯写到,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从他的黑格尔研究走向了《国家与革命》,詹姆斯把所有这些都与约翰逊-福雷斯特派在托洛茨基主义内部的斗争中当下所持的理论观点联系起来。

在一封随后给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中,总结了詹姆斯和李之间的讨论(1949年5月27日),当他们写道:“1844年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必须要考虑进来。这里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特别得凶”,此时他们就好比杜纳耶夫斯卡娅更多地表露出对黑格尔的举棋不定。他们把列宁与第二国际的争论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存在和本质范畴联系起来:“在1914年之前,整个革命运动、第二国际和第二国际之外的其他一切运动在本质还处于存在论的范围内,甚至列宁在1914年之前也没有完全意识到本质论,尽管俄国的客观形势驱使他去研究《逻辑学》。列宁关于《逻辑学》笔记的关键就在于存在论与本质论的联系……在本质论的范围中的运动就是个人的具体展开,就是主体性的形成。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运动。”他们打算抛弃黑格尔的概念论,他们写道:“列宁更加关注自己运动而不是概念论。”另外,他们还将概念论与“党的辩证法”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种党的辩证法是一种“反革命的运动”,是一种把人类推向了“最恶劣的暴动”的运动。这种对政党的尖锐批评与詹姆斯《辩证法笔记》一书的自发框架相一致。在这同一时期,杜纳耶夫斯卡娅阅读了列宁厚厚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并用英文总结了一些问题(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6月8日)。

詹姆斯接下来的一封信有些贬低杜纳耶夫斯卡娅在翻译和评论《黑格尔笔记》中所作的努力:“你涉及的面很广,很好,但是在几次与格雷丝·李的谈话和(这次很仔细)阅读了你的来信之后,我感觉我们仍然离题”(詹姆斯写给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1949年6月10日)。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我们必须小心,防止给人以这样一种(错误的)印



象，即列宁读了一本书就理解了，这会使我们陷入困境。并没有一种辩证法会教他去制订、澄清客观进程并使之具体化等等”（詹姆斯写给李的信，1949 年 6 月 19 日）。因此，詹姆斯似在质疑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观点，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在 1914—1915 年研究了黑格尔之后，列宁在思想上有种完全断裂的观点。

杜纳耶夫斯卡娅并没有对此直接进行争辩，而是写文章详尽地分析了列宁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 1917 年期间的理论观点。她强调《黑格尔笔记》以及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除非你了解了全部《逻辑学》，否则你就不了解《资本论》，甚至不了解它的第一章。资本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它是一种最具体的总和，这也意味着在逻辑与历史之间的不可分离……并且这也不仅仅只是逻辑与历史，还有观念。我相信，《资本论》第一章的辩证法也在商品拜物教中……包含有大量关于特殊性和绝对理念的观念，列宁说，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辩证法”（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 年 6 月 20 日）。在这种不仅是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甚至是对于绝对理念的呼唤中，杜纳耶夫斯卡娅提出问题的方式不同于詹姆斯。詹姆斯几乎是立刻再次回信，建议她把对列宁和黑格尔的分析控制在“1 200 个单词”内，同时还向她提到自己的《辩证法笔记》，他说，对于这本书“必须一读再读”（詹姆斯写给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1949 年 6 月 24 日）。循着这个思路，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顺便说一下，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必须批判黑格尔主义”（詹姆斯写给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1949 年 6 月 28 日）。

在下一封写给詹姆斯的长信中，杜纳耶夫斯卡娅使用了俄国宗教学的黑格尔学者伊万·伊雷因(Ivan Ilyin)的著作来说明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强调“具体”这个词来自拉丁文 *concretere*，意思是“生长”(to grow)。她用伊雷因描述黑格尔的立场的话，即“具体的经验主义”(concrete empiric)<sup>⑧</sup>，来刻画列宁《黑格尔笔记》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理论特征：“当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全新眼光来观察世界时，他看到经验的、具体的帝国主义世界与帝国主义这个时髦名称大

为不同……在帝国主义这个名词背后有一个新的绝对，即垄断”（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7月6日）。在这封信中，她还第一次勾勒出列宁在研究了黑格尔之后在思想上的五个具体转变：① 1914年之后列宁把帝国主义现象与垄断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② 列宁此时把垄断看作资本主义的更新的、更高的特定阶段，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③ 列宁此时把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和由帝国主义与垄断所造就的一批新的工人即工人贵族联系起来，这些工人贵族与那些不熟练工人相对立；④ 1914年之前，民族自决是一个口号，但是“1914年之后，列宁看到了帝国主义使自决问题具有了紧迫性”；⑤ 此时“辩证法变成认识的理论”，而不仅仅是1914年之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直相对沉默的李，此时也加入到这场严肃的讨论中来，很显然，她对杜纳耶夫斯卡娅最后这封信感到振奋。她把自己写给詹姆斯的信（李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年7月9日）抄写一份寄给了杜纳耶夫斯卡娅，她在信的顶端写道：“你的第六封信非常精彩。”她一开始分析就引用了列宁1914年3月关于泰罗制（Taylorism）的文章，文章把泰罗制看作某种可以接受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以运用的东西（CW 20:152-154），这就使她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主义思想内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康德主义：“1914年之前他们全都是这样想的。要发展效率、合理化、劳动的社会化——这是他们在经验地思考、理解和解释客观世界。就像康德所做的那样。”在李看来，在对黑格尔《逻辑学》中因果性的探讨中，“列宁突破了这种非连续的经验主义，他看到了这种科学方法例如因果性范畴来解释精神和物质之间关系的局限性。自由、主体性、概念——这些都是我们借以获得客观现实的知识的范畴。”李写道，列宁说：“不要停留在本质、内在必然性、联系的王国，要进入概念、自由、革命的王国。”她不仅把列宁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1914年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想相比较，而且还把它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伴布哈林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较。

詹姆斯似乎并不赞同李的分析：“你关于布哈林的信让我很失望，一些材料很珍贵，但整个事情在我看来有些离题”（詹姆斯写给李的信，1949 年 7 月 15 日）。杜纳耶夫斯卡娅继续在信中把列宁和布哈林进行对比，并且探讨列宁思想在 1914 年前后的发展。李此时又写了另一封尖锐的信。在这封信中她一开始就说：“当列宁研究到绝对理念这章时，他完全是驾轻就熟。你能够在他的评论和摘录中感受到这一点。”（李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 年 7 月 29 日）李的第二点是与约翰逊-福雷斯特的倾向相一致，约翰逊-福雷斯特派倾向于用一种相当直接的方式把列宁和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论述与具体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她写道，《逻辑学》最后一章论绝对理念“是指向，不是反对改良主义者，但却是反对革命中的反革命者”。她所指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它们都被看作从 1917 年俄国革命内部产生的一种反革命形式并且否定其初衷。李把黑格尔在绝对理念这章中强调的这种绝对自由和革命最初的解放观念联系起来，例如，就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那样：“不要老是认为我们和列宁应当替换掉革命、不断革命这个词，黑格尔无论何时都使用绝对理念这个词。”

207

接下来的几封信直接论述了黑格尔的范畴，而不是论述列宁《黑格尔笔记》中的范畴，但是在随后一封信中，杜纳耶夫斯卡娅谈到了列宁在研究了黑格尔之后思想上的变化。她写道，在“1914—1916 年宏大的《哲学笔记》出现了，并且从那时起，就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不贴上黑格尔辩证法的标签”（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49 年 8 月 30 日）。从这里开始，通信也由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思考转向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结构的讨论。<sup>⑤</sup>到了 1950 年和 1951 年，用通信的方式密集进行理论交流也变得不是那么频繁了。在这一时期这个小组理论探讨的一项成果就是詹姆斯 1950 年的小册子，是与杜纳耶夫斯卡娅和李合著，书名是《国家资本主义和世界革命》。<sup>⑥</sup>这本册子很少研究《黑格尔笔记》甚至也很少研究黑格尔，而主要局限于政治和经济问题，阐述辩证法的部分篇幅短小并且有点肤浅，这部分主要是由李起草的。

另外一个成果就是杜纳耶夫斯卡娅为一本“列宁著作”所写的草稿，完成于1952年早期。尽管这篇草稿也有一些对《黑格尔笔记》的讨论，但它主要是关注列宁的政治和经济理论。<sup>⑤</sup>

208 在这段时期以后，李和詹姆斯并没有对《黑格尔笔记》进行更多的真正研究。然而，他们三人之中对笔记最感兴趣的杜纳耶夫斯卡娅，在余生仍然投身于《黑格尔笔记》的研究，她把笔记当作某种一般辩证法概念之基础的组成部分，这种一般辩证法概念是她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作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而提出来的。关于黑格尔绝对的这封长信就是她在这方面作出的极其重要的成果，这封信写于1953年5月，正好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尽管这些信主要致力于探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精神哲学》的文本，但是，写给李的这些信也都是以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为基础的。

她对列宁在笔记中的关于辩证法的16条要素进行了简要的讨论，但是，她自己不仅与16条要素保持距离，而且与詹姆斯的《辩证法笔记》保持距离。詹姆斯的《辩证法笔记》有时被称为内华达文件（the Nevada Document）：“然而，我们的研究能够更进一步，不仅要比列宁的研究深入，而且要比我们自己在1948年所作的研究深入，那时，内华达的辩证法就非常深刻地对肯定和否定进行长篇大论。”<sup>⑥</sup>通过对《逻辑学》绝对理念的彻底研究，杜纳耶夫斯卡娅开始深入到黑格文本中无论是列宁还是其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怎么详细讨论的地方。她指出了自由[Befreiung]的概念，这是黑格尔在绝对理念这章中提出来的，在那里“主体是个人的并且是自由的”（33）。

在对《黑格尔笔记》的批判性评价中，她指出了列宁对绝对理念这章最后一段话的强调方式，黑格尔在这里提到了从逻辑到自然的过渡。列宁把从逻辑到自然的过渡称为“逻辑观念向自然界的过渡”，并把这叫做“唯物主义近在咫尺”（36）。然而，列宁同时也写到，黑格尔最后一段其余部分“都不重要”（36）。杜纳耶夫斯卡娅激动地回应说：“但事实并非如此，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段是重要的；1953年的

我们，在你之后生活了三十年并且试图吸收你的一切遗产的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一点”（36）。黑格尔就是在文本中的这个地方，突破过渡 [Übergang] 的概念，并且使用“自由” [Befreiung] 这个词，当时他写道，宁愿是“一个已变成的有或过渡”，“纯理念……是绝对地得到自由”（37）。<sup>⑤</sup>此外，黑格尔还写道，“在这种自由中，找不到过渡”；相反，“理念自由地解脱自身，对自己绝对有把握，并且在自身中宁静”（37）。

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看来，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超越列宁的地方，列宁在一党专制国家出现之前，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书立说。<sup>⑥</sup>她现在写道：“你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先生，当过渡、革命似乎足以导致新社会产生的时候，你并没有克服斯大林主义。现在人人都在审视这个极权的一党专政国家，它就是当前必须由一场全新的革命加以克服的东西，在这场全新的革命中每个人都享有‘绝对自由’。当然，从 1920 年到 1923 年我们与你共同建造并且还经历了三十年”（37）。这些信也研究了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在黑格尔“反思理念”这个概念中发现了一个主体性的激进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马克思主义深陷危机时，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有助于提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建问题。然而，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本身并没有回答那种危机，必须另外更深入探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绝对、绝对理念和绝对精神才能加以回答。

209

李对这些信的最初反应是相当的赞同：“我认为这些笔记象征着我们的《哲学笔记》，与 1915 年的列宁笔记相类似”（李写给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1953 年 5 月 22 日）。她补充说，亚里士多德的绝对概念“是建立在奴隶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而黑格尔的绝对概念具有不同的基础：“黑格尔的绝对概念是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和这种运动的纯形式的历史的结果，它从绝对理念前进到自然，在自然界中同样展现了曾在精神领域中所展示的辩证发展。”约翰逊-福雷斯特的理论家们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他们关于《黑格尔笔记》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观点，甚至也没有发展关于黑格尔的一般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观点。

在两年内，即在 1955 年，这一派解体了。杜纳耶夫斯卡娅在随后的三十年间继续深化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的研究<sup>①</sup>，而詹姆斯和李则转入其他的方向，他们一开始合作，后来也分离了。<sup>②</sup>

## 278 注 释

① 有关《黑格尔笔记》在 1929—1930 年出版的更加详细情况，参见巴德·伯克哈特 (Bud Burkhard) 的参考书目，“Leninskij Sbornik,”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32, no. 3 (1986): 241-247。

279

② 勒内·阿尔伯格 (René Ahlberg) 写道：“德波林和机械论者之间的争吵可被视为关于恩格斯观点的一场公开论战。根本不允许对马克思说三道四。” (“The Forgotten Philosopher: Abram Deborin,” in *Revisionism: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Ideas*, ed. Leo Labedz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2], p. 131.)

③ 参见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rotsky, *Trotsky's Notebook*, 1933—1935。这两部著作都表现出一种明显科学主义的倾向，并且对于黑格尔不是漠不关心就是极其敌视。

④ 例如，参见 W. Adoratski, “Lenin über die Hegelsche Logik und Dialektik,”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3, no. 5 (1929): 633-659。

⑤ Cited by Joravsky, *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 p. 256。

⑥ *Ibid.*, p. 270。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乔拉夫斯基对这些问题详尽的、极为严肃的描述。有关一些真正的西文文献，参见由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的批判理论家奥斯卡·内格特 (Oskar Negt) 编辑的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章的德文文集：Abram Deborin and Nikolai Buharin,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9)。然而内格特认为，德波林和布哈林的讨论要比乔拉夫斯基所作的讨论狭隘得多，他给文集所写的导言标题是“作为一种合法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论斯大林哲学的起源” (“Marxism as a Science of Legitimation: On the Origins of Stalinist Philosophy”)，这本文集主要是由德波林和布哈林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作品所构成，但也包括了卢卡奇、葛兰西、米丁和斯大林的简短的摘要，后两位的著作

是 1930 年的。在他的集子中,他既没有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也不包含《黑格尔笔记》的任何内容。最近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有人为了声称毛泽东实际上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就公开赞扬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家 M. B. 米丁具有独创性,毛曾求教于米丁。参见 Norman Levine's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4), pp. 319 - 330。法国最近也有这种声音,参见由路易斯·阿尔都塞的学生勒内·萨帕塔(René Zapata)编辑的文集:*Luttes philosophiques en U. R. S. 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3)。与内格特的版本一样,萨帕塔也忽视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

- ⑦ 我没有发现葛兰西对列宁论黑格尔作过任何实质性的讨论。在葛兰西的《著作集》(*Opere*)第 11 卷和 12 卷(Turin: Einaudi, 1966, 1978)中都没有找到,这两卷涵盖了葛兰西 1921—1926 年的著作。关于葛兰西的思想与列宁论黑格尔的著作之间的关系,参见 Leonardo Paggi, "Gramsci's General Theory of Marxism,"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Chantall Mouff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especially pp. 133 - 137。几年以后,著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森义太郎(Yoshitaro Omori)发表了一篇题为“黑格尔的复活”的文章(*Riso* 26, [October 1931]: 43 - 60)。大森义太郎的文章依据列宁研究黑格尔的一些片断,也参考了德波林和 20 世纪 20 年代俄国其他一些哲学家的著作,如阿多拉茨基(W. Adoratski)和 I. 卢波尔(I. Luppel)。所有这些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表在德共刊物上[我非常感激日本的伊藤成彦(Narihiko Ito)教授,与他的私人通信使我获得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 ⑧ Lenin, *Quaderni filosofici. Con una introduzione su "Il marxismo e Hegel"* di Lucio Colletti (Milan: Feltrinelli Editore, 1958)。

- ⑨ Lucien Goldmann, "The Dialectic Today" (1970), in his *Culture Creation*, trans. Bart Grahl, intro. William Mayrl (St. Louis: Telos, 1976), pp. 112 - 113。 280

- ⑩ 瑟维斯在其《列宁》第 2 卷题为“列宁的奥秘”的序言中敏锐地指出,《列宁全集》中“堆积如山的文献”差不多使得对列宁生平 and 著作的揭示变得模糊起来(第 3 页)。

- ⑪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trans. and intro. Fred Hallida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1923, 1930]), p. 29。在他对文集《卡尔·科尔施:革命的理论》(*Karl Korsch: Revolutionary The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的一个长篇序言中,编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反对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术语来尊称科尔施:“科尔施为哲学重要性的辩护以及他声明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联系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基,导致了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解释为是一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且导致把科尔施刻画为反对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这一潮流中的开创者。人们并不清楚科尔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仅仅是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此外,他把自己视为列宁和卢森堡哲学战线的一部分,是从社会主义的革命立场反对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代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试图把列宁和卢森堡综合为一个辩证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该书的出版,仅仅强化了科尔施的信念,即他们——他自己、卢卡奇、列宁和卢森堡——代表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建立了一个理论-政治战线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第35页)。凯尔纳强调了科尔施的观点,卢卡奇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以及列宁在1923年“代表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的实证主义及其更加科学化的辩证法观念。在这个研究中,我并不是在必然反对列宁的意义上而是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词,它包含了列宁1914年以来的著作,同样也包括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例如科尔施、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布洛赫、列斐伏尔、C. L. R. 詹姆斯和杜纳耶夫斯卡娅等人的著作。我在运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反对列宁,因为本书研究的目的完全在于揭示列宁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尚未得到探讨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⑫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p. 97.

⑬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p. 272 - 342.

⑭ *The Fifth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 Abridged Report*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4), p. 17.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攻击了唯心主义,这显然是针对卢卡奇和科尔施:共产国际“组织了一场无产阶级持续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反对宗教、反对唯心主义的……哲学”。

⑮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p. 109. 英译本将1930年这一序言作为附



录发表。

⑮ Ibid. , pp. 120 - 121.

⑯ Lenin, *Materialismus und Empirio-kritizismus* (Vienna and Berlin: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1927)。与同年出版的英文版一样,该书也附有德波林所写的一个长篇序言和涅夫斯基的附录,它们在后来的版本中都被删除了。该书也收录了列宁 1915 年《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短文片段,并错误地认为是列宁 1914 年之前的文章。这篇短文第一次用德文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5 年第 2 期,第 412 - 415 页。

⑰ 这篇文章载于安东·潘涅库克的《作为哲学家的列宁》(*Lenin as Philosopher*) (London: Merlin, 1975),第 111 页。该文的作者被错误地归于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参见海伦娜·希恩(Helena Sheehan)在她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Jersey: Humanities, 1985)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澄清(第 150 页)。

⑱ 参见 Patrick Goode, *Karl Korsch* (London: Macmillan, 1979), pp. 123 - 125。该书中谈到了一些有关科尔施和《黑格尔笔记》的观点。古德提出,在我看来是正确地提出,科尔施 1930 年“没有考虑到列宁立场的全部复杂性,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第 123 页)。古德没有充分强调这些笔记 1930 年在德国还没有出版这个事实。他也没有提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科尔施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

⑳ Korsch, “Lenin’s Philosophy,” in Pannekoek, *Lenin as Philosopher*, pp. 114 - 115.

㉑ Goode, *Karl Korsch*, p. 135.

㉒ Korsch, “Lenin’s Philosophy,” p. 115.

㉓ Korsch, *Karl Marx*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38)。古德在他的《卡尔·科尔施》中写道:“科尔施是知道《1844 年手稿》的,因为他在《卡尔·马克思》中提到了它们,但他并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是相当令人失望的,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已经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马克思著作中的黑格尔主义的前提,而这一点在《1844 年手稿》中比马克思写下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加突出”(第 139 页)。

㉔ 勒维撰写的“卢卡奇和斯大林主义”这章对卢卡奇 1924 年后政治立场和理论

立场的交织和反复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简要的描述。本章载于其著作《格奥尔格·卢卡奇——从浪漫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Georg Lukács—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中,由帕特里克·卡米莱尔(Patrick Camiller)翻译(第193-213页)。然而,不幸的是,勒维以一种过于片面的方式来看待黑格尔的影响,总是因卢卡奇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与斯大林主义和解而谴责黑格尔:“现在,在他革命的最后阶段,卢卡奇倒退到黑格尔与现实的‘和解’”(第195页)。这就错误地意味着《历史与阶级意识》比卢卡奇后期的著作如《青年黑格尔》更少黑格尔化。争论的问题反而是卢卡奇在这两个时期对黑格尔不同要素的盗用。

②⑤ Lukács, *Lenin: A Study of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trans. Nicholas Jacob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1 [orig. German edition 1924; postscript added in 1967]), pp. 9, 87-88. 以下引自该版本的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②⑥ István Mészáros, *Lukács' Concept of Dialectic* (London: Merlin, 1972), p. 137.

②⑦ Ibid., p. 139.

282 ②⑧ Lukács, *The Young Hegel*, p. xi.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②⑨ Fetscher, *Marx and Marxism*, p. 128. 关于20世纪50年代东欧和俄国对于卢卡奇和布洛赫的争论,费切尔的全面探讨(第104-147页)非常具有资料价值。

③⑩ 毫无疑问,这种讨论的方式导致费切尔把卢卡奇的变化——从较早时期更具原创性的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到后期的《青年黑格尔》——归结于20世纪30年代所传闻的卢卡奇“发誓要忠于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参见Fetscher, *Marx and Marxism*, p. 104。

③⑪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卢卡奇与列宁关系的观点中,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以一种相反的方式认为,“按照卢卡奇的话说,列宁主义厌恶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并且在《哲学笔记》中确实有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否定”(“Lukács on Leni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18 [1978]: 29)。无论是在《青年黑格尔》中,还是在《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Lenin: A Study of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中,我找不到任何文本证据来支撑这一观点,而且莱文也没有为他的阐述提供任何论据。如果真的是那样,这就使得卢卡奇对

列宁思想演变的评价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一致。

- ③② Ernst Bloch, *Subjekt-Objekt; Erläuterungen zu Hegel*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2 [orig. East German edition 1949]). 文中的参考页码是根据 1962 年的版本。有关这本著作的历史和背景及其在东德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家的冷漠的情况,参见 Wayne Hudso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Ernst Bloch* (New York: St. Martin's, 1982), pp. 13 - 14 and Fetscher, *Marx and Marxism*, pp. 109 - 131。
- ③③ 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本书由内维尔·普拉斯(Neville Plaice)、斯蒂芬·普拉斯(Stephen Plaice)和保罗·奈特(Paul Knight)翻译(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6 [orig. German edition 1959])(第 270 页)。
- ③④ Bloch, *Gesamtausgabe 13: Tübinger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0[1963]), pp. 78, 154 - 155, 292 - 293。
- ③⑤ Bloch, *Gesamtausgabe 11: Politischen Messingen, Pestzeit, Vormärz*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0), pp. 478 - 483。
- ③⑥ 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in Modern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88。
- ③⑦ Henri Lefebvre, *Le Temps des méprises* (Paris: Éditions Stock, 1975), p. 49。马丁·杰伊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Marxism and Tot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中的“列斐伏尔,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章,以及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发表在由迪克·霍华德(Dick Howard)和卡尔·E. 卡拉雷(Karl E. Klare)编辑的《不为所知的一面:列宁以来的欧洲马克思主义》(*The Unknown Dimension: European Marxism since Lenin*) (New York: Basic, 1972)一书中的“亨利·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当代阐释”这篇文章,应当被看作对把列斐伏尔置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之中去这个问题从总体上很好地说明。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的《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Modern French Marx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对列斐伏尔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讨论。这个研究美中不足的就是把注意力过度狭隘地集中在共产党内外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各种形式。凯利承认他对法国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各种争

论故意置之不理,而这些争论引起了广泛讨论”(第6页)。也可参见凯利的《黑格尔在法国,直到1940年》以及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早期试图所作的综合分析:《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巴德·伯克哈特(Buel Burkhard)的博士学位论文《神父和小丑:亨利·列斐伏尔,哲学帮派,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6)最为详尽和深入地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的列斐伏尔。

- ③⑧ 参见 Nikolai Hartmann, “Hegel et la probl me de la dialectique du r el,” *Revue de m taphysique et de morale* 38, no. 3 (1931): 285 - 316; Georges Bataille, “The Critique of the Foundations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in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 Allan Stoek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orig. French edition 1932])。
- ③⑨ Marx, “Critique de la dialectique h g lienne,” *Avant-poste*, June and August 1933, Cited in Kelly, *Modern French Marxism*, p. 31.
- ④⑩ 凯利在《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中写道,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迅速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这个主题的专门著作”,这本著作“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贡献上转移开来,即使如此,正如后来其他的著作所表明的那样,列宁自己高度评价了黑格尔辩证法”(第21 - 22页)。
- ④⑪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p. 294.
- ④⑫ Norbert Guterman and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Lenine, *Cahiers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 p. 52. 这篇导论1935年9月最后完成于纽约,表明伽利玛在发行时有些耽搁。随后对这篇导论的引用将直接在文中标明。这篇序言是由我自己翻译的。
- ④⑬ 直到1955年,《哲学笔记》才在法国由共产党的出版机构社会出版社出版。
- ④⑭ 列斐伏尔本人在他的《列宁笔记》(*La Pens e de Lenine*)(Paris: Bordas, 1957)中指出了伽利玛版的这些缺点(第161页)。他也写道,伽利玛版的列宁《黑格尔笔记》遭到了广大知识分子“完全漠视”,并且在1939年(虽然它标明的日期是1938年)第一次出版发行时,“只卖出了极少几本”。在1940年5月之后,

它被列入了“奥托”的禁书名单并且被纳粹所查封。伽利玛直到 1967 年才重印这一版本,到此时它才最终拥有一大批读者。

- ④5 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探讨,参见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 ④6 有趣的是,一个与“作为黑格尔哲学中非辩证的要素的理性理念本身”这个概念有着某种相似的概念也出现在马尔库塞 1960 年《理性和革命》(Boston: Beacon, 1960)新版的序言中(第 xii 页)。这篇序言写于他 1959 年对法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访问之后。在其 1960 年序言的同一段落中,为了克服他当时(不像在 1941 年,那时这本著作第一次出版)所认识到的黑格尔思想中一个重大缺陷,马尔库塞寄希望于“诗一般的语言”,包括那些“超现实主义”的语言。
- ④7 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8 [orig. French edition 1939]), pp. 50 - 51. 以下引自 1968 年英文版的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284
- ④8 关于这个问题和马克思 1858 年之后论黑格尔的笔记,尤其参见 Joseph O'Malley and Fred E. Schrader, “Marx's Précis of Hegel's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Minor Logi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2, no. 2 (1977): 423 - 431。也可参见吕贝尔在他编辑马克思《著作集 III 哲学卷》(*Oeuvres. III. Philosophie*)时在一个注释中所作的评论(第 1358 - 1359 页)。
- ④9 参见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1972)一书中“自然与革命”这章,他在书中提出:“对情感的潜在颠覆以及作为一个自由领域的自然才是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主题”(63)。
- ⑤0 在其博士论文《神父和小丑》中,伯克哈特认为,居特曼和列斐伏尔的《被神秘化的意识》(*La conscience mystifiée*) (Paris: Gallimard, 1936)一书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列斐伏尔研究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最为重要的成果。《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没有提到列宁,就是因为它出版于 1939 年底,即在法国共产党被法国政府取缔之后,其原因是法国共产党支持臭名昭著的希特勒-斯大林和约以及随后于 1939 年秋德国和苏联对波兰的入侵和分割。凯利在《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中写道:“列斐伏尔所在的政党被取缔,是其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有意识地完全避免明确提到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第 49 页),担心在这种氛围下只能出版学术的、非政治的书籍。这个时期也显示了作为一个批判的马

克思主义者的列斐伏尔所具有的局限性：当其他很多人包括像让-保罗·萨特的朋友保罗·尼藏(Paul Nizan)在内的这样一些主要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都退党以抗议希特勒-斯大林和约时，列斐伏尔仍然留在党内。事实上，他对和约或 20 世纪 30 年代的莫斯科大清洗没有表达任何政治异议。

- ⑤① Henri Lefebvre, *La Somme et le reste* (Paris: La Nef, 1959), p. 449.
- ⑤② Henri Lefebvre, *Logique formelle, logique dialectique* (Paris: Éditions Anthropos, 1969[1947]). 在接下来几段文本中括号里的参考页码是根据 1969 年这个版本。所谈到的这个附录包含有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讨论，它构成了列斐伏尔著作的第 227 - 284 页的内容。这部分是我自己翻译的。
- ⑤③ 杜纳耶夫斯卡娅在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采纳了这个观念。与列斐伏尔引用了同样一段话，她写道：“他(列宁)对自己也同样是毫不宽容，甚至在经济学领域，他也毫不留情”(第 171 页)。
- ⑤④ Marx, “Critique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p. 313.
- ⑤⑤ 实际上，列斐伏尔强烈的批判性著作《存在主义》(*L'Existentialisme*) (Paris: Éditions du Sagittaire, 1946)甚至早于《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出版。
- ⑤⑥ 在其《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凯利总结了那些对列斐伏尔毫不留情的攻击。凯利坚持认为列斐伏尔在这个时期“义无反顾地从马克思主义走向了新黑格尔主义”(第 68 页)。
- ⑤⑦ Lukács, *Existentialisme ou Marxisme?* (Paris: Éditions Nagel, 1948).
- ⑤⑧ Lefebvre, “Atuocritique: Contribution à l'effort d'éclaircissement idéologique,” *La Nouvelle Critique* 1, no. 4(March 1949): p. 51.
- 285 ⑤⑨ 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ed.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1969 [orig. French edition 1947]); Jean 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Samuel Cherniak and John Heckman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orig. French edition 1946]). 迈克尔·S. 罗思(Michael S. Roth)的《认知与历史：20 世纪法国对黑格尔的盗用》(*Knowing and History: Appropriations of Hegel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提供了一份英文的、最为详尽的科耶夫和伊波利特研究黑格尔的学术资料。罗思研究黑格尔的主体和人本主义的方法是相

当保守的,他在序言中写到,一些人可能会发现,他的著作“对已被解构的人本主义有一种怀旧之情”,而他的研究“不含有任何必然导致要回到早期的主体概念的人本主义的议题”(第 xiii 页)。

- ⑥0 收录在让·伊波利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中,但这篇特定论文 1951 年第一次发表在一家法国刊物上。
- ⑥1 John Heckman, Introduction to 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p. xxi-xxii.
- ⑥2 Jean Hyppolite, "On the Structure and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s of Marx's *Capital*," in his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pp. 128 - 129. 这篇文章 1948 年最初发表在一家法国刊物上。
- ⑥3 参见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从未完成的《列宁全集》(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27)的第 13 卷。这卷同德文版的一样,也是在 1927 年出版,因而含有德波林的前言、涅夫斯基的附录以及列宁 1915 年《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短文。这种补充的材料和涉及悉尼·胡克作用的所有材料在后来的版本中被删除。在出版时,胡克在一家重要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分两部分论述列宁著作的文章。参见 Hook, "The Philosoph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15, nos. 5, 6(1928): 113 - 124, 141 - 155。虽然胡克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列宁的著作,但是他的批判并没有以黑格尔为中心,因为胡克在这一篇文章中持有一种强烈的反黑格尔的立场,他写到,1844 年就是马克思“一劳永逸”地拒绝黑格尔的一年。
- ⑥4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401.
- ⑥5 *Ibid.*, pp. 399 - 400. 我没有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在这一时期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任何其他的讨论。罗尔夫·维格斯豪斯(Rolf Wiggershaus)的《法兰克福学派》(*Die Frankfurter Schule*)(Munich: Hanser Verlag, 1986)也没有谈到。考虑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种兴趣,而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相对保持沉默,这本身就很有趣。
- ⑥6 Marcuse, *Soviet Marx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马尔库塞没有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显然不是因为他对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不屑批判的态度。许多评论家对马尔库塞相对来说在这本书中所持的非批判立场感到惊讶。例如,可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为 1985 年哥伦比亚大

学出版社再版《苏联马克思主义》所写的序言。

- ⑤7 关于这本著作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受到追捧的背景,参见我的文章“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Marcuse’s *Reason and Revolution*, Fifty Years Later,” *Sociological Theory* 11, no. 3 (1993): 243-267。
- 286 ⑤8 Raya Dunayevskaya, “Herbert Marcuse, Marxist Philosopher,”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5, no. 2 (1979): 11。
- ⑤9 从 1941 年以来,他们关于这个话题的许多作品都可以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The Marxist-Humanist Theory of State-Capitalism*)、C. L. R. 詹姆斯(与杜纳耶夫斯卡娅和李合著)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世界革命》(*State Capitalism and World Revolution*) (Chicago: Kerr, 1986 [1950]) 中找到。也可参见《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在这期间,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性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另外,法兰克福学派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在 1941 年以及英国的托派分子托尼·克利夫在 1948 年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作出了某种不同的阐释。参见 Pollock, “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ed. Stephen Bronner and Douglas Kelln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1941]), pp. 95-118, and 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London: Bookmarks, 1988 [1948])。
- ⑥0 一般性的概述,参见 Alan Wald,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瓦尔德(Wald)指出,这一时期两位重要的极端厌恶黑格尔的激进知识分子是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瓦尔德写道,对威尔逊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迷惑人心和愚弄思想的工具”(第 160 页)。早期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家鲁宾·戈特斯凯(Rubin Gotesky)对于这种态度来说是一个例外,1934—1935 年他对胡克《理解卡尔·马克思》(*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的批判,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黑格尔,但含有对“意识”和“人类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的辩护。参见 the first part of Gotesky’s “Marxism: Science or Method?” *The New International* 1, no. 6 (December 1934): 150, as well as parts two and three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2, no. 3



- (March 1935): 71 - 73, and 2, no. 5 (May 1935): 106 - 109.
- ⑦ Sidney Hooks, "Reason and Revolution," *The New Republic* 105 (July 21, 1941): 91.
- ⑧ Hook, review of Marcuse's *Reason and Revolution*, *The Living Age* 360 (March-August, 1941): 595.
- ⑨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1973), p. 91.
- ⑩ 他们围绕着异化概念讨论青年马克思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成果便是《美国工人》(*The American Worker*) (Detroit: Bewick, 1972[1947])这本小册子,由约翰逊-福雷斯特派中的一名工人保罗·罗曼诺(Paul Romano)与瑞亚·斯多恩(Ria Stone)(格雷丝·李)合著。
- ⑪ C. L. R. James, *Notes on Dialectics: Hegel-Marx-Lenin* (Westport, Conn.: Lawrence Hill, 1980[1948]). 文本括号中的参考页码是依据 1980 年的版本。
- ⑫ 詹姆斯似乎在暗示胡克之所以拒斥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是因为他是列宁不感兴趣的学者型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无法说明胡克先对列宁科学唯物主义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兴趣,正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发行后,胡克立刻就详尽地加以分析。
- ⑬ 密西根州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拥有最初的打印稿。资料的影印卷可供查阅。《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第 1492 - 1584 页。
- ⑭ 在接下来的文本中,将提到这些信的作者、收信人和日期。所有以这种方式提到的信件都收录在《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第 1595 - 1734 页、第 9209 - 9237 页。这些信通常以单封信件的形式打印,页边距很小,这些信件对辩证法的讨论构成了一本长篇大作。根据《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的档案管理员迈克尔·弗拉格(Michael Flug)的看法,所有已知保存下来的杜纳耶夫斯卡娅、詹姆斯和李之间的通信都收录其中。显然,对于杜纳耶夫斯卡娅来说,这些通信非常重要以至于她在其生命最后的十年中写了三本理论性的自传性评论对这些通信加以评论,这三本评论也收进了《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参见"Reflections on Notes from a Diary: Lenin's *Philosophic Notebooks* and the State-Capitalist Tendency"(1978),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5678 - 5688; *25 Years*

of *Marxist-Humanism in the U. S.* (1980),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6383 - 6410; Phillips and Dunayevskaya, *The Coal Miners' General Strike of 1949—1950 and the Birth of Marxist-Humanism in the U. S.* (1984),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8123 - 8173。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会引用这些反思材料,同时也会引用这些信件。

- ⑦⑨ Dunayevskaya, "Reflections on Notes from a Diary," p. 5681.
- ⑧⑩ 1949年3月12日夏皮罗致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亲笔信,由纪念杜纳耶夫斯卡娅基金会(the Raya Dunayevskaya Memorial Fund)(59 East Van Buren St. no. 707, Chicago, Ill., 60605)保存。基金会持有那些没有捐赠给韦恩州立大学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的那些未编目的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著作和文章,该基金会允许我查阅这些资料。杜纳耶夫斯卡娅这一时期致夏皮罗的信没有被找到,似乎只有夏皮罗致她的信保存了下来。
- ⑪⑫ 1949年3月26日夏皮罗致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亲笔信,由纪念杜纳耶夫斯卡娅基金会持有。夏皮罗的信也提到了“一个正在纽约访问的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他将其称为“对辩证法有着极大热情,并且是托洛茨基的仰慕者”,也提到了科耶夫论黑格尔的著作,该书在法国刚刚出版。
- ⑬⑭ *Guide to the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Archives, 1986), p. 59。在《从日记看对笔记的反思》中,杜纳耶夫斯卡娅写到,她在1949年也试图把用来出版的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译本“交给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但是他们认为笔记只不过是份‘潦草’的东西,‘太粗糙而且是没有完成’”(第5688页)。
- ⑮⑯ 在《从日记看对笔记的反思》中,杜纳耶夫斯卡娅抱怨詹姆斯和李的回信慢,她将这归之于理论分歧,而分歧只有在后期才变得明显起来。
- ⑰⑱ 西文版参见 Ivan Ilyin, *Die Philosophie Hegels als kontemplatives Gotteslehre* (Bern: A. Francke Ag. Verlag, 1946),尤其是第一章。杜纳耶夫斯卡娅知道列宁曾经对伊雷因的作品表示欣赏。
- ⑲⑳ 然而,在1951年写的一封相当重要的信中,杜纳耶夫斯卡娅试图明确说明列宁完成阅读黑格尔的时间,为的是要找到“他‘飞跃’的准确日期”(杜纳耶夫斯卡娅写给詹姆斯的信,1951年6月16日)。
- ㉑㉒ C. L. R. James (with Dunayevskaya and Lee), *State Capitalism and World*

*Revolution*. 1950 年最初的油印版是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读物而发行的。在它出版之后,约翰逊-福雷斯特派很快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工人党而建立了一个非托洛茨基主义的、松散的非政党形式的组织——通讯委员会。

288

- ⑧ Included in the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1735 - 1796.
- ⑨ Dunayevskaya, *The Philosophic Moment of Marxist-Humanism*, p. 32. 以下引自这个版本中的 1953 年通信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这个版本有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同事们所做的注解。
- ⑩ 黑格尔学者帕特里夏·阿尔滕贝恩德·约翰逊(Patricia Altenbernd Johnson)最近的文章“Women’s Liberation: Following Dunayevskaya in Practicing Dialec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Ideology* 13, no. 4 (1989): 65 - 74, 把黑格尔在术语上从过渡[*Übergang*]向自由[*Befreiung*]这种转变作为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了阐发。
- ⑪ 很显然,杜纳耶夫斯卡娅在这里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始于斯大林而非列宁。
- ⑫ 她 1953 年的信为她后来所有论述辩证法的著作奠定了基础。她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8)是第一本用英文完全出版的分析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著作。这本著作也把列宁《黑格尔笔记》作为附录发表——这是列宁《黑格尔笔记》首次出版英译文,该版本只有列宁的评论,而没有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大段摘录。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那样,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探讨。
- ⑬ 李和詹姆斯共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他们和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Cornelius Castoriadis)联合署名出版了《直面现实》(*Facing Reality*)(Detroit: Bewick, 1974[1958])一书。詹姆斯的作品被保罗·布勒(Paul Buhle)大量地编进了《C. L. R. 詹姆斯:革命的艺术》(*C. L. R. James: The Artist as Revolutionary*)(New York: Verso, 1988),他成为一个著名的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化批判家,主要居住在英国。李从其黑人劳工活动家的丈夫那里取得了“博格”这个名字,在美国左派团体内继续做一名作家和活动家。例如,参见 James and Grace Lee Boggs, *Revolu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6)。

## 1954 年至今：列斐伏尔、科莱蒂、 阿尔都塞和杜纳耶夫斯卡娅

210 在斯大林 1953 年去世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要人物对于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重要讨论不仅在法国和美国，而且在意大利都在继续进行，在德国也有较小规模的讨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法国再一次经历了最为广泛的讨论，不仅有列斐伏尔，而且有罗歇·加罗迪(Roger Garaudy)、路易斯·阿尔都塞，更简单地说，还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梅洛-庞蒂。在美国，杜纳耶夫斯卡娅出版了《黑格尔笔记》的第一个英译版，并且对它们作了大量的批判性分析。卢西奥·科莱蒂把《黑格尔笔记》介绍给了意大利读者，然而在西德的讨论就相对少些，只有伊林·费切尔的著作在这方面成了一个例外。尽管这些理论家们从各种不同的传统来讨论列宁《黑格尔笔记》的意义，但是在这同一时期，人们对于《黑格尔笔记》的兴趣绝没有赶上人们对于青年马克思著作的兴趣。在上面提到的这些理论家中，只有杜纳耶夫斯卡娅真正把《黑格尔笔记》作为她的全部理论工作的中心，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广泛的著作。这些理论研究在 1986—1987 年对列宁对黑格尔的评价作了一个尖锐的批判性分析中达到了顶峰，刚好在杜纳耶夫斯卡娅逝世之前。

## 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列斐伏尔和加罗迪

梅洛-庞蒂在其《辩证法的历险》(*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1955)中,在简短的带有争论性的题为“真理报”(Pravda)这一节中讨论了列宁。出于公正,梅洛-庞蒂在这里把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加以对照,《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随后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宪章”。在梅洛-庞蒂看来,这本书已经“重新确立了前黑格尔的认识论”。<sup>①</sup>梅洛-庞蒂尖刻地评论说:“然而,人们并不明白一种前黑格尔的,甚至前康德的异端邪说,怎么能够引入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去”(61)。梅洛-庞蒂也提到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他写道,“这种对黑格尔的思考几乎没有使《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那种简单的‘异端邪说’受到影响”(61),但他没有进一步展开这个观点。由于从未认真地研究过《黑格尔笔记》,于是他使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卢卡奇来反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已经成为官方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后来,他对卢卡奇随后改变了自己在1923年的立场转而捍卫他称之为哲学上的“列宁主义”而感到失望。

211

梅洛-庞蒂的这本书表示他不仅与法国共产主义决裂,而且与在很多政治问题上继续支持共产党的让-保罗·萨特决裂。法国共产党迅速对这本书作出回应,于1955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的主要的理论家们对这本书进行了粗暴的、无情的批判,撰写的批判性文章以极具倾向性的标题“反马克思主义的不幸”(“*Mésaventures de l'anti-Marxisme*”)于1956年出版。这个时期法国共产党的首席哲学家罗歇·加罗迪,在主旨演讲中,不出所料地指责梅洛-庞蒂是“唯心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并且还指责他拒

绝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sup>②</sup>这次会议自始至终都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经典表述而加以捍卫；梅洛-庞蒂的概念则被公开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列斐伏尔较为简短的稿子冷嘲热讽地集中攻击梅洛-庞蒂只是一名象牙塔里的教授，并以泛泛地号召在座的广大青年“要成为革命者”（106）<sup>③</sup>而结束。卢卡奇寄来并在大会上宣读的简短稿子把自己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攻击为“错误的和过时的”（158）。他把梅洛-庞蒂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与“由列宁并从列宁才开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真正的发展”（159）对立起来。虽然梅洛-庞蒂至少在他书中简要地提到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但是已经提到的这些众多的共产党哲学家却没有一个人提到它们，相反，他们最后全都总结说要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来捍卫。即使法国共产党的出版机构正好在1955年这同一年出版了“官方”版本的列宁《哲学笔记》，并且对梅洛-庞蒂的书所进行的攻击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回答后者对列宁的批判，情况也的确如此。因此，包括列斐伏尔在内的党的理论家们都含蓄地接受梅洛-庞蒂的主张，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代表列宁主义。根据苏联批准的列宁主义的官方版本，它确实被斯大林发展成了一个教条。

212

但是，像梅洛-庞蒂和伊波利特这样严肃、独立的哲学家也有要认真研究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问题。虽然他们有时也愿意直接研究马克思，他们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周围，从而挑战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但是他们对用严肃的方式来对待列宁的著作，甚至是他的《黑格尔笔记》都明显不感兴趣。当遇到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的时候，他们通常把这一领域留给了官方“列宁主义者”。

在同一个月中，党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手册》（*Cahiers du Communisme*）给了加罗迪讨论刚刚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记》的任务，但绝不能把它与梅洛-庞蒂对它的批判联系起来。苏联授意的这个版本与居特曼和列斐伏尔1938年的版本不同，除了列宁论黑格尔的文本之

外,它还包括列宁论其他哲学家的许多文本,而居特曼和列斐伏尔1938年的版本则局限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一位忠诚的党的理论家——埃米尔·博蒂盖利(Émile Bottigelli)为1955年的法文版写了前言。<sup>④</sup> 加罗迪的冗长文章是对《哲学笔记》所作的一个极具意识形态的阐释。他把这本著作置于“实践任务向列宁提出的哲学问题”之中,尤其是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的写作以及建立一个正直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正确策略。<sup>⑤</sup>

加罗迪根本没有像列宁在笔记中那样认真地研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也没有引证列宁的话,就向读者宣称道,“列宁哲学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的对立(133)。他也引用了列宁的表述,这个表述几乎是直接引用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关于实践理念的观念,即“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然后,无论是彻底忽视还是刻意回避黑格尔,尽管这种表述来源于黑格尔,加罗迪在对列宁主义关于“实践”的含义与黑格尔的“抽象认识”(140)进行比较的时候,把它扭曲为列宁对黑格尔的抨击。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对于同一段话,加罗迪的解读与卢卡奇和列斐伏尔的解读有分歧。在列宁《哲学笔记》的实际文本中,关于实践优越性的表述是在大段摘录黑格尔《逻辑学》后的一个旁注,在这段话中,黑格尔认为实践理念“比以前考察过的认识的理念更高,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SL 818-819;CW 38:212-213)。然而,加罗迪并没有指明黑格尔著作中直接就有实践概念,暗示只是列宁强调实践概念并对黑格尔展开批判。加罗迪的文章第二部分赞扬了毛泽东、斯大林、恩格斯和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对辩证法概念的贡献。

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唯一一次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重要讨论是列斐伏尔的《列宁的思想》(1957)。<sup>⑥</sup> 这部著作中有80页论述列宁的哲学思想,但是这章在形式上既不同于列斐伏尔在其《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中对列宁的讨论,也不同于列斐伏尔和居特曼1938年为列宁的《黑格尔辩证法笔记》所写的导论。在《列宁的思想》一书中,对列

宁与黑格尔关系的讨论更是悄无声息，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则作了较为冗长的论述。

论列宁和哲学这章只有不到一半的篇幅用于讨论《黑格尔笔记》。列斐伏尔写道：从总体上看，《哲学笔记》“这份材料的内容在很多地方都缺乏联系，人们的兴趣都集中在黑格尔的段落，尤其是《逻辑学》的段落。但是，把《逻辑学》的段落孤立起来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其他的段落为列宁论述《逻辑学》作了准备、注解或深化，它们本身就是对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了深刻而丰富的研究——即使是并不完整的一段”（162）。这可能是对他和居特曼的《黑格尔笔记》版本所作的一种含蓄的自我批判，这个版本只是出版了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本身，而不是像莫斯科的编者从1932年以来逐渐形成的版式：把许多根本不同的列宁论述哲学问题的各种笔记混在一起，以“哲学笔记”为题作为一卷发表，其中一些笔记早至1895年。

列斐伏尔把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讨论放在最后，然而他似乎把《黑格尔笔记》看作列宁哲学思想的顶峰，尽管他从未直接这样说过。列斐伏尔不断地提到马克思1858年的信，这表明他想要写一部篇幅不大的论述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著作，显然，这样一本著作从未写过，列斐伏尔认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给马克思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东西：这些笔记对马克思无暇以顾的方法论和逻辑学作了详细的阐述”（186）。

列斐伏尔认为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得出了三个一般的结论：  
 ① 有必要把黑格尔的神秘主义与他认识理论的逻辑方面的内容区别开来。  
 ②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忽视了这一点。例如，普列汉诺夫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什么也没写。  
 ③ 尽管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是不存在的，但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尤其是他的绝对唯心主义，最终却非常接近于唯物主义。列斐伏尔在《列宁的思想》中自始至终都专注于列宁在笔记中对黑格尔本质概念的探讨：“我们已经知道，分析必须抛弃表象以抓住本质。科学认识本身就是对本质的把握。



拒绝本质观念的人同时甚至也拒绝了规律的观念”(187)。在这段论述的一个脚注中,他补充说:“一些哲学家因此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称为‘本质主义’,以反对存在主义”(187)。列斐伏尔进一步声称,列宁(和黑格尔)批判了绝大多哲学家都没有把现象看作包含着“现实的无数奥秘”(188)。因此,对列斐伏尔来说,本质才是真正的现实。他举了下面这个例子:“革命是社会历史的一种暴力现象,似乎没有规律”,然而“每一次革命都有其(辩证的)规律”(190)。

列斐伏尔重视本质的第二个例子,就是他重新回到早期与居特曼合著的著作的主题上来。这些著作包括他们的《被神秘化的意识》(*La Conscience mystifiée*)(1938)以及他们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一书所作的导论(1938年;写于1935年)。他写道:“固定化、拜物教的外观成为一个神秘的、难以忍受的现实……资产阶级民主包装、掩饰和保护了资本主义;但是如果人们将其推至极限,如果人们只是接受其词句,那么矛盾就会出现并且必须在外观与现实之间予以解决。因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不仅仅是维持无产阶级组织(工会,政党,等等)合法性的一个工具。实际上,它们也能成为向社会主义飞跃的一种原则和一个可能的途径”(195)。在理论层面上,这几段文字似乎与我早些时候所引用过的他所主张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有细微的差别。他在一个脚注中揭示道,“这段文字是伽利玛版的列宁《黑格尔笔记》的前言,它写于1935年”(195)。

列斐伏尔论列宁和哲学这章的倒数第二部分的标题是“相对与绝对,无限与有限”。在这里他接受这个观点,即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尤其是对列宁主义来说,“一切都是相对的”(195)。历史的和社会的规律随着历史环境而变化。另外,列斐伏尔引用列宁的话,大意是我们自己的认识反映自然界,我们“不能完全地把握=反映=描绘整个自然界”,而是“只能永远地接近这一点”(197;也可参见CW 38:182)。因此,对列宁(和黑格尔)来说,“人们可以说,绝对在其内心最深处发现了相对,相对正好是在绝对的怀抱里”(197)。

215 列斐伏尔这章的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反映论和概念论”。在这里他提出，黑格尔关注的是理念，而马克思和列宁则相反，他们关注的是自然：“对黑格尔来说，绝对的原则是理念。对马克思来说，甚至更清楚地说是列宁来说，这种绝对的原则、具体的普遍性是自然（物质）”（201）。不过，列斐伏尔注意到，列宁并没有因黑格尔关注理念而不假思索地加以拒绝，并且“找不到足够强烈的词句来赞美黑格尔，在其唯心主义的术语中，他把理念称做自然”（201）。

的确，列宁并没有一味强调黑格尔对本质的讨论，而且列斐伏尔引述了列宁的话，大意是说，在黑格尔《逻辑学》和《小逻辑》两部著作的概念论中，论理念的部分都是对“辩证法的最好的阐述”（202；也可参见CW 38:192）。论理念的部分并不在论本质这编中，而在《逻辑学》的第三编——“主观逻辑，或概念论”中。列斐伏尔这里引用列宁的笔记，大意是说关于绝对理念的这节“除了辩证法方法这个主题之外，几乎不包含别的内容，尤其是唯心主义的内容”（202；也可参见CW 38:234）。相反，对包括卢卡奇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而言，绝对理念却是黑格尔著作中最为唯心主义和最为无用的部分。

然后，列斐伏尔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列宁对辩证法的一个定义：① 必须从概念的关系与概念的发展去考察概念本身，② 矛盾的规律，③ 分析与综合的统一。然而，列斐伏尔现在似乎抗拒如此简单的定义，注意到了“列宁并不满意这个定义，他用16个要素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203）。更为重要的是，当列斐伏尔在总结中写道，在列宁看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是相对的”（204）时候，他也极大地远离了一切粗陋形式的唯物主义。因此，列斐伏尔最后对于列宁和黑格尔的讨论，非常接近于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描述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统一。

然而，正如早些时候所注意到的那样，论列宁和哲学这一章，对列宁早期的、更加狭隘的唯物主义著作，特别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进行了很多讨论，这部著作似乎同《黑格尔笔记》相矛盾或遭到驳斥。然而，列斐伏尔在这里没有作这样的区分。因此，列斐伏尔给读者

留下了列宁辩证法的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一个是1908年的列宁,坚持粗陋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把观念看作对“物质”的复制;一个是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中的列宁,接近要求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统一起来。显然,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共产党没有探讨这种二元性的空间。

不久之后,有着30年党龄的列斐伏尔被开除出党。他出版了一本800页的自传性质的论著——《总结和其他》(*La Somme et le reste*) 216 (1959)作为回应,这本著作中对党有许多尖锐的批判。他也进一步对列宁和黑格尔作了一些评论,第一次公开指出列宁在遇到黑格尔之后思想上的重要变化:“直到1914—1915年他才认真阅读或研究了黑格尔。并且,如果人们客观地加以思考,就会注意到《谈谈辩证法问题》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列宁的思想变得灵活、有生气……一句话,变得辩证了。直到1914年,第二国际破产之后,列宁才真正懂得辩证法。”<sup>⑦</sup>列斐伏尔在一个脚注中补充道:“这里,我们明白了斯大林主义者对《哲学笔记》保持极度沉默的意思了,斯大林主义者长期以来赞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把《哲学笔记》撇在一边”(85)。自从列斐伏尔第一次研究《黑格尔笔记》以来,为公开表达这个观点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列斐伏尔也强调了列宁《黑格尔笔记》的不完整性,认为“它们不是一个完整系统的阐述”(86)。在他的自传性著作中,列斐伏尔也从《黑格尔笔记》和他与居特曼为法文第一版所写的导论中引用了几段重要的话。他总结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论黑格尔《逻辑学》的笔记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他暗示性地补充说:“只有审慎地加以注解并且像对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文本进行分析的那种精确方法才能”对列宁思想上的变化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498)。<sup>⑧</sup>列斐伏尔本人并没有从事这样的工作。相反,在1958年被开除出党后,他转向了其他领域,包括研究日常生活和详尽论述他自己的既不同于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观念。最终,他成为20世纪60年代激进左

派的一个重要人物。<sup>⑨</sup>

##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美国： 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影响

杜纳耶夫斯卡娅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第一次用英语严肃地讨论了列宁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她也第一次出版《黑格尔笔记》的英译本。<sup>⑩</sup>杜纳耶夫斯卡娅翻译的简写本，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这本书的一个 25 页的附录发表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她试图为《黑格尔笔记》的英译本找到一位美国出版商，但结果却是无功而返。<sup>⑪</sup>由于篇幅的限制，附录中删除了列宁对黑格尔的大段摘录，仅仅能复制列宁的大部分评注以及引用黑格尔《逻辑学》和《哲学史讲演录》标准的英文版页码注释。另一篇附录包括杜纳耶夫斯卡娅翻译的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的两篇重要短文：《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以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这样，在英语世界中，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第一次与马克思的《1844 年手稿》共同出现。这部著作也有马尔库塞所写的一篇带有赞赏性但又带有批判性的序言，马尔库塞写道，除了卢卡奇的著作和少数法国评论家的著作以外，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成为“一种公式化了的技术方法，或者是一种图式化了的世界观。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著作抛弃了这些歪曲以及类似的歪曲，并且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基础上即在人道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统一”（8）。马尔库塞还写道，他赞同这本著作第一部分“对马克思著作进行理论阐释的全部要点”（12），但同时他既不同意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和俄国革命的解释，也不同意她关于当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开始就讨论了黑格尔和法国大革命，还简要论述了黑格尔的绝对，运用黑格尔具有生命力的绝对否定这个概念

来批判苏联的极权主义体制。她特别提到了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安德烈·日丹诺夫1947年对黑格尔的批判,而且对他试图用“批评与自我批评”(40)这种新的辩证规律来代替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讨论。然后杜纳耶夫斯卡娅研究了马克思《1844年手稿》,把它与“人道主义和《资本论》中的辩证法”(103)联系起来。在这本著作的后半部分,她讨论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和俄国革命,并且在“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起义”(215)这一范畴下讨论了斯大林主义的现象。她自始至终都在人道主义的、以主体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中把这些反抗的新形式概念化。

研究列宁《黑格尔笔记》这一重要章节的标题是“第二国际的崩溃和列宁思想上的突破”。杜纳耶夫斯卡娅写到,一战前,列宁和其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依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但是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其先前反战立场的“背叛”所震惊,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在国会中投票赞成战争。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试图为他自己在理论上总结这次背叛的原因并重新调整他自己的思维,因为列宁曾接受过他们这么长时间的领导,所以对社会民主党的批判必然也是一种自我批判:“这种意识形态完全崩溃的客观原因是什么?……面对革命运动内部出现的反革命,迫使列宁去寻找一种能够重建自己理性的哲学。他开始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成为显著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他的《哲学笔记》显示出,他是如何彻底地重组他关于唯物主义或经济力量与人的主体力量之间关系的观念、关于科学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观念”(168)。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是他最重要的思想转折点。它把1914年之前的列宁与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像《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这样的重要理论著作的作者区分开来。

杜纳耶夫斯卡娅也写到,在列宁刚开始研究黑格尔的时候,他对自己运动这个范畴感兴趣,但也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表示了怀疑,发誓要唯物主义者地阅读黑格尔。她认为,这一点在后来发生了变化,并且到了“黑格尔研究结束的时候”,他反而写道“聪明的唯心主义”(169)。在第

二国际的全盛时期——这也适用于列宁——辩证法的概念只不过是一词一句，在其最基本的观念上，本质上是康德的而不是黑格尔的：“矛盾的概念是那种相互并存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对立的观念还没有超过康德的二元论——好像黑格尔从来没有用这种观念即任何一个事物本身都是一个矛盾，是一切运动的基础来摧毁康德的二元论似的”（170）。

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黑格尔笔记》是对列宁早期著作的突破，“完全是重新运用哲学唯心主义的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在1908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曾经为这种庸俗唯物主义大开绿灯”（171）。列宁说不研究“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且推断说“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她把这段话解释为不仅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哲学家普列汉诺夫的尖锐批判，而且也是一种自我批判：“他对自己也（像对待普列汉诺夫一样）同样是毫不宽容，甚至在经济学领域，他也毫不留情”（171）。

219 她认为，列宁对黑格尔的研究有助于他从理论上重新总结其经济和政治理论。在1914年之前，列宁接受了像希法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主张，希法亭《金融资本》一书在本质上以一种渐进的、进化的方式描述了资本的集中：“然而此时（1916年）列宁甚至都不再把垄断看作连续发展的一部分，而看作一种通过矛盾，通过向对立面转化的发展。竞争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垄断”（170；黑体为作者所加）。列宁认为，帝国主义产生于这种转化了的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此外，杜纳耶夫斯卡娅还写道：“正如竞争向自己的对立面垄断转化一样，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也向自己的对立面工人贵族转化”（171）。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看来，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垄断、帝国主义和工人贵族的概念形成了一个辩证的整体，一个与他的黑格尔《逻辑学》研究绝对有联系的概念化的整体。

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所有这些使人们对列宁的民族解放概念有着新的认识，也使人们对他与其布尔什维克同伴布哈林就这个问题进

行争吵有着新的认识。她写道,列宁1914年后的所有著作都“充满着辩证法”,包括列宁批判布哈林不懂得辩证法的“遗嘱”。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这就使人想起他们1916—1917年关于民族自决的争论,那时布哈林写到,民族解放的口号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是乌托邦的和有害的,因为强大的国家必然要吞并弱小的国家。因此,对布哈林来说,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才是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回答。

列宁尖锐地抨击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sup>⑧</sup>的正是布哈林的这种观点。但列宁反而为那时爆发的爱尔兰民族起义而欢呼。杜纳耶夫斯卡娅把这与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是“对立面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加强了资本主义,而且也造成了新的主体力量:“布哈林完全无视这个事实,即理论上的争论使革命的辩证法本身处于危险的境地……列宁正在寻求能够决定最终目标的新的起点。列宁从两个方面确立了这种起点:①民族国家的独立斗争;②工人阶级本身的分化”(175;黑体为作者所加)。对杜纳耶夫斯卡娅来说,布哈林的帝国主义概念缺乏一种列宁提出来的与他早些时候的黑格尔研究有联系的辩证法观点。杜纳耶夫斯卡娅写到,由于对民族问题置之不理,布哈林预见到的不是下一次革命浪潮,而是斯大林对苏联少数民族的沙文主义政策。

在题为“组织形式”的这一章中,杜纳耶夫斯卡娅研究了列宁从《怎么办?》到《国家与革命》中关于组织和自发性观点的变化。虽然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前一部著作进行了批判,但就像她对待《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那样,并没有对之置之不理。但与此同时,她强烈地认为,列宁在研究了黑格尔之后写作的这后一部著作更具代表性。她对《国家与革命》的讨论一开始就大段引用黑格尔《逻辑学》。她认为列宁在1914年之后,正是以这种“辩证的思考”(187)开始重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关于巴黎公社的那些著作。另外,在1917年春天的事件的影响下,包括工人对苏维埃的重建在内,列宁得以得出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在理论上详细加以阐述的直接民主的观念。她在那里写道,“列宁现在

看到，在他那个时代的需要是**粉碎官僚主义**”(191)。

杜纳耶夫斯卡娅在她的讨论中完成了两件事：①她把《黑格尔笔记》作为列宁哲学思想上的一种突破概念化，明确地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区别开来；②她从这种突破中得出列宁随后帝国主义的概念、民族解放的观念以及国家和革命的观念发展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意义。撇开十年前约翰逊-福雷斯特派所做的大量的、没有公开出版的成果不说，还没有谁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内容进行如此广泛的讨论。以前的讨论，甚至是卢卡奇和列斐伏尔表示赞同的讨论，也趋向于脱离列宁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著作来孤立地考察《黑格尔笔记》。在那个时期英语世界中的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个笔记，《黑格尔笔记》的部分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附录第一次出版，也有助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列宁的这种全新的分析之上。然而，出版社并不知名，并且麦卡锡主义者(the McCartyite)横行的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对这本书进行评论者极少，也不是在重要的学术或知识杂志上加以评论的。<sup>⑬</sup>

这本书在英国受到了更为严肃的对待，英国绝大多数评论家都强调要以《黑格尔笔记》为中心来重新认识列宁。一个匿名的评论者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中这样认为：“杜纳耶夫斯卡娅女士的书最新颖之处，同时也是最具有争议之处是她对列宁的研究。她把列宁《哲学笔记》一部分译文囊括进来……并把它描述成列宁思想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sup>⑭</sup>这位评论者写道，虽然“这个观点有一些论据”，但是，从鼓吹“训练有素的党组织”到近乎于“无政府主义”的变化，列宁思想中总是有许多不同的方面。不是像杜纳耶夫斯卡娅这样，把《国家与革命》中的激进民主的观念追溯到列宁的黑格尔研究，该评论者认为，在那里发现的“极端反政府的立场”不需要与《黑格尔笔记》联系起来，但能够单独归因于“列宁1914年所经历的震惊”，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并且“在逻辑上接受了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国家社会主义观念”。另外一份更加具有肯定性的评论是由埃里克·赫弗(Eric Heffer)所写，他是工党左翼的一名成员。



赫弗写道,从这本书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社会主义者有必要“坐下来认真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必要再一次研究黑格尔,正如当社会主义运动在1914年的危机中崩溃的时候列宁所做的那样”,以便克服被他视做在保守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所遭遇到的同样严重的危机。<sup>⑮</sup> 哲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那时还是一名学生,他在另外一则评论中写道,该书描述了一个“重新评价列宁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人们能够从早期强调先锋队操纵到后来更加关注“自发性”中“发现列宁思想上的变化”,他进一步认为,“这个变化与我们称之为的列宁向黑格尔的转变相一致”。<sup>⑯</sup>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夕把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问题提上了英语世界中激进理论的议程。

以官方莫斯科版为基础的列宁《哲学笔记》英文版在1961年终于问世,与所有这样的官方版本一样,这个版本把《黑格尔笔记》和许多附加的材料汇集在一起。在英印混血儿共产主义者克莱门斯·杜特(Clemens Dutt)翻译的版本中,《哲学笔记》不是作为一部单独的著作出版的,如同德语和法语的版本一样,而是作为45卷本的《列宁全集》的第38卷,也没有怎么改变该著作在英语世界中相对来说仍然不为人知的状况。20世纪60年代,美国共产主义哲学家霍华德·塞尔萨姆(Howard Selsam)在几个方面对笔记作了评论。在1963年为《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 Left*)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塞尔萨姆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描述为受到了“洛克感觉主义”(Lockean sensationalism)<sup>⑰</sup> 的感染,从而暗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黑格尔笔记》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同。然而,塞尔萨姆也谨慎地与黑格尔保持着距离,认为列宁1914—1915年在“怀疑黑格尔掩饰了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批判的唯物主义特征”(52)之后,也阅读了亚里士多德。他对列宁肯定黑格尔和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也作了一些总体评价。然而,与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著作不同,他没有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与列宁后来的政治和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并且也没有在笔记和列宁的早期著作

之间存在着某种突破的概念。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杜纳耶夫斯卡娅继续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进行研究，作为她的《哲学与革命》(1973)的一部分，这本书对《黑格尔笔记》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她写了许多笔记和草稿，包括一些篇幅相当大的对《黑格尔笔记》进行系统研究的笔记和草稿。<sup>⑮</sup>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其他对列宁和黑格尔的讨论极为罕见<sup>⑯</sup>，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情况有所改观，因为从 20 世纪 60 年代过来的那一代左派知识分子开始热烈地讨论流派众多的黑格尔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意大利：

### 对卢西奥·科莱蒂的批判

1958 年意大利版的列宁《哲学笔记》由一家意大利最重要的、独立的左派出版社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Feltrinelli Editore)<sup>⑰</sup>出版。意大利第一版刊登了一篇内容丰富、长达 150 页的导言，题为“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这篇导言是由年轻的共产主义哲学家卢西奥·科莱蒂所写。科莱蒂的长篇导言十年后作为他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第一部分予以重印。<sup>⑱</sup>科莱蒂已经写了一篇关于贝内代托·克罗齐和黑格尔的学术论文，但据他本人所述，他通过研究列宁的著作，尤其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转向了马克思主义。<sup>⑲</sup>

不同于葛兰西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列宁论黑格尔的著作感兴趣，科莱蒂的著作，连同他的导师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的那些著作，代表一种用科学的和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黑格尔主义进行反攻。科莱蒂的列宁《哲学笔记》的导言直接对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的讨论不是很多，而是集中攻击一般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他批判左派提出的“对黑格尔的

解释”，大体的意思是“黑格尔的哲学在原则(革命的)与结论(保守的)之间存在着一个(假定的)矛盾”。<sup>③</sup>当他研究马克思的时候，他把精力集中在1843年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而不是集中在更加重要的、富有争议的更加黑格尔化的1844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上。这样一来，他就能把对马克思思想的讨论聚焦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而不是哲学上。

在他的导言中，甚至在题为“列宁与黑格尔”这简短的20页中，他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真正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相反，却专注于列宁早期论黑格尔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点更加接近科莱蒂自己的观点，更加倾向于批判和贬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讨论了青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1894)这本小册子中对黑格尔的排斥。科莱蒂写道，对黑格尔的这种批判表明，“对社会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思想关系必然意味着是对客观现实的逃避”，并且必须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取而代之，这将会“使社会科学化”(155)。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就是一种“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终结和清除神话残余的唯物主义”(156)。科莱蒂认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根源于马克思的那些“我们称之为社会学的著作”(159)，这些著作完全与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和神学化的历史决定论”(160)相对立。提到历史决定论可能是批判葛兰西。然而，科莱蒂没有完全拒绝青年马克思。例如，他指出在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有异化的观念以及人和自然相统一的观念。

223

当科莱蒂提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他写道，这是一部“比初看上去似乎要复杂得多的著作”(162)。他赞同德拉·沃尔佩的观点，即马克思的辩证法更多的是继承了伽利略而不是黑格尔。<sup>④</sup>科莱蒂在这部著作中写道，列宁主张——按照伽利略的正确观点来看——一种“实验的、辩证的方法”(163)。用这种方式直接把辩证法的方法与实验科学的方法联系起来，这正是一种恩格斯式的观念。科莱蒂写到，在列宁看来，自然科学家是天然的辩证论者。

然而,在这一点上科莱蒂也批判了列宁。虽然列宁向我们阐述了关于物质的理论,但是科莱蒂坚持认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缺乏“一种真正的、准确的关于科学规律的理论”(164)。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认为列宁过于轻视由经验批判主义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因此,“列宁不明白(或者没有彻底研究)理性与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165)。然而,科莱蒂并没有倡导走向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是他所排斥的,并直接对葛兰西进行批判。科莱蒂写道,葛兰西对这种状况负有部分的责任,即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分解为”“一方面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165)。

正是在这里,科莱蒂终于提到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他发现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同样在继续解构马克思主义:“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对《哲学笔记》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判断,至少是部分地证实了我们的判断”(165)。他对列宁声明要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感到“困惑不解”(166)。科莱蒂写到,黑格尔所有的重要范畴在本质上都是神学的,怎么可能对它们进行唯物主义的阅读?他认为,这个问题是由恩格斯引起的,恩格斯试图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简单地运用于物质世界。

在《黑格尔笔记》中与科莱蒂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列宁在那里用完全支持黑格尔对康德的所有批判和强烈地赞同黑格尔的流动性观念,来取代康德主义即“辩证法外在于时间和空间”(167)。这个批判似乎预示着科莱蒂在20世纪70年代离开马克思而转向康德。在这里和在著作的其他地方,科莱蒂都避免回答人们经常提出的观点,即更加深刻地扎根于历史之中的是黑格尔的哲学而不是康德的哲学,正如人们尤其是在《精神现象学》中所看到的那样。<sup>⑥</sup>

科莱蒂简单地抓住了列宁在其论亚里士多德的笔记中似乎要捍卫亚里士多德而反对柏拉图唯心主义这个事实,但是他总结说,即使这样也没有解决由《黑格尔笔记》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不管怎样,绝对没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即《黑格尔笔记》对黑格尔的评价与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和我所引用的其他著作中对黑格尔的评价相去甚

远……25年后,对于处在生命最后关头的列宁来说,[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已变得如此具有内在性和根本性,以致他敦促再度繁荣黑格尔研究,并成立了研究《逻辑学》的俱乐部……仍有必要对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加以分析”(169)。在这个意义上,科莱蒂的确面临着既要公开支持列宁的思想,而同时又要拒绝黑格尔的两难。他通过与《黑格尔笔记》保持距离来解决这个两难。另一方面,在意大利文第一版的导言中,他几乎没有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进行全面的分析。事实上,他的导言相对来说很少讨论那些笔记。甚至也没有提出这些笔记与列宁1914年之后的重要著作之间联系的可能性问题。

1968年,此时科莱蒂已经离开了意大利共产党,重新回到对列宁阅读黑格尔的批判上来。他在一篇抨击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的文章中就是如此,在这篇文章中他含蓄地把列宁对黑格尔的阅读与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阅读联系起来。<sup>②</sup>然而,科莱蒂这里的批判与他早些时候在1958年所作的批判一样都不是全面地否定列宁,因为在同一时期他也热情洋溢地称赞《国家与革命》,正如在第6章中所讨论的那样。<sup>③</sup>

1969年科莱蒂出版了长篇巨著《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Il marxismo e Hegel*),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重印了他1958年为《黑格尔笔记》所写的导言。在这部著作的后半部分,科莱蒂再次对黑格尔作了一些非常尖锐的批判,他把黑格尔与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联系起来。他分析了《黑格尔笔记》中的一段话,列宁在这段话中似乎欣然接受黑格尔的运动和自己运动观念(CW 38:141),这是《逻辑学》中题为“矛盾律”这部分讨论的内容。在这里他指责列宁忽视了该段话更后面一点的地方黑格尔提到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的证明”(SL 442)。据科莱蒂的观点,黑格尔的整个讨论实际上并不是关于自己运动的,而是关于上帝的,他指责列宁对此的忽视:“正如人们所能看到的那样,列宁对这几页的‘阅读’基本上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他‘试图’用唯物主义观点来阅读黑格尔,而后者正好在这里是……否定物质的。”<sup>④</sup>科莱蒂进一步写道,这样的一种阅读“意味着黑格尔无论在哪里谈论上帝都不

会被关注”(25),他也声称列宁的阅读是跟随着恩格斯的。就其要点而言,科莱蒂这里的观点是相当粗陋的:既然黑格尔的哲学范畴在某些方面根源于宗教的范畴,黑格尔因此就是一个宗教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家。这就忽视了黑格尔思想中历史的、哲学的和批判的维度,这个维度不仅是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点,也是马克思本人的关注点。

科莱蒂也批判了被他视为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错误解释,他把卢卡奇的立场与列宁的立场联系起来:“这与我们在列宁那里所发现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两者都公开赞扬黑格尔的‘物质的辩证法’,确信它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然而,他们抛弃了‘上帝、绝对、纯粹的理念,等等’,好像所有的这一切都仅仅是一个‘假象’……他们由此把已经产生的一种‘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矛盾归咎于黑格尔”(60-61)。在对黑格尔著作进行解释方面,除了先前提到一般问题以外,在这里科莱蒂的看法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所看到的那样,列宁并没有完全抛弃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恰恰相反,他在快到笔记的结尾处写道,《逻辑学》绝对理念的这一章“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并且“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CW 38:234)。正是在《黑格尔笔记》的早期阶段,在他阅读绝对理念这一章之前,列宁写到他将小心地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上帝和绝对。科莱蒂没有提到,列宁在阅读的结尾处又在强调“黑格尔逻辑学的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并且“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CW 38:234)。在这个意义上,科莱蒂理应把列宁的立场看作比卢卡奇的立场更糟,因为卢卡奇倾向于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为神秘的和僧侣的东西而加以抛弃,科莱蒂也是如此。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对“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指责,同样可用来反对青年马克思,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写道,他自己的观点是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sup>④</sup>在他对青年马克思的讨论中,甚至在他对引起这个问题的整篇文章《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的讨论

中,科莱蒂都倾向于回避这个问题。<sup>③</sup>

在《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其他段落中,科莱蒂再次称赞了他所认为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更加经验和科学的立场。他也断言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比在《黑格尔笔记》中更少批判康德。科莱蒂认为,在前一部著作中,列宁暗示在康德和唯物主义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而列宁在后一部著作中则改变了这种观点:“正是这个观点在《笔记》中被完全抛弃了,在这里,列宁总是或几乎总是赞同黑格尔而反对康德”(84)。在他对列宁最严厉的批判中,他写道:“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列宁非批判性地坚持和接受了黑格尔对智力和无矛盾原则的破坏,以便使得他能够系统阐述柏格森(Bergson)唯灵论的非理性主义……实际上,这里所阐明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最具有代表性的话题的拼凑,并虚幻地想象为是一种新的、更高形式的唯物主义”(163)。在这段中,科莱蒂也把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的立场与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的主题联系起来,齐美尔认为“‘生命’是不可理解的,它不是思维所能理解的,因为生命是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因而它是总体,而思维,或至少理性范畴是片面的和不完全的概念,因而不能‘认识宇宙生命的纯粹本质’”(163)。在这个意义上,科莱蒂继续并深化了他1958年对《黑格尔笔记》的批判。

与我稍后即将要讨论的阿尔都塞的立场不同,科莱蒂的立场至少具有一致性的优点。他从不讳言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批判,把笔记看作脱离了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因此他含蓄地表明了我在研究中所提出的观点:列宁的思想在1914年后有一个突破。最大的问题是,科莱蒂所持的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场,由于在本质上是非批判性的和非辩证的,因而不仅与列宁的黑格尔主义相对立,而且与马克思自己的辩证法观念相对立。在批判阿尔都塞对于《黑格尔笔记》的理解时,我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然而,阿尔都塞的立场在许多方面与科莱蒂相类似。

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莱蒂承认他的科学形式的唯物主义不仅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而且甚至与马克思成熟的著作

中的黑格尔基础不相容,从而走上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的立场。与此同时,他放弃了他早期在政治问题上极“左”的立场,这个立场使得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赞扬《国家与革命》中的革命民主的观念,把它与他所认为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对立起来。<sup>④</sup>

### 战后德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伊林·费切尔

227 鉴于 20 世纪 60 年代西德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积极分子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浓厚兴趣,人们可能会希望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会在德国得到广泛的讨论。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年长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中年青的新左派理论家都倾向于撇开或忽视列宁的著作,包括那些论黑格尔的著作。学生运动重新点燃了人们讨论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的兴趣,这些重要著作包括阿多诺、霍克海默、卢卡奇、科尔施、布洛赫、马尔库塞、列斐伏尔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著作,即使在这之后,情况也仍然如此。然而,在很长一段期间内,只在东德出版了列宁《哲学笔记》的德文版,并在封面上印有斯大林的肖像,这可能不利于引起西德独立的左派分子对这本著作的兴趣。<sup>⑤</sup>

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都没有研究过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他们最著名的学生尤里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没有研究过。他们的另一位学生奥斯卡·内格特确实编辑过一本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苏联哲学著作的文集,他被人们认为比哈贝马斯更“左”一些,并且在学生运动中也有一些影响,但是内格特的文集并没有来自或关于《黑格尔笔记》的文章,相反,却专注于德波林主义者(the Deborinists)与机械论者(the mechanists)之间的争论<sup>⑥</sup>,该文选是由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理论的最重要的出版机构祖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于



1969年出版的。内格特给他的长篇导言加了一个颇具倾向性的标题“作为一种合法化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论斯大林主义哲学的起源”。这个导言甚至没有提及列宁关于黑格尔的著作或者是关于它们的争论。在这一时期，另一位第二代批判理论家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为普列汉诺夫新版的《作为哲学家的列宁》(*Lenin as Philosopher*)写了一个导言，这一新版包括科施 1938年对《黑格尔笔记》的尖锐抨击。<sup>④</sup>

就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置之不理的这种倾向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伊林·费切尔的著作是个例外。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他写了大量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述并且先后在图宾根大学、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哲学和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费切尔写了一篇关于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人道主义概念的博士论文，从而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引发对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讨论。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ismusstudien*)杂志的一位编辑，这本杂志是1933年以来独立的德国知识分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本杂志。他经常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发表文章反对苏联和东德对马克思著作的歪曲。1960年，费切尔发表了一篇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更接近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观点而不是列宁著作中的观点，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还是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作了认真的研究。<sup>⑤</sup>

在探讨笔记之前，费切尔在总体上对列宁的著作作了几点批判。他写道，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甚至也包括恩格斯和列宁最好的著作在内——的主要错误在于，把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解释为“全部的哲学和政治问题的科学的万能钥匙，它——像现代自然科学一样——能够为确实可靠的实践结果提供基础，并且成为少数能干的‘专家’所掌握的可靠‘工具’”（42）。在费切尔看来，这会导致其他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他写道，列宁先锋队政党的概念“对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种非辩证的说明”（42）。其次，列宁“对这种关系作了唯心主义的说明，并把党（理论）提升为最为重要的和包罗万象的因素”

(43)。第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反映论以及他“对‘唯物主义’的片面强调”导致了“一个非辩证的认识论”(43)。费切尔也尖锐地批判了诸如考茨基和希法亭这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机械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个问题源于恩格斯“以一种相当混乱的方式调和了”(63)黑格尔的概念和实证主义的概念。这种调和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在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的成分很快就彻底消失了”(63)，这种倾向被斯大林主义所接受并且更进一步被庸俗化。

然而，关于列宁，费切尔写道：“与第二国际的思想家相比起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69)。他引证了列宁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的关系的那个著名的要义。在费切尔看来，列宁对黑格尔比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黑格尔更感兴趣，这首先是因为他的革命的观点。他感兴趣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希望跟随恩格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一种工具”用于“坚持和捍卫唯物主义”(70)。在费切尔看来，列宁1914—1915年对黑格尔的研究是在认真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

列宁在竭力“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史，他经常惊讶地指出黑格尔和唯物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与此同时，列宁对黑格尔思想的彻底的统一性和广泛性印象深刻，或许他在那里暗自发现了全面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哲学的一种模式……因此，列宁并没有把逻辑学仅仅理解为一种主观的思维规律的学说，相反，他把它视为隐藏在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的[理性的]事物背后的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即客观物质世界中运动和规律的法则以及主观的意识形式的法则。(72-73)

229 在这个意义上说，列宁已经接受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富有意义的方面。

然而，在费切尔看来，甚至在《黑格尔笔记》中，列宁的辩证法概念

也有一些重大缺陷。一个问题是列宁仍然囿于在本质上是非辩证的党的领导观念。而“青年马克思简单地想要把思想的火花(哲学)送给无产阶级”(73),有助于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地位并进行革命的实践,列宁则想要指导群众的领导权。另外一个问题是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粗陋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是前康德的认识论,并且甚至缺乏那种哲学的“批判性立场”(75)。费切尔通过把列宁早期关于先锋队政党和粗陋的唯物主义的著作与他1914年后的著作结合起来而认识到这两点。他没有讨论《黑格尔笔记》中那些众所周知的论断如“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CW 38:212),这种论断似乎远远超越了任何粗陋的反映论。因此,费切尔并没有真正提出1914—1915年列宁在思想上的一种可能的突破,而列斐伏尔、杜纳耶夫斯卡娅以及科莱蒂则已经提出了,尽管他们提出的方式极其不同。<sup>⑤</sup>

##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国:

### 阿尔都塞、加罗迪及其他人

1960年后,在法国另外一个参与讨论的重要小组是加罗迪、路易斯·阿尔都塞和他的同事们以及加入这场争论的其他一些人。阿尔都塞在身患精神病十年之后于1990年去世,虽然他生前一直都保留着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但是一些追随他的年轻人在20世纪60年代加入了毛主义派(Maoist groups)。在英语世界中,人们更为熟知的是他提出的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的著作之间存在着一种“认识论断裂”概念以及他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念,阿尔都塞也经常评论列宁的著作。由于阿尔都塞对列宁和黑格尔关系的讨论最为严肃,也是对这种研究的主流观点的全面反驳,因此,我会深入批判他的观点,我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也是对本书尤其是第一部分所阐发的核心观点的一种辩护。

与列斐伏尔不同,阿尔都塞试图把列宁和黑格尔分离开来。他渴望人们把他当作研究列宁的权威,同时也是研究马克思的权威,这一点可以在他第三本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列宁和哲学》(1969)的标题上看起来。当对这部著作作了一些扩展于两年后以英文出版的时候,即使是在这部扩展版本中,九篇文章中只有两篇是专门讨论列宁,他仍然保留着这个标题。事实上,这部著作另外两篇文章引起的讨论比他专门论述列宁的文章所引起的讨论要多得多,这两篇文章一篇是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另一篇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在第一部著作《保卫马克思》(*For Marx*)(1965)中,阿尔都塞不仅对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对黑格尔的著作表现出一种充满敌意的反感:“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本质要求首先要考虑到严谨,即马克思主义概念内涵的严格性……一劳永逸地把它们与其怪影区别开来……在当代,一个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更加特别重要的怪影就是黑格尔的阴影。要驱除黑格尔的这种怪影,我们需要更多一些马克思的光芒。”<sup>⑥</sup>像这样一个要“驱除”黑格尔“阴影”的观念表明,在这一时期阿尔都塞是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激烈反对黑格尔的人。

考虑到他认为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威胁,那么对于列宁和黑格尔的关系阿尔都塞作了极其不同寻常的解读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他对列宁和黑格尔的看法几乎完全淡化列宁得益于黑格尔,即使是在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中。因此,与科莱蒂的著作一样,阿尔都塞的著作在许多方面代表着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被清晰地加以阐明的更加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反击。他从三个方面发起了反击:①反对青年马克思,②反对马克思得益于黑格尔,以及③反对列宁得益于黑格尔。我们在这里最为关注的是第三个方面。

在一篇后来被收进《保卫马克思》书中、题为“论唯物主义辩证法”(1963)的文章中,阿尔都塞讨论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暗示列宁批判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太黑格尔化。他写道:“列宁自己批判了恩格斯和

普列汉诺夫外在地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科学中的‘例子’”(170)。在这一句的脚注中,阿尔都塞把引自列宁《黑格尔笔记》的两段话联结起来。阿尔都塞引自列宁的第一段是:“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不能现成地搬用。要挑选其中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清除观念的神秘主义;这还要做大量的工作”(170;也可参见CW 38:266)。他引用的第二段是:“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对立面的同一’,阿尔都塞注)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170;也可参见CW 38:359)。阿尔都塞进一步写道:“对概念的外在应用从来不与理论上的实践画等号”(170)。因此,他向我们表明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是说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的错误在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僵化地应用于现象。

231

不幸的是,就阿尔都塞的观点来说,更严密地考察讨论中的文本,就会发现阿尔都塞引用列宁的话完全是断章取义。对列宁的第一段引用,大体的意思是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这根本不是针对恩格斯或普列汉诺夫的,而是引自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笔记,是批判黑格尔关于古希腊哲学的观点。

第二,前面所引用的批判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是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中说的,这段话几乎不是批判他们过于信赖黑格尔,相反,列宁责备他们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请允许我从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中全文引用这段被讨论的内容: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一书第3篇“认识论”开头所引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的(亚里

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为此**绞尽脑汁**，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CW 38：359）

这一段有点混乱，尤其是因为有很多插入语（而且有时还没说完），但第一段（阿尔都塞没有引用）一开始就把矛盾的概念作为“辩证法的实质”。列宁提到了几位哲学家，但是既然被讨论的只是黑格尔，人们应当注意到列宁写道，“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把矛盾视为辩证法的实质。从全文来看，这里并不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而是对他的辩证法概念的赞赏。在第二段中批判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然而，在这段话中，这里是对黑格尔的批判吗？这里不仅不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而且整段读起来似乎更是对黑格尔论辩证法的赞赏，并且批判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的理解没有达到黑格尔所理解的程度，尤其是关于至关重要的矛盾的观念。

232

列宁《黑格尔笔记》中另外一段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论述可以证实这种解释，这一段也是在他对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的讨论中。列宁写道：“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辩证法）大约写了近 1 000 页……其中关于大逻辑，关于它、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本身）却没有说什么！”（CW 38：277）。列宁根本不是批判普列汉诺夫过于直接地应用黑格尔，而是批判他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黑格尔。因此，这再一次表明，阿尔都塞对列宁文本的解读的确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阿尔都塞不像列斐伏尔这些人对马克思 1858 年没有完成阐述辩证法的写作计划而感到遗憾，他写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解决了他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并且“从来没有花时间”来写一篇关于辩证法

的文章,因为“他的理论发展并没有这种必要”(174)。为了支持这个观点,阿尔都塞再次引用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Logic)(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175;也可参见CW 38:319)。这种论点存在的问题是,列宁写下这段评论,意思是说应当努力弥补这项空白,广泛地研究黑格尔《逻辑学》,他写道:“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CW 38:180)马克思的《资本论》。然而,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阿尔都塞在《列宁和哲学》中设法把这段话甚至解读为是对黑格尔的否定。

阿尔都塞并非对矛盾范畴不感兴趣,相反他专注于矛盾这个范畴,他写道:“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事物的矛盾概念”(217)。然而,正如我已经表明的那样,他没有提到大家公认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列宁得益于黑格尔。为了反对他所理解的黑格尔的抽象,阿尔都塞提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具体”(206)。事实上,阿尔都塞的整个矛盾概念似乎从毛泽东的《矛盾论》(1937)这篇文章中获益最多。尽管先前少量引用了列宁《黑格尔笔记》中不太重要的文本,但是在整部《保卫马克思》这本著作中,阿尔都塞从来没有讨论过或者甚至从来没有引用过列宁《黑格尔笔记》中的重要文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罗歇·加罗迪是法国共产党的首席哲学家和《列宁全集》法文版的编辑。特别是在列斐伏尔被开除出党之后,加罗迪在许多方面是阿尔都塞在党内的理论竞争对手。此时,加罗迪已经离开了他早期粗陋的唯物主义而走向一个更加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唯物主义。在1968年,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列宁》,这本小册子对《黑格尔笔记》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并且它至少已经部分地回答了阿尔都塞,尽管它并没有提到阿尔都塞。加罗迪在《列宁》中写道,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列宁在1915年满怀热情地加以研究”<sup>⑧</sup>的文本,并用同样的方式研究了马克思本人早期对黑格尔的关注。在1955年党

内对梅洛-庞蒂展开批判时期，加罗迪宣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具有创新性，而现在他则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立场，他写道，1914年之前，对于“辩证法的解释”，列宁“坚持考茨基的观念”（39）。加罗迪也写道，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和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一样，“在斯大林时代，已经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与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解释不相一致”（40）。

关于列宁《黑格尔笔记》的创新性，加罗迪主要提出了两点。①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及其粗陋的反映论不同，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深刻理解，使列宁能够把黑格尔对直接性的批判融入唯物主义中去”（40）。他也指出了列宁尖锐地批判了普列汉诺夫以一种“庸俗的”而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方式对康德进行的批判，因为在列宁看来，普列汉诺夫从未认真地研究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②加罗迪写道，列宁对黑格尔的阅读“导致列宁”以青年马克思的精神“重新评价了唯心主义”（43-44），这里也暗示列宁和马克思更加接近黑格尔，而不是费尔巴哈。他引用了列宁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系的论述：“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45；也可参见CW 38:276）。对加罗迪来说，“列宁已经深刻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理念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观念”（49）。加罗迪继续把列宁在他研究黑格尔期间所提出的辩证法的新观念和他的《帝国主义论》（1916）联系起来，他写道，在这里，“辩证法的方法被列宁应用于经济分析”（50）。和杜纳耶夫斯卡娅一样，他把列宁1914年之后的辩证法新观念视为列宁与布哈林争论民族自决问题的根源。不幸的是，加罗迪只是极其简要地阐发了这些观点，没有怎么详细分析列宁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黑格尔笔记》。

在同样喧嚣的1968年，阿尔都塞作为重要的演讲嘉宾也出现在久负盛名的法国哲学年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一年一次的学术讨论会上，他在那里宣读了一篇题为“列宁和哲学”的文章，第二年作为一本书出版。<sup>③</sup>在这篇文章中，阿尔都塞再一次讨论了较早前讨论



过的一些主题,但是他聚焦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不是他的《黑格尔笔记》。然而,阿尔都塞的文章几乎没有重复加罗迪及党的其他理论家们在20世纪50年代对列宁的刻板讨论。这篇文章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与哲学这个概念断裂的激进观念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基于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一种详尽诠释的基础之上。<sup>④</sup>

阿尔都塞一开始就描述说,法国的理论哲学(academic philosophy)多年来不仅不愿研究列宁,而且不愿研究用德语写作的那些重要思想家,如马克思、弗洛伊德、黑格尔,甚至康德。他也提到,在法国国内,“极少数伟大的思想家如孔德和迪尔凯姆坚决反对”理论哲学(28)。在阿尔都塞看来,理论哲学之所以敌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①“它不能容忍哲学应当从政治中汲取一些内容”的观念,并且②“它不能容忍哲学也可以是理论的对象,如是客观认识的对象”(32)。此外,“哲学必须承认它只不过是政治利益的表现”,并且“列宁碰巧第一个这么说”(33)。这是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粗陋的、教条的观念即列宁的哲学党性观念所作的一种毫无疑虑的、文雅的表述,这个观念也是阿尔都塞在这篇文章最后所回到一个观念。

如同他在早期著作中所做的那样,阿尔都塞采用了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识论的断裂”的概念,在对马克思非常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所作一种反哲学的解读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创立了一种新的科学”(40)。第十一条提纲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⑤</sup>基于他对这条提纲的看法,阿尔都塞根本反对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包括卢卡奇和葛兰西努力创造的“一种哲学,一种后黑格尔的‘实践哲学’”(44)。他从这里开始走向了他称之为列宁的“真正的哲学主题”(47):①哲学“不是一种科学”(48);②但是,“哲学与科学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51);③哲学被列宁(正确地说是阿尔都塞看来)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这“等于从本质上说哲学没有历史”(54-55)。这样,尽管有深刻的理论论述,但我们还是又回到了恩格斯式的

陈旧教条,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点。

235 如果阿尔都塞因此对任何一点唯心主义都加以反对的话,那么,他也会同样尖锐地批判经验主义,正如他再三地从《怎么办?》中引用列宁的申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52)。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阿尔都塞发现他自己“反经验主义和反哲学”(51)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这种观点要面临列宁《黑格尔笔记》质疑的问题,《黑格尔笔记》是关注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对列宁哲学上的实践所作的奇特解读中,阿尔都塞把列宁的主要贡献看作试图“防止唯心主义哲学攻击科学的实践,防止意识形态攻击科学”(61)。最后,我们再次谈到哲学的党性问题——对阿尔都塞来说,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政治斗争中的“所有哲学具有党派性”的观念(64)。他再一次拒绝了任何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哲学的观念:“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是科学”(67-68)。通过参加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一种(新的)实践的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的实践”(68)。

关于列宁和哲学的这篇长篇论文的显著的缺点是,它几乎没有提到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并且也没有对它进行认真的探讨。当这篇论文第一次在法国哲学学会宣读的时候,伊波利特正好也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也是伊波利特当年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关于列宁,我认为,紧接着反对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之后就是《哲学笔记》。首先,我熟悉《哲学笔记》,并且在我看来,似乎列宁对黑格尔表现出来极度的钦佩,他摘录黑格尔的那种令人惊讶的方式与他阅读阿贝尔的方式同样令人惊奇,在阅读阿贝尔时他在页边的空白处(写道):“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走开。”至于黑格尔,他在页边的空白处说得很深刻:关于本质论,他评论说,黑格尔在偶然和必然之间能从容应对

[*va bien*],因为在深流和外观之间,外观对解释事物是非常重要的。<sup>⑩</sup>

阿尔都塞对于这种挑战没有直接作出回应,只是回到了哲学上的党性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种陈词滥调上来。列宁的核心贡献“根本不是在于反对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也不是在于《哲学笔记》……而是在于他研究马克思的文本之中,在于他的经济分析的著作之中,尤其是在于他的政治著作之中”。<sup>⑪</sup>在这个关键时刻,阿尔都塞似乎试图完全回避列宁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即人们认为正是在《黑格尔笔记》中,列宁写到,如果不首先钻研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要的经济著作《资本论》。

236

可能是为了回答伊波利特的批判,阿尔都塞在1969年写了一篇题为“黑格尔之前的列宁”<sup>⑫</sup>的短文,这篇重要短文首先是1968年提交给法国哲学学会的一篇简短的论文提纲。在这篇短文中,他显然努力为自己辩护以反对他使列宁“阿尔都塞化”的指控,他非常谦虚地说:“所有这些思想或明确或含蓄地都能够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找到。我所做的只是使它们更加清晰化”(108)。

既然他此时在谈论列宁和黑格尔,所以他不能像他在1968年的演讲中所做的那样,完全回避列宁-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但是,他可以用历史悠久的斯大林主义编辑们的方式来贬低列宁研究黑格尔的重要性,斯大林主义的编辑们制造了一个名为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大杂烩,把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同的有关哲学问题的文本合并起来,以大量的不相干的材料来掩盖《黑格尔笔记》。阿尔都塞一开始就强调,在列宁《哲学笔记》中,关于费尔巴哈的简短的笔记(12页)写于“列宁阅读黑格尔之前”。这是把列宁和黑格尔分离开来的第一步,他写道:“因此,列宁阅读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108)。然后,他完全跳回到1894年,他断言,当列宁在24岁时,就断然拒绝黑格尔“空洞的辩证公式”(110;也可参见CW 1:164)。事实上,这句话根本不是引自列宁而是引自他在

1894年的对手米海洛夫斯基。<sup>⑤</sup>阿尔都塞强调，“理解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的最好方式，首先是阅读和理解《资本论》”，并声称早在1894年列宁就已“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理解它”(110)。

现在，阿尔都塞开始要讨论他试图分离列宁和黑格尔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即在《黑格尔笔记》中，列宁关于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的联系的重要论述。阿尔都塞引用了这一论述：“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10；也可参见CW 38:180)。为了有效“解构”列宁文本，阿尔都塞提出了四点主张，力图用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方式来理解这段论述。

237 1. 阿尔都塞写到，从字面上来理解列宁的这断论述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意味着列宁在1914年之前还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他认为这种观点不值得讨论。正如较早前所表明的那样，其他几位评论家恰好重视这段论述并认为1914年之后列宁的思想出现了一种断裂，阿尔都塞对此极力加以否认，正如他极力主张马克思的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存在着一种断裂一样。

2. 他紧紧抓住“《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这句话不放，并且说，列宁的意思是说，要用黑格尔的《逻辑学》来理解《资本论》的第一章，“因为不仅在术语方面，而且在阐述的顺序方面，《资本论》第一章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111)。这样，他试图把列宁的论述局限于第一章，同时认为第一章相对来说不重要而不予理睬。这又再次公然不顾其他评论家包括《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卢卡奇，甚至是1872—1875年法文版《资本论》的前言中的马克思。马克思写道：“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下去而气馁。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方法……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sup>⑥</sup>因此，不同于阿尔都塞，马克思似乎

非常重视第一章,尤其是针对法国读者来说。

3. 阿尔都塞最大胆的一步是企图颠倒列宁的论述,认为这样理解更有意义:“列宁没有必要为了解黑格尔而去阅读他,因为他已经理解了马克思。考虑到这一点,我冒昧地提出我自己的一个绝对的要义:‘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112)。就其反黑格尔主义及其致力于严肃的理论研究来说,这则要义的确是阿尔都塞式的,但是,它没有回答在一战期间在马克思主义处于危机之中时列宁为什么还如此坚持不懈地研究黑格尔。

4. 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笔记》实际上毕竟只是笔记,很多部分仅仅是“概括刚刚阅读的内容”而不是“评价刚刚阅读的内容”(113)的笔记。然而,这个主张远不足以解释列宁《黑格尔笔记》中众多黑格尔主义的论述,这些表述似乎不是概括而是分析和评价,包括要完全理解《资本论》必须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段论述。

阿尔都塞现在想要向我们表明,列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阅读”黑格尔的含义是什么(115)。它意味着不只是单纯地把黑格尔“颠倒”过来,用“物质取代理念”(113),而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114),它要求最大限度地拒绝黑格尔,汲取“一些适当的成果”(113)。他引用了列宁的话,大意是“然而,这些东西中(黑格尔的思想,或它的部分)十分之九都是些外壳、皮屑”(113;也可参见CW 38:154)。虽然,列宁的确在他的《黑格尔笔记》中偶尔作出了这样的论述,但是列宁从黑格尔那里做了大量摘录,以至于在摘录了“皮屑”之后还剩下很多东西。另外,应该注意到,列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只不过大约才看到黑格尔整个文本的一半而已,随着对《逻辑学》研究的深入,他对黑格尔的评价越来越高。

阿尔都塞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题为“列宁感兴趣的是什么?”,涉及两个问题。① 阿尔都塞的确承认列宁在阅读《逻辑学》的时候部分地接受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但是他仍然认为列宁在1914—1915年的观

点和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观点之间没有重大区别：“列宁是从科学的观点、科学的客观性及其相关的对象的物质存在性的观点出发，运用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来批判康德”（119）。这就是列宁从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中所获得的全部内容吗？许多人会提出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当列宁进入《逻辑学》最后一部分“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的时候，在那里他在尖锐地批判康德的同时似乎也接受黑格尔的主体性概念。

② 最为重要的是，阿尔都塞毫不畏缩地承认“列宁对绝对理念这一章充满兴趣，也把它看作最唯物主义的一章”（120）。阿尔都塞如何才能把他自己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唯心主义与列宁在《逻辑学》最后一章中对黑格尔绝对的理性主义的迷恋调和起来呢？这个观点又是相当的复杂：阿尔都塞写道，与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人道主义不同，“在论绝对理念这章中能够发现一个无主体的过程”（121）。这是因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只不过是绝对的方法……绝对仅仅是过程的观念”（121）。反人道主义的阿尔都塞在这里所感兴趣的当然是这种“在现实和科学认识中都是一种无主体的过程”（123）的观念。他总结说，如果此时再加上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124），那么就能够从黑格尔绝对理念中“获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观念”（123）。

然而，这样一种观点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在绝对理念这章的第一段中，黑格尔关注“自由的、主观的概念，它是自为的，并且因此具有人格”（SL 824）。这个概念充满着主体性，是整个这一章的核心。<sup>⑧</sup> 第二，阿尔都塞发现了一个客体，根据最后一章论绝对理念，这个客体消除了全部主体，因而《逻辑学》是以无主体的过程而告终。我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更可取的。马克思用一种与阿尔都塞完全相反的方式描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特征，把已经吸收了客体性的主体性作为核心概念：“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sup>⑨</sup> 当然，对阿尔都塞来说，马克思的这类著作是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定位应用到他自己的科学

观点上或许更加贴切: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前黑格尔主义的。

总之,值得肯定的是,阿尔都塞对于黑格尔辩证法概念和马克思辩证法概念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观念作了最具创造性和最复杂的批判。尽管他是以批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影响而著称,以在马克思思想中相应地提出了认识论断裂的观念而著称,但是,他对列宁的研究也是其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他在这里甚至顽固地否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表达出来的粗陋唯物主义时期和《黑格尔笔记》时期列宁在思想上有任何断裂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批判缺乏科莱蒂较早前探讨的那种探索性及其开诚布公的个性。科莱蒂承认列宁思想上有一种断裂,但却对列宁1914年后转向黑格尔表示强烈反对。阿尔都塞一段时期以来,试图把争论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粗陋性与《黑格尔笔记》的深刻性之间的对立转移到列宁——就此而言,也包括马克思——是否完全与哲学决裂。但这恰好是争论他们与黑格尔完全决裂的另外一种方式。如果马克思已经与黑格尔彻底决裂的话,为什么那时列宁在1914—1915年这么长的时间内还认为有必要回到黑格尔呢?阿尔都塞甚至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sup>④</sup>

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也有其他人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了新的讨论。在1970年,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的学生米夏埃尔·勒维发表了一篇论列宁1914年之后理论研究的文章。<sup>⑤</sup>勒维虽然没有提到阿尔都塞,但似乎是回应了他的一些观点,勒维写道,早期列宁在哲学上受到普列汉诺夫的影响,错误地“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潮流”(132)。勒维认为正是1914—1915年黑格尔研究所引起的列宁思想上的这种“断裂[*coupure*]”导致了1917年四月提纲的激进主义。

勒维写道,列宁1914年与之决裂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前辩证法的”(138),因为它坚持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场,把客体置于主体之上,把辩证法简化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历史规律持一种抽象的自然科

240 学观念,并且倾向于把现象还原为彼此分离和截然不同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把它们看作一个广阔的、总体性的体系。列宁在其黑格尔研究之后有几点创新。首先,他开始严格地区分了“愚蠢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唯物主义,尤其是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机械唯物主义。第二,他从单一线性的因果性转向辩证的因果性观念,把原因和结果视为交互作用的过程。第三,他得出了历史发展是一种辩证的而非进化的观念。第四,他自己远离那种僵硬的历史规律或科学规律的观念。第五,在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总体性概念之前,列宁就提出了总体性概念。勒维写道,在所有这些方面,列宁都把自己从“第二国际的虚假的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从第二国际对他自己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42)。他正在走向 1917。勒维进一步写道:“在这里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对《黑格尔笔记》的哲学内容‘本身’的研究,而是对它们的政治结论的研究”(142),因此不能超出这种整体上的实际水平来看待他对列宁论黑格尔的分析。他认为,1917 年列宁的立场不仅与改良主义决裂,而且与 1914 年之前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决裂。

1974 年,法国的黑格尔学者盖伊·布朗蒂-邦汝出版了《黑格尔和俄国哲学思想》(*Hegel et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en Russie*)一书,该书有一章是专门论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在这本书中,盖伊·布朗蒂-邦汝企图淡化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辩证法问题上的差异,认为在用唯物主义观点阅读黑格尔矛盾理论的基础上,普列汉诺夫的确提出了很多辩证法的观念。因此,他感到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是“过分的”。<sup>⑤</sup>盖伊·布朗蒂-邦汝也提到这个事实,即在 1922 年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文章中,列宁强烈要求青年研究普列汉诺夫,并且认为“这两个人之间的对立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对立而不是哲学上的对立”(273)。

盖伊·布朗蒂-邦汝也赞成列宁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间在辩证法问题上基本上具有连续性,他写道,列宁 1914—1915 年的笔记“无疑极大地丰富了”(273)他在 19 世纪 90 年代第一次提出的对黑格尔的看法。



他认为在《黑格尔笔记》中,“列宁批判和驳斥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且俄国读者会毫不犹豫地注意到这种现象……人们先阅读黑格尔的文本,然后再去阅读列宁的文本——这无论如何都是唯一有益的读书方法——常常留下列宁刚刚曲解了黑格尔的印象”(282)。然而,列宁没有曲解黑格尔。盖伊·布朗蒂-邦汝认为,之所以经常产生这种疑虑,是因为在笔记中,列宁没有对黑格尔真正进行评论或总结,而是“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论证辩证唯物主义”,并且也使用黑格尔文本来阐明后者(283)。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阿尔都塞的观点为一方和以列斐伏尔、加罗迪以及卢卡奇的观点为另一方,在这两者之间他力求避免“片面的”和“毫无意义的对立”(284)。至于列宁的全部遗产,他写道,“人们惊奇地注意到,一位如此清楚地说过不全面研究黑格尔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人”,竟然还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317)。总之,布朗蒂-邦汝在总体上对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重要性进行辩护的同时,他也相当多地承认阿尔都塞和其他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提出了一种早期列宁和晚期列宁加上普列汉诺夫的综合体,使《黑格尔笔记》中新和最具有创造性的方面变得模糊不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列宁和黑格尔的争论在法国似乎逐渐平息下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争论也是一样,因为知识分子的焦点转移向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到了20世纪90年代,零星地有一些对较早前关于列宁和黑格尔探讨的回顾,这种探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

241

##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国:

### 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的批判

自从1970年至今,在美国对列宁和黑格尔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从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开始,杜纳耶夫斯卡娅就一直在写作《哲学与革

命》(1973),这是一本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它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作为全书论证的中心,以至于作者写道,“自从列宁去世后,马克思主义运动陷入了理论上的空白”<sup>⑤</sup>。该书中对列宁和黑格尔的讨论以前曾简要地发表在《目的》第一期上,《目的》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创办的一份杂志。<sup>⑥</sup>在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左派立场之前,《目的》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把卢卡奇、科尔施、阿多诺、本雅明(Benjamin)、梅洛-庞蒂的著作以及许多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介绍给英语世界,再后来,该杂志几乎转向了新保守主义的(neoconservative)立场。杜纳耶夫斯卡娅1970年在《目的》上对列宁的评价与她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8)中的立场有点不同,因为在后一部著作中,她批判了她所谓的列宁哲学上的矛盾心态。这种认识涉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列宁从未公开发表过《黑格尔笔记》。她认为,1915年之后尽管列宁在公开声明中几次暗示要重新对待黑格尔,但是他留下了一份矛盾的遗产,十月革命后他又同意在俄国重新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把自己与早期那种机械论的著作区别开来。

在受到杜纳耶夫斯卡娅研究列宁和黑格尔强烈影响的那段时期,《目的》的创办人保罗·皮科内(Paul Piccone)在1970年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题目是“要理解列宁的哲学”(“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Lenin's Philosophy”),发表在《激进美国》(*Radical America*)上。这是新左派的活动分子所创办的另外一份理论杂志,这些活动分子中一部分人所持的立场十分接近C. L. R. 詹姆斯。这篇文章发表在《激进美国》的“列宁-黑格尔”专刊上,主要是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进行了批判。皮科内在文章中一开始就辩称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写道:“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背景中,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到《哲学笔记》的历史发展中来考察列宁的哲学,并把列宁的哲学作为克服这种危机的一个尝试。”<sup>⑦</sup>皮科内进一步认为,“把列宁早期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和他后来辩证的列宁主义区别开

来是势在必行”(9),他不仅举了《黑格尔笔记》的例子,且还援引了列宁1922年要求建立一个“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之友协会”(20)的例子。他还写道:“即使列宁已超越了粗陋的认识论,即使列宁的政治纲领展现了一种至今仍无法超越的活生生的辩证法,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他陈旧的早期思想重新加以系统阐述,当他在世纪之交发现马克思主义碎片化时也放任自流”(20)。皮科内进一步写到,像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这样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要接上这些线索但是失败了,这导致他得出结论说:“当代新左派的主要任务正是从这些理论阐述中断的地方继续前进,以推进具体政治实践的发展”(20)。皮科内及其《目的》大多数同事们的一些立场几乎马上改变了,尤其是不再试图批判地运用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尽管如此,这段简短的插曲表明,在美国对列宁和黑格尔的讨论,同在法国的讨论一样,都紧跟着更加广义地对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以及1968年后对革命哲学的探求。

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哲学与革命》把对列宁的研究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即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新直接回到黑格尔并加以批判性运用:“因为现实的转化对于黑格尔辩证法至关重要,当历史到达一个新的转折点的时候,当既定的社会遭到破坏并且一种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得以建立的时候,在危机和过渡的全部时期内,黑格尔哲学一次又一次地复活了。”<sup>⑥</sup>她特别提到了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

她在自己的著作中考察黑格尔最唯心主义的著作中的部分内容,发现了一个“作为新开端的绝对的否定”(3)概念。杜纳耶夫斯卡娅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最抽象的地方也是最具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地方:“在黑格尔那看起来是最抽象的地方,似乎紧紧关闭了通向整个历史运动的大门地方,恰好是注入了辩证法的血液——绝对的否定——的地方”(31-32)。尤其是在这本书中,她把黑格尔的绝对这个总概念更加

充分地阐述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在研究列宁之前，她也研究了《1844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揭示。在研究了列宁之后，该书还对三位后来的激进理论家托洛茨基、毛泽东和萨特进行批判，这个批判是在考察当代非洲革命、东欧的起义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之前。虽然把黑格尔绝对否定的概念作为整部著作的新的根基，但是，这部著作的转折点是题为“认识上的震撼和列宁哲学上的矛盾心态”这一章。列宁一方面被描述为追随马克思那一代中唯一认真研究黑格尔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理论家，他的哲学的矛盾心态又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埋藏黑格尔研究，尤其是在他去世之后。

正如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那样，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在辩证法问题上对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的批判也是一种自我批判。因为当列宁读完《逻辑学》开头部分，他对黑格尔就变得越来越沉迷了，他不再小心谨慎地并且决心要用唯物主义观点阅读黑格尔，相反，他经历了“承认黑格尔辩证法是革命的这种震撼”（97）。他开始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当作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当作一种相互反对的关系，并严厉批判“庸俗唯物主义”（98）。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笔记中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01）这句话体现了这种新的看法。

杜纳耶夫斯卡娅也认为，这最后一句话和要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必须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这句更有名的话以及列宁“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评论结合在一块，显示了一种深刻的自我批判，同时也正好显示列宁远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摄影理论（the photocopy theory）的程度”：“在黑格尔那里，列宁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统一获得了一种全新理解。正是这种新理解随后渗透到列宁1915年以后的哲学、政治、经济和组织著作之中”（103）。列宁甚至没有抛弃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他写道，绝对理

念这章也是论述辩证的方法,而且“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列宁发现,在《逻辑学》的结尾,当他谈到逻辑理念向自然界的过渡的时候,黑格尔反而是与“唯物主义近在咫尺”。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列宁的黑格尔研究不仅超出了他同时代的那些理论家,而且超出了恩格斯,以她的观点看来,恩格斯受制于“机械唯物主义”(105)。

然而,《哲学与革命》也极其尖锐地、集中地批判了列宁在“哲学上的矛盾心态”,这种批判通常被忽视了:“列宁并没有打算发表他的《哲学笔记》,这表现了他在哲学上的矛盾心态……一种这种最令人困扰、完全矛盾的双重观点:一方面是众所周知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庸俗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断(公开)地提到辩证法”(106-107)。另外,在谈到1914年之后列宁公开阐述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即1922年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这篇文章时,杜纳耶夫斯卡娅写道:“列宁哲学遗产的两重性是显而易见的”(117)。她之所以提出两重性是因为在那篇讲话中,列宁不仅提倡要研究和讨论黑格尔的重要著作,而且还建议青年人开始研究普列汉诺夫,他在笔记中认为其本质上是一位非辩证的理论家。

因此,列宁就被挑选出来作为马克思去世之后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继承者,然而与此同时,列宁的遗产充满着矛盾,因为他从来没有公开地解决其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之间在辩证法问题上的分歧。杜纳耶夫斯卡娅在这章中认为,不仅是在民族问题的争论中,而且在列宁的“遗嘱”中,我们都可以在列宁对布哈林的评论中看到列宁在革命辩证法上所取得的成就,列宁在“遗嘱”中说到,布哈林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辩证法。与左派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布哈林的这种争论表明,1914年之后列宁对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对改良或其他政治问题,而且也包括与其他左派革命家之间的争论,这些左派革命家固守那些列宁认为是抽象的、非辩证的观点。<sup>⑧</sup>

到了20世纪80年代,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的批判更加尖锐。在《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1982)中,她认为:

245 “尽管列宁是孤独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在 1914 年转向了黑格尔研究，然而他对深刻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守口如瓶，这个事实实际上是证明了哲学在已经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处于从属地位。这也说明列宁并没有打算公开表明他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陈旧的机械论立场决裂，从而削弱了下一代的新的创造性活动。”<sup>⑥</sup>她写道，列宁对黑格尔的探讨没能公布于众“显示”了马克思之后那代“马克思主义深陷经济主义泥潭的程度”（116），这也包括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之后的那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法被经济因素所遮蔽。在这里，重点不再是列宁去世之后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理论上的空白，而是开始于恩格斯的“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 Marxism）的观念，按照作者的观点，恩格斯掩盖了马克思著作中的辩证法的基本结构。

在其早期著作中，杜纳耶夫斯卡娅强调列宁《黑格尔笔记》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作之间的差异，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的尖锐批判中，则把列宁的矛盾心态作为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这种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把经济主义凌驾于辩证法之上。另外，她在这本著作中还批判了列宁，说列宁最终没有把他对黑格尔的研究和一种新的组织概念联系起来。即使是在提出了更新的、更富有辩证的帝国主义概念、民族问题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和革命的概念时，他也都始终坚持着这种非辩证的和精英化的先锋队政党概念，直到他去世。然而，与一些自发性批判不同，杜纳耶夫斯卡娅在这里不仅关注分权化和自发性，而且关注组织和辩证的哲学之间某种形式的联系。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她一直面临的一些问题，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她更加紧迫而具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1986—1987 年期间，杜纳耶夫斯卡娅在其最后的著作中，不仅彻底批判列宁没有发表《黑格尔笔记》，存在着哲学上的矛盾心态，而且彻底批判了笔记本身的内容。在某些方面，她的批判是以她在 1953 年对

列宁阐述《逻辑学》最后几段的批判为基础的,我在上一章中已经探讨了她在1953年的批判。但是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方面,她在1986—1987年的观点却是全新的。在为了一本未完成的、暂时命名为“组织辩证法和哲学”(“Dialectics of Organization and Philosophy”)这本著作所作的草稿和笔记中,她对《黑格尔笔记》的这种解释作了进一步发挥。其中一篇草稿在她死后作为其《哲学与革命》的新版前言发表,这篇草稿总结了她在1986—1987年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的批判。她写道:“现在,我改变了对列宁的态度,特别是关于《逻辑学》第三部分第二章‘认识的理念’部分。”<sup>③</sup>

这里涉及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阅读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仅仅停留在“绝对理念开头的地方”(xxviii)。当列宁开始阅读黑格尔这部著作最后一章的时候,他满意地引用了黑格尔的这种观念,即“绝对理念,本来就是理论理念和实践理念的同一,两者每一个就其自身说,都还是片面的……”(SL 824; CW 38:219)。虽然列宁对绝对理念这章做了大量笔记,但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专门针对该内容所进行的研究却非常少。列宁这里的笔记大多数是在总结他早些时候的思考,正如在解释辩证法十六要素时那样。她认为正因为如此,列宁遗漏了黑格尔的革命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尤其是,他在十六要素中把黑格尔的重要范畴“否定之否定”曲解为仅仅是“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xxxix;也可参见CW 38:222)。她进一步写道:“除了马克思本人之外,所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忽视了整个否定之否定的问题”(xxxix),这显然包括列宁在内。

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结尾并没有认真探讨黑格尔的否定概念,相反他却过于关注实践的观念。他对黑格尔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观点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以这种赋予实践以特权的方式来理解这个观点,从而忽视黑格尔关于“实践的理念还缺少理论理念的环节”并且只是“意志”(SL 821)这样重要的论述。显然,由于这一点,列宁在笔记中从《逻辑学》走向了《小逻辑》靠近

结尾论意志或意愿[Wollen]这部分内容。杜纳耶夫斯卡娅写道，黑格尔“《逻辑学》中并没有”的论意志这节内容“为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着迷于第二章‘认识的理念’打开了大门，这一章最后宣称实践高于理论”(xxxvii)。她继续写道，这就“使得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践’高于理论，并且在其范围内不是把‘意志’作为任性而是作为行动，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黑格尔”(xxxvii)。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和马克思之后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就回避了一处黑格尔最详尽地阐述辩证法的文本即绝对理念这章，黑格尔在这章中对《逻辑学》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某种东西导致他们认为实践高于理论。这种缺陷的严重后果就是断然拒绝了黑格尔的绝对否定所包含的这种自我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陷入了唯意志论，至少是在他《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结论部分。她在这里的解释与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观点形成尖锐对立，我在上一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卢卡奇强烈地赞同列宁对实践的强调。

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论黑格尔的第二个批判来自于她 1953 年的观点，即列宁在《逻辑学》的结尾部分过分地强调了逻辑观念向自然界的过渡。列宁写道，黑格尔在这段中与“唯物主义近在咫尺”(CW 38:234)。黑格尔在这一段中也谈到了向精神或心灵的这种非常唯心主义的过渡，列宁显然是遗漏了。杜纳耶夫斯卡娅在 1953 年对列宁能如此轻易地遗漏这种过渡感到奇怪，她认为这种过渡能够把读者引向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在那里，她发现了她所认为的黑格尔革命辩证法的最为完善的形式。<sup>⑤</sup>在 1986—1987 年间，杜纳耶夫斯卡娅再次通过《逻辑学》与《小逻辑》之间整个文本的差异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线索。和《逻辑学》不同，在《小逻辑》中，黑格尔仅仅提到了从逻辑向自然的过渡（并不是向精神的过渡）。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写道：“理念……自己决定让它的特殊性环节……直接性的理念，作为它的反映，自由地外化为自然”(EL ¶ 244)。紧接着在黑格尔《小逻辑》中的附释中有一个相似的表述，这也是整部著作的结束语：“我们从理念开始，现在我们



又返回到了理念的概念了。……我们所借以开始的是存在,抽象的存在,而现在我们达到了作为存在的理念。但这种存在着的理念就是自然”(EL ¶ 244)。正是《小逻辑》中最后这句话——“这种存在着的理念就是自然”——列宁在页边的空白处加以引用的这句话,结束了对《逻辑学》的讨论,并称赞黑格尔由逻辑向自然的过渡是接近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观点来看,列宁这次是过于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通过片面地运用《小逻辑》,再次严重地曲解了黑格尔。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她主要强调的是列宁回避了向理念或精神过渡这个问题,但是她也质疑列宁把自然理解为唯物主义,并把列宁的富有价值的观点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的观点进行对比。<sup>⑥</sup>

因此,对杜纳耶夫斯卡娅来说,列宁对黑格尔绝对理念这章的阅读是有缺陷的,因为他倾向于唯意志论的实践概念以及用一种过于狭隘的唯物主义的方式来阅读黑格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对列宁的整个《黑格尔笔记》置之不理,因为她仍然把《黑格尔笔记》看作论述解放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文本。

248

较早的时候,她批判了列宁在写作《黑格尔笔记》之后没有能够重新思考他的组织概念,然而,在1986—1987年,她的批判更加尖锐。这是她对列宁的辩证法概念进行批判的第三个重要方面。仅仅在她去世几天之前所写的谈及她正在写的书的笔记中,她既批判了列宁的先锋主义(vanguardism)的概念,也批判了卢森堡的自发性的概念:“1987年,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势在必行的紧迫性现在表明,这些年来,没有被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涉足的领域就是组织理论、哲学和组织的辩证法。这包括列宁和卢森堡,列宁的确研究了哲学,却没有研究政党,而卢森堡的确研究了自发性,却没有研究哲学。我们曾经摆脱了精英政党一大步,的确是一种决裂,我们为什么还问只有政治上的这种决裂而没有哲学上的决裂就足够了吗?”<sup>⑦</sup>在这里,杜纳耶夫斯卡娅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辩证法与组织的关系,她在许多著作中都提到这种新型关系,但在其未完成的著作中她试图更加明晰地进行表述。与列宁

《黑格尔笔记》的冲突再一次成为她阐述其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1987年她对列宁的看法与其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看法相比，她对列宁的批判已经变得更加尖锐了。

总的来说，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黑格尔笔记》所作的超过了五十年的批判性评价，是这些笔记发表以来最严肃的研究成果。在她的著作中，列宁的《黑格尔笔记》鲜活地存在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争论和问题之中，即使是《黑格尔笔记》受到非常尖锐的批判之时。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五十多年来，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内一直都是一部具有争议性并被广为讨论的著作。杜纳耶夫斯卡娅甚至公然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她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概念结合起来，她的这种阐释已经成为争论中的一方。列斐伏尔、加罗迪和费切尔的立场更接近于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观点而不是其他人的观点，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杜纳耶夫斯卡娅那样如此广泛地运用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来进一步阐发他们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争论的另一方是科莱蒂和阿尔都塞的反黑格尔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降低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重要性。虽然在美国也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的”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进行了一些讨论，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关于列宁《黑格尔笔记》意义的争论已经成了这场争论的重要内容。既然如此众多的、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都对争论“东方”马克思主义（“Eastern” Marxism）的奠基人列宁的著作感兴趣，那么当然要对提出这些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进行讨论。

然而不幸的是，除了杜纳耶夫斯卡娅以外，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把《黑格尔笔记》和列宁后来论述帝国主义、民族解放、国家和革命的著作分离开来，用这样一种方式研究列宁的《黑格尔笔记》。甚至像卢卡奇和列斐伏尔这样重要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1914年遇到黑格尔之后列宁在思想上的突破轻描淡写。在对《黑格尔

笔记》的阅读中,他们放在首位的是列宁关于实践的观念,而不是列宁对黑格尔诸如主体性、自己运动和意识这种唯心主义范畴的关注。这些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是极其重要的,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和黑人运动中同样也是极其重要的。

尽管在列宁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但是列宁在其 1914 年之后的著作中,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领域从欧洲和北美范围内的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扩展到包括像中国、印度和伊朗这样一些国家在内的 20 世纪早期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时代革命的辩证法的一种重要形式。当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或忽视了这种联系的时候,辩证法的正当性与主体性的新形式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也就没有了。所有这些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辩证法具体化这个更广泛的问题产生影响。通常,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转向了哲学和文化领域,切断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中正在进行的社会运动——有色人种、青年以及妇女运动的联系。反过来,这些运动也丧失了那种可以从源自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解放哲学中所获得的洞察力。这些运动所面对的通常是马列主义的先锋主义这种被裁剪了的、反辩证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那种通常被掩盖、扭曲和复杂化的历史悲剧,通过梳理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我把它揭示了出来。

## 注 释

288

- ① Maurice Merleau-Ponty,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trans. Joseph Bien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orig. French edition 1955]), pp. 59–60. 以下引自该英文版的参考页码都在文中标注。
- ② Roger Garaudy, et al., *Mésaventures de l'Anti-Marxism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56), pp. 8–9. 以下引自这个版本的参考页码都在文中标注。关于这种乏味争论的英文介绍,请参阅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pp. 174–179, and Kelly, *Modern French Marxism*, pp. 89–93.

- 289
- ③ 一年前,列斐伏尔的《列宁哲学》就发表在法国共产党的刊物上:*La Pensée* 57 (Sept.-Oct. 1954), pp. 18-36。在这里,列斐伏尔被列宁关于唯物主义、政党等的思想所吸引,以至于他在这篇相当乏味论文的结尾处悲叹道:“我几乎没有时间谈谈《哲学笔记》”(第35页)。
- ④ V. I. Lenin, *Cahiers Philosophiques*, trans. Lida Vernant and Émile Bottigelli, intro. Émile Bottigelli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55)。这个版本使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在法国重新发行,居特曼和列斐伏尔的版本在纳粹占领期间已被销毁。1967年伽利玛出版社重印了居特曼和列斐伏尔这个版本。在他被开除出共产党后,列斐伏尔抱怨说,列宁《哲学笔记》1955年党的这个版本根本“没有提到第一版”。参见 Lefebvre, *La Somme et le reste*, p. 85。
- ⑤ Roger Garaudy, “Les ‘Cahiers Philosophiques’ de Lénine,” *Cahiers du Communisme* 32 (Jan.-Feb. 1956):131。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⑥ Henri Lefebvre, *La Pensée de Lénine*。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⑦ Lefebvre, *La Somme et le reste*, p. 85。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⑧ 法国共产党当局像早些时候对待梅洛-庞蒂一样,也对列斐伏尔的著作作出粗暴的反应,委托吕西安·塞弗(Lucien Sève)写作《列宁主义的导论:两次尝试》(*Introduction au Léninisme: deux essais*)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60)。在200页论列宁的著作中,塞弗从来没有想到要提《黑格尔笔记》,他再一次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来抨击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塞弗指责列斐伏尔是唯心主义,因为他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都视为列宁重要的假设(第143—144页),所有当时(在1961年!)引用的像斯大林的主要理论家安德烈·日丹诺夫这样的“权威”,甚至在那时的苏联都不足为信。
- ⑨ 关于列斐伏尔后来发展的情况的介绍,请参阅 Arthur Hirsch, *The French New Left* (Boston: Beacon, 1981)。也可参阅社会学家、以前是列斐伏尔的学生皮埃尔·兰茨(Pierre Lantz)于列斐伏尔1990年逝世以后发表的纪念文章,“La Poïésis de la Praxis: Henri Lefebvr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104 (1992): 111-120。
- ⑩ Raya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8)。以下对这个版本的引用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⑪ *Marxism and Freedom*, pp. 326-355。事实上,这个版本的译著已经以油印的

形式作为新闻与通信委员会的第一个小册子发表过,这个委员会是由杜纳耶夫斯卡娅在约翰逊-福雷斯特派解体之后于1955年创办的。这本小册子也第一次出版过她1953年关于黑格尔《绝对》的通信。参阅“Extracts from Lenin's Notebooks(第一次英译本),” *Philosophic Notes* (Detroit: News and Letters, 1955),也收进了《杜纳耶夫斯卡娅全集》,第2431-2466页。

- ⑫ 参阅第5章对列宁民族解放观念的更为详尽的讨论。
- ⑬ 参见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在《产业工人》(*The Industrial Worker*) (1958年5月17日)上发表的评论,该杂志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虽然汤普森的评论通常表示赞同,但同时也抱怨“作者沉浸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写的段落很长并带有黑格尔主义所特有的那种模糊不清”。在《新闻与通信》(*News & Letters*)中也有讨论,这份报纸是在杜纳耶夫斯卡娅帮助下创办的。在前共产主义者伯特莱姆·沃尔夫(Bertram Wolfe)论列宁和黑格尔的这篇资料贫乏的文章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美国学术界中流行的探讨列宁的方式,这篇文章认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他们共同赞颂战争和暴力。沃尔夫的文章把美国经验主义对黑格尔的敌视和对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冷战式攻击结合在一起。参见Wolfe, “‘War is the Womb of Revolution’: Lenin ‘Consults’ Hegel,” *Antioch Review* 16, no. 2 (1956): 190—197。
- ⑭ “Marx's Heirs and Antecedent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ugust 21, 1959.
- ⑮ Eric S. Heffer, review of *Marxism and Freedom*, *The Socialist Leader*, September 13, 1958.
- ⑯ Alasdair MacIntyre, “The Algebra of the Revolution,”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later *New Left Review*), Autumn 1958. 在法国,吕贝尔在一篇评论性短文“*Idéologie et Politique*,” *L'Année Sociologique* 10 (1960): 191—197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吕贝尔也关注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待列宁的态度,但是他尖锐地加以抨击,他认为杜纳耶夫斯卡娅企图“用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学说调和列宁的理论与政治实践”,对此他并不赞同。他写道,这是“以天真地取消列宁主义关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人格化的政党及其领袖的作用的思想为代价”而得出的(第195页)。
- ⑰ Howard Selsam, “Some Comments on Lenin's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Studies on the Left* 3, no. 2 (Winter 1963): 45. 进一步的引用直接在文中标注,也可参见塞尔萨姆(selsam)的“Lenin’s Notebooks,” *Mainstream*, April 1962, pp. 61 - 64。在这一时期,塞尔萨姆和哈里·马特尔(Harry Martel)编辑了一本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Reader in Marxist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63),该文集在附录中有列宁《黑格尔笔记》的重要内容节选。另一篇附录则是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然后,几乎所有“重要的”节选都摘自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⑮ 尤其要参见 Dunayevskaya, “Lenin on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Notes on a Series of Lectures.”也可参见她为写作《哲学与革命》而做的关于列宁和黑格尔的笔记和草稿,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4261 - 4268, 12528 - 12606, 13210 - 13229。

⑯ 一个例外就是 C. L. R. 詹姆斯的同事马丁·格拉贝曼(Martin Glaberman)所写的一篇短文,“Lenin vs. Althusser,” *Radical America* 3, no. 5 (1969): 19 - 24,这篇文章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和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与阿尔都塞的“回到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走近通常的科学方法”对立起来(第 23 页)。

⑰ Lenin, *Quaderni filosofici*.

⑱ Lucio Colletti, *Il marxismo e Hegel* (Bari: Editori Laterza, 1969).《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英文版(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只是翻译出版了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也没有他为《哲学笔记》所写的导言。

291 ⑲ 关于这一点,参见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该著作最为详尽地用英文总结了科莱蒂的著作。也可参见 A. Anthony Smith, “Hegelianism and Marx: A Reply to Lucio Colletti,” *Science and Society* 50, no. 2 (1986): 148 - 176。

⑳ Colletti, *Il marxismo e Hegel* p. 89.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我要感谢已故的玛格丽特·克罗恰尼(Margaret Crociani),她长期是米兰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我翻译了这部著作的部分内容。

㉑ 关于这一点,参见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㉒ 关于这一点,尤其要请参见伊波利特在其《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中论黑格尔和法国大革命的论文。

㉓ 参见 Colletti, “From Hegel to Marcuse,” in his *From Rousseau to Lenin: Studies in Ideology and Society*, trans. John Merrington and Judith Whi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pp. 122 - 123.

- ②⑦ 参见 Colletti, "Lenin's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From Rousseau to Lenin*, pp. 219 - 227.
- ②⑧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p. 25. 原文就有省略号。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②⑨ Marx, "Critique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p. 313.
- ③① 例如,参见科莱蒂为《新左派评论》主编的《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New York: Vintage, 1975)所写的长篇导言,第7 - 56页。
- ③②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 ③③ W. I. Lenin, *Aus dem Philosophischen Nachlass; Exzerpte und Randglossen* (Berlin: Dietz Verlag, 1949).
- ③④ Abram Deborin/Nikolai Bukharin,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 ed. Oskar Negt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9).
- ③⑤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其他地方提到了列宁在《黑格尔笔记》中的这一表述,即马克思没有留下传统意义上的逻辑学,但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请参见 Schmidt, "Zum Erkenntnisbegriff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Walter Euchner and Alfred Schmidt, eds.,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eute: 100 Jahre "Kapital"*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8), p. 43.
- ③⑥ Iring Fetscher, "Das Verhältnis des Marxismus zu Hegel," *Marxismusstudien* 3 (1960): 66 - 169. 这是作为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Marx and Marxism*)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1)中的一篇重要文章而用英文予以出版的。以下所有参考页码都根据英文版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③⑦ 到了1969年,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西德版终于出版了,托马斯·迈尔写了70页长的导言。迈尔曾经和费切尔一起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过。参见 Lenin, *Hefte zu Hegels Dialektik* (Munich: Rogner & Bernhard, 1969)。迈尔在这篇导言中认为,一方面,列宁对黑格尔的阅读是有缺陷的,因为列宁创造了“两个孤立的要义,而没有说明它在理解黑格尔文本中的意义”(第66页),并且列宁坚持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黑格尔。另一方面,迈尔发现列宁在讨论“概

念论”时，他又“放弃了现实纯粹客观的教条”，“用一种类似于（马克思 1844 年）巴黎手稿中的阐述方法，暗示要协调从主体/客体到实践的关系”（第 70 页）。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尔穆特·弗莱舍尔（Helmut Fleischer）为相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争论》（*Das Argument*）写了一篇文章，对《黑格尔笔记》的这个版本很是不屑，他在这篇文章中问道：“作为一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如何才能与列宁这样的人站在一起？”（*Das Argument* 85 [1974]：285）。同样，西德新左派领导人倾向于对列宁不屑一顾，甚至当他们以赞赏的口气在讨论卢卡奇和科尔施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也是如此。参见 Bernd Rabehl, *Marx und Lenin* (Frankfurt: Verlag für das Studium der Arbeiterbewegung, 1973), 尤其是第 307 页, 以及参见 Rudi Dutschke, *Versuch, Lenin auf die Füße zu stellen* (Berlin: Verlag Klaus Wagenbach, 1974)。也有几本更加学术化地研究列宁和黑格尔的著作：Karl G. Ballestrem, *Die Sowjetische Erkenntnismetaohysik und ihr Verhältnis zu Hegel* (Dordrecht: D. Reidel, 1968), 这是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概况的著作；Pedrag Grujic, *Cicerin, Plechanov und Leni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Hegelianismus in Russland* (Munich: Wilhelm Fink Verlag, 1985), 这是一本相当全面的讨论著作，不幸的是，这本著作论述列宁时倾向于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黑格尔笔记》合并在一起；Alfred Schaefer, *Lenins Philosophieren: Ein Kritik Seines Vermächtnisses* (Berlin: Verlag Arno Spitz, 1986), 这总体上是带有鄙视和敌意的一本书，但这本书确实讨论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被列宁所省略的内容。

- ⑦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Vintage, 1970 [orig. French edition 1965]), p. 116. 随后的参考页码都是根据英文版在文中直接标注。这本著作是一本文集，这些论文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第一次发表在法国的杂志上。引用的几句话摘自阿尔都塞的文章《矛盾与多元决定》（“Contradic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1962）最后一段，这篇文章是这本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格雷戈里·埃利奥特（Gregory Elliott）的《阿尔都塞：理论之曲径》（*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London: Verso, 1987）用英文对阿尔都塞的著作作了详尽的、赞同性的但也是批判性的概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为数众



多。尤其参见 Jacques d'Hondt, "La Crise de l'humanisme dans le marxisme contemporain" (1968) in his *De Hegel à Marx*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pp. 219 - 228; Raya Dunayevskaya, "Critique of Althusser's Anti-Hegelianism," *News & Letters* 14, no. 8 (October 1969): 5, 7; Alfred Schmidt, *History and Structure*, trans. Jeffrey Herf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1 [orig. German edition 1917]); John O'Neill, *For Marx against Althusser and Other Essays*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

⑳ Roger Garaudy, *Len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p. 39. 随后的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明。我自己把它翻译成英文。

㉑ 这篇论文以及保罗·里克尔(Paul Ricoeur)、让·瓦尔(Jean Wahl)和让·伊波利特对这篇文章的批判性回应都发表在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62, no. 4 (Oct.-Dec. 1968): 127 - 181。阿尔都塞的论文很快作为一本小册子《列宁和哲学》(*Lenine et la Philosophie*) (Paris: Éditions Maspero, 1969) 出版了,但并不包括这篇批判性回应。第二年,该书有了英译本,也没有这篇批判性回应的文章,但增加了阿尔都塞在1968—1971年期间所写的另外七篇文章,尤其是那篇著名的被广为讨论的文章《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收录在由本·布鲁斯特(Ben Brewster)翻译的《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1) 这本书中。随后的参考页码都根据该英文版直接在文中标注。

293

㉒ 我在第1章中已经讨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文本和核心观点。

㉓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p. 5. 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条提纲通常被理解为要拒绝哲学,但从文本来看,实际上不能清楚地确定这句话的后半句是批判前半句的。

㉔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pp. 171 - 172. 阿贝尔·雷伊(Abel Rey)是法国科学哲学家,列宁在1908—1911年期间阅读了他的著作并作了批注,这些批注被收进了《哲学笔记》。在《全集》(英文版)的第38卷第461页有伊波利特提到的关于“羞涩的唯物主义”的论述。

㉕ *Bulletin*, p. 174.

④ 这篇短文出版的次序令人奇怪：首先，是1970年在德国的《黑格尔年鉴》（*Hegel-Jahrbuch*）中出版，然后在1971年阿尔都塞著作《列宁和哲学》的英文版中出版，最后是在法国1972年《列宁和哲学》的第二版中出版。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会在文中直接标明参考页码，这些参考页码都是根据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英文版中的《黑格尔之前的列宁》这篇文章。关于这点以及阿尔都塞著作出版其他方面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埃利奥特撰写的精彩传记《阿尔都塞》（*Althusser*），第344-345页。

⑤ 我在第1章中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⑥ Marx, *Capital*, vol. 1, p. 104. 黑体强调是后来添加的。

⑦ 杜纳耶夫斯卡娅在1953年《关于黑格尔绝对的通信》中关注绝对理念这章中的主体性观念，该通信在其《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哲学环节》（*The Philosophic Moment of Marxist-Humanism*）中重印（第33页）。

⑧ Marx, “Critique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p. 315. 有趣的是，杜纳耶夫斯卡娅早在1964年就写文章论述毛泽东的“主观主义”，例如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the Great Leap Forward）中的“主观主义”。她认为，主观主义“没有考虑到客观条件”。她写道，这与马克思的“已经‘吸收’了客体性的主体性”的概念形成对比，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可追溯到他1844年对黑格尔的批判。她把概念视为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深刻阐述（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2d ed. [New York: Twayne, 1964], p. 327）。另一方面，阿尔都塞经常被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解释所吸引，毛泽东的解释被杜纳耶夫斯卡娅和其他人称之为“主观主义”。毛泽东在1937年《矛盾论》这篇文章中写道：“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了”（*Four Essays on Philosoph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8], pp. 58-59. 阿尔都塞把这一观念扩展到“根据意识形态运转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Lenin and Philosophy*, p. 145）。在阿尔都塞看来，人道主义的主体概念是这类意识形态概念的一种典型例子，它使当今的制度合法化。然而，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可以说阿尔都塞的一种作为无主体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本身就是孤立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狭隘主体性的一种表述，这种主体性既没有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客体性，也没有吸收战后时期新的解放运动例如青年、妇女以及黑人运动的客体性。

- ④9 阿尔都塞在1970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到列宁和哲学这个问题上来,但是,他的很多观点被一位具有类似观点的学者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 Lecourt)所接受。勒古出版了一本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著作,这本著作也简要地探讨了《黑格尔笔记》。他认为列宁仅仅用黑格尔来加强对康德的批判,列宁在其早期著作中就已经作了这种批判。请参见 Lecourt, *Une Crise et son enjeu (essai sur la position de lenine en philosophie)* (Paris: Éditions Maspero, 1973)。
- ⑤0 米夏埃尔·勒维在其《革命的辩证法》(*Dialectique et révolution*) (Paris: Éditions Anthropos, 1973)中重印了1970年的文章(第113-150页)。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⑤1 Guy Planty-Bonjour, *Hegel et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en Russie 1830—1917*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4), p. 262.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⑤2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 25.
- ⑤3 Raya Dunayevskaya, “The Shock of Recognition and the Philosophic Ambivalence of Lenin,” *Telos* 5 (Spring 1970): 45-57. 也可参见杜纳耶夫斯卡娅后来的文章《黑格尔主义的列宁主义》(“Hegelian Leninism”),载于1970年《目的》国际会议的论文集 *Towards a New Marxism*, ed. Bart Grahl and Paul Piccone (St. Louis: Telos, 1973), pp. 159-175. 后面这篇文章尖锐地批判了毛泽东的矛盾概念,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与列宁的辩证法概念形成对照。
- ⑤4 Paul Piccone,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Lenin’s Philosophy,” *Radical America* 4, no. 7 (September 1970): 6.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皮科内写道,在他对《黑格尔笔记》的讨论中,“我非常感激杜纳耶夫斯卡娅,她更加充分地阐述了这些同样的观点”(第10页)。
- ⑤5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 xv. 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⑤6 在这同一时期,20世纪60年代的一位理论家安德鲁·菲伯格(Andrew Feenberg)批判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认为列宁基本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参见 Feenberg, “Methodology and Ontology in Lenin’s Thought,” *Pozna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1, no. 1 (1975): 58 - 64.

- ⑩ Dunayevskaya,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New Jersey: Humanities, 1982), p. 176. 以下参考页码都根据这个版本直接在文中标注。
- 295 ⑪ Dunayevskaya, "Introduction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 xxvi. 随后的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 ⑫ 请参阅杜纳耶夫斯卡娅 1953 年的通信, 发表于她去世后出版的著作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哲学环节》(*The Philosophic Moment of Marxist-Humanism*)。
- ⑬ 关于这一点, 参见 Raya Dunayevskaya, "Why Phenomenology? Why Now?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of either to Organization, or to Philosophy, not Party? 1984—1987," the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 10887. 她在此对比了列宁的唯物主义的自概念与马克思以及萨特的自概念。这些笔记是杜纳耶夫斯卡娅于 1986—1987 年为她计划中的著作《组织和哲学的辩证法: "政党" 与自发产生的组织形式》所写的超过 200 页材料的一部分。也可参见她在《哲学与革命》这本著作中对列宁把从逻辑向自然过渡视为走向唯物主义的观念的含蓄批判(第 37 页)。
- ⑭ Dunayevskaya, "Presentation on Dialectics of Organization and Philosophy of June 1, 1987," in *The Philosophic Moment of Marxist-Humanism*, p. 9.

## 结论：列宁的矛盾遗产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从 1914—1915 年黑格尔研究中，列宁在思想上得出一种创新的辩证法概念，这种辩证法概念使列宁超越了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如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甚至是卢森堡等人所坚持的更加粗陋化的唯物主义，1914 年之前在列宁自己的著作中也能发现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1914 年之后，列宁的黑格尔研究有助于说明列宁围绕着诸如帝国主义、民族解放、国家和革命等这样问题所提出的一些创新的政治和经济概念。我已经指出，如果要对列宁 1914 年之后的理论活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必须把辩证法、政治学、经济学这些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我们看到列宁的黑格尔研究对他后来对诸如对立面的转化、主体性、自己运动和自我意识等这类范畴的运用持续产生影响，也对列宁运用黑格尔具有辩证的内在联系的普遍和特殊概念持续产生影响。我已经提出，所有这些都是列宁帝国主义辩证法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因为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世界经济客观的新阶段——他称之为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包含着新的对立面和矛盾，产生了一种主体性：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已经提出，他的理论模型不仅描绘了高度集权化和军事化的国家，而且以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描绘了劳动人民主体性的新形式，在他看来，这种主

体性的新形式是从其内部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国家与革命的概念也是辩证的。因此,在1914年之后列宁的理论活动不断地关注主体的因素,对于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不寻常的。最后,我提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以及他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必要直接以黑格尔为基础,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许多重要理论家——从卢卡奇到列斐伏尔,从杜纳耶夫斯卡娅到科莱蒂和阿尔都塞——都有重要的影响,即使通常是潜在的影响。

那么,当我们在21世纪前夕着手处理全球资本主义问题的时候,列宁的思想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模式吗?不,不是,部分地是因为——仅仅部分地是因为,当今的情形不同于列宁时期的情形,就像马克思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列宁思想之所以不能成为我们的一种模式,是因为这个理论甚至在当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在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中,列宁提出的辩证法概念确实有新突破——例如可以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格言中看出这一点——然而最终还是强调实践高于理论,唯物主义优于唯心主义,并用这种方式削弱了《黑格尔笔记》中一些更具原创性的概念。其结果就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禁锢在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Engelsian Marxism)之中。由于列宁没有公开他的黑格尔研究,由于列宁继续非批判地公开提及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尽管在笔记中他已经批判了他们的辩证法概念,这种矛盾心态还是被进一步强化了。

其次,列宁的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这一对辩证法概念可能最具有原创性,不幸的是,正如它是原创的一样,这对概念从来没有在辩证法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充分地加以阐释。它仅仅在政治层面上被理论化了,即使在政治层面上,就其实际体现来说,它的进程也极不平衡。因此,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爱尔兰、印度、中国和伊朗等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工业化国家中的工人运动同样重要。然而,在旧俄帝国的疆域之内,尽管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the Baltic countries)在十一月革命后的确获得了独立,但是其他地

区，如中亚、高加索、乌克兰等并没有获得独立，它们不得不等到 1991 年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后才获得独立。

第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概念尽管在 1917—1918 年发表之时具有高度的原创性，但是当列宁思想中的先锋主义和来自上层的纪律这些较为陈旧的概念在内战时期加以重申的时候，它还是很快地被抛弃了。先锋队的党是一个列宁在 1914 年之后没有重新加以思考的重要概念，是一个没有受到列宁在黑格尔研究中所提出的辩证理性批判的重要概念。列宁理论研究中的这些缺陷所留下的充其量只是一份矛盾的遗产，当斯大林及其同伴引导苏联向极权社会过渡的时候，他们大量利用这些矛盾的遗产。

253

然而，列宁的思想僵化了吗？它对于当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吗？对于这种观点必须加以拒绝。大约 30 年前，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一场关于俄国革命遗产的会议上发言，阐述了她所认识到的诸如列宁思想所具有的持续的重要性：

可能更加容易引起争论的是不发达国家中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联合。这些国家中，“人剥削人”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口号和具体的关键点，就像它最初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那样。曾经一度存在于西方的“希望的灯塔”现在就在那里。我认为，这种希望绝不是一种对于和平的渴望，而是对权力的一种决定性转移的渴望。圣·贾斯特（St. Just）在卡尔·马克思很久之前就提出了同样的期望：“穷人是真正的力量”（被压迫的人终究是真正的力量）。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驳斥了这个观点，从来没有穷人的革命。但是谁又能否认圣·贾斯特的话所具有的巨大而有效的吸引力呢？<sup>①</sup>

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和由敌对的超级大国所点燃的持续不断的战争在非洲产生了赤裸裸的饥荒，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则听任国际银行家严厉计划的摆布。由于共产主义的垮台，马克思主义在很多人

的眼里已经不足为信，最近正走向衰落，而宗教激进主义作为一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不断地加入进来，把被压迫人民的怒火引向错误的方向，这不仅发生在中东，而且发生在南亚。然而，我认为，只要第三世界仍然遭受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那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诸如列宁民主解放概念这样的思想就会继续具有吸引力。

254 当我们快要进入 21 世纪时，世界还充满着饥荒、残酷的征服战争和生态危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形式中充满着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同性恋恐惧症以及阶级偏见。起初，西方资本主义从 1989—1991 年共产主义危机和垮台中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但是在今天，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不稳定性不仅使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遭受痛苦，而且也使较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遭受痛苦。诸如洛杉矶的反抗运动，德国新纳粹的暴力和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自由民主派无法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制止种族灭绝政策等，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自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这场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背景下，它们导致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种族上的和政治上的，而且也是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真的能够对抗法西斯主义吗？这个体系真的能够为工人阶级提供比紧缩、不断下降的生活水平和日益加深的异化更多的东西吗？这类问题把我们带回到黑格尔、马克思和辩证法那里。正如杜纳耶夫斯卡娅 20 年前、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所认为的那样：“因为改造现实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所以当到达新的历史转折点的时候，当已经建立的社会遭到破坏并且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正在奠定的时候，在一切危机和过渡的时期里，黑格尔哲学都会再三地复活。”<sup>②</sup>今天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危机，我坚信更进一步地向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这种回归将会重现并正在重现。

鉴于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受到了极大的诋毁，这不仅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垮台，而且是因为后结构主义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也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然而与此同时，在哲学和社



会科学领域中,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也遭到了削弱。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最近几年对黑格尔研究的兴盛,尤其是在英语国家中。然而,即使在今天,对黑格尔那本出了名困难和深奥的《逻辑学》的细致研究远远比不上对《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尽管我们知道马克思1844年对《精神现象学》的精彩批判并没有完成,但是对《逻辑学》的研究,即使是马克思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因此,我已经说过,如果批判地加以考察,列宁研究《逻辑学》的著作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列宁对黑格尔进行了原创性的和独特的阅读。尽管他有时错过了黑格尔著作中的重要观点,毕竟列宁与这本专家们需要花数十年才能试图掌握的著作接触的时间还是相当短,但是,作为革命的思想家和领导者,他一生都用来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心要点,而黑格尔辩证法的提出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回音。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家和领导者,列宁的经历和地位也使得他能够把其黑格尔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如帝国主义、革命、国家以及民族解放等联系起来。如果说他最终更多的把黑格尔理解成为一名实践哲学家,甚至这也不完全是件坏事,因为把列宁的观点作为与那种坚持把黑格尔思想看作是神秘的体系而封闭在象牙塔中的那些人的观点相抗的武器,也是很重要的。列宁对黑格尔的阅读也可以用来平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倾向于退回到哲学与文化的领域,而把政治和经济让给那些缺乏辩证法基础的理论家们。

今天,有些迹象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是20世纪80年代期间对马克思进行猛烈攻击之后又向马克思的一种回归,同样地,非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也是如此。似乎这种反思多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程度联系在一起,也与大多数前共产主义国家中西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多党民主的彻底失败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国家中,并没有出现所预告的那种民主与文明社会的兴盛,而是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的复活,最著名的就是在俄国1993年选举中,大量群众投票支持反犹太人(the anti-Semitic),用列宁的话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Great-Russian chauvinist)来称呼乌拉奇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是很贴切的。

二十多年来,法国一直是一大批马克思的左派批判家的诞生地——从福柯(Foucault)到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从鲍德里亚(Baudrillard)到利奥塔尔(Lyotard)——今天甚至在法国这些思想家中在国际上最著名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突然在其著作《马克思的幽灵》(*Les Spectres de Marx*)中号召要重读马克思。部分学者把《马克思的幽灵》比做20世纪50年代萨特在《方法问题》(*Search for a Method*)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但是差别之一在于,不同于萨特,德里达明确地拒绝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个差别是,德里达并没有把为马克思的辩护和为斯大林主义的任何歉意联系在一起,萨特则把两者联系起来。然而,德里达的姿态与萨特的姿态相类似,因为他强烈地、公开地、令一些人感到震惊地争辩说,在危机重重的当今世界马克思是一位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家。他反对今天的“主流话语”(dominant discourse),在这种主流话语中,“马克思死了,共产主义死了,它的理想、它的话语、它的理论和实践都死了,这是一件好事”,在这种主流话语中,也随处都能听到这样一种不断重复的声音:“资本主义万岁,市场万岁,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又回来了。”<sup>③</sup>在这里并不只德里达一个人。最近在法国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的新书,这使得一位哲学家在法国的重要报纸上评论说:“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没有用了,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中,永远消失了……相反,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很可能是开启了从哲学上理解一位作家的大门,这位作家毫无疑问[曾经是]非常有名但却很少得到研究。”<sup>④</sup>尽管通常在亲商业(pro-business)的主流媒体中几乎没有人谈论马克思,但是在英语世界里还是可以重新看到人们对于马克思的这种兴趣。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批判受到了广泛而友好的欢迎<sup>⑤</sup>,而且还出现了一些直接认真探讨马克思的新作<sup>⑥</sup>。

重读列宁论述严格意义上的辩证法的著作和论述革命的辩证法的著作能够促进这些探讨。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破产，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列宁的著作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重新建构辩证法的第一次重大尝试。的确，列宁在1914—1918年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涉及要对像帝国主义和国家这样一些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但是这也意味着要回到黑格尔的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黑格尔著作称为“一切辩证法的源泉”<sup>①</sup>。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列宁为其时代对《逻辑学》作了认真的阅读，正如卢卡奇稍后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论证的那样，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核心和最持久的东西。列宁1914—1915年对黑格尔的研究揭示了对辩证法的一种全新理解是如何得出一个更加广泛、更为全面的主体性概念，这个概念在1916年在唤醒民族解放运动方面，就已经反对那种仍然借口传统马克思主义陷入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劳动形而上学”（Eurocentric metaphysics of labor）而对它进行批判的观点。

此外，列宁对严格意义上的辩证法和革命的辩证法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阅读对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共产主义的（the post-Communist）、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反思和重构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任何不研究马克思之后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不仅包括列宁，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哲学家和理论家如托洛茨基、卢森堡、考茨基、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和列斐伏尔——而直接回到马克思的企图都是不恰当的，只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对马克思的幼稚理解。列宁在其理论研究中阐明了很多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的矛盾：自发性与组织的必要性，结构性的经济变化与人权机构（human agency），历史的唯物主义与辩证的唯心主义，特殊性与普遍性等等。他提出了这些问题，努力寻找解决方法，然而功亏一篑。

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基本上都司空见惯地把列宁看作一位伟大的政治领导者，是作为领导的先锋队政党的发明者；或者将其看作一位高超的革命策略家，1917年在谋略上胜过他所有

的政治对手；或者将其看作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奠基人。这些观点都不重视这本著作所展现出的完全不同的列宁形象。这种描述通常忽视了列宁是一名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家，他的思想对其政治实践具有影响。即使当人们更加严肃地看待列宁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时——无论是关于帝国主义和国家的理论还是关于反殖民革命和基层工人运动的理论——对他的理论工作的考察通常还是与1914—1915年他在《黑格尔笔记》中提出的辩证法的总概念相分离。这种研究揭露并批判了黑格尔深刻的辩证观，这种黑格尔主义辩证观在列宁人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十年间，在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中曲折前行。

## 295 注 释

- ① Hannah Arendt, "Comment,"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A Symposium*, ed. Richard Pipes (New York: Doubleday, 1969), p. 449. 雅各宾派领导人圣·贾斯特的话引自他1794年2月26日的一次演讲。
- ② Dunayevsk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p. xxiii.
- ③ Jacques Derrida, *Spectres de Marx: L'état de la dette, le travail du deuil et 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83), p. 90.
- ④ Roger-Pol Droit, "Sous le marxisme, la liberté?" *Le Monde des livres*, Dec. 3, 1993. 这篇文章的标题“马克思主义之下是自由?” (“Underneath Marxism, Freedom?”)似乎是暗示1968年巴黎学生一边把铺路石投向警察或当作路障，一边不停地高喊着幽默的抗议口号：“铺路石下是海滩。”
- ⑤ 例如，我指的是对诸如史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和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New York: Guilford, 1993)这类著作的大量评论和讨论。
- ⑥ 例如参见1993年出版的下列著作：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Bertell Ollman,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1993)；Fred Moseley, ed.,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A Reexaminati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1993).

⑦ Marx, *Capital*, vol. 1, p. 744.

## 参考文献

### Major Editions of Lenin's Hegel Notebooks

*Note:* There is as yet no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Lenin's writings. The best general source for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Hegel Notebooks is the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Hegel Bibliography*, compiled by Kurt Steinhauer (Munich: K. G. Saur, 1980).

#### *Russian*

Lenin, V. I. Vols. 9, 12 of *Leninski sbornik* (Lenin Miscellany). Edited by A. Adoratski. Moscow: 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 1929-30.

———. *Filosofskie tetradi*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Moscow: Gospolitizdat, 1933; reissued in 1947.

———. *Filosofskie tetradi*. Vol. 29 of *Polnoe sobranie socinenii* (Collected Works). 5th Ed. Moscow: Gospolitizdat, 1963.

#### *German*

Lenin, W. I., *Aus dem philosophischen Nachlass: Exzerpte und Randglossen*. Edited by A. Adoratski. Berlin: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1932; reissued in 1949.

Lenin, W. I. *Philosophische Hefte*. Vol. 38 of *Werke*. Berlin: Dietz Verlag, 1968.

This is a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fifth Russian edition of Lenin's works.

Lenin, W. I. *Hefte zu Hegels Dialektik*. Introduction by Thomas Meyer. Munich: Rognier und Bernard, 1969.

#### *French*

Lenine, V. I. *Cahiers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enri Lefebvre and Norbert Guterman. Paris: Gallimard, 1938; reissued in 1967.

———. *Cahiers philosophiques*. Translated by Lida Vernant and Emile Bottigelli. Introduction by Bottigelli.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55.

*English*

- Lenin, V. I. "Lenin's *Philosophic Notebooks*: Outline of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Translated by Raya Dunayevskaya. Manuscript. 1949. In the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Archives Microfilms, 1981-89. pp. 1492-584
- . "Abstract of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In Raya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pp. 326-55. New York: Bookman, 1958.
- .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Translated by Clemens Dutt and edited by Stewart Smith. Vol. 38 of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1961.

*Italian*

- Lenin, V. I. *Quaderni filosofici*. Introduction by Lucio Colletti. Milan: Feltrinelli, 1958.

Editions of Hegel's *Logic* Consulted in This Study*Science of Logic* (Greater Logic)

- Hegel, G. W. F. *Science of Logic*. Translated by A. V. Miller. New York: Humanities, 1969.
- . *Science of Logic*. 2 vols. Translated by W. H. Johnston and L. G. Struthers. London: Macmillan, 1929.
- . *Wissenschaft der Logik*. 2 vols.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9.

*Encyclopedia Logic* (Smaller Logic)

- Hegel, G. W. F. *The Encyclopedia Logic*. Translated by T. F. Geraets, W. A. Suchting, and H. S. Harri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1.
- . *The Logic*. Translated by William Walla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2.
- .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69 (1830).

## Works That Include Discussions of Lenin's Hegel Notebooks

*Note:* The following list is far from complete, but it comprises those works I came across in the course of this study, with an emphasis on sources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The order of presentation for authors with multiple entries is chronological.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works on Lenin, let alone on the Hegel Notebooks. The most accessible source to English readers is *V. I. Leni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English-Language Sources to 1980*, compiled by David R. Egan and Melinda A. Eg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ulie Anne Genter (Metuchen: Scarecrow, 1980).

- Adoratski, W. "Lenin über die Hegelsche Logik und Dialektik."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3, no. 5 (1929): 633-59.

- . “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Studien Lenins.”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4, no. 2 (1930): 229–46.
- Althusser, Louis. “Lenine et la philosophie.” Discussion by Jean Hyppolite, Paul Ricoeur, et al.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62, no. 4 (Oct.-Dec. 1968): 127–81.
- . *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original French edition 1965).
- . *Lenin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71.
- Anderson, Kevin. “Lenin, Bukharin and the Marxian Concepts of Dialectic and Imperialism: A Study in Contrast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15, no. 1 (1987): 197–212.
- Baltestrem, Karl G. *Die Sowjetische Erkenntnistheorie und ihr Verhältnis zu Hegel*. Dordrecht: D. Reidel, 1968.
- Bloch, Ernst. *Subjekt-Objekt: Erläuterungen zu Hegel*.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2 (original East German edition 1949).
- Bottigelli, Émile. Introduction to Lenin, *Cahiers Philosophiques*, pp. 7–11. Translated by Lida Vernant and Émile Bottigelli.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55.
- Burkhard, Bud. “Leninskij Sbornik.”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32, no. 3 (1986): 241–47.
- Colletti, Lucio. “Il marxismo e Hegel.” In Lenin, *Quaderni filosofici*, pp. ix-clxviii. Milan: Feltrinelli Editore, 1958.
- . *Il marxismo e Hegel*. Bari: Editori Laterza, 1969. This volume reprints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1958 edition of Lenin’s notebooks as part 1.
- . *From Rousseau to Lenin: Studies in Ideolog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John Merrington and Judith Whi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 .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NLB, 1973.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part 2 only of *Il marxismo e Hegel*.
- Coppleston, Frederick C. *Philosophy in Russia: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ev*.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6.
- Day, Richard B. “Dialectical Method i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Lenin and Bukhari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 no. 2 (1976): 244–60.
- Deborin, Abram. “Lenin über Dialektik.”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1, no. 2 (1925–26): 403–11.
- De George, Richard T. *Patterns of Soviet Though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 Dunayevskaya, Raya. “Notes on a Series of Lectures: Lenin on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1967.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3885–3906.
- . “The Shock of Recognition and the Philosophic Ambivalence of Lenin.” *Telos* 5 (Spring 1970): 45–57.
- . “Hegelian Leninism.” In *Towards a New Marxism*, edited by Bart Grahl and Paul Piccone, pp. 159–75. St. Louis: Telos, 1973.
- . “Reflections on Notes from a Diary: Lenin’s *Philosophic Notebooks* and the State-Capitalist Tendency.” 1978.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5678–88.
- . “Tony Cliff Reduces Lenin’s Theory to ‘Uncanny Intuition.’” In Dunayevskaya, *Marx’s Capital and Today’s Global Crisis*, pp. 100–108. Detroit: News & Letters, 1978.



- . "Hegel's Absolute as New Beginning." In *Art and Logic in Hegel's Philosophy*, edited by Warren Steinkraus and Kenneth Schmitz, pp. 163–77. New Jersey: Humanities, 1980.
- . *The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Microfilm.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Archives Microfilm, 1981–89; additional material forthcoming. Reproduces over 15,000 pages of material from the 1930s onward, most of it unpublished or mimeographed, on or about the author or her colleagues and associates in the Marxist movement. Original items are in the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held a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Detroit, Mich.
- . Notes for "Dialectics of Organization and Philosophy: The 'Party' and Forms of Organization Born out of Spontaneity." 1986–87.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10769–11001. These are drafts for a book left incomplete at the author's death in 1987.
- . *Marxism and Freedom: From 1776 until Today*. Prefaces by Herbert Marcuse and Harry McSha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58). The 1958 edition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contains as appendixes the author's translations of Marx's *1844 Manuscripts* (pp. 288–325) and Lenin's Hegel Notebooks (pp. 326–55). These appendixes were dropped from later editions. The 1989 Columbia edition reproduces for the first time a 1985 autobiographical speech by the author.
- . *The Philosophic Moment of Marxist-Humanism*. Chicago: News and Letters, 1989. This work contains the author's "1953 Letters on Hegel's Absolutes" and her "Presentation on Dialectics of Organization and Philosophy of June 1, 1987."
- .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From Hegel to Sartre and from Marx to Ma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73). The 1989 Columbia edition contains a new introduction (pp. xxxvi–xliv) that includes a critique of Lenin drawn from two 1986 essays by the author.
- .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1982).
- . *The Marxist-Humanist Theory of State-Capitalism: Selected Writings*. Introduction by Peter Hudis. Chicago: News and Letters, 1992.
- Dunayevskaya, Raya, C. L. R. James, and Grace Lee (Boggs). "Philosophic Correspondence, 1949–51." *Raya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pp. 1595–1734, 9209–9237.
- Dupré, Louis. "Idealism and Materialism in Marx's Dialectic." *Review of Metaphysics* 30 (June 1977): 649–85.
- . *Marx's Social Critique of Cultur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Feenberg, Andrew. "Methodology and Ontology in Lenin's Thought" *Pozna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1, no. 1 (1975): 58–64.
- Fetscher, Iring. "Das Verhältnis des Marxismus zu Hegel." *Marxismusstudien* 3 (1960): 66–169.
- . *Marx and Marxism*. Translated by John Hargreaves.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1. Includes the 1960 article in *Marxismusstudien*.
- Fleischer, Helmut. Review of Lenin, *Hefte zu Hegels Dialektik*. *Das Argument* 85 (1974): 284–86.

- Garudy, Roger. "Les 'Cahiers Philosophiques' de Lenine." *Cahiers du Communisme* 32 (Jan.-Feb. 1956): 131-55.
- . *Len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 Glberman, Martin. "Lenin vs. Althusser." *Radical America* 3, no. 5 (1969): 19-24.
- Gregor, A. James. *A Survey of Marxism: Problems in Philosoph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 Grujic, Pedrag. *Cicerin, Plechanov und Leni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Hegelianismus in Russland*. Munich: Wilhelm Fink Verlag, 1985.
- James, C. L. R. *Notes on Dialectics: Hegel-Marx-Lenin*. Westport, Conn.: Lawrence Hill, 1980 (1948).
- Joravsky, David. *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1.
- Kedrov, B. M. "On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enin's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Soviet Studies in Philosophy* 9, no. 1 (1970): 28-43.
- Kelly, Michael. *Modern French Marx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Kolakowski, Leszek. *The Golden Age*. Vol. 2 of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Korsch, Karl. "Lenin's Philosophy." In Anton Pannekoek, *Lenin as Philosopher*, pp. 109-19. London: Merlin, 1975. This piece was wrongly attributed to Paul Mattick.
- Lecourt, Dominique. *Une Crise et son enjeu (essai sur la position de Lenine en philosophie)*. Paris: Éditions Maspero, 1973.
- Lefebvre, Henri. "Lenine Philosophe." *La Pensée* 57 (Sept.-Oct. 1954): 18-36.
- . *La Pensée de Lenine*. Paris: Bordas, 1957.
- . *La Somme et le reste*. Paris: La Nef, 1959.
- . *Logique formelle, logique dialectique*. Paris: Éditions Anthropos, 1969 (1947).
- . *Le Temps des méprises*. Paris: Éditions Stock, 1975.
- Lefebvre, Henri, and Norbert Guterman. Introduction to Lenine, *Cahiers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 pp. 7-135. Paris: Gallimard, 1967 (1938).
- Levine, Norman.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4.
- Liebman, Marcel. *Le Leninisme*. 2 vol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3.
- Löwy, Michael. *Dialectique et révolution: essais de sociologie et d'histoire du marxisme*. Paris: Éditions Anthropos, 1973.
- Lukács, Georg. *The Young Hegel*.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Merlin, 1975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1948).
- . *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 Hegel's False and His Genuine Ontology*.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Merlin, 1978.
- Mao Zedong. *Four Essays on Philosoph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8.
- Meyer, Alfred G. *Leni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Meyer, Thomas. Introduction to Lenin, *Hefte zu Hegels Dialektik*, pp. 9-71. Munich: Rogner & Bernhard, 1969.

- O'Rourke, James J. *The Problem of Freedom in Marxist Thought*.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1974.
- Omori, Yoshitaro. "Hegeru to Reninizumu." *Riso* 26 (October 1931): 43-60.
- Piccone, Paul.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Lenin's Philosophy." *Radical America* 4, no. 7 (September 1970): 3-20.
- Planty-Bonjour, Guy. *Hegel et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en Russie, 1830-1917*.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4.
- Rabehl, Bernd. *Marx und Lenin*. Frankfurt: Verlag für das Studium der Arbeiterbewegung, 1973.
- Resnick, Stephen A., and Richard D. Wolff. *Knowledge and Class: A Marxia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Schaefer, Alfred. *Lenins Philosophieren: Ein Kritik seines Vermächtnisses*. Berlin: Verlag Arno Spitz, 1986.
- Selsam, Howard. "Lenin's Notebooks." *Mainstream*, April 1962, pp. 61-64.
- . "Some Comments on Lenin's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Studies on the Left* 3, no. 2 (Winter 1963): 42-53.
- Service, Robert.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heehan, Helena.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Jersey: Humanities, 1985.
- Wetter, Gustav.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lated by Peter Heath.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8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1952).
- Wolfe, Bertram. "'War Is the Womb of Revolution': Lenin 'Consults' Hegel." *Antioch Review* 16, no. 2 (1956): 190-97.

## 索 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原著页码,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本书经常提到的辩证法、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主体与客体以及列宁、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在索引中列出。对某些重要词目的讨论都用黑体页码标出。

- absolute 绝对 9 - 13, 17, 22, 35 - 37, 48 - 49, 53 - 55, 83 - 97, 106, 189 - 92, 205 - 9, 214 - 17, 225, 238 - 39, 243, 246, 272n21
- abstraction 抽象 60, 67
- action 活动, 见 practice
- Acton, H. B. 阿克顿, H. B. 84
- actuality and possibility 现实性和可能性 53 - 55, 265n34
- Adler, Victor 阿德勒, 维克托 137
- Adoratski, V. V. 阿多拉茨基, V. V. 279n4
- Adorno, Theodor 阿多诺, 特奥多尔 227
- Africa 非洲 86, 243
- African-Americans 非洲裔美国人, 见 Blacks
- agrarian question 农业问题, 见 peasants
- Ahlberg, René 阿尔伯格, 勒内 278n2
- Akselrod, Pavel Borisovich 阿克雪里罗得,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 20
- Alan, John 艾伦, 约翰 275n44
- alienation 异化 186, 189, 191, 223, 283n37, 286n74
- Althusser, Louis 阿尔都塞, 路易斯 6 - 7, 18, 52, 58, 102, 226, 229 - 41, 260n24, 262n47, 279n6, 290n19, 292nn37, 39, 293n48, 294n49
- ambivalence 矛盾心态, 见 philosophical ambivalence
- analytic cognition 分析的认识 76 - 77, 88

- Andler, Charles 安德莱,夏尔 257n5
- anticolonialism 反殖民主义,见 national liberation
- appearance (*Erscheinung*) 现象 33, 50 - 52, 201 - 2
- Arendt, Hannah 阿伦特,汉娜 253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32, 45, 61, 74, 104, 105, 113, 174, 209, 224
- Asia 亚洲 116 - 18, 138, 146
- Aufhebung* 扬弃,见 sublation
- Austro-Marxism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 137 - 38, 139
- Avant-poste* 《前哨》187
- Avenarius, Richard 阿芬那留斯,理查德 19
- Bachelard, Gaston 巴什拉,加斯东 234
- Ballestrem, Karl G. 巴勒施特雷姆,卡尔·G. 292n36
- Baltic countries 波罗的海国家 252
- Baron, Samuel 巴伦,塞缪尔 261nn38, 49
- base/superstructure 基础/上层建筑 44, 293n48
- Bataille, Georges 巴塔伊,乔治 187
- Baudrillard, Jean 鲍德里亚,让 255
- Bauer, Otto 鲍尔,奥托 137 - 38, 272n14, 274n31
- Bebel, August 倍倍尔,奥古斯特 157
- becoming 变 35 - 36
- being 有(存在) 34 - 42, 194 - 95, 201, 204, 247
- Bell, Daniel 贝尔,丹尼尔 199
- Bergson, Henri, 柏格森,亨利 226
- Berkeley, George 贝克莱,乔治 21
- Bernstein, Eduard 伯恩斯坦,爱德华 198
- Best, Steven 贝斯特,史蒂文 295n5
- Birken, Lawrence 比尔肯,劳伦斯 272n8
- Blacks 黑人 133, 199, 249, 275n44, 288n92
- Bloch, Ernst 布洛赫,恩斯特 184 - 86, 282nn29, 32 - 33
- Bogdanov, Alexandr 波格丹诺夫,亚历山大 19 - 23, 103, 115 - 16, 262n45
- Boggs, Grace Lee 博格斯,格雷丝·李,见 Lee, Grace
- Boggs, James 博格斯,詹姆斯 288n92
- Bolsheviks 布尔什维克 19 - 20, 145, 150, 160
- Bosnia 波斯尼亚,也见 Yugoslavia 273n28
- Bottigelli, Emile 博蒂盖尔利,埃米尔 212
- Bottomore, Tom 博特莫尔,汤姆 125, 137
- Breton, André 布雷顿,安德烈 187
- Brewer, Anthony 布鲁尔,安东尼 271n8

- Britain 英国 220 - 21
- Brokmeyer, Ron 布罗克迈耶, 罗恩 266n21
- Büchner, Ludwig 毕希纳, 路德维希 64, 202
- Buhle, Paul 布勒, 保罗 288n92
- Bukharin, Nikolai 布哈林, 尼古拉 112 - 14, 124 - 27, 142 - 45, 151 - 53, 159, 161, 175, 178, 198, 203, 206, 219, 233, 244, 269n13, 276n10, 279n3
- Bund/(the Jewish) 崩得分子 138, 139
- Burawoy, Michael 布洛维, 迈克尔 257n7
- bureaucracy 官僚 112, 149, 156 - 58, 162 - 69, 201, 220
- Burkhard, Bud 伯克哈特, 巴德 278n1, 283n37, 284n50
- Caesar, Julius 恺撒, 尤利乌斯 55
- Cahiers du Communisme* 《共产主义手册》212
- Carr, E. H. 卡尔, E. H. 134
- Carrère d'Encausse, Hélène 卡雷尔·当科斯, 埃莱娜 134 - 35, 138, 274n40
- Carver, Terrell 卡弗, 特雷尔 260n31
- Castoriadis, Cornelius 卡斯托里亚迪, 科尔内留斯 255, 288n92
- Caucasus 高加索 147, 252
- cause and effect 原因和结果 54 - 56, 63, 68 - 70, 125 - 26, 195, 202, 206, 240
- Central Asia 中亚 147, 252
- China 中国 116
- Chuev, Felix 丘耶夫, 费利克斯 277n34
- civil war 内战 99, 143, 268n2
- class 阶级 138, 237, 238 也见 civil war; labor
- Clausewitz, Karl von 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 110
- Cliff, Tony 克利夫, 托尼 125, 258n1, 286n69
- cognition 认识 71 - 72, 74 - 84, 245 - 46
- Cohen, Stephen 科恩, 斯蒂芬 270n17, 271n1
- Colletti, Lucio 科莱蒂, 卢西奥 18, 150, 176, 222 - 26, 230, 239, 264n25, 266n18
-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见 imperialism
- Comintern 共产国际 119, 145, 147, 167, 178, 275n42, 280n14
- commodity 商品 60, 63 - 64, 106
- commodity fetishism 商品拜物教, 见 fetishism
- competition 竞争 132, 219
- Comte, Auguste 孔德, 奥古斯特 199, 234, 276n13
- Connor, Walker 康纳, 沃克 272n19
- consciousness 意识 31 - 32, 37, 68, 69, 74, 286n70
- contradiction 矛盾 24, 33, 43 - 47,

- 63 - 64, 72 - 73, 86 - 92, 105, 114,  
127 - 29, 159, 188 - 89, 214 - 15,  
218, 231 - 32, 240, 293n48
- Corrigan, Philip 科里根, 菲利普 273n25
- Councils 委员会, 见 soldiers councils; so-  
viets; workers councils
-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论, 见 Frank-  
furt School
- Croce, Benedetto 克罗齐, 贝内代托  
189 - 90, 222
- Crociani, Margaret 克罗恰尼, 玛格  
丽特 291n23
- Daniels, Robert V. 丹尼尔斯, 罗伯  
特·V. 148, 165, 270n18
-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查尔斯  
16, 46, 239
- Davis, Horace B. 戴维斯, 霍勒斯·  
B. 272n19
- Day, Richard B. 戴, 理查德·B.  
113, 270n16
- Deborin, Abram 德波林, 阿布拉姆  
175, 178, 227, 270n20
- deconstruction 解构 236, 285n59
- definition 定义 77
- Della Volpe, Galvano 德拉·沃尔  
佩, 加尔瓦诺 222 - 23
- democracy 民主 138, 148 - 69, 214.  
也见 primitive democracy; soldiers  
councils; soviets; workers councils
- Derrida, Jacques 德里达, 雅克 255
- Descartes, René 笛卡尔, 勒内 216
- determinate being 实有 36 - 39
- determinism 决定论 112
- d'Hondt, Jacques 东特, 雅克 292n37
-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无产  
阶级专政 154, 164 - 65, 290n16
- difference 区别 43 - 47, 202
- Dilthey, Wilhelm 狄尔泰, 威廉 73 -  
74, 184
- discourse 话语 255
- Droit, Roger-Pol 德鲁瓦, 罗歇-波  
尔 295n4
- dualism 二元论 167 - 68, 218,  
244, 278n38
- Dunayevskaya, Raya 杜纳耶夫斯卡  
娅, 拉娅 6 - 7, 11, 24, 41, 46, 49,  
52, 82, 86 - 87, 96, 128, 148 - 49,  
152, 167, 193 - 95, 198 - 209, 216 -  
22, 233, 241 - 49, 254, 258n1,  
264n13, 292n37
- works: "Letters on Hegel's Abso-  
lutes" (1953)
- 著作:《关于黑格尔绝对的通信》(1953)  
207 - 9, 247, 289n11, 293n47;  
*Marxism and Freedom* (1958) 《马  
克思主义与自由》(1958) 203, 216 -  
21, 270n18, 293n48;  
"The Shock of Recognition and the  
Philosophic Ambivalence of Lenin"

- (1970)《认识上的震撼和列宁哲学上的矛盾心态》(1970) 294n53;
- “Hegelian Leninism” (1973) 《黑格尔主义的列宁主义》(1973) 294n53;
-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1973)
- 《哲学与革命》(1973) 221, 241 - 43, 267n26, 295n60;
-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1982) 《罗莎·卢森堡, 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1982) 244 - 45, 260n29, 273n26;
- “Dialectics of Organization and Philosophy” (1986—1987) 《组织辩证法和哲学》(1986—1987) 245 - 48, 295n60;
- The Marxist-Humanist Theory of State-Capitalism* (1992) 《国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1992) 278n39, 286n69
- Dupré, Louis 杜普雷, 路易斯 91, 92, 268n39
- Durkheim, Émile 迪尔凯姆, 埃米尔 234, 269n8
- Dutschke, Rudi 杜奇克, 鲁迪 292n36
- Dutt, Clemens 杜特, 克莱门斯 221
- Dzerzhinsky, Feliks 捷尔任斯基, 费利克斯 146
- Eastern Europe 东欧 99, 243
- Eastman, Max 伊斯门, 马克斯 286n70
- Easton, Loyd 伊斯顿, 劳埃德 259n16
- Effect 结果, 见 cause and effect
- Elliott, Gregory 埃利奥特, 格雷戈里 292n37, 293n44
- empiricism 经验论 55, 59, 84, 205, 206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12 - 15, 16, 84, 94, 104 - 8, 136, 195 - 96, 223, 228, 230 - 31, 244, 245, 261n36
- works: *Anti-Dühring* (1878)
- 著作: 《反杜林论》(1878) 41 - 42, 105 - 6, 261n33;
-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1886)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12 - 14, 59, 78;
- Dialectics of Nature* (1925) 《自然辩证法》(1925) 174 - 75
- Enlightenment 启蒙 272n21
- essence 本质 33, 43 - 56, 195, 201 - 4, 214
- essentialism 本质主义 34, 43 - 44, 214
- evolution 进化 16 - 17, 239
- existence 存在 49 - 50
-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189, 193 - 95, 214



- Fanon, Frantz 法农, 弗朗茨 146, 275n44
- Farber, Sam 法伯, 萨姆 277n33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188 - 93, 253 - 55, 283n44
- Feenberg, Andrew 菲伯格, 安德鲁 294n56
- feminism 女权主义, 见 women
- fetishism 拜物教 36, 64, 66, 205, 214, 265n9
- Fetscher, Iring 费切尔, 伊林 12, 182, 226 - 29, 282nn29 - 30, 32, 291n36
- Feuerbach, Ludwig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7 - 8, 12 - 15, 64 - 65, 80, 174, 180, 191, 202, 233, 263n1
- finance capital 金融资本 125 - 26
- Findlay, J. N. 芬德雷, J. N. 41, 51, 61, 62, 78, 85, 88
- Finland 芬兰 145, 252
- Fleischer, Helmut 弗莱舍尔, 赫尔穆特 292n36
- Flug, Michael 弗拉格, 迈克尔 287n78
- formal logic 形式逻辑 30 - 31, 45, 62 - 63, 74, 77 - 78, 92
- Forman, Michael 福曼, 迈克尔 274n31
- form and content 形式和内容 47 - 49
- Foucault, Michel 福柯, 米歇尔 255
- France 法国 186 - 97, 210 - 16, 229 - 41, 255
-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 45, 198, 227, 285n65, 286n69
- freedom 自由 37, 55, 57, 67, 69, 71, 74, 87, 93, 154, 169, 206, 267n25, 272n21
- French Communist party 法国共产党 186 - 87, 211 - 16, 229, 232 - 33, 282n37, 284n50
- French revolt of 1968 1968 年法国反抗运动 169, 295n4
-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革命 71, 180, 217, 253, 267n25, 272n21
- functionalism 功能主义 274n37
- Gabardi, Wayne 加巴尔迪, 韦恩 275n6
- Galileo 伽利略 223
- Garaudy, Roger 加罗迪, 罗歇 128, 211 - 14, 232 - 33, 241
- Geist 精神, 见 mind
- Gendzier, Irene 金吉尔, 艾琳 275n44
- Georgia 格鲁吉亚 144
- Geras, Norman 赫拉斯, 诺曼 263n11
- German Communist party 德国共产党 156, 178, 227
-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德国社会民主党 3, 99, 217
- Germany 德国 146 - 47, 156, 164, 166, 169, 176 - 80, 184 - 86, 226 - 29, 281n17
- Glaberman, Martin 格拉贝曼, 马丁 290n19

- Goldmann, Lucien 戈德曼, 吕西安 176 - 77, 239
- Goode, Patrick 古德, 帕特里克 179 - 80, 281n19, 23
- Gorter, Herman 霍尔特, 赫尔曼 141
- Gotesky, Rubin 戈特斯凯, 鲁宾 286n70
- Graham, Loren 格雷厄姆, 洛伦 262n48
-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安东尼奥 113, 176, 222, 223, 234, 279n7
- Graziadei, Antonio 格拉齐亚代伊, 安东尼奥 178
- Great-Russian chauvinism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见 national chauvinism ground 根据 47 - 49
- Grujic, Pedrag 格鲁伊奇, 佩德拉格 292n36
- Guddat, Kurt 古达特, 库尔特 259n16
- Guterman, Norbert 居特曼, 诺贝尔 186, 也见 Lefebvre, Henri
- Habermas, Jürgen 哈贝马斯, 尤里根 227, 259n20, 262n46
- Harding, Neil 哈丁, 尼尔 150 - 53, 161, 258n2, 276n9
- Harris, Errol 哈里斯, 埃罗尔 39, 79
- Hartmann, Nikolai 哈特曼, 尼古拉 187
- Haupt, Georges 豪普特, 乔治 137, 268n2, 269n5, 273n28
- Heckman, John 赫克曼, 约翰 197
- Heffer, Eric 赫弗, 埃里克 220 - 21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尔,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works: *Phenomenology of Mind* (1807) —著作:《精神现象学》(1807) 7 - 10, 33, 61, 75, 95, 132, 136, 181, 183, 185, 192, 208, 224, 267n25, 272n21; *Science of Logic* (1812—1830) 《逻辑学》(1812—1830) 28 - 97, 152, 167, 183 - 85, 189 - 93, 195, 197, 200 - 205, 208, 213 - 15, 218 - 19, 224, 246 - 47; *Encyclopedia Logic* (1817—1830)《小逻辑》(1817—1830) 54, 67, 70 - 74, 94 - 96, 103, 246, 247; *Philosophy of Mind* (1817—1830) 《精神哲学》(1817—1830), 10, 208, 247; *Philosophy of Right* (1821) 《法哲学》(1821) 9, 16; *History of Philosophy* (1833) 《哲学史讲演录》(1833) 101 - 3, 174, 231; *Philosophy of History* (1837) 《历史哲学讲演录》(1837) 16, 103, 185
- Hegelian Marxism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280n11 也见 Western Marxism
- Heidegger, Martin 海德格尔, 马丁

- 73, 191, 194
- Heracitus 赫拉克利特 105, 231
- Hilferding, Rudolf 希法亭, 鲁道夫  
125 - 26, 129 - 30, 133, 218,  
228, 271n2
- Hirsch, Arthur 赫希, 阿瑟 289n9
- historicism 历史主义 223
- Hobson, J. A. 霍布森, J. A. 132
- Holbach, Baron P. H. d' 霍尔巴  
赫, 巴龙·P. H. d' 21, 180
- Homer 荷马 55
- homophobia 同性恋恐惧症 253
- Hook, Sidney 胡克, 悉尼 198 - 200,  
270n20, 285n63, 282n76
- Horkheimer, Max 霍克海默, 马克  
斯 45, 227
- Hudis, Peter 休迪斯, 彼得 273n26
- Hudson, Wayne 赫德森, 韦恩 282n32
- humanism 人道主义 9 - 10, 85, 186 -  
87, 217, 230, 233, 238, 283n37, 285n59,  
290n16, 293n48
- Hume, David 休谟, 大卫 64, 75, 202
- Hungarian Revolution (1956) 匈牙利  
利革命(1956) 169
- Hyppolite, Jean 伊波利特, 让 197,  
212, 235, 267n25, 292n25, 292n39
- idea of the good 善的理念 79 - 84,  
191, 245 - 46
- identity 同一 43 - 47, 53, 92, 202
- identity of opposites 对立面的同一,  
见 unity of opposites
- ideology 意识形态 229 - 30,  
235, 294n48
- illusory being 映象 33, 43 - 44
- Ilyin, Ivan 伊雷因, 伊万 205 - 6
- immanent critique 内在的批判 58
- immediacy 直接性 34 - 35
-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111 - 12, 123 -  
47, 155, 206, 219, 251 - 52, 271n8.  
也见 Lenin, V. I.; national libera-  
tion; ultra-imperialism
- India 印度 116, 133, 275n42
- individual 个人 62 - 63, 71, 87, 93,  
191, 204
- infinity 无限 36, 38 - 39, 214
- intuition 直觉 167 - 68, 258n1,  
278n38
- Iran (Persia) 伊朗(波斯) 138,  
169, 275n42
- Ireland 爱尔兰 86, 136, 139 - 42,  
147, 219
-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意大利共产  
党 222, 224
- Italy 意大利 164, 169, 176, 222 - 26
- Ito, Narihiko 伊藤成彦 279n7
- Jacobins 雅各宾派 253, 267n25
- James, C. L. R. 詹姆斯, C. L. R.  
195, 198 - 209, 242, 264n20, 290n19

- works: *Notes on Dialectics* (1948)
- 著作:《辩证法笔记》(1948) 200 - 201, 202, 204, 207;
- (with Raya Dunayevskaya and Grace Lee)
- State Capitalism and World Revolution* (1950) (与杜纳耶夫斯卡娅、格雷丝·李合著)《国家资本主义和世界革命》207, 286n69, 287n86
- Japan 日本 116, 279n7
- Jay, Martin 杰伊, 马丁 187, 282n37, 292n22
- Jogiches, Leo 乔契斯, 利奥 271n2
- Johnson, Patricia Altenbernd 约翰逊, 帕特里夏·阿尔滕贝恩德 288n89
- Johnson-Forest Tendency 约翰逊-福雷斯特派 198 - 209
- Joravsky, David 乔拉夫斯基, 大卫 20, 176, 262n52, 271n20, 279n6
- judgment 判断 62, 88
- Kamenev, Lev Borisovich 加米涅夫, 列夫·鲍里索维奇 99, 150
- Kant, Immanuel 康德, 伊曼努尔 15, 31 - 32, 55, 58 - 61, 64, 69, 75 - 76, 79, 125, 137, 167 - 68, 202, 206, 218, 223 - 26, 238, 259n20, 278n38, 294n49
- Kautsky, Karl 考茨基, 卡尔 26, 100, 110, 125 - 27, 130, 137, 139, 150, 152, 156, 157, 198, 228, 233
- Kedrov, B. M. 克德罗夫, B. M. 267n24
- Kellner, Douglas 凯尔纳, 道格拉斯 280n11, 285n66, 295n5
- Kelly, Michael 凯利, 迈克尔 269n8, 282n37, 283n40, 284nn50, 56
- Kierkegaard, Søren 克尔凯郭尔, 索伦 191
- Kiernan, Victor 基尔南, 维克托 271n8
- Kingston-Mann, Esther 金斯顿-曼, 埃丝特 262n55
- Kojève, Alexandre 科耶夫, 亚历山大 187, 197
- Kolakowski, Leszek 科拉科夫斯基, 莱谢克 97, 265n10, 272n17, 274n31, 277n31
- Kollontai, Alexandra 柯伦泰, 亚历山德拉 113, 162
- Korsch, Karl 科尔施, 卡尔 119, 175 - 80, 210, 227, 259n7, 282nn19, 23, 292n36
- Kozlov, Nicholas 科兹洛夫, 尼古拉斯 270n17
- Krader, Lawrence 克拉德, 劳伦斯 273n26
- Krupskaya, Nadezhda 克鲁普斯卡娅, 娜杰日达 24, 133, 161
- Kvitko, David 克维特科, 大卫 270n20
- labor 劳动 8, 10, 11, 60, 68 - 70, 133, 140, 145, 149, 155, 183 也见 rank-and-file labor

labor aristocracy 工人贵族 99, 133 - 34, 159, 206, 219

labor bureaucracy 官僚工人 159, 199, 204

labor unions 工会 6, 113, 157 - 58, 214

Laitin, David 莱延, 大卫 257n7

Lantz, Pierre 兰茨, 皮埃尔 289n9

Lassalle, Ferdinand 拉萨尔, 费迪南德 104, 105, 154 - 55, 174, 231

leaps 飞跃 17, 24, 41 - 42, 100, 105, 200

Le Blanc, Paul 勒布朗, 保罗 258n1

Lecourt, Dominique 勒古, 多米尼克 294n49

Lee, Grace 李, 格雷丝 195, **198 - 209**, 286n74, 288n92

Lefebvre, Henri 列斐伏尔, 亨利 71, 106, 128, 186 - 97, 211 - 16, 232, 241, 249, 258n3

—works; (and Norbert Guterman) *La Conscience mystifiée* (1936)

—著作: (与诺贝尔·居特曼合著)《被神秘化的意识》(1936) 214, 284n50;

(and Norbert Guterman) “Introduction” to Lenin, *Cahiers sur la Dia-*

*lectique de Hegel* (1938) (与诺贝尔·居特曼合著) 列宁《黑格尔辩证法笔记》的“导言”(1938) 186 - 92,

203, 283n44;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1939)

《辩证唯物主义》(1939) 192 - 93, 284n50;

*L'Existentialisme* (1946) 《存在主义》(1946) 284n55;

*Logique formelle, logique dialectique* (1947)《形式逻辑, 辩证逻辑》(1947) 193 - 97;

“Lenine Philosophe” (1954) 《列宁哲学》(1954) 288n3;

*La Pensée de Lenine* (1957) 《列宁的思想》(1957) 213 - 15, 283n44;

*La Somme et le reste* (1959) 《总结和其他》(1959) 216;

*Le Temps des méprises* (1975) 《误解的时代》(1975) 282n37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莱布尼茨, 戈特弗里德·威廉 54, 76, 104, 174

Lenin, V. I. 列宁, V. I.

—works; *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1894)

—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 17 - 18, 222, 224, 236;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怎么办?》(1902) 164 - 67, 219, 234 - 35;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1908)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 **19 - 23**, 40, 65, 66, 67, 71,

- 106, 115 - 16, 174 - 76, 179, 184 - 88, 193 - 98, 203 - 4, 210 - 12, 215 - 18, 222 - 25, 228 - 29, 233 - 38, 242 - 45, 281n17, 283n40, 285n63, 289n8, 292n36;
- “The Awakening of Asia”(1913) 《亚洲的觉醒》(1913) 138;
- “Karl Marx”(1914) 《卡尔·马克思》(1914) 23 - 26, 65, 94;
-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1914) 《论民族自决权》(1914) 139;
- Hegel Notebooks (1914—1915) 《黑格尔笔记》(1914—1915) 3 - 7, 26, 28 - 97, 100, 101 - 8, 111 - 12, 131 - 32, 139 - 40, 153, 157 - 58, 162, 167 - 68, 173 - 249, 258n3;
- “On the Question of Dialectics”(1915) 《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 104 - 8, 173 - 74, 187;
- “Under a False Flag”(1915) 《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 99 - 100;
- “The Discuss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Summed Up”(1916)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 141 - 42;
- Imperialism* (1916) 《帝国主义论》(1916) 123 - 32, 152, 204, 233;
- Notebooks on Imperialism* (1916)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1916) 132 - 34, 205;
-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1916)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 140 - 41;
- “April Theses”(1917) 《四月提纲》(1917) 153, 161 - 62;
- Can the Bolsheviks Retain State Power?* (1917)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 162 - 63;
- “Letters from Afar”(1917) 《远方来信》(1917) 159 - 60;
- Marxism on the State* (1917)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1917) 157 - 59;
- 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 《国家与革命》(1917) 148 - 59, 161 - 62, 201 - 4, 207 - 9, 219 - 20, 224;
-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1918)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 164;
- Once Again on the Trade Unions* (1921) 《再论工会》(1921) 113 - 15;
- “O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or Autonomization”(1922)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12) 145 - 46;
- “On the Significance of Militant Materialism”(1922)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 116 - 17, 177;
- “Will”(1922) “遗嘱”(1922) 112 -

- 13, 165, 244
- Leonhard, Wolfgang 莱昂哈德, 沃  
尔夫冈 146
- Leucippus 留基伯 101
- Levine, Norman 莱文, 诺曼 279n6, 282n31
- Lewin, Moshe 卢因, 摩西 274n39
-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150, 191, 197,  
254, 255
- Lichtheim, George 李希特海姆, 乔  
治 186, 271n8
- Liebknicht, Karl 李卜克内西, 卡  
尔 3
- Liebman, Marcel 利布曼, 马塞  
尔 258n4
- life 生命 31, 59, 73-74, 226
- Lipset, Seymour Martin 利普塞特,  
西摩·马丁 270n17
- Lobkowitz, Nicholas 洛伯科维奇,  
尼古拉斯 8
-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 221
- Los Angeles rebellion 洛杉矶的反抗  
运动 253
- Low, Alfred D. 洛, 阿尔弗雷德·  
D. 134
- Löwy, Michael 勒维, 米夏埃尔  
149, 239-40, 273n28, 281n24
- Lukács, Georg 卢卡奇, 格奥尔格 35-  
36, 70, 74, 84, 86, 119, 161, 175,  
**180-84**, 191, 194, 212, 215, 217, 249,  
270n17, 281n24, 282nn29-31, 292n36
- works: *History and Class Con-  
sciousness* (1923)
- 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  
66, 72, 176-78, 182, 184, 210-  
11, 227, 234, 237, 240,  
256, 265n9;
- Lenin* (1924 and 1967)《列宁》  
(1924, 1967) 181;
- Existentialisme ou Marxisme?* (1948)  
《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1948) 196-97;
- The Young Hegel* (1948)《青年黑  
格尔》(1948) **181-84**, 185, 197,  
225, 247, 267n26;
- 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  
(1978)《社会存在本体论》  
(1978) 267n28
- Luxemburg, Rosa 卢森堡, 罗莎 3,  
12, 99, 111-12, 132, 137-39,  
149, 156-57, 168-69, 203, 248,  
268n1, 271n2, 272n19, 278nn40,  
42
- Lyotard, Jean-Francois 利奥塔尔,  
让-弗朗索瓦 255
- Mach, Ernst 马赫, 恩斯特 19-23,  
64-65, 137, 202-3, 262n46
- MacIntyre, Alasdair 麦金太尔, 阿拉  
斯戴尔 221
- Magas, Branka 马加斯, 布兰卡 273n28

- Manale, Margaret 马纳尔, 玛格丽特 258n6
- Mao Zedong 毛泽东 213, 229, 232, 279n6, 293n48, 294n53
- Marcuse, Herbert 马尔库塞, 赫伯特 8, 37, 39, 49 - 50, 57, 73, 76, 85 - 86, 95, 193, 198 - 99, 217, 224, 259n9, 265n34, 283n46, 284n49, 285n66
- Marcuse-Dunayevskaya correspondence 马尔库塞与杜纳耶夫斯卡娅的通信 86
- Martel, Harry 马特尔, 哈里 290n17
-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work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1844)  
—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7 - 11, 84 - 85, 95, 153, 174 - 75, 182, 199, 200, 204, 217, 223 - 25, 233, 239, 242, 260n21, 284n49, 292n36;  
“Theses on Feuerbach” (1845)《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 14, 15, 80, 183 - 84, 234, 261n35, 293n41;  
*Communist Manifesto* (1847)《共产党宣言》(1847) 46, 135 - 36;  
*Grundrisse* (1857—1858)《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1858) 10, 11, 85;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 192;
- Capital* (1867—1875)《资本论》(1867—1875) 5, 10 - 11, 18, 34, 36, 60 - 64, 65 - 66, 85, 103 - 6, 185, 193, 197, 200, 204 - 7, 217, 218, 232, 236 - 37, 256, 259n8, 263n11, 265n10, 291n34;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法兰西内战》(1871) 152 - 55;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1875)《哥达纲领批判》(1875) 152, 154 - 55;  
*Ethnological Notebooks* (1879—1881)《人类学笔记》(1879—1881) 137, 273n26;  
“Letter to Vera Zasulich” (1881)  
“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1881) 136 - 37;  
*Mathematical Manuscripts* (1968)《数学手稿》(1968) 78, 266n21
- Marxismusstudien*《马克思主义研究》227
- Marxist Humanism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 197, 207, 216 - 22, 226 - 29, 241 - 49, 292n37
- Marxist-Leninism 马克思列宁主义 249, 267n24 也见 Stalinism;  
Trotskyism
- mathematics 数学 41 - 42, 76 - 79
- matter 物质 55, 58, 223 - 24, 237
- Mattick, Paul 马蒂克, 保罗 281n18



- McCarthyism 麦卡锡主义 220
- means and ends 手段和目的 69
- mechanists 机械论者 175, 227
- mediation 间接性 34 - 35
- Menashe, Louis 梅纳什, 路易斯 275n5
- Mensheviks 孟什维克 20 - 21, 99, 118, 161
- Merleau-Ponty, Maurice 梅洛-庞蒂, 莫里斯 197, 210 - 12, 259n7, 262n47, 287n81
- Mészáros, István 梅萨罗斯, 伊什特万 182
- Meyer, Alfred G. 迈尔, 阿尔弗雷德·G. 142, 258n2, 274n37
- Meyer, Thomas 迈尔, 托马斯 264n22, 291n36
- Mikhailovsky, Nikolai 米海洛夫斯基, 尼古拉 18, 236
-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259n8
- Mind (*Geist*) 精神 31, 61, 74 - 75, 85, 95, 104, 208 - 9, 247, 259n14
- Mitin, M. B. 米丁, M. B. 175 - 76
- Molotov, Vyacheslav 莫洛托夫, 维亚切斯拉夫 166, 277n34
- Mommsen, Wolfgang 莫姆森, 沃尔夫冈 271n8
- monopoly 垄断 126 - 32, 206, 218 - 19
- Moseley, Fred 莫斯利, 弗雷德 295n6
- Munck, Ronnie 芒克, 龙尼 274n31
-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贝内托 176
- national chauvinism 民族沙文主义 99, 133, 139, 146, 188, 219, 255
- national liberation 民族解放 34, 111 - 12, 116 - 18, 126, 128, 135, 139 - 47, 159, 206, 219, 233, 249, 251, 252
- national question 民族问题 126, 133, 134 - 39, 244, 278n42
- nature 自然 31, 42, 59, 61, 67, 73 - 75, 94 - 96, 104, 193, 208 - 9, 214 - 15, 223, 247, 284n49, 295n60
- Nazism 纳粹主义, 见 fascism
- necessity 必然性 13, 55, 67 - 68, 69
-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 否定之否定 8 - 10, 13, 24, 36, 37, 61, 91 - 94, 192, 246, 261n33, 264n12
- negativity 否定 8, 9, 33, 37, 54, 76, 86, 190, 243
- Negt, Oskar 内格特, 奥斯卡 227, 279n6
- neo-Kantianism 新康德主义, 见 Kant
- Neue Zeit* 《新时代》 15, 21
- Nevsky, Vladimir 涅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 115 - 16, 270n20
- New Left 新左派 242
- News and Letters Committees 新闻

- 与书信委员会 289n11
- Newton, Isaac 牛顿, 艾萨克 77 - 78
-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弗里德里希 191
- Nizan, Paul 尼藏, 保罗 284n50
- Noël, Georges 诺埃尔, 乔治 104, 269n8
- non-European countries 非欧洲国家, 见 Third World
- Norway 挪威 145
- nothing 无 35 - 36, 37, 44, 190, 194 - 95
- notion 概念 57 - 97, 195, 202 - 6, 215, 266n23, 292n36
- Ollman, Bertell 奥尔曼, 伯特尔 295n6
- O'Malley, Joseph 奥马利, 约瑟夫 284n48
- Omori, Yoshitaro 大森, 义太郎 279n7
- O'Neill, John 奥利尔, 约翰 292n37
- opposites 对立面, 见 transformation into opposite; unity of opposites
- organization 组织 4, 160, 200 - 201, 219, 245 - 48, 295n60
- other 他物 36 - 37
- Paggi, Leonardo 帕吉, 莱奥纳尔多 279n7
- Pannekoek, Anton 潘涅库克, 安东 141, 149, 152, 157, 178, 276n13
- Paris Commune 巴黎公社 153 - 54, 160 - 65
- Parmenides 巴门尼德 36
- particular 特殊 34, 62 - 63, 106, 140, 162
- Party 党, 见 organization; vanguard party
- Pearson, Karl 毕尔生, 卡尔 52
- peasants 农民 10, 26, 137, 145, 155
- Pensée, La* 思想 288n3
- Persia 波斯, 见 Iran
- person 人, 见 individual
- personality 个性 54, 87, 93
- Philo 斐洛 231
- philosophical ambivalence 哲学上的矛盾心态 84 - 97, 113 - 16, 241 - 45
- Piccone, Paul 皮科内, 保罗 242, 294n54
- Pinkard, Terry 平卡德, 特里 266n19
- Pipes, Richard 派普斯, 理查德 272n19, 274n40
- Pippin, Robert 皮平, 罗伯特 44
- Planty-Bonjour, Guy 布朗蒂-邦汝, 盖伊 15, 240 - 41, 261n37, 259n6
- Plato 柏拉图 79, 88, 224
- Plekhanov, Georgi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吉 15 - 17, 20, 64 - 66, 100 - 110, 114 - 15, 150, 180, 202 - 3, 213, 218, 229 - 32, 239 - 40, 244,

- 261n42, 268n1, 269n6
- Pod Znamieniem Marksizma*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16 - 17
- Polan, A. J. 波朗, A. J. 149 - 50
- Poland 波兰 99, 136, 137, 142, 145, 252, 284n50
- Pollock, Frederick 波洛克, 弗雷德里克 286n69
- Pomper, Philip 庞珀, 菲利普 128, 271n21
- Portuguese Revolution (1974—1975) 葡萄牙革命(1974—1975) 169
-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2, 137, 176, 186, 198 - 99, 228
- possibility 可能性, 见 actuality and possibility
- Poster, Mark 波斯特, 马克 282n37
- post-Marx Marxists 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245 - 46, 248
-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255
- Postone, Moishe 波斯顿, 莫伊舍 295n6
-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254
- practical idea 实践理念 79 - 84, 86, 183 - 84, 191, 212, 246 - 47
- practice 实践 15, 68 - 74, 82 - 83, 87, 150 - 51, 161, 181 - 85, 191 - 94, 212, 246 - 47, 251, 261n35
- praxis 实践 183, 223, 234, 242
- primitive democracy 原始民主 157
-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见 labor
- Pyatakov, Yuri 皮亚特科夫, 尤里 112
- Rabehl, Bernd 拉贝尔, 贝恩德 292n36
- racism 激进主义 133, 253
- Radek, Karl 拉狄克, 卡尔 141, 157
- Radical America* 《激进美国》242
- rank-and-file labor 普通工人 133, 159, 199
- reason 理性 31, 47, 67, 85, 190, 223, 272n21, 283n46
- reflection 反映 21 - 22, 40 - 44, 67 - 68, 71, 228
- reformism 改良主义 133
- relativism 相对主义 36, 75 - 76, 106, 190, 214
- Renner, Karl 伦纳, 卡尔 137
- Resis, Albert 雷西斯, 艾伯特 277nn30, 34
- revolution 革命 81, 138, 141 - 43, 148 - 64, 207, 214, 219, 251, 257n7 也见 Russian Revolution (1905);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 revolutionary defeatism 革命失败主义 3, 98 - 101, 269n5
-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187, 257n5, 269n8

- Rey, Abel 雷伊,阿贝尔 235
- Ricoeur, Paul 里克尔,保罗 292n39
- Riddell, John 里德尔,约翰 275n42
- Rimbaud, Arthur 兰波,阿蒂尔 191
- Ritter, Joachim 里特,约阿希姆 267n25
- Rockmore, Tom 罗克莫尔,汤姆 260n20
- Romano, Paul 罗曼诺,保罗 286n74
- Roth, Michael S. 罗思,迈克尔·S. 285n59
-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让-雅克 267n25
- Rowbotham, sheila 罗博特姆,希拉 276n25
- Roy, M. N. 罗伊,M. N. 275n42
- Rubel, Maximilien 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 58, 258n6, 261n35, 284n48, 290n16
- Ruben, David-Hillel 吕邦,戴维-伊莱尔 262n47
- Russian Revolution (1905) 俄国革命(1905)158, 160
-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俄国革命(1917)86, 87, 158, 163, 167-69, 207, 252, 253
- Saint-Just, Louis de 圣·贾斯特,路易斯 253
- Sartre, Jean-Paul 萨特,让-保罗 194, 197, 211, 284n50, 295n60
- Sawyer, Marian 索沃,玛丽安 158, 276n22
- Sayer, Derek 赛尔,德里克 273n25
- Schaefer, Alfred 舍费尔,阿尔弗雷德 292n36
- Schapiro, Leonard 夏皮罗,莱昂纳德 257n1
- Schapiro, Meyer 夏皮罗,迈尔 203, 287n81
- Schmidt, Alfred 施密特,阿尔弗雷德 227, 282n37, 291n34, 292n37
- Schrader, Fred 施拉德,弗雷德 284n48
- science 科学 10, 12, 14, 68, 77-78, 116, 187, 198, 222-23, 234-39, 276n13, 290n19, 294n48
- Second International 第二国际 3, 118, 137, 178, 204, 228, 239-40, 268n1
- self-criticism 自我批评 197, 217
- 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 民族自决,见 national liberation
- self-movement 自己运动 44, 57, 63, 73, 86, 105, 114, 204, 218, 224
- Selsam, Howard 塞尔萨姆,霍华德 221, 290n17
- Senn, Alfred 森,阿尔弗雷德 269n3
- sensuousness 感性 60-61
- Service, Robert 瑟维斯,罗伯特

- 126, 134, 153, 258n4, 263n2, 265n10, 268n3, 280n10
- Seth, Sanjay 桑贾伊·塞恩 272nn8, 18
- Séve, Lucien 塞弗, 吕西安 289n8
- Shanin, Teodor 沙宁, 特奥多尔 273n25
- Sheehan, Helena 希恩, 海伦娜 281n18
- Shliapnikov, Alexander 施略普尼柯夫, 亚历山大 113
- Simmel, Georg 齐美尔, 乔治 226
- Simon, Gerhard 西蒙, 格哈德 275n40
- Skocpol, Theda 斯科克波尔, 赛雅达 257n7
- Smith, A. Anthony 史密斯, A. 安东尼 291n22
- Smith, David Norman 史密斯, 大卫·诺曼 273n26
- Sochor, Zenovia 索霍尔, 泽诺维亚 262n45
- social democracy 社会民主, 见 Bolsheviks;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Mensheviks
-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社会主义工人党 287nn82, 86
-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法国哲学年会 233 - 36
- soldiers councils 士兵委员会 156
- soviets 苏维埃 145, 149 - 53, 158 - 65, 169, 202, 276n24
- specific 特殊, 见 particular
- Spinoza, Benedict 斯宾诺莎, 贝内迪特 21, 36, 37, 54, 58, 79, 216
- spirit 精神, 见 mind (*Geist*)
- spontaneity 自发性 200 - 201, 205, 219, 245, 248
- Stalin, Josef 斯大林, 约瑟夫 112, 142, 144 - 46, 165, 175 - 76, 182, 185, 195 - 97, 207, 211, 213, 219, 232
-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23, 87, 175 - 76, 180, 207 - 8, 212, 228, 233, 281n24, 284n50
- state 国家 148 - 69, 229 - 30
- state capitalism 国家资本主义, 199, 207, 217, 278n39, 286n69
- 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155
- Studies on the Left* 《左派研究》221
- sublation (*Aufhebung*) 扬弃 9, 11, 260n22
- Sukhanov, N. N. 苏汉诺夫, N. N. 118
- Sultanzade, Avetis 苏丹扎德, 埃阿韦蒂斯 275n42
- 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 187, 190, 191, 283n46
- Sweden 瑞典 145
- Switzerland 瑞士 3
- sylogism 推论 62 - 68, 70, 183

- synthetic cognition 综合的认识  
76 - 77, 88
- Taylor, Charles 泰勒,查尔斯 68 - 69
- Taylorism 泰罗制 206
- teleology 目的性 68 - 70, 183, 202
- Telos 《目的》242
- theorem 定理 77 - 78
- theoretical idea 理论理念 75 - 76, 81 - 84, 86, 183, 246
- Third International 第三国际,  
见 Comintern
-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36 - 37,  
145, 146, 249, 253, 288n92
- Thompson, Fred 汤普森,弗雷德 289n13
- Thorez, Maurice 多列士,莫里斯 213
-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220
-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87 - 88,  
149, 207, 288n90
- totality 总体 53 - 55, 67, 72, 76 - 77, 90, 105, 114, 159, 189 - 92,  
202, 240, 274n37, 294n56
- Trade Union Debate (1920—1921)  
关于工会的争论(1920—1921)113
- trade unions 工会,见 labor unions
- transformation into opposite 向对立面  
的转化 36 - 39, 90 - 91, 105,  
128, 131 - 32, 139 - 40, 157 - 58,  
168, 218 - 19, 263n11, 278n39
- Trotsky, Leon 托洛茨基,列夫 100,  
112, 113, 165, 175, 198, 257n7,  
268n1, 269n13, 271n21, 278n38,  
279n3
- Trotskyism 托洛茨基主义 125, 198 - 99,  
203, 204, 286n70, 287nn82, 86
- Turkey 土耳其 138
- Turner, Lou 特纳,洛乌 275n44
- Tych, Feliks 特奇,费利克斯 278n40
- Ukraine 乌克兰 99, 145, 147,  
252, 278n42
- Ulam, Adam 乌拉姆,亚当 148
- ultra-imperialism 超帝国主义 126 - 27, 130
- understanding 知性 61, 67 - 68, 85,  
167 - 68
- United States 美国 133, 198 - 209,  
216 - 22, 241 - 48
- unity of opposites 对立面的统一 37,  
62, 73, 90, 105, 131, 218, 219,  
230 - 31
- universal 普遍 61 - 63, 71, 87, 106,  
140, 162, 202
-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281n17
- value 价值 60, 63 - 64

- vanguard party 先锋队的党 113,  
147, 149, 166 - 69, 178, 201 - 5,  
228 - 29, 245, 248 - 49, 252,  
290n16
- volition 意志, 见 will
- vulgar materialism 庸俗唯物主义 39 -  
40, 64 - 65, 101 - 3, 107, 204, 218,  
233, 240, 243
- Wada, Haruki 瓦达, 哈鲁基 273n25
- Wahl, Jean 瓦尔, 让 292n39
- Wald, Alan 瓦尔德, 艾伦 286n70
- Warner, Carolyn M 沃纳, 卡罗琳·  
M 257n7
- Weber, Max 韦伯, 马克斯 149,  
184, 275n7
- Weill, Claudie 魏尔, 克洛迪  
273n28, 274n31
- Weitz, Eric D. 韦茨, 埃里克·  
D. 270n17
- Western Marxism 西方马克思主义  
177 - 249, 258n7
- Wetter, Gustav 维特, 古斯塔夫 16
- whole and parts 整体与部分 52 - 53
- Wiggershaus, Rolf 维格斯豪斯, 罗  
尔夫 285n65
- will 意志 79, 82, 246
- Williams, Robert R. 威廉斯, 罗伯  
特·R. 259n14
- Wilson, Edmund 威尔逊, 埃德  
蒙 286n70
- Wolfe, Bertram 沃尔夫, 伯特莱  
姆 290n13
- women 妇女 199, 244, 249,  
253, 276n25
- workers 工人, 见 labor
- workers councils 工人委员会 149,  
156, 169 也见 soviets
-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3,  
98 - 101, 110, 130, 147, 188, 217
-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9,  
284n50
- Wright, Erik Olin 赖特, 埃里克·奥  
林 275n7
- youth 青年 244
-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253
- Zapata, René 萨帕塔, 勒内 279n6
- Zasulich, Vera 查苏利奇, 维拉 137
- Zhdanov, Andrei 日丹诺夫, 安德烈  
197, 217, 289n8
- Zhirinovskiy, Vladimir 日里诺夫斯  
基, 乌拉奇米尔 255
- Zinoviev, Grigory 季诺维也夫, 格里  
戈里 119, 167 - 68, 178

## 译 后 记

《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是凯文·安德森教授的一部重要著作，发表于1995年。安德森教授先后在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普渡大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学、社会学教授，也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GA2版考证版的主要参与者，主要承担《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马克思晚年著作的考证工作。安德森教授的研究兴趣广泛，从马克思主义到批判理论，从福柯到中东的社会和政治，从阶级、种族、性别问题到犯罪学理论，他都有涉猎。《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是其早年的研究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安德森试图透过大量文献资料的批判研究，揭示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思想进程，批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不同，安德森更愿意把1914—1915年列宁对黑格尔哲学所做的大量笔记称之为“黑格尔笔记”，而不是“哲学笔记”，以强化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所具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安德森看来，列宁的哲学思想远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同质性，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超越了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代表的早期机械论著作，是对辩证法的一次严肃的、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安德森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作了人学的解读，把黑格尔的“主观逻辑”看作列宁1914—1915年黑格尔研究的核心，并把《黑格尔笔记》作为1914年之后列宁全部理论著作



的哲学基石。安德森还试图把列宁 1914—1915 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他在该书英文版导言一开始就指出,列宁更接近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这样一些重要的黑格尔主义者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苏联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说:“我绝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但是我相信,本书是第一部以这种见解为中心对列宁进行研究的著作。”实际上,安德森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解读既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影响,也深受托派理论家杜纳耶夫斯卡娅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模式的巨大影响。鉴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在西方学术思想界鲜有人问津,也缺少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著作,安德森的这本著作就更显珍贵,对于立志要破除传统教科书的僵化思维模式的国内学界无疑也具有启示意义。至于安德森对列宁《黑格尔笔记》所作的人学解读模式的评价问题,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评判。

本书的翻译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南京大学张一兵老师的关心、督促和帮助,没有张老师的耳提面命,在学术上的引导和教诲,也就不会有我对西方“列宁学”研究的关注和思考。张老师不仅慷慨地把本译作纳入他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而且还在百忙之中阅读了我的译稿并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感谢张老师,但愿学生的努力没有让老师失望。本书的译文,凡是涉及列宁著作、黑格尔著作的引文,我基本上引用或借鉴了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 2 版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逻辑学》(杨一之译)、《小逻辑》(贺麟译)。原书中的注释在正文后面,现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分别放到了每章的后面。为了减少由此给读者在查找索引中的页码时带来的不便,本书在每章的注释中也标注了边码。在本书的翻译期间,恰遇本书作者安德森教授来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访问,我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就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向他请教,安德森教授都耐心地、细致地给予解答,安德森回国后还给我寄来了他写作该书所使用的列宁《哲学笔记》英文版,并欣然答应我们

的请求,为该书的中文版写了序言。我还要感谢哲学系的姚顺良老师、王恒教授、孟振华博士、周嘉昕博士、刘鹏博士以及南京大学图书馆的许维娜女士,我经常就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向他们请教,与他们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由于水平有限,译文中可能存在一些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传平

2012年7月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已出书目

### 媒介文化系列

第二媒介时代 [美]马克·波斯特

电视与社会 [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

思想无羁 [美]保罗·莱文森

### 全球文化系列

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 [英]戴维·莫利

全球化的文化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三好将夫

全球化与文化 [英]约翰·汤姆林森

后现代转向 [美]斯蒂芬·贝斯特 道格拉斯·科尔纳

文化地理学 [英]迈克·克朗

文化的观念 [英]特瑞·伊格尔顿

主体的退隐 [德]彼得·毕尔格

反“日语论” [日]莲实重彦

酷的征服——商业文化、反主流文化与嬉皮消费主义的兴起

[美]托马斯·弗兰克

超越文化转向 [美]理查德·比尔纳其 等

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 [美]阿里夫·德里克

### 通俗文化系列

解读大众文化 [美]约翰·菲斯克

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 [英]约翰·斯道雷

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 [美]阿瑟·阿萨·伯格

文化民粹主义 [英]吉姆·麦克盖根

## 消费文化系列

消费社会 [法]让·鲍德里亚

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 [英]弗兰克·莫特

消费文化 [英]西莉娅·卢瑞

## 大师精粹系列

麦克卢汉精粹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 弗兰克·秦格龙

卡尔·曼海姆精粹 [德]卡尔·曼海姆

沃勒斯坦精粹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哈贝马斯精粹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赫斯精粹 [德]莫泽斯·赫斯

## 社会学系列

孤独的人群 [美]大卫·理斯曼

世界风险社会 [德]乌尔里希·贝克

权力精英 [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 [美]戴安娜·克兰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美]C. 莱特·米尔斯

论文明、权力与知识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 [瑞典]彼得·赫斯特洛姆

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 [美]霍华德·S. 贝克尔

## 新学科系列

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 [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

趣味社会学 [芬]尤卡·格罗瑙

跨越边界——知识学科 学科互涉 [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

## 世纪学术论争系列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 [美]艾伦·索卡尔 [法]雅克·德里达 等

沙滩上的房子 [美]诺里塔·克瑞杰

被困的普罗米修斯 [美]诺曼·列维特

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

[英]巴里·巴恩斯 大卫·布鲁尔 约翰·亨利

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 [美]安德鲁·皮克林

爱因斯坦、历史与其他激情——20 世纪末对科学的反叛

[美]杰拉尔德·霍尔顿

## 广松哲学系列

物象化论的构图 [日]广松涉

事的世界观的前哨 [日]广松涉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日]广松涉

存在与意义(第一卷) [日]广松涉

存在与意义(第二卷) [日]广松涉

唯物史观的原像 [日]广松涉

哲学家广松涉的自白式回忆录 [日]广松涉

##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系列

图绘意识形态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等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美]詹姆斯·奥康纳

景观社会 [法]居伊·德波

希望的空间 [美]大卫·哈维

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 [英]特里·伊格尔顿

晚期马克思主义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法]让·鲍德里亚

世纪 [法]阿兰·巴迪欧

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 [美]凯文·安德森

## 经典补遗系列

卢卡奇早期文选 [匈]格奥尔格·卢卡奇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 [法]雅克·德里达

科学、信仰与社会 [英]迈克尔·波兰尼

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 [ I ] [法]路易·阿尔都塞

语言与生命 [法]沙尔·巴依

意识的奥秘 [美]约翰·塞尔

论现象学流派 [法]保罗·利科

## 先锋派系列

先锋派散论——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和后现代性问题

[英]理查德·墨菲

诗歌的先锋派:博尔赫斯、奥登和布列东团体

[美]贝雷泰·E.斯特朗

## 情境主义国际系列

日常生活实践 1. 实践的艺术 [法]米歇尔·德·塞托

日常生活实践 2. 居住与烹饪

[法]米歇尔·德·塞托 吕斯·贾尔 皮埃尔·梅约尔

日常生活的革命 [法]鲁尔·瓦纳格姆

## 当代文学理论系列

怎样做理论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

21 世纪批评述介 [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

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 [加]琳达·哈琴

大分野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 [美]安德列亚斯·胡伊森

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 [美]贝尔·胡克斯

## 核心概念系列

文化 [英]弗雷德·英格利斯

## 学术研究指南系列

美学指南 [美]彼得·基维

文化研究指南 [美]托比·米勒

文化社会学指南 [美]马克·D.雅各布斯 南希·韦斯·汉拉恩



这部论述列宁研究黑格爾的长篇大作，把列宁描述为黑格爾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无论是与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与最西化的描述相比，本书所描绘的列宁肖像都更加与众不同：“在这第一本认真研究并考察列宁著作中黑格爾主题重要性的著作中，安德森为人们认识列宁和黑格爾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的作者道格拉斯·凯尔纳

凯文·安德森的这本著作完全摆脱了苏联继承者强加于列宁思想之上那种一知半解的解读方式和僵死教条，把列宁描绘成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为我们当代提供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通过精彩的论证和渊博的学识，安德森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列宁，任何一个对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联系的讨论真正感兴趣的人都不能置之不理。

——《辩证法研究》的作者伯特尔·奥尔曼

安德森对列宁理解黑格爾所作的资料翔实、深表同情但具有批判性的研究，对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概念的实质作了重要的贡献。

——《黑格爾之前和黑格爾之后》的作者汤姆·罗克莫尔

列宁似乎只是为斯大林开辟道路，没有什么别的贡献。在这本创新研究中你将发现完全相反的观点……我愿意向那些对俄国和革命真正抱有兴趣的人推荐这本书。

——《苏维埃体系与现代社会》的作者乔治·费切尔

责任编辑 张静  
责任校对 吕元明  
装帧设计 宋晓明

ISBN 978-7-305-10631-6



9 787305 106316 >

定价：48.00元